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一一册目次

## 集部·别集類

# 歐陽先生遺粹十卷

〔明〕郭雲鵬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六年郭雲鵬寶善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歐陽遺粹十卷》提要

歐陽先生遺粹標目

第四卷

奏疏



奏狀



第五卷

序





第六卷

記

樊侯廟災

第七卷

傳



雜著





第八卷

碑銘



第九卷

墓銘



第十卷

墓銘



墓表







祭文



詩



歐陽先生遺粹標目

賦

## 秋聲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
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
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
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
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
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



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
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
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
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
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
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
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
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
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
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
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 憎蒼蠅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䖟
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
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
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
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
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
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
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
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



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
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肬脫或
假寐而顛僵此其爲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
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
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投溺或投熱羹
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
爲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
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
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
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腨之制
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之攻鑽極百端

而窺覦至於大胾肥牲嘉殽美味盡藏稍露於罅隙守
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巖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
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賊獲懷憂
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
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
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論

## 爲君難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
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
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



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
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
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
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
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群論
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
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
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
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請試舉其一二
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
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

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
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
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
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
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
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
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
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
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
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



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
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
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
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
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
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
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
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
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
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
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秦曰然則用

之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臣民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



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王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



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朋黨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



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晩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淸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淸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擧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



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

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

五代史宦者傳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



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一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二

書

辭范龍圖辟命

脩頓首再拜啓急腳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材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闒茸庸猥瑕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賙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



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之不甚士不爲用今奇怪豪

後之事往往蒙見收擢顧用之如何耳然尚慮山林草莽有徒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代人上王樞密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誦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閎言高論流衍前後者恃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擢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纘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柳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推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洎上呂相公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陶益稷之徒者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後興也有方叔卲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

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賓圍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



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幸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

某不肖其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諸於閤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謝景山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儁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軸而行於大道則非



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 答孫正之一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叛於道甚善甚善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耶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乃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耶學者不諱道久矣然道固不可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與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 答孫正之二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一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吝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進可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二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三

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

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



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

援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聽然臣
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
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
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
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
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
窮究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
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安陛
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
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
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
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
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
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
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
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
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
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
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
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
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
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
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
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
雖未言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
冀補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
事得罪或與小郡或寘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
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
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
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
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
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
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
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
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
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
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
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
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
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
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

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
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
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
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
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
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
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
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
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
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



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
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
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
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
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
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
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
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
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

煙瘴之地賴陛
道遂抃並因言
復今三人者又
之地為憚師道
言得罪不悔盡
王陶者本出孤
丞陶不敢內顧
人之常情爾斷
陶可謂狗公滅
此可以知其為
者或謂言事之

以謂不然至於
絳為黨乃與請
動搖大臣可明
介等比者雖為
所其可惜者臣
家之利而介等
召還介等置之

論包拯

臣聞治天下者
所宜軍旅之士
惟恐其不趨賞

之然也朝廷之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
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
專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獎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
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
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
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
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
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
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
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
持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閒



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
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
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
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
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臣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
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
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
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
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
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
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

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
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
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
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
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
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
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脩紀綱而繩廢
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
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
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
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



爲已利讒閒不入遂苟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閒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
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
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聖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爲無功今內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
舉動無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廉
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
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
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閒爾而天下之人所
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
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

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　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欺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



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

臣脩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皆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



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譖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聽矣是則陛下雖

斷自聖心不誅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舉之
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
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
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
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
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
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罷則昌朝得遂其志
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
左右陰為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
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
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補
報



## 論狄青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
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
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
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
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
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
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
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
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
之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
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
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已為不便今三四年
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
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與其同類見其進用
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
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流輩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
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
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
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
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



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
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翕訛所
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
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
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
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
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
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
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
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貪
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



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 乞獎用孫沔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強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環使邊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 論更改貢舉事件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當變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人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舍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

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
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
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
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
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
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
而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詞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
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
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中考式者
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

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
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
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
不精所選者不至太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
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
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
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
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
州解送到且當博採要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
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
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
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令式謹具狀奏聞

## 論河北守備事宜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
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尚實如此
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
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
芥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婪性同犬
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每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
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多分神使必從
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

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
今若果有文字來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
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
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辨禦
戎制勝當在權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何以
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冠
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
兩意難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
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
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
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

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
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
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
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
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誰其人
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
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
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學有端陛下試思邊郡之臣
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
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
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



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
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求利害正
大綱紀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
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
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
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
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
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
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
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
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

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
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今爲國計
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慮朝廷勢
弱萬一有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
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
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
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
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
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



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家之
安危寄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
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
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
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
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天下至廣遂
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
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
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
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
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謀接撫而已於此求

將而欲擇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以於夷狄者也
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
爲是則所得何人如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
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如其
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
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
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彊當今之大患臣
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
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
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
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



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
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
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
隊將此二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
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
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
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其裨將而又
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
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
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

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
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
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兵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
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
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
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
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
而遴選大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疲懦之人得失相
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
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
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



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擇遣破賊奇
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講求謹具奏聞
伏候勑旨

論禦賊四事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
多乞朝廷早爲備禦凡爲國家憂賊盜者非獨臣一人
前後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
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横自淮海以南自遭
王倫之後今自京巳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刼掠
焚燒桂陽監昨奏殺賊數百人夔峽荊湖各奏蠻賊者

皆數百人
賊三十餘人
却椹澗鎮
京東今歲
以飢蝗陝西
賊盜必起
告不一於
下天象又生
狀所謂古
之禍也臣
異如此等

仁聖寬慈
臣所謂大臣
刑責大臣者
早圖恐難後
置兵爲備一
冗官用良吏
以爲常談者
宜伏望聖慈
可爲苟無他
富弼已有條
合聚群議擇

#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四

## 奏疏

### 論選皇子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以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椒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



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視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見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 論水災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迸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惻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皆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

云河口决千百步闕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



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

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俱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



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見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愛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

辭人畧爲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



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 奏狀

### 言西邊事宜一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



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覬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皇帝景

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



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累

諒祚若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勝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日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賊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謀困之而



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未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遠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愿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幸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我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及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緝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宜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二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



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玩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日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閒蕩然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損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請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感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

等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開時御
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
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盾略責將相以成功
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
進呈又加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
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
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
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
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
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
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



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
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
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
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
止

論西賊議和利害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
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
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鄉去之憂斷自
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
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

慮萬一少生疑阻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
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
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
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亦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
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
於何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
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賊來寇邊爾數年西兵遭
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
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況彼驕兵當
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
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



繆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謀
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
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
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
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
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
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
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
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
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
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

廢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
人所不顧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
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
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
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
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
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事有成則社稷之
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按察官吏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
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



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汙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
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
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
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
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積弊之事若非遭遇聖主
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
事惟樂因循秖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
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果狠惡如錢
延年庸常默默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司自
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職臣亦具論奏其機格而不行
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盡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
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
弊已多如治亂系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
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
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
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
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
可一槩也蒿萊蕪穢地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
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耔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
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
令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
耘耔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



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
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
高論見氣或以有害難行加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
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
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行之有利無
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
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
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
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

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賦數科率免知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誠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明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遲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　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頼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非謗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之必未有餘力施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再論水災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

端水災至天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
禍患所應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
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一二大臣所
能了濟況今占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
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
也今欲救大弊解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
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
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
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
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
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
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
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
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
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
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
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
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
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
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
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廢賢材

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
訪探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乃願陛
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並
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
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
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
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
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
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
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
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
非朝廷憂卹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
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
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
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
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
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
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
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
可不留心也況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

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
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
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
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
只作借貸它時未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
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
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論茶法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
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
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



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為好言之
士指為立異之人唆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
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
肯信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
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
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
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愁嗟
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
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
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

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
議已定猶遣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
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
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阻議又志在希合以求
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云朝廷意在
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多此數人
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猶尖
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
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
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
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



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荊湖兩浙數路之民
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
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
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
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
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二
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
絶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
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
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
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

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粮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筭鈔筭請令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可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寛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先生遺粹巻第四

# 歐陽先生遺粹巻第五

## 序

### 送田秀才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禄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歳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州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 送宋秘書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嗟乎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時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



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衆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楊寘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



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刪正黃庭經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

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禀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



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内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黄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玩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詭謬之説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 秘演詩集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屑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

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
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
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
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
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
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
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
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相國



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
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
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
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
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
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
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
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
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賤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
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
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

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
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
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
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
矣

仲氏文集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
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而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
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
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
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



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不知有命而不求
苟合者也余讀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
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
以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
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
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
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時故世亦莫之知也豈
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有須
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
君之既歿富春孫華者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
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

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
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蘇子美文集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實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毁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



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昻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梅聖俞詩集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

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 歸田錄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録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問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脩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方騈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啣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



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五

#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 記

### 醉翁亭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絜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 豐樂亭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者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盛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述書以名其亭焉

## 至喜亭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



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 叢翠亭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鎭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東山嶐邇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巉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頹



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 晝舫齋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晝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

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黿之出沒波濤之



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 真州東園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



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

夫其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 菱溪石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溪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溪者詢於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溪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溪傍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 浮槎山水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說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消消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
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
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
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
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
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
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 樊侯廟災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雨雹近鄭
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之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
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



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與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
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
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視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
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
矣然當盜之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
貽怒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
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倳盜而反神於平民以
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
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爲雷霆其
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旱且久伏陰不興壯
陽剛燥疑亦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
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歐陽先生道粹卷第七

## 傳

### 六一居士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矣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



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五觀五居士猶未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 桑懌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

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曰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



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偶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僅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眞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察



其實而愼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招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擒其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遷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

而自伐乎受之徒逝吾心將讓其實歸已上者以秦景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犯以好名取詐與識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識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熟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



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 雜著

### 醉翁吟并序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余恩冀之間夜闌酒半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之其辭曰始翁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野嚶嚶啁啁於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之思

### 山中之樂并序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將窮極吳越覽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藹青蒼兮杳嶒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大鏡見削兮壁立鴻濛產懸碍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豈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

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遂

丹堊翠蔓兮岩巒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嶢嶢兮橫路風颼颼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絲兮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令子其往兮誰從

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蒙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顔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雜說三首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有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跋唐磻溪廟記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儁跌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乘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

貪心已動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不爲哉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七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八

碑銘

陳文惠公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求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余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家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以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三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

天人亟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命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
滑州乾興元年自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脩撰
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
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
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
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仇
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
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
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
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



命捕得為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
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
物醜類革化而和人一也吾潮間三百里而得二公幸
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一學知
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
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
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
石而潮齧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
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
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
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

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
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不有餘
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之界
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固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
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
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
水力悍甚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
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剏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
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
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
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



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
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
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
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
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
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譁
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
罪公為樞密副使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
吏詁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
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
按劾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

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虛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者十一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父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世臣所欲言而陛



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享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德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跼蹐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世高節在汙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皆來相韋業崇武節之雄高爵巨穀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納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 程文簡公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宜其可志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曰以此銘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

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葬公大師之碑
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
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
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泰州宜
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
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
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
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
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
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



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
子患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
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
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
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
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
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具細甚悉至臨事
簡嚴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午門大集州民而城中
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
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

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
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言李冰
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惑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
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
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
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
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
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守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
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久之天子思其治
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



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
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没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
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
中時有所取未嘗肯與官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
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者天子以爲然累遷
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
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
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
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
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及仲淹者
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

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明府居一歲中選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繼明交章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議論不私見嫉被貶斥已而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安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嘗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



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聚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俗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

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某日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明年葬祔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中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



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間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夷險一節帝曰噫歟餘有勞臣何以旌之有耀其

文惟北勞臣實予同德憂國在心匪勢以力一方有求
有請無功俾我耆老不遑居中閒息近藩庶休厥躬有
請未報任止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
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王武恭公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而家分入于
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
事太宗皇帝真宗治戎出征入衞乃受遺詔輔真宗有
勞有勳報郵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
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
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



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遇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隘覽
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
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
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
二州閒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輜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
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公以將家子宿衞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擢
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
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
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衞親軍步軍馬軍殿前
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非
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
及太后上僊有司詰衞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
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
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本官軍
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
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
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
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
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衞上將
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



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
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
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
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
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
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
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
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
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

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
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
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
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
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
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
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
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
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
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
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上
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
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
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
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
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
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
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詢

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
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
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
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
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
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
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
惻然哀公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
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天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
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
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不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



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
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
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
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
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
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
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
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
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
郡夫人追封楚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
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

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晉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雖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節力老于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之俊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 王待制

公諱寶字子野其先大名華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澹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公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公廢者千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遷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



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愧服悉縱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事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罷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賜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殺壞其

嘗謂開其自新者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條吏公坐貶監靈仙官其後議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韓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逆免于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雅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判



人比公爲子産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澹臨禍福不爲善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爲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士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利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八

#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九

## 墓銘

### 孫待制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



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叛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

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下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



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盡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邈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秦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長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

不納敢專遏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惓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



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挨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怨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儞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 蘇長史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敘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



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

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
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
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
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
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
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艸書皆可愛故其雖
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
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
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
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
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
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
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言者宜其欲求
伸於地下也宜乎誌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
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
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
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顚擠
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
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石徂徠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
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
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
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
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
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
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
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
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
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
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
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
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
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
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
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
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
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
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
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
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

書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



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 梅侍講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



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䘏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

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
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
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
用以爲讙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
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
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
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
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
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
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
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



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
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
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
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
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
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
墀曰埛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
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
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
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淸以播其英以成
其名以告諸冥

## 孫明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
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
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
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
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
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
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
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
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
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
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
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
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
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

府判官公事通判廣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
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
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
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
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
其葬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
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
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
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
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



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
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沒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
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
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者其存在斯文

## 張翰林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
伯張公諱錫字晄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
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
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
去爲濮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
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爲人怡怡若
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
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
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
覽通達而尤以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
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
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
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萍鄉令改著作佐郎
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
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



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閫門重簾以避嫌屢治公至則闢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
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
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
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
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
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
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
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
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
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

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税緡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税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以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食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其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産公以皇祐元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厚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攄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晩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九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十

## 墓銘

### 狄大理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海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乃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爲孝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殁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伯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



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素習以賕賄汙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亦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

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糴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狀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産之患逾年政大治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殁



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不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後著不朽

### 張秘書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

如予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儕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



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叡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子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郯社掌堂大從大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黃縣尉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

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
歌呼大叫以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
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
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
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
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
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
又亦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
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
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
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



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
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
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
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
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
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
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
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謝縣君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
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
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
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希深父子爲時聞人
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
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
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
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
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嚴以肅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
以和吾窮於世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
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



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
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
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
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
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
飲而懽耶是歲南方旱仰見蝗飛而歎曰今西兵未解
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
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
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
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
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

子所以請銘於予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䰟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 墓表

### 胡安定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



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

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



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 石校理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

頽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閱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闔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汙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 連處士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

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于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廣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



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處士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

## 祭文

### 漢高帝

惟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凡人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勤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乎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方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殃於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也尚饗



### 宋侍中

惟寔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稽輔車其行禮備哀榮薄觴爲訣脩等之誠尚饗

### 尹師魯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隣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
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知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
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
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
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
不累於心胸而自子云逝善人宜衰子能自達予又何悲
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
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光於文章
炯若是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
子而世人藏之庶可以無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
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 詩

### 廬山高贈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長江長
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
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
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illegible]其間兮攀緣石磴窺
空谾千巖萬壑響松檜懸[illegible]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
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
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
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
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
尼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
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
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
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illegible]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
長杠

### 和王介甫明妃曲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
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
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
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家爭
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
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
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
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
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漂泊落誰家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居永豐脩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已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脩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諭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徙



光化軍乾德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仁宗降手詔出六條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

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



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爲黨論者尤惡脩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爲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

皆拱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爲五
六十人相依爲重將紊紀綱凡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
察知賴仁宗終不之信修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
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
五寨修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清
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饋運麟州得不廢又建
言忻代岢嵐人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
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
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斂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
數十事以寬民力修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修爲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



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効之修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
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
務在姑息修乞假將帥權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脅從者
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爲宣撫使曰是去禍而遺根
也欲以便宜誅之修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
屏人以告修修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
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柰何一旦殺
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具不肯從緩之則無籍必
生變是趣之爲亂也遽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
決橫隴故道修言功大必不可成徒勞人執中罷文彥
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修言六塔河不能容大

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濱棣德博數千里皆被害而
修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
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
宜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修妹適
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
歸以俱來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
奴姦事下開封府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乃以戶部判
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坐用張氏
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
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
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髮白問在外幾



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僞
爲修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令爲姦利者書傳都下
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
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
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
士判太常寺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慰薦
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
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
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修之文章遂爲天下宗
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適當
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志所代

史氣質不類劉向班固也擁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
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數盡
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
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
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脩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
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
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
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
郎為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
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為圖籍未幾
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為皇子事見韓琦傳英宗初



年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
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
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
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常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
已怨使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
稍隘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
則當博采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
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脩
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
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

總目上有所閒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假家居上遣
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
長子婦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
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皆戒
之奇初言天子為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
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辭機務以觀文殿
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
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
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大
常初諡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諡文忠乃用之



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濮安懿王德
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四月乃詔禮
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
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
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
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
而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
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懿
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
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人並稱后

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議及濮
純仁傳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
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
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
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
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係呂誨郭源明黃照又特
批以之奇爲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事雖不叶
羣議觀脩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
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
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既爲執政行私以專寵祿
亦過矣脩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
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
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議四六
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

（宋本傳）

##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轍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
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
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
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
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
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
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御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
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
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
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絶出
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
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
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
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
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
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

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
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
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
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
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
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
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
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
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
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



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
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
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
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
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
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
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
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
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
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
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

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
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
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
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
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
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
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
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
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
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
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



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
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
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
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
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
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
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
遇於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

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道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猶公俱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成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背産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穎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備資



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者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

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僻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

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



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便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禁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

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遜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



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富關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

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攻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晩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閒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謠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

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失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闢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

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愼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亦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愬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懋故宣義郎原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



又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誨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險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梲之三起三僨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忍不深顈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壠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 歐陽文忠公墓誌銘

韓琦撰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



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决重辟尤加審愼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毋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嶷然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遂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鎭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



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横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令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既減糧自

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淆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幷帥耻謀不自已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栿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



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六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幷中公復摭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劾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

除入見上怪公須鬢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嘗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挾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再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辭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

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
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
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愼重命過仁廟大祥
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
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
上亦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
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
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
示必去上數致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
風憲不勝爲恥窺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
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秉虛助之公退

〈臺誌〉　五

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
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
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
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
便朝廷既申告諭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
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
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乃易蔡州大略
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
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己假詔聽以
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

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陞改官
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嗟歎
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
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奬進人物
終□不廢一長之有力爲稱薦故當識之下率爲聞人
□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
毀□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魯梅
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
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
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
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

〈臺誌〉　六

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
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
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
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
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
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
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
權知貢舉時學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
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
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
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至察寬不

至絲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曰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横壠故道公言横壠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遜避自讓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甚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覽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内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晩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

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禄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愬曰憲曰恕曰懋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嘻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嘻公之文天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躓卒籍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安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効德高毁及退不吾畋公之來歸既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世胡爲公文在人公跡在史茲惟不窮亘千萬祀

## 蘇子瞻祭歐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殁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實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 王介甫祭歐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曾子固祭歐文忠公文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發回遹鼓行無前跋躓非恤世偽難勝孤堅克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頃挫彌勵誠純志壹爵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畢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欲不煩苛心無適莫樓置木索里安戶逸櫝斂兵革六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髯風欸再拯大艱出辨群務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綿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信天資愷悌忠實內外洞澈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韍違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雅遺難易沈浸圖史左右琴壺忠氣浩然不陋蓬蓽意各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眷徹計密云胡傾殂慭遺則弗罔計失聲雌淚橫溢藪宓不斂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輀車莫持紼綍雖公樂德義誕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叙心曷能盡攄嗚呼哀哉

蘇子瞻又祭歐文忠公文

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維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撫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illegible]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潁多士方譏[illegible]稱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吾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忘義非我徒也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潁如見公顏人亦人離列座歎敢以中心請志于文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依庭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忘此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

〔宋〕蘇軾撰　〔明〕毛九苞編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康丕揚維揚府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外集八十六卷》提要

刻蘇長公外集後序

蘇先生云〻矣陶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杜詩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或者改見作望改沒作波使一篇神氣索然而校先生集者故多誤也如我酌〻〻不滿甌看客倒蓋不流羅浮混〻本用〻今誤改作〻濕又曲來取雪或成穀丸鉤却膝黃金注取雪本用陶穀取雪水烹團茶事今改作取次注誤作鑄乃不改又閒邊故青庫絃長故徽鳴庫妝聲兩手之間相去遠濶比之有妝聲今閒邊改作遠闊又陳太初尸解

棄將所得進與市人貿者進士書
聲轉為進賦斂稅錢也本用中蕭何
主進令從所得為句進改作書嗚呼
先生幾不瞑矣劉都水校書天祿至
太乙老人吹藜下觀當是時都水之
神古人不可傳者脈脈重志不紆結
方青藜為此徵非太乙之神而而都
水之神聚也
直指康臺奉
璽書董治兩淮鹺政釐剔宿弊課
猶復上下兩淮暇日出所藏先生外
集抄本二種屬苞讎校損贖剞劂

繇揚府署讎校之役必其學識博
習靜專業脈脈有神通焉苞以寡陋
日治簿書米鹽凌雜之神不聚先
生之神皆通然束髮慕先生令得校
梓其文竊竊以托名自喜故受命不
辭[illegible]直賦奏議一樣與出之
也 通考經文及先生全集本
書若原本若謄本若刻本凡三歷心
目訂定訛謬必不可解存舊闕疑嗚呼
鮑彪校國策自以塵埃風葉爲喻苞
安能窺先生之藏而必所校之無遺
憾乎所冀以宏博如先生者轉相正也

若其餘肆之意真膺之辨語在
直指及
焦太史序中不具論
屬吏晉興毛九苞

重編東泉先生外集卷之第一
詩
郭綸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馬
瘦不知鐵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
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射蠻氈
初發嘉州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旗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
錦水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舊過佛腳曠蕩造平川
野市有
題為王氏書樓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
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
氛氳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噭噪嵓花春借問主人
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斬首級區區何
者為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陣普小初三軍古人
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曚曨含高峯見為射峭壁

[illegible]散翠倒紛歷歷行人擔孤光飛照投遠碧
蠻荒誰復愛穠芳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
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民居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為夜飧安識肉與酒
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嚶亦足樂且久
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
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灑我裳
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不能寐四顧獨彷徨
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霶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
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栰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
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晝疎星弄寒芒
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來牛口渚見月重淒涼
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

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
頗能貪漢布但未脫金環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
絕更愛玉佩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破世
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
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
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尚爾何況古意墮渺茫
江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王古琴譜有文王操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江上有微徑深榛煙雨埋崎嶇欲取別不見又重來
下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
態後嶺雜沓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
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渝州寄王道矩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惟有夢魂長繚
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
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聞子孫今尚在滿山秋葉豈能神 [illegible]

涪州得山胡 善鳴出黔中

終日鎖籠回顧惜翠衣誰知聲意亦自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峯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仙都山鹿 老泉引

至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予聞而異之乃為作詩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中樓觀何崢嶸其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摶紫青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苦辛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存

○屈原塔 在忠州 [illegible]

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

○嚴顏碑 在忠州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碪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為誰惜

○竹枝歌 并引忠州作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

子由之詩，故獨緣屈大夫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爲糧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



鄉，南公哀痛彈長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讙呼。當時項羽年最少，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棄馬烏江馬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惟有塚嵯峨。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爲悲歌。

望夫臺　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

過木櫪觀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劍寺，上有石門[illegible] 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烈，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在，修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永安宮　今夔州永安門即古之遺址

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八陣磧　夔州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諸葛鹽井　井有十四……山下至山上，其下……則鹽泉涌……之所……

五行水本鹹安在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荊江遠淒涼蜀客悲遲迴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當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荊邯眞壯士天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非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樵童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篸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孟昶王衍舊俗接魚蠶版屋漫無瓦巖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甔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妉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遊霄漢無心顧雀鵪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巫山

瞿唐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坱圠勢方深結構意未遂



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壁凜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顥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兀不讓直拔勇無畏攢綠見神宇態生龍石位巉巉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採樵人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峯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爲神物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

斸稍斫苓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文如綺
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繞山高虎狼絶深入坦無忌
洪濛草樹密蔥蒨雲霞貼石實有洪泉甘滑如流醴
終朝自蕭散冷妙治心胃浣衣挂樹梢磨斧就石鼎
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
當時伐木者今猶已如此忽聞老人說終日爲嘆喟
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弃去如脫屣
嗟爾若無還絶粒應不死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十高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



深淵鼉鼉橫（音去）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
山蜀守降老蛟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佚侵人
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
閑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里道
艱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趍
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
彎還應搖玉珮來聽水潺潺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
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群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飛烏無足
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苞按本此詩）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
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袷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
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板迎官長趨塵拜下風
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新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



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鬐灘下橫
小魚散復合瀺灂如遭烹鸕鷀不敢下飛過兩翅輕
白鷺誇瘦捷插腳還欹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
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
飛雲滿巖谷舞雪穿窗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前叟
孤舟倦鴉軋短纜困牽揉嘗聞不終日今此何其久
應爲留邀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爲飲酒

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
誰知去鄉國萬里為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
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黃牛廟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廟前行客拜且
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
蹄脫青芻半束長苦饑仰看黃牛安可及

蝦蟆背

蟆背似覆盂蟆頤如偃月謂是月中蟆開口吐月液
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



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若潔清獨與凡水隔
豈唯煮茶好釀酒應無敵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

詩南行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
東南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
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慥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
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岩腹有穿壙
仰見天蒼蒼石室斷兩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帷帳
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
石竇見天囷瓦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



亦到龍馬溪茅屋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為舟人誑
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
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
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為留三絕
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
乃復以此投之

一徑遶山蘿縈紆去似蛇縈為溪水急爭看洞門呀
滑岸紫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
歎息煙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為家

□般頭鼠雪山深富麑豭相逢衣盡穿嗔坐肩雁望
竄突依崖黑栩歸托石縫爲虎無傳記想像在我鍋
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區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

題峽州甘泉寺 長孫詩故居

輕舟横江來弔古悲絶者遠遊尋遠迹宛變見遺親
清泉不可挹洞盡空山響古人飄何之雅有風竹聞
行行訪村落戶戶懸網罟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
叢林富筍茹平野絶虎豹嗟哉此樂鄉無乃姜子教

寄題清溪寺 在峽州鬼谷子故居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直叢



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利不知患
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
君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頷首然吾言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亭

西陵雖小邑自古控荊巫形勢今無用英雄久已無
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
追思猶咎呂感歎亦憐朱 宋太守爲公築此堂 舊種孤楠老新
霜一橘枯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 三游洞有詩刻夷陵圖後有公題
處故老問行止長官今白須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
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

渚宮

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
莽何況遠問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鼓猛士操舟張
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漁千石蛟螭當時郢人
架宮殿意思妙絶般與亞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
趙千蛾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
西來取鐘簴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
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迥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
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浮清漪綠窗朱戶春晝
閑想見深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



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無紙風颸颸陳公踪跡
最未遠七瑞寥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
廢如空陂誰能爲我訪遺迹草中應有湘東碑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
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縮頸夜眠如凍龜雪來惟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
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
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風顛倒
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戶但
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爲

一麾徧九野呼此欄柄誰執才世間苦樂知有幾全
我辛免沽屬脤山夫只見歷歷倦豈知常酒顏歌兒
天王臨軒乃有喜平相狀詩茄及戲來吟青生筆欲
折夜織貧女寒無襦高人着衣跣分刻賦排襟惆真
仙發野僧斫路出門去寒夜讀書火清淋漓酒和入袖
濕靴底亦有執版趨塔堦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
猟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兎孤隼下擊千夫馳鼓木
黄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
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爲賦之

荊門惠泉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脉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折
縈回成曲沼清澈見肝膈深瀉爲長溪奔決蕩蛙蟈
初聞不容椀漸去已如帛傳聞此山中神物懶遺謫
不能致雷雨灔灔吐寒碧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麥

次韻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爲惠泉坌若有所折
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終古耻莫雪
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月泉旁地平衍泉上山巉嵲
君子愼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今貴言刪敢用況高節
不爲冬霜乾肯畏夏日烈泠泠但不已瀨遠要當徹

和張均題峽山

孤舟轉山曲古寺出雲坳岸迫鳥聲合水平山影交
堂虛泉漱玉砌靜筍遺苞我爲圖名利無因此結茅

荊州十首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舡
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慨慨因劉表凄涼爲屈原
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升平不敢論



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
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游惰那得怨凶年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秋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
戰骨埋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蝦
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麞鬧官帆過渡遲
遊人多問卜傖叟盡攜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更雄豪

食貧君不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愼勿賦離騷

殘臘多風雪荊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
爆竹驚鄰鬼驅儺聚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璃
上客舉雕俎佳人摧翠篦登庖更作膾何以免屠刲



北鴈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感惻爲霑巾
平日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爲珍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
北行連許鄧南去極瀟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

利陽早發

富貴本無定世人自榮枯嚚嚚好名心嗟我豈獨無
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
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
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然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
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摘一一立名字
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
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

題女唱驛

攬轡奄危道崎嶇難且陳浮嵐常作雨冷氣不知春
少見寬平路多逢龐厖民欲知何處遠巫峽是西鄰

漢水

捨棹忽逾月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偶似蜀江清
蜀江固浩蕩中有蛟與鯨漢水亦云廣欲涉安敢輕
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州中浣紗子環佩鏘以鳴



古風隨世變寒水空冷冷過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纓

萬山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蟠成潭旋轉山之趾
禪房久已壞古甃含清泚下有仲宣欄綆刻深容指
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
月出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
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箠

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

龍飜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
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留此千古情

鯿魚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頸合餌還遭烹
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吾今又悲子輟箸涕縱橫

襄陽樂府三首

○野鷹來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饑飛來爲爾繫綵絲



北原有兔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
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嵬臺中
公子着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心悠哉鷹何在嗟爾
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可放天陰月黑狐夜嘷

○上堵吟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空臺邊遊女來竊
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
白馬爲塞鳳爲凰山川無人空且閑我悲亦何苦江
水冬更深鯿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
徒悲辛

○襄陽樂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捉豈兒付從徵求取南濟
涉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
江浦使君朱旆來翩翩人道使君似羊杜道逢人
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送飛
鴻鴈斷腸

食雉

雄雉曳修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鬬綵羽落如花
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
烹煎雜雞鶩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鴉



○雙鳧觀 在葉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爲漢郎吏厭世去無還
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
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

潁大夫廟 汝州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搥撼
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傍孤塚古隧有殘坎
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灩灩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

使君欲春遊，浚沼役千家。紛紛具畚鍤，鬧若蟻運壤。天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唯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遊人坐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尚俛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入驛，呼與飲至醉，詰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誰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觴，看客倒盡不留濕。千門晝閉



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阮籍嘯臺 在尉氏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

詩 鳳翔

次韻子由辛丑除日見寄

薄宦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腊。念為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儺，矍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為攘磔。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為惆悵，玉蘂何時折。不憂春艷晚，行見棄皮核。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籍。胡為獨多感，石火宵自炙。



詩來苦相寬，子意遠相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兒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臨池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鬪健未免馘。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日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溪堂留題

三徑縈回草樹蒙，忽驚初日上千峰。平湖種稻如西蜀，高閣連雲似渚宮。殘雪照山光耿耿，輕冰籠水暗溶溶。溪邊野鵲銜人起，飛入南山第幾重。

新葺小園二首

短竹蕭蕭倚北墻，斬茅披棘見幽芳。使君尚許分池

湖隔釣何妨作橫溪亦有杏花充竊兆更須臨鏡名吾奏

鏗鏘身閒酒美誰來勸坐看花光照水光

三年輒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不須心汲

汲再來惟恐君君瓶成夢信吟檜柳誰記山公醉

夕陽去後任人剪代西隣幸許庇甘棠

次韻子由賦子岐下廨宇池亭

北亭 西堂北有欄干 如在亭之為亭

誰人築短墻橫絕塹五星不作新亭檻幽花誰為香

橫池

明月入我池皓皓鋪紵縞何日變成綱大玄吾懶草



短橋

誰能鋪白簟永日臥朱橋樹影欄邊轉波光板底搖

○軒窗

東鄰多白楊夜作雨聲急窗下獨無眠秋蟲見燈入

曲檻

流水照朱欄浮萍亂明鑑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

雙池

湍流入城郭疊壽渡千家不謂雙池水長漂十里花

荷葉

田田抗朝陽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屢動見魚子

牡丹

花好常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許 此花有四十餘枝

桃

爭多不待葉密綴欲無條傍沼人窺鑑驚魚水濺橋

李

不及梨英軟應慙梅萼紅西園有千葉淡綴更纖穠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汝強充鼎和 關中地不生梅



梨

霜降紅梨熟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長見助冬冰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瓜

櫻桃

獨繞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摶

石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名隨酒盞狂 酒名有榴花

榴作為上地爾所設于偽處隴北

自昔爲神樹公間蜩鳴鳴社公煩見輟爲爾致羊羹

槐

挼攧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鵲立赴還深

上侍轄鶴三圃

松

強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生成未有意猶鵲莫相干

檜

依依古仙子鬱鬱綠毛身每長須成節明年漸庇人

榔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思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舍弟

花開酒美盍不醉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遙不向秋風強吹帽北人不笑楚人譏

○河

活活何人見混茫昆侖氣脉本來黃濁流若解污清濟驚浪應須動大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留三患梗堯鄉槎應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

○扶風驛舍聞歌者

孤村微雨送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燭馬悲歌夕夜君有寒聲天寒滿樹猶蟲歲晚空機憐倚樽勸爾一盃聊復聽一作飲人間榮寵海漚沉

西蜀楊者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貧所異於昔者蒼顏白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窮者鄙使者逢時遇合豈必賤當時之士哉頃宿扶風驛舍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為悽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念楊君之棲遲與逆旅者何異故出以與之

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

霜乾木落愛秦川興發身輕逐馬翻貪看莫山忘遠近強陪歸客更留連貂裘犯雪觀形勝駿馬追風搏野鮮為問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逐流年



○驪山絕句三首

功成惟欲善持盈可歎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上土阿房才廢又華清

幾變彫墻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商鑒朝元何必苦躋攀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新（生一作）一官鉄重萬人輕。甁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潭裏春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滚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韝。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

夢雪

殘杯失春温，破被生夜悄。開門千山白，俯仰同一照。雞時出圭角，固自絕瑕竅。羣兒勿驚懼，調汝得一笑。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

終南太白横翠微，自我不見心南飛。行穿古縣並山麓，野水清滑溪魚肥。須史渡溪踏亂石，山光漸近行人稀。窮探愈好去愈鋭，意未滿足枵如饑。忽聞奔泉響巨碓，隱隱百步摇窗扉。跳波濺沫不可嚮，散爲白霧紛霏霏。醉中相與弃拘束，顧勸二子解帶圍。褰裳試入插兩足，飛浪激起衝人衣。君看麋鹿隱豐草，豈羡玉勒黄金鞿。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肯從吾歸。

題寶雞縣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野闊牛羊同鴈鶩，天長草樹接雲霄。昏昏水氣浮山麓，泛泛春風弄麥苗。誰使愛山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

次韻子由聞子重遊終南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時月照杯。懶不作詩君錯料，舊遊應許過時陪。（子由詩云定[illegible]士彈鳴鹿譜與溪堂共酒杯彈鳴鹿飲溪堂皆爾遊終南時事）

次韻子由寄驪山澄泥硯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洮緑石山。繆火尚含泉脉暖，吊秦應有淚痕潸。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借雷琴記舊曲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苦心欲記常迷舊，信指如歸自著痕。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鶴舞風騫。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猨撼竹軒。

次韻子由聞子學射

中朝鴻鵠自振振，豈信邊關事戰塵。共怪書生能破的，亦知驍將解論文。身力自知非猿臂，射年良思逐

馬負艱汝長身最壯驚定如得[illegible]便起摩。

○次韻丁山陳州久旱不生

新秧[illegible]下欲牙生[illegible]東[illegible]

新[illegible]強為傳客[illegible]無雨稍何須數[illegible]路過[illegible]

退耕欲看年華自不顧[illegible]秋色兩三點

真興寺閣禱雨

大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杯清。雲陰黯黯將嘘遍、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粳。



予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攓雲篇。

物役會有時、坐言便為篤。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拶、鳳舞或頹亞。散為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偪仄礙肘胯。搏收置筒中、提攜返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任變化。雲兮汝歸山、勿使達官怕。

○ 妬佳月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汙潔白。爰有謫仙人、與酒為三客、今夕偶不見、汍瀾念風伯

---

毋煩風伯來役

粲粲黃金槃、獨

浩歌玻瓈盃、和

送號令赴

嗟我去國久、得

不惜故人稀、但

宛兮如處女、未

天和寺竹

殘花帶葉暗新

樹高傾隴鳥巡



扶風天和

遠望若可愛、朱

水落見山石、塵

補唐文宗

宋玉對楚王

之識楚王知

宗聯句有美

人皆苦炎熱、我

一為居所移、苦

以伯提刑

不賢世有幾廊廟忍輕遺公在不早用人今方歎悲
故山松楸皆傳吏印纍纍惟有同鄉老聞名尚涕淚
揮手東門別朱顏猶未衰至今如夢寐未信有存亡
後事書千紙新墳天一方誰能悲楚相抵掌悟君王

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舍書

謝張太原送蒲桃

冷官門戶日蕭條親舊音書半寂寥惟有太原張縣
令年年專遣送蒲桃

。讀晉史

滄海橫流血作津犬羊角出競稱真中原豈是無豪
傑天使羣胡殺晉人



讀王衍傳

文非經國武非英終日虛談取盛名至竟開門延羯
寇始知清論誤蒼生

讀後魏賀狄干傳

羊犬爭雄宇內殘文風猶自到長安當時枉被詩書
誤惟有鮮卑賀狄干

嵇紹似康

司馬宣王既執王凌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
道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及宣王病見凌與逵共守
皆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凌
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予人由此觀
之逵之忠于魏蓋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余乃知小
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
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戲作小詩云

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
道不殺公閭殺子充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

詩　史館　展發　校經

京師淨因院大覺璉禪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
編禮公公既報之詩謂軾汝亦作軾頓首再拜
次韻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一能操舡
閻子本逢掖疇昔慕雲淵丹青偶爲戲染指初嘗黿
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正觀中左衽解椎髻
南夷修白雉佛國貢青蓮詔令擬王會別殿寫戎蠻
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旛旃傳呼入應門俯伏脫劍弮



天姿儼龍鳳雜沓朝鵷鸞神功與絶迹後世兩莫扳
自從李氏亡羣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
尚有脫身者漂流出東關三官豈容獨得此固已偏
吁嗟至誠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
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惟應一篇詩皎若晝在前

○謝蘇自之惠酒

高士例須憐麴糵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所㑹不
然麴糵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
於天達人本自不虧欠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沉迷
阮籍傲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
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羣仙流涎
露頂置勿說爲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明
月皎皎長孤圓有時客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亡絃
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雙罌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
高舉世皆同君獨異不知同異兩俱空得鹿亡羊等
嬉戲快須飲此勿復辯何用區區較醒醉

入舒

黃省文書分道山靜傳鐘鼓建章閑天邊玉樹西風
起知有新秋到世間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暉鴛臥
月樓生晴靄鳳盤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閑心對
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偶作二絕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窗春睡酣爲報鄰雞莫驚
覺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繅車鳴處楝花風吳江昔日經遊
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贈蔡茂先

京城三月雨留人吳市門前訪丁真赤腳長鬚俱好

事新詩快語生生春鄰侯久有牙籤富太史猶探禹
穴新不惜爲君揮大素郎憂喜守節三載

送可頤才史赴梓州

別日已苦短。見日未可期。不惜此日。相從把酒卮。
人生初甚樂。聲若什上來。縱橫聽汝手。聚散豈吾知。
胡爲復嘆咤。悄悵相識。况念昔非親舊。聞名自童兒。
不見常隱憂。見之百變彼相從未云幾。別淚遙已垂。
有如雲間鶴。影過落鴛池。衆頭已千里。可見不可追。
我本蜀諸生。能言公少時。初爲成都楊治獄官苦卑。
高才絕倫輩。邢伯志等夷。是時最少年。白晳未有髭。



風流能倜儻。嫩捷好論詩。明於辭上應。不啻囊中錐。
去蜀曾未久。得縣復來棲。縮首紛滿前。指畫渙無疑。
一年吏已服。漸能若鞭笞。二年民盡信。不復煩文移。
三年縣閒暇。終日事樹藝。客來投其轄。醉倒不容辭。
至今三十年。父老猶嗟咨。東川晚乃至。觀者塞路岐。
但見東人喜。不知西人悲。如今又繼往。人事亦可知。
嗟此信偶然。或云數使之。王城多高門。要路人爭馳。
公來席未暖。去不[illegible]辰炊。屢爲蜀人得。無乃天見私。
吾徒本學道。窮達理素推。况爲二千石。所至可樂嬉。
細思爲縣日。賓友存者誰。或終臥茅屋。或去懸金龜。

夢已登鬼
新殺者更
送人可與

送宋

暴雨漲荒
安知亦日
一失在漢
江湖與荒
超然脊羅
洗刷汛洳



賴爾溪中
縱知有江
吾鄉廣平
朝廷釋紀
高賢一劍
中夜起長
又非將帥
令我中丞
雖云當貴
八月秋風

翁已甚倚伏理亦周溪奥解如此況子知公僕
馬非僕正使去去其無卿

○詠怪石

家有麄險石植之疏竹軒人皆喜尋玩吾獨思棄捐
以其無所用曉夕空嶄然碓礎則甲散砥硯乃枯頑
於繳不可礙以碑不可鐫凡此六用無一取令人爭
免長物觀誰知茲石本靈怪忽從夢中至吾前初來
若奇鬼肩股何孱顏漸聞窮竅聲久乃辨其言云我
石之精憤子辱我欲一宣天地之生我族類廣且蕃
子向所稱用者六星羅雹布盈溪山傷殘破碎為世
役雖有小用烏足賢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挂名經



史間居海岱者充禹貢雅與鉛松相差肩處魏榆者
白晝語意欲儆懼驕君悛或在驪山拒強秦萬牛喘
汗力莫牽或從揚州感盧老代我問答多雄篇子今
我得豈無益震霆鑿石我不遷雕不加文磨不瑩子
盍節槩如我堅以是贈子豈不偉何必責我區區焉
吾聞石言愧且謝醜狀歎去不可攀駭然覺坐想其
語勉書此詩席之端

老翁井

井中老翁髮半華白沙翠竹翁之家翁來無蹤去無
跡井有閑閑生水花翁今與世兩何預無事紛紛驚
牧豎披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杭州遊山

十載游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
不知俗緣在失身蹈危机刑名非夙業陷穽橫羅威
遂成死生隔永與雲水違今日復何日芒鞋自輕飛
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淚揮靈山會未徹八部猶光輝
願從三聖往一洗千劫非徘徊竹溪間空翠搖煙霏
鍾聲自送客山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illegible]之佃宦汪氏[illegible]能累年矣



題西湖樓

少年過了未衰顏正在悲歡季孟間細雨溟濛湖上
看東風搖蕩酒中山千金那盡終須老百計尋思不
似閑醉裏下樓知早晚喧喧扶路笑歌還

西湖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
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夢中絕句

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
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春夜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沒壁閣上相望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題雙竹堂壁

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塔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遥指檣竿笑殺儂

陸道庵

何妨紅粉唱迎仙不礙山僧到處眠陸地生花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蓮

風水洞聞二首

林外一聲青竹笋坐間半醉白頭翁春山寂寂不歸去惆悵春禽醉勸儂

同僧元恕游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強半銷磨簿領間愁客依吟花似夢佳人休唱日銜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僧窗半日閑命駕呂安邀不至浴沂曾點暮方還

觀天山望朝陽巖



前日當門欲結廬下臨江水百步餘春泉減退出亂石半涉泥不到津頭三二里誰知江水漲天墟逝望橫盃不敢渡嵓口正有人罾魚

法惠小飲以詩索周開祖所作

立着巫娥多少聘要排雲雨待清詞酒闌留叟頻相攜曲罷周郎尚不知海鷗無蹤飛過遠雲龍有報發來遲從今莫入尋春會為欠梅花一首詩

次韻陳時發太博雙竹

千年誰復繼英標凜凜霜篁此闕苗要識蒼龍聯蜿蜒意擬將升隱宿凰梢扶持有伴雪應怕栽剪无人風自吹莫道騷人說連理君看高節孰為雌

感大人挽辭

教子通經古所難安貧守道節尤堅當能遺烈傳家世投閑諸郎慰眼前不待金花書命誥忽驚玉樹掩新阡凱風吹棘君休詠我亦孤懷一泫然

題歐陽永叔會老堂

三朝出處共雍容歲晚交情見二公乘興不知千里遠放懷還喜一樽同嘉謀定國垂青史盛事傳家有素風自顧塵纓猶未濯九霄終日羨冥鴻

喝石嵓寄湛庵主（湛相國子湛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唱石菖前夏飲水莫把山林笑朝
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天聖二僧皆蜀人不見留二絶

家山忘了脚騰騰試作巴謳却好聽不爲遊人問鄉
里豈知身是錦城僧

方丈門開徑不迷給孤邀供未還城興來且作尋安
道醉後何須覓老兵

遊靈隱戲贈開軒李居士 李岱前推

推倒垣墻有底難一軒便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
萬巧曆如今也被謾



○此君軒

雲幢煙節十洲人犀甲棖槍百萬軍驚苔最生何足
數此君眞是此君君

○偶於龍井辯才處得歙研奇甚作小詩

羅細無紋角浪平牛光麻蟹漏雲泓午窗睡起人初
靜時作東風拉瑟聲

書辯才白雲堂壁

不辭清曉扣松扉却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
雪卷簾惟見白雲飛

嘲子山

[illegible]閒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書籍中
而遺糟粕猶在器成機已空妙哉斲輪手堂下笑桓公

會飲有美堂答周開祖湖上見寄三首 二首已刋前集

杜牧端來覓紫雲狂言驚倒石榴裙豈知野客青筇
杖獨臥山僧白簟紋且向東皐伴王績未逢南越弔
終軍新詩過與佳人唱從此應難減一分

戲贈田辯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綉簾彈

○留題徐氏花園二絶

莫尋棲玉山頭路莫看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



住主人休問是誰家

退之身外無窮事子美樽前欲盡花更有多情君未
見不隨桃絮落人家

題懷素草書

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掛一壺草聖欲成狂便
發眞堪畫作醉僧圖

絶句

我我疊石立何孤頹有蕭蕭翠竹俱日莫無人鷗鳥
散空餘流水伴寒蘆

又

漠漠秋高露氣清折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靜向窓前似有聲

和吳少卿絶句

欲伴騷人賦百篇歸心聊及菊花前明朝知復誰家語猶有桓譚道必傳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款段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黄公酒肆如重過杳杳白蘋天盡頭

謁教詩先生留一絶

凜凜人言君似雪我言槩槩雪如君時人盡怪蘇司



業不解將錢與廣文

題沈氏天隱樓

樓上新詩二百篇三吳處士最應賢非夷非惠眞天隱忘世忘身恐地仙散盡黄金猶好客歸來碧尾自生煙靈犀美璞無人識蔚蔚空巖草木妍

和人登海表亭

譙門對聳壓危坡覽勝無如此得多盡見西山遮岱嶺迥分東野隔新羅花時千圃堆紅錦雪晝雙城盤白波回首毬場尤醒眼一番風送藍重歷

和陳述古舍人九日登高三首 一首已刊前集

山頭高會昔初涼翠石排衙夾徑香原憲抉藜空有病陶生漉酒且和光江湖帶月來雲外天籟和琴歷耳傍小妓不知君勸起歌竹許作遠山長

雙蓮高臥正淒涼應檢芸編問荇杏桃葉渡前生帳望菊花籬下減精光雲山入眼屏千疊翠木分庭幄兩傍得酒且歡君強起雲霄歸去路岐長

會雙竹席上奉荅開祖長官

松柏蕭蕭擁故丘知君懷抱尚悲秋笑來九九無多日唱着三三憶舊遊皓月徘徊應許共清詩妙絶不容酬梅花社燕難相並莫爲吳娘暗淚流



次韻荅開祖

淚滴秋風不爲麟虛名何用實之賓蒸豚未害爲純孝狸首何妨助故人好與遊湖緑路便難避入社爲詩頻知君頗有東山興喝石巖前自過春

北山廣智大師回自都下過期而歸時李開祖無悔同訪之因留淥淨堂竹鶴二絶

淥淨堂前竹秋期赴白雲不知緑底事一日可無君

淥淨堂前鶴孤棲守竹軒胷中無限事恨汝不能言

欲往湖州見孫莘老別公輔布元彦遠醉之穆仲

伏宋欲見紫髯翁待得華花細蕊紅記取上元燈火
夜道人猶在水精宮

轆轤

新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
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渌水通
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花前畏花落臨春風聽
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
對曉

○放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



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天涯娟娟嫦娥月三五二八圓
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
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
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
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
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富陽道中

清晨振衣起起步方池側徘徊俯丹檻倒影見欹仄
不識陶彭澤非塵務牽懷謝靈運本自林泉客
子生忽世中不以形為役煩彼冕弁人冕弁非子適

寄臺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照起黃庭
殘磬風中嫋孤燈雪後青須防戲童子投礫犯清泠

魯元翰少卿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且貺詩

次韻

巖垂疋練千絲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
一共成三絕境中人

柳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
一奮衣矍鑠走山中



○觀子玉郎中草書

柳侯運筆如雷閃子雲寒碎羊欣險自斛明珠便可
扛此書非我誰能雙

答子玉蚊帳

臥病經旬疾帶圍清樽忘卻故人期莫嘲雪裏閑氊
帳作事從來不及時

送子玉至靈山

世事方艱便猛回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
殿也學傳呼觀主來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

詩

密州獄春鳩

朱闌前頭露井多，碧桃花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奈有銀瓶素綆何。

和通守趙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并真是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與來取雪或成歡，瓦鈞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為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見過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子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發滿悶也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敧簪羞綵勝，黃耆煮酒薦春盤。東方烹狗陽和動，南陌爭牛鬪作團。老子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

齋居臥病禁煙前，辜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強喜，青春風物為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錢。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作散花天。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謹次元韻以當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唯見江梅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illegible] 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敢言才。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効顰而酒已盡入夜更不欲煩酒榼試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回。隔籬不喚鄰翁飲，抱甕須防吏部來。道士令悅禪樂中所謂[illegible]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

成伯坐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坐來真箇好相宜，深注脣兒淺畫眉。須信楊家佳麗種，洛川自有浴妃池。

奉賀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萬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遊。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

鄰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怪底空花懸兩目。杖藜頻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錄。荒城古壍草露寒，碧玉叢低綴紅菽。春根夏苗

伏□□盡付天閑取兒腹間仍桂折綠有川附何何
孑丹其旅州君慎勿比慧苡采采終朝不盈抱外洋
中乾非附依飲栽更借秋陽曬雞蘇枯梗一稱帝董
也雖尊等臣僕將復論功不汝遺興特蓮與東籬菊

贈青雜將謝承制

吾是有意縛單于提破銅山鑄虎符驍將新除三十
七精兵共領五千都周王常德須攘狄漢帝雄才亦
尚儒君學本兼文武術功名不必讀孫吳

孔周翰嘗為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東武官舍
時陳君榮古任君建中皆在郡後十七年中秋



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
壁云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一潸然嬋娟
再見中秋月依舊清輝照客眠又其後五年中
秋軾與客飲于超然臺上聞周翰乞此郡客有
誦其詩者乃次韻二絕以為他日一笑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
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
舍揀枝驚鵲幾時眠

陳殿常惠示光祿庵詩和二絕

□堂不見文園禮樂方將訪石象何事庵中着君
移□散閑處筆如椽
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覓光
祿雪中履跡鏡中真

別東武流盃

莫笑官居如傳舍故應人世等浮雲百年父老知誰
在惟有雙松識使君

過濰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云綽約新嬌生
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春來試問愁多少得似
春潮夜夜添不知為誰而作也和一首



長垂玉筋殘妝臉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閑愁何日
盡一分真態更難添

徐州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病懷彭尹未嫌衰廢
久清樽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難繼極目扁舟挽
不回歸去青雲還記否交流勝絕古城隈

題雲龍山張山人草堂石碣

折為眢鄆服愁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酒漬石

書望洪亭壁

河漲西來出舊洪山城都在水光中忽然歸整無尋

處千里禾麻一半空

傅子美召公擇飲以病不往公擇有詩次韻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君應自作爭敢可憐病士西窓下一夜丹田手自摩

覩子美病中作次韻

百尺長松澗下摧知君此意爲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尚有狂風急雨催

別公擇

黍離不復閔宗周何暇雷塘弔一丘君問西來祖師意竹西歌吹是揚州



王定國過彭城留十日因行寄子由

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

奉和參寥離彭門至淮上見寄

黃樓南畔馬臺宮雲月娟娟一點空欲共幽人洗筆硯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詩老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祝融待我西湖載君去一杯湯餅潑油葱

鹿鳴宴

連騎匆匆畫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罍浮菊催開宴紅蘂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見賦南山何時共樂昇平事風月笙簫一夜閒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瀟湘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渺茫

落落君懷抱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揮洒不應難江市人家少烟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細細爲尋看

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徑蟠趨後崦水會赴前溪自說非人意曾經入馬蹄他年遊宦處應畫劒山西



贈狄崇班季子

狄生臂鷹來見客不會揖踞床詫得嘗借箸數會入短後掛豹裘猶濺腥血濕指呼索酒嘗快作長鯨吸半酣論刀槊怒髮欲起立北方老猘子狂突尚不易要須此慓悍氣壓邊烽急夜延追鋒車坐斬斯離級持歸獻天王封侯穩可拾何爲老獵師日使群士泣

無題二首

引手攀紅纓紅纓落如綴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何嘗血肉身安得嘗強健

人心若執迷富貴競矜衒變色當在眉歡容不上
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老下孟更待他人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

湖州與王郎夜飲井水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荷花聚蚋蚊此井獨能深
丈源龍如故亦如君

雪上訪道人不遇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

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四首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
及苦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墻
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

槐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
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栖鴉寒不去哀叫饑啄
破巢帶空枝疎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

竹

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

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鬬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子由聞予下獄乞以官爵贖予罪貶筠州監酒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六

詩 黃州 常州

黃州春日雜書四絕

楚鄉春冷早梅天。柳色波光已鬪妍。淮上鴈行皆北向。可無消息到偎邊。

中州臘盡春猶淺。只有梅花最可憐。坐遣牡丹成俗物。豐肌弱骨不成妍。

清曉披衣尋杖藜。隔墻已見最繁枝。老人無計酬清麗。夜就寒光讀楚詞。

病腹難堪七盞茶。曉窗睡起日西斜。貧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看賣花。



三月二十二日恭聞皇太后升遐更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

巍然開濟兩朝勳。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固應祠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雖賢不及民。月薄悲風天雨泣。誰將彩筆寫光塵。

未報山林國士知。遶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裏天衢隘雲仗。人間雨淚變形儀。關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纍臣正坐詩。

[illegible]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二首

晴照餘荷木前村起夕煙暮聲虛閣上酒味早霜前遠謫何須恨來游不偶然風光頗吾土乃是蜀江邊

放舡江瀨淺城郭近連村水檻松筠靜市橋燈火繁誰家掛漁網小舫繫柴門卜築計未定何妨試買園

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

一盃連坐兩耆暮數片深紅入坐飛十分激灩君休訴且看桃花好面皮（唐人詩云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坡名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坡飲之云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坡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掛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謁王文甫於江南岸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陝西奏种諤領兵入界殺西夏六百餘人獲馬六千匹衆喜忭唱樂各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閭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聞捷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皆春風

和人雪晴書事

消盡瓊瑤雲馭歸餘寒猶復助風威番簷漸學秋霖滴滿地猶疑夜月輝凍壞相和開蓽戶流澌半釋擁苔磯可憐烏鵲饑無食日暮空林何所依

奉酬仲閔食新麪湯餅仍聞糴麥甚盛因以戲之

初見煌煌秀兩岐俄驚落磑雪霏霏可煩都尉熱承汗絕勝臨淄貸易衣尚有清才對風月未妨便腹貯書詩知君貨殖誇長袖滿糴千箱待一饑

夜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翳復吐（坡）松聲滿虛空竹影侵半戶（邁）暗枝有驚鵲壞壁鳴饑鼠（坡）露葉耿高梧風螢落空廡微涼感團扇古意歌白紵樂哉今夕遊獲此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膝上成聊以感懷祖（坡）

讀仲閔詩卷因成長句

喜見西風吹麥秋年年爲道老盃發沾塗手足經年

仲若載珠幾一倍妝壯𦚏君能覩徐摘與時我亦因
擲梭獨怜紫竹堂前月清夜娟娟照客愁

回紋織錦圖三絶次韻鮑十見寄前

春機滿織回紋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字
小柳絲低日晩庭

紅牋短寫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
蝶戍邊回雁寄情郎

羞空臉慘傷春暮細纏詩成織意深頭畔枕屏山掩
恨日昏塵暗綠窗琴

弔徐德占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
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蘇州德占聞余在傳舍
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害
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厚惡病其根
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
一遺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省傍籬藩
南山隔秦嶺千歲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掄
不若老嵓谷合抱徐山樊死者不可悔吾將貽後昆

武昌贈别王子立

贈行無酒又無錢覩子一盃若醴泉何處低頭不見
我四方同此水中天

李委吹笛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
磯下踞高峯俯瞰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
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士也
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鶴南飛
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布紫裘腰笛而來既奏新曲
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滿引醉
倒委袖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絶句足矣
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過九疑下界何人也吹
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送酒與崔誠老

夜來一笑之歡豈可多得今日雪堂待無少寂寞
耶往安州玉泉一酌果子少許夜琴一弄誰與同
者莫是木上座否小詩沒往

雪堂居士醉方熟玉澗山人吟不眠送與安州擬醅
酒從今三日是三年

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爲凄然郭生言吾恨無嘉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贈人

別後休論信息疎仙凡自古亦殊塗逢山路遠人難到霜柏威高道轉孤獨賞未應忘楚國新詩閒已滿皇都誰憐澤畔行吟者目斷長安貌欲枯

九曲亭戲題



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云玄鴻橫號黃檞峴九曲亭下即吳王峴山脊檞葉其傍即元結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爲對云皓鶴下浣紅荷湖坐客皆笑因請賦詩云

郊居江干堅關扃耕犍躬稼角掛經篙竿繫舸菰茭陽笳鼓過君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缶賡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戲作切語竹詩

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交加工結構茂密耿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迸壁背脫籜吐天梯紉蘇散孫息高竿拱桷枅漏闌零露落庭渡獨蜩嘶掃洗修纖筍窺脊詰曲斃玲瓏綠醽醴邂逅盍閑攜

山行見月四言

吟我做兀仰瞻星月邁懷迎崖銀列玉嘴源魚瑩鳴岸鴈飢鵝盻玩我語聱牙友業

題沈君琴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說與高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予予不識沈君而讀其書乃得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十一琴之聲予昔從高齋先生遊嘗見其寶一琴無



名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十一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小飲公瑾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和舡窗柳影中輟我東坡無礙理賞君南浦不貧風坐觀郎報試迂叟閑說孫山億醉翁此去澄江三萬頃只因明月照還空（瑾郝人也是日生中）（見邸報云迂叟已押入門下省）

○謝人惠雲巾方舄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成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頭巾後周武帝所制）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雨玄針合比肩（[illegible]）

胡靴短靿格麤踈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武帝作解脫履）便於禪坐作跏趺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蕖飛電入我壁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壁日中跳數珠問此（一作）是非我是我非文殊

題王文甫門符

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　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文甫居車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花洲也）

戲書

封草尚能攔浪飆絲不解留連　鳳皇來儀嘉禾合秘（州）　愛蜀靳紆嘉代（州）新登高棅桂常芳（州名）

○次韻黃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煑之無問葉與骨寖窮厥味臼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創物破槽折杵棄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鐫鑿理疏性軟良可咄予家江陽遠莫致塵土何人爲披拂

○筠州還白塔鋪歇馬

甘山廬阜鬱相望林隙依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意冉冉岩花樸馬香望眼儘窮千里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總把空花眼裏看

和菜濤

曾怪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欲吟淮月懷祖何勞聽角聲

次韻半山亭

登嶺勢巍巍蓮峯太華齊凭欄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栢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絕後千古指人迷

廣陵後園題呂申公扇

雨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青子淨無塵閒吟遶屋扶（

句須信淵明是可人

○過揚州壽寧文兌題公房

瀾班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窗書小字便同爾雅注虫魚

元豐七年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徐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

風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煙歇主人待來終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眉間冰玉照淮明一作清毫外波瀾老欲平直得全生如許妙不知形謀已多名



空翠娛人意自還明窗一榻共秋閑會知名利不到處定把青觴屬此山

吳江岸

晚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憶黃州梅花五絕

邾城山下梅花樹臘月江風好在無爭似姑山尋綽約四時常見雪肌膚

一枝價重萬瓊琚直恐姑山雪不如盡愛丹鉛競時好不知風雪養天姝

[illegible]老於梅心未衰今朝誰贈楚江枝旋傾尊酒臨清影正似吳姬一笑時

不用相催已白頭一生判卻見花羞揚州何遜吟情苦不枉清香與破愁

玉琢青枝蘂綴金仙肌不怕苦寒侵淮陽城裏娟娟月樊口江邊耿耿參

常州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

武林千葉照觀空別後湖山幾信風自笑眼花紅綠眩還將白首看鞓紅

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薝蔔亭醉題

六花薝蔔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散野狐禪



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着酥煎

山茶

山茶相對阿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會爛紅如火雪中開

訪散老不遇

君來不遇我我到不逢君古殿依修柏寒花對[illegible]

常州贈劉鋏

劉侯少年日駿馬指便面提弓鴈自落不自[illegible]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笑燕差池何問好付驚人倒惱過東庭議面進握手亭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求絲寒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

詩　蜀州　召入翰林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至竹西亭下留詩為別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道世人知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聞得黃鸝第一聲

留題顯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絶



尚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山

我是膠西舊使君此山仍合與君分故應稱此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

無題

昔日雙鴉照畫眉如今婀娜綠雲垂逐萊老守明朝去腸斷簾間綠綠時

次韻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眞瑣瑣夢中歸思已

濟南三山皆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

留別登州舉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聊看古黃陲自非北海孔文舉誰識東萊太史慈落筆已吞雲夢客抱琴欲訪水仙師莫嫌五日匆匆守歸去先得樂府詩到登五日被召故云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悽然雀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誰憐第五橋邊月獨照台州老鄭虔

絶句呈王定國



舊病應逢醫口噤新辭漸喜入時肩信知詩是窮人物近覺王郎不作詩

席上送范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暮雲衰草雪漫漫

讀儒林傳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幾綰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

次韻胡完夫再贈之什軾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鄰里之約初和見贈詩十五

柳絮飛時筍籜斑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君當餉惠山竹簟暑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人間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

短山壓耳氣橫秋更着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真鄉我可侯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戲答晉卿傳柑



侍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杖不知簷蔔是餘香晉卿明重維摩頭三十杖何

和王定國

離歌添唧唧古曲擬行行不作相隨燕空吟久住鶯晉騰君上馬寂寞我回城明日東門外空舟獨自橫

送楊奉禮

諸牒推關右風流出靖恭時情任險設家法故雍容南去河千頃大水中船別餘懽酒一鍾更誰哀老丁令得放疏慵

和黃魯直虛飄飄

片帆飄渺虛飄飄畫檣縹緲銀漢斜戍樓笛聲催
雪霜飛風柳條露旋淺點見紅印星曳餘光橫碧霄
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謝（前集十六卷止收亦此詩卽此韻）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童僕自看雪浪生璣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舸何妨宿太湖（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爲第一畫舸亦太湖顧渚貢茶故事）

○正月八日招王子高晚飲

雪屋蕭風苦戰紙窗迎日稍知春正好着衝林中



坐更對芙蓉城裏人昨想玉堂空冷澈誰分銀榼送淸醇海山知有東南角正看歸鴻作小鬟

次韻子由題憩寂圖後

子瞻與李公麟共畫翠石木老僧謂之憩寂圖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日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輞川詩

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上元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

窗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遶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一一窗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否身到旃檀小殿來

大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留余夜歸書小詩壁上

壽樽餘瀝到朋簪要與郎君夜語深敢請阿婆開後閤井中車轄任浮沉

試院觀伯時畫馬絕句（新刊云忽看高馬掉）

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騾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



謝宋漢傑送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鬢髮墮寒鴉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西山無時春巉巖鎖頑陰分明倚天壁點綴無風林物固爲人出興誰於此深窮奇眞自奮得句且娛心

獲鬼章二十韻（元祐二年）

靑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諸渚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坐甲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歡娛路載謠

千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
西來開幾日函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
載囚車轣轆失土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貂
理鄉辭具服譯長語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
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梟
巢衙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
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存強弱天時有長消
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 出局偶書

急景歸來早窮陰晚不開傾盃不能飲待得卿君來



今日局中出早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計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為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書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泪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卿君看卿君子由小字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歸林下夜雨對床乃為樂耳

○ 謝呂行父惠子魚

盱沙細肋吾方厭通印長魚誰肯分多謝東平貴公子貴人不與與蘇君

送呂行父司封倅河陽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
子生公相家高義久崢嶸子才既超越世故亦屢更
譬如追風驥豈免羈與纓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
誤出掛世網舉動俗所驚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
河陽雖不遠出處恐異程便當從此別有酒無從傾

戊辰元日

白髮龍鍾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歸來悔袖天香
滿剩插金幡愧阿咸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追錄之



午夜朧朧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霜槐
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覓俞俊筆

筆工近歲說吳俞李葛虛名總不如雖是玉堂揮翰
手自憐白首尚抄書

鼠鬚筆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
磔肉飼飢貓分髯雜霜兔插架刀槊健落紙龍蛇騖
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琴枕二首

清貯竹金徽素齒爲玉軫響泉竟何用金帶常苦窄
斕斑清珠淚究轉堆雲髻君若安七絃應彈卓氏引
高情閑處任君彈斷夢來時與子眠彭澤漫知琴上
趣邯鄲深得枕中仙試尋玉軫抛何處閑㖕香雲在
那邊平素不須煩抑按秦娥自解許如絃

荅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斑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渡沙
漠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十
載間西省鄰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閑、

○贈魯直小德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䆗䆗滚江不愛老子難為
父平生屈強令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横如
急雨生子遲如孫仲謀豚犬譏多何足數黄家小兒
名小德髮如長林眼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
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
置酒吾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次韻魯直書王摩詰畫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
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

書李宗成水簾圖

宗晟一軸水簾圖寄與南舒李大夫未向林泉歸得
去炎天借且令無

召李甲畫鶻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
繼只有華亭李景元

書龍馬圖

先皇御馬三千匹仗下曾騎玉腰褭金脂丹成龍亦
化閶人空校泣西風

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八

詩 僧州

贈南屏謙師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
可以言傳學到者十二月二十七日聞軾遊落星
遠來設茶作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
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
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南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
使君朋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
長松得高蔭盤石醉堪眠祇樂聽山鳥携琴寫幽泉
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峰顛

和錢四陟父寄其弟龢 前集十八卷止載一絕

老來日月似車輪此去知逢幾過春昨夜冰花猶作
柱曉來梅子已生仁

病後醉中

病爲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春堪笑錢塘十萬
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洗兒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
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答皎然詩

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
言道在西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向西
笑東坡居士代答云

寒時便具熱時風飢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
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有餘不肯踐場屋
逍遙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寵榮不償辱
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愛惡莫能續
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棼然聊寄寓俛仰亦自足
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蓄醉哦傍若無獨侑一樽淥
牀頭車馬道殘月掛疏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周燾遊天竺觀激水作詩云拳石耆婆色兩青
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碎疑是簷間
滴雨聲東坡聊爲和之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

遊中峰石泉

石眼石泉世無雙知盃渡是凡夫可憐夜啼雜歷

老戲取江河入鉢盂

寒具 乃捻頭出劉禹錫嘉話

纖手搓成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

重壓褊佳人纏臂金

參寥惠楊梅嚴贈

新居未映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鬬甘

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醉題信大方丈



鶴作精神松作筋指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

歲長與東坡作主人

燈花一首贈王十六

金粟釵頭次第多起看缺月帶斜河懸知瑞草橋邊

夜笑指燈花說老坡

謝曹子方惠新茶

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宗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

額祿仕何妨似馬曹囊簡久藏科斗字鈷鋒新瑩鷓

鵠膏南州山水能爲助更有英辭勝廣騷

觀潮西湖次吳左丞韻

人以議不求真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

涯府□陰□坡一朝長事誰能紀百尺蒼崖尚

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晴波

觀湖二首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

小飄衣猶覺色塵高須彌有頂低垂日兜率無根下

戴鼇釋梵茫然齊劫火飛雲不覺醉陶陶

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濤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蓋寬

遠帆駕高風馳送來昇霞影色欺殘火及物氣淡明

纖埃可憐極大不知已浮生野馬悠悠哉



袁公濟飲客湖上東坡來爲不速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急雨鳴孤枕扁舟短棹穩湖

來正見晴山駁雲錦須知老子與不淺莫學公榮不

共飲與君歌鼓樂豐年喚取千夫食陳廩

無題

六秩行當啓區中綠更疏不貪爲我寶安步當君車

故國多喬木先人有敝廬誓將閑送老不著一行書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閑我愧真常也一班舉酒東榮把江

海回樽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早晚抽身簿

倚闌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羇羽久知還

秋興四首

草滿池塘霜滿柳林跡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潮上孤城帶月回客夢冷隨風葉斷愁心低逐鴈聲來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野鳥游魚信往還此身同寄水雲間誰家晚吹殘紅葉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頹仍健食比來過脫屢酡顏年華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

故里依然一夢閒相攜重上釣魚船約賓大幕全陳迹謬忝淵明愧昔年報國無成空自道退耕何處可求田黃雞白犢陪年少此計當時已浩然



洛鳳池邊星斗光宴餘香滿上書囊簷前夜月低常曲雲裏車聲出未央去國何年雙鬢白背花重見一枝霜傷秋無限厭厭夢長似長江一線長

次韻劉景文山堂聽箏三首

忽憶韓公出二姝（一作二妙姝）琵琶箏韻落空無猶勝江左狂靈運空鬪東昏百草鬚

馬上胡琴塞上姝鄭中丞後有人無詩成蠟燭飄金燼八尺英公欲燎鬚

撥花楓葉忠恭姝切切幺絃細欲無欲把胡琴心桃

回看霜秫稻入公鞠

答玉師

山翁不見見新詩恐是河南石壁驪海水豈容鯨飲盡燃犀何處覓瓊枝

蜀僧明操思歸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損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見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潭上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為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夫為道明燈照華屋



問淵明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為日星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有誅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飢人食饞涎委運憂傷生遑去生亦還之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

或曰東坡作此詩與淵明相反此非知言也蓋亦
相引以造於道者未始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十
四日

歸去來集字十首

予喜讀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其字爲十詩令兒曹
誦之號歸去來集字云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時逝
雲内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携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塗
去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尊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書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遊觀
言語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皐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
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
亭內對歸酒憩山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携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
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衰人不樂我獨與之遊

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
乘化亦安命息交還絕遊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鳥還知已倦雲出亦何之
入室常携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鬢不是傲親知



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
入室亦詩策出遊常酒尊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

寄傲知今是求勞覺昨非聊欣尊有酒不恨室無衣
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庭柯還獨盼時有鳥歸飛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
元伯固仲豪遊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衆修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

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淨土院
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作小詩

醉中眼纈自斕斑。天山是院無玉梨。一朵宮黃微拂掠。鞋紅魏紫不須看

三夢牡丹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贈僧謙

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搜攪。齋腸那得許堅頑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猨啼處月茫茫



和林子中待制 子中先生杭州交代 後集第一卷答黃安中兼簡子中詩即此詩

兩翁留滯各皤然。人笑迂疏久更堅。共把鵞兒一樽酒。相逢鴨色兩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竹。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八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九

詩 寄贈 杭州 揚州 [illegible] 定州 南遷

予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為巨軸名為邢房悟前生圖作小詩題其上云

此身何物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閑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以記異夢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彼幻此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生後生事 後一作復



揚州同晁無咎芝上人遊山光寺和芝韻

閑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和芝上人竹軒

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問竹頌知是阿誰風

戲贈秀老

拆却相公庵泥却駙馬竹天下人摠知流入傳燈錄

和晁美叔老兄

反觀皆自直相詆竟誰謏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
珍材尚空谷瘦馬正長途未識造物意淵然同一鑑
[illegible]

雲師無著自金陵來見余廣陵且遺余支遁鷹
馬圖將歸以詩送之且還其畫

道人自嫌三世將。弃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嫌富貴餘。漆瞳獨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矯如翔鸞。今年過我竹西寺。病瘦欲作霜松寒。朱顏不辯供歲月。風中蒿火湯中雪。欲就君家貴而師。乞取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矜神俊。還君



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戲書

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和吳安持使君迎駕

小雪疎煙雜瑞光。清波東引御溝長。曈曨日色龍升禁杳杳鞭聲出建章。鵷鷺低回陪下列。天關聊啟望

[illegible]歸來書氣味何清生疑開錦繡香

和錢穆父新詩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付一。安敢搏九萬。常恐樗櫟名。[illegible]。不知如何抵波乃焚薪。但知眠牛衣。定免判[illegible]。水既雨新稻香可飯。紫蟹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蔡手。政比趙張健。三公行可致。一語先自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憶江南六言五首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攙爲倦父。慙君說與吳儂。



湖目也堪供腹。木奴自足為生。若話三吳勝事。豈惟千里蓴羹。

人在畫闌中住。客依明月邀游。未卜紫朶舊宅。須乘五湖扁舟。

生計曾無聚沫。孤蹤漫有清風。治產猶嫌范蠡。携孥頗笑梁鴻。

弱累已饋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季鷹高潔。秋風直為鱸魚。

贈王志仲幼子觀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犁鉏郎。莫怪園碁忘爪

苕已能作賦繼頴光

寄歐陽叔弼

昔葉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化上逢黃石久已留侯不見歟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觀升華淨館書贈王觀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逢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宫人畫詔囘

予舊在錢塘同蘇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耶伯固有詩因次其韻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岑成鏡湖席卷八百里坐嘯因君又得名

送蘇伯固效韋蘇州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醒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過江南路

元祐九年立春

熊白來山北猪紅削劍南春盤得青韭臘酒寄黃柑

初貶英州戲馬夢得

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林夢猶自數山王

南康望湖亭

一山許國心猶在康時業已虛岷峨家尚里投老得歸無

侯灘

江流激激見侯灘更上山頭看石盤百歲老人親擊鼓城中歌樂不相干

散郎亭

法堂下有散郎亭老樹蒼尾如有情歎戚已隨時事去壁間只有古人名

栢家渡



栢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每因新月望吳雲遙看北斗横南岳一夢悄悄四十秋古人不死終未休草舍蕭蕭誰與語香風吹過白蘋洲

清遠舟行寄懷賈耘老

小寒初渡梅花嶺萬壑千巖背人境清遠聊為泛宅行一夢分明墮鄉邦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依水溜山泼自懸若毛佩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馬僛僛起笑倚青流數驚鶲汀洲相見春風美白蘋吹花附悠小鉤蓮鋤各一放目斷滄浪淚如洗白鴈南來道素書

行大津役我艪清濁十日不燃薪出突往往坐飢餓

今年玉粒賤如水青裘欲買裘已爲人生正年如許

耳七十歲來翁對幾年子休論賢與愚似坐杖却帶

經紲天南且看投荒客㑹偷從教似阿㑹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

僧隱巒所作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

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世世尊面長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



老携歸萬竅總號風

送惠州都監北歸

一聲鴻鴈破江雲鄭重桄榔叔露銀我亦飄零是羈

客更堪秋晚送行人

奉同程正輔表兄一字詩 後集五卷有正輔表兄索惠州諸詩而石刻此詩在嘉香積寺後追錄正輔前

故居叙閤隔錦官棋槊偃蹤文判督寄孤斗挂汲古

绠傳鋭敢揭鉤今竿已歸耕稼供稿秸公貰幹國高

巾冠改更句格各寨吃姑固殺僧加閒關 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詩幸勿示人人不知吾儕游戲三昧或以爲訴

病也

煮菜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

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

氣飽風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

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

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玉糝羹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絶

天上酥酡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

鱠輕比東坡玉糝羹

送菜與包安靜先生

野菜初生珍又珍送與安靜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熱

喫不須洗面裹頭巾

贈包安靜先生茶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

僞謁大士於精藍中放人…日汲茶果不虛示茲記也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寄贈包居士僧房戰腑尺
明日點日注難點此真丫絶
中豁者可示及州中豁神可廿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九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

詩　惠州　儋耳　北還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予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酒一壺鐵化雙魚沉遠素劍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猶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遶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早晚扁舟到海涯

青堂峽

蒼山古木書堂峽北去湘川百餘步誰云往來傾世界至今人指安期處豈無煩花與飛鳥後來那復知其趣不知我今身是否空記名稱作常住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嚮名山雲遂為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翫終日夕月衘樓間峯泉漱堦下石素心自此得眞趣非外惜

龍啼挂方秋風蕤籟歸寂緬思洪崖術欲往滄海隅
雲車來何遲撫几空歎息

暮歸

牛羊久已下寂寞掩柴扉水鳥鳴城堞飛螢上戟衣
夜凉江海近天濶斗牛微何日招舟子東江北渡歸

待旦

夢破山骨冷扶桑未放曉披衣坐虛堂缺月猶皎皎
揚泉漱寒冽激齒冰雪遶百體喜堅壯萬象覺清悄
簪履事朝謁神竟飛窅渺龕燈蚌珠剖爐穗玉繩裊
浮念恍已消真庭諒非杳須臾奪霞起赫奕射林表



高樹引凉蟬深枝喧栖鳥二虫彼何為逐動自紛擾
悠悠天宇內豈復論大小獲在舞醯雞濛昏恣飛遶
定知達觀士方寸常了了世無陶靖節此樂知者少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耿耿雲間扇陰此九月暑
上有垂房子下遶鋒刺禦風吹紫鳳卵雨暗蒼龍乳
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煑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
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齒隨亦苦
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嫵媚誅彭勲可策推轂勇宜賈
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渠用許

先生失膂梁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為所侮
蟄雷隱臍腎藜藿腐亭午書燈看膏盡征漏歷歷數
老眼怕少睡竟使赤眥努渴思梅林嚥饑念黃獨舉
奈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
邇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贈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卽有情共見利欲飲食
事各有爪牙頭角爭亭府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嶔
崟坑人偽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
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柏寒蓬萊真



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為腹陽為神兮陰為精渴飲
靈泉水饑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鏁禁姹女關
嬰兒積累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
星光輝烏升兔降無年期停頹郤老只如此哀哉世
人迷不迷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為室坎為
家先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
蓮花赤龍騰胥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敞
靈泉灌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行無停務三田聚

脊具生涯顯精似髓填欲谿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
休別內外神長修久餌須非遐腸中澄結無餘推俗
骨變換顏如仙矣哉世人爭齒和指偽爲眞正爲嗤
輕肥甘美形驕矜論詭詐妄言矜詩遊魚在網兎在
置一氣頻盡猶嘔啞餘生所託誠棲托九原枯骨如
亂麻胡不割斷如鎖錮空與利名文擇攀胡不騰踏
如文驅可惜貪愛相漫塗眞心道意非不為貪金閑
服非虛諦何須橫議相疵瑕衆口並發鳴群獨安知
聚散同魚蝦自經如繭居如蝸日憤嗔喜甘籠樊其
去亦蚰猶不遐吾恨爾見有所趨海波或至驚井蛙



烏輪郎曉蟾影飛吾時俱覩超雲霞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
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暴匪又不屈相識雖多少知
己問翁必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
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
莫相笑老翁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地角天
涯自知跳亦曾樂半夜傳籌除不閑美人如花弄絃
索只恨樽前明月落亦曾愛觴放他鄉迫暮秋故國
口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骨

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永
有類今山有志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經遊處
都似茫茫春夢歸適來尤解安貧賤不羨公卿強踣
而皎如明月在秋水動着依前還不見還不見可奈
何空使遠人增眷戀但祇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
相見若相見莫慰勲却是翁家舊主人

和郭祥正送芝上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之師訪東坡留靜萬里步
道甚偶相契千年同去住行路半世間又欲向盃[illegible]
我願焚書囊不作塵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而今路



贈雲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舊林道人偶愛山水
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喦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
遺像要知水味孰冷暖始信夢時非幻妄袖中忽出
貝葉書中有璧月綴星珠人間勝絶略已遍匡廬天
嶺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橫秋水滿詩
佳句說南屏瘦雲應逐秋風靡胡爲只作十日歡杖
策復尋歸路難笛竹筍蕨不及遇悵望荔子何時册

蒼梧懷古

湘水悠悠天際來大江古木抱山隈城中人物若可

數日晏市散多耆舊九疑嶮天古雲埋遥想帝子龍車回心哀目極何可望九歎寂寞令人哀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六外三竿日江帆一葉秋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平生卒且休

儋耳山

突兀盜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

謝都事惠米

平生忍慾令忍貧開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輕趨都事也能作意向詩人



去歲與子野遊逍遥堂日欲沒因並山而西扣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往歲追游地寒窗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鷄唱山椒曉鐘鳴霜外聲只應那復見彷彿似三生

過黎子雲新居

半園荒草沒裹跡裹得占禾半是蒲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扣仲尼居

約吳遠遊與姜君弼喫蟹饅頭

天下風流筍餅餤人間濟楚蕈饅頭事須莫與謬漢喫送與麻田吳遠遊

除夜訪子野食燒芋戲作

松風溜溜作春寒伴我饑腸響夜闌牛糞火中燒芋子山人更喫懶殘殘 一人謂李泌也

偶書

巳將鏡鉢投諸地首見蒼頭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幾誰是獨完人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當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絶錄示謝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似恨無情水吹得東流竟日西

題姜君弼扇

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從此破天荒 子異日登科當爲子足此篇

黎女簪末利嚼檳榔戲書君弼几上

暗麝着人簪末利紅潮登頰醉檳郎

跋姜唐佐君弼課策姜君瓊人巳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儋耳庚辰三月方還瓊 四言

雲與天際歘若車蓋凝目未瞬瀰漫霮䨴驚雷出火

喬木雅碎殷地勢空萬夫皆廢燕滑經陘日中見昧移塊而收野無完塊

書司命宮陽道士息軒

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車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日送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記屋壁

儋耳

霹靂收威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別海北贈黎君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移合浦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人外海濱若趁明珠弄明月夜深可數採珠人

雨夜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淼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凉

贈李兕彥威秀才

魏王大瓠實五石種成瓠落將安適可憐公子持上牛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負不羈才從軍數到單于臺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曾飲羽戲中戟支何足數誓將馬革裹尸還肯効班超若兒女封侯衛霍知幾許老矣先生困羈旅酒酣聊復說平生結髮曾堪一再鼓弃書捐劍學為人紈袴儒冠皆誤身窮途正似不龜手舉世羞為西子顰如今唯有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寄黃粱且共相如說烏有



戲贈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

北歸渡嶺寄子由

青松盈尺間香梅盡是先生去後栽應笑來時無一物手携拄杖却空回

用過嶺韻寄子由

接書歡策漫多談能雪冤中死亦甘一片丹心京日下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旆呈佳氣瘴癘幽居弄晚嵐從此西風庾樓樹却迎誰馬亂毿毿

虔州慈雲寺浴罷贈鑒長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何借宜揚忽聞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説圓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

寄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曈曈曉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競倚闌竿竹鳥啼驚步武入簷花影落盃盤勿嫌路月歸玄圃好笑浮槎向海灘勝槩直應吟不盡憑君寄與畫圖看

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偶燒一僧字戲作

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



南華明老示四頌事忙只同一偈

宿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今着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追和沈遼贈南華老韻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杯莞彼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人寂滅終歲局蒼苔

再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鵲之什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跡帖天飛

鳴泉思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將兆與民虛思之鳴泉故基堙圮殆盡眉山蘇軾搔首興嘆作

鳴泉思以思之

鳴泉鳴泉經雲而游淺按爲毛肯若修竹蒸爲雲氣者霏烟山嶺與能隱其怪野雀詎敢藏其妍茅廬肅肅昔有人焉其高如山其清如泉其心金與玉其道砥與絃耽德没世落月入地英名斂然陽巖麗天舊隱寂寂新宮揭揭思彼君子我心若懸谷鳥在上宮花炫前鳴泉鳴泉能使我死結而華顛

豐年有高廩詩



頌豐歌歲且多黍樂豐年近是藏高廩遙知熟大田在疇紛已穫始阜隱相連齊史詳而記神倉賦且全春人洪着相祝祠豈忝虞聖后癸覲切宜哉報自天

欽塞來享詩

藝爾氐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內不復議征西斥候銷鋒火邊城息鼓鼙輸忠修貢職棄過爲黔黎雪滿流沙淨雲沉大白低觀魏二聖治盛德古難齊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一

賦

## 酒隱賦

鳳山之陽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謂之酒隱君目其居曰酒隱堂從而歌詠者不可勝紀隱者患其名之著也於是投迹仕途即以混世官於合肥郡之舒城嘗與遊因與作賦歸書其堂云

世事悠悠浮雲聚漚昔是滄壑今爲崇丘眇萬事於一瞬孰能兼忘而獨遊爰有達人泛觀天地不擇山林而能避世引壺觴以自娛期隱身於一醉且曰封侯萬里賜璧一雙從使秦帝横令楚王飛鳥已盡彎弓不藏至於血刃膏鼎家夷族亡與夫洗耳穎尾食薇首陽抱信秋溺徇名立殣殊殺之異尚同歸與亡羊於是笑躡糟丘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眞味反太初之至樂烹混沌以調羹竭滄溟而反爵邀同歸而無徒每躊躇而自酌若乃池邊倒載甕下高眠背後持鍤杖頭掛錢遇故人而腐腸逢麴車而流涎暫託物以排意豈胷中而洞然使其推虛破夢則擾擾萬緒起矣烏足以名世而稱賢者耶



##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葡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暖一作欽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繰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灩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矣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 菜羹賦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具而可常享乃為之賦曰

嗟予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殺詩腸之轉雷聊禦

俄以食陳無芻豢以适口何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
揉淮持以菜與廻根發鏘鈃以膏油泣融液而流津
湯濛濛如松風投粉丘而皆均覆陶甌之等祟謝攪
觴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
釜泣火增壯而力匀滃潰雜而膠漬信淨美之甘分
登盤盂而薦之具二英而晨殮劝生肥於玉池與五
鼎其齊珍鄙易牙之効技超伊傳而策勳沮彭尸之
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巳隘陋樂羊之匪人
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計餘食之幾何固
無患於長貧忘口腹之爲累以不殺而成仁竊比予



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通其變使其不倦 通物之變民用無倦

物不可久勢將自窮欲民生而無倦在世變以能通
器當極弊之時因而攺作衆得日新之用樂以移風
昔者世朴未分民愚多屈有大人卓爾以運智使天
下翕然而勝物凡可養生之具莫不便安然亦有時
而窮使之弗鬱下迄堯舜上從軒羲作網罟以絶禽
獸之害服牛馬以紓手足之疲田焉而盡百穀之利
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農既没而舟楫以濟也後聖
有作而弧矢以威之至皆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賤也
而臼杵之不遺居穴告勞易以屋廬之美結繩既壓
攺從書契之爲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
之有晦見皆利也孰識其所以爲利皆變也孰詰其
所以制變五材天生而並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
不知以歌以抃豈不以俗狃其事化難以神疾從古
之多弊俾由吾而一新觀易之卦則聖人之時可以
見觀卦之象則君子之動可以循備物致功蓋遠推
移之用樂生興事故無忠怖之民及夫古帝既遠後
王繼踵雖或不繇於聖作而皆有逮於民用以瓦屋
則無茅茨之敝漏以騎戰則無軍徒之錯綜更皮弁



以圜法周氏所宜易古篆以隸書秦民咸共乃知制
器者皆出於先聖泥古者蓋生於俗儒昔之然今或
以否昔之有今或以無將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區
王莽之復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車戰衆病其拘
是知作法何常視民所便苟新令之可復雖舊章而
必揠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何懈倦

明君可爲忠言賦 明則知遠能受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僞言可竭其忠誠
虛己以求覽羣情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
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爲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

主謀身必忠而况於謀國然而言雖切聽之實難論
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言若轉充之易從則投
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因有大議人方與詞佞者莫
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故如日
月之照臨猶有遁形之微雖從藥石之瞑眩曾何苦
口之疑蓋欽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慮
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
豈微忠之能發有至明而爲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
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固
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



者有以百年而與苟其聰明蔽於嘗好智慮溺於愛
憎因其所喜而爲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既
坐聽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有謂之賢
而欲達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則視白爲黑心有蔽
則以薄爲厚遂使諫臣乘隙以冀進智士知微而出
走仲尼不見懼將困於婦言叔孫諂辭畏不免於虎
口故明王審逆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
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
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
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
乎哲人惟德之行可以受若言之善

三法求民情（上用三法斷獄得中）

民之枉直難其辭王有刑罰從其公用三法而下究
求與情而上通司刺所掌精測淺深之蓋人心易眊
斷依獄訟之中民也性失而囂暴邪訟興而干獄犴
殘而肌膚不足使之畏酷而寡令不足制其亂故先
王致忠義以核其實悉聰明以神其斷蓋一成不可
變所以盡心於刑此三法以求民情孰有不平之歎
若夫老幼之類蠢愚之人或過失而罔弄或遺忘而
無論或頑而不職或冤而未伸一將禁網利口不能



肆其辯一定刑辟士師不得私其仁孰冤枉孰明
僞眞刑宥舍以盡公與原其實輕重中而制法何差
於民雖入鈞金未可謂之堅雖入束矢孰可然其冀
召伯之明猶恐不能以意察皐陶之賢猶恐不能以
情得必也有秋官之職贊司寇之職臣民以訊獄國
甚以何疑寬恕其愆斷人中而無惑然則圜土之內
聽有獄正之長棘木之下義有九卿之詳五辭以原
其誠僞五聲以觀其否赦尚由哀矜而不喜悼痛以
如
傷三宥然後制邦辟三令然後施刑章蓋念罰
一非辜則民情鬱而多怨法一濫舉則治道汩而不

綱故折獄致刑本噬亨而御世赦過宥罪取解象以
爲王得非君示天下公法與天下共當赦則赦姦下
吾惠可殺則殺惡非汝縱議獄緩死以中孚之意明
罰勑法以噬嗑之用彼呂侯作訓赦者止五刑之疑
而王制有言本此藥庶人之訟噫刑德濟而陰陽合
生殺當而天地參後世不此務百姓無以堪有苗之
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亂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
峻刑喪邦甚速鷹鸇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懲大哉唐
之興三覆其刑漢之起三章而法皆除三代之酷暴
率定一時之檢押然其猶夷族之令而斷趾之刑故



不及前王之浹洽

六事廉爲本賦 先聖之貴廉也如此

事有六者本歸一焉各以廉而爲首蓋尚德以求全
官繼條分雖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別皆清慎以居先
器爾衆才由吾先聖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
我目其行是故分爲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敉庶官
俾厲節而爲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
不懈或正直而不阿隨法則不失辨別不疑第其課兮
事區別矣舉其要兮廉一貫之彝吏治之否臧必旌
美劾爲民極之介潔斯作丕基所謂事者各一人之

謂賢者通衆賢之咸暨擬之綱居先綱而後
之布帛先經而後緯於冢宰處八法之末厥執
[illegible]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於斯爲貴乃知功廢於貪
行成於廉苟務黷貨都忘屬厭若是則善與能者爲
行而爲溫恭且正者爲詐而爲偷法焉不能守節辯
焉不能明賢故聖人惡彼敗官雖有能而莫贖上茲
潔行在六計以和兼此蓋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
考課則以是黜步大比則以爲用捨彼六條四曰潔
晉法有所爲焉四善二爲清唐制未之得也曷曰獨
標茲道分貫其餘始於善而迄辨皆以廉而爲初念



厥德之至貴故屯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於周家聞
之詩雅九疇敘之皇極載自其書噫績勃皆煩清名
至美故先貴其立操然後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
必簡而明其術由此

延和殿奏新樂 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公告成御延和而
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
德音之作皆協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
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位者僅存遺則於魏
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攷賴斯

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遂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較古今而失宜峴下朴律猶有太高之弊瑗改照尺不知同失之歟是用稽別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范蓋銕器而成庶幾假數以正度具聲以獻敢謂體知而無師惟時帝俞茲眷元老雖退身而安佚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鐘鼓之調遼燦然符虞之華好聊節便安之所奏黃鍾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爾乃停法部之伎而眾工莫與隸太常之業而邇臣



畢陪天聽聰明而下竊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數貫珠之美韻音可合庶觀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明昌俗躋富壽天地之和既感金石之樂可奏邇英秀觸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發慮之交搆然則律未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君臣無間於奪倫上以導和於宮掖下以胥悅於臣鄰以清濁任意而相譏何夔工玉調宮角各諧而自遂無愧晉臣鳴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固尺乃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博學儻非發之徒孰能一代之樂

快哉此風 快哉此風颯然而至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子瞻作之

一 第九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務如其來既假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鶴退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湄寥寥兩郭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晉人一吷之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摶羽毛於汗漫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一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二

## 經義

### 春秋義十篇

#### 鄭伯克段于鄢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絶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戒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



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得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齊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夫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況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絶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几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



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臨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志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

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得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餼有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谷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言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



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月正時時以生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 用郊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者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于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



此之者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之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大廟者譏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大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書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于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

以郊之後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
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
郊未有至九月者也以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
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后郊者皆無取焉

取郜大鼎于宋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
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
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
弱者無所畏乎强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

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併而強有力者
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
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
侯之恣行也后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
秋之法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
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
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且夫鼎也不幸
使齊挐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
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大廟曰取之宋
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

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后世有王者
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
后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
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
故而得罷是召天下之爭也楚昭襄王求鼎于周周
武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罷釁楚也鼎入宋而爲
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
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
曰納者内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

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
曰鼎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
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
言吾有取之

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
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天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
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乎
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
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

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勝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



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可以見后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録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録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谷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谷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 黑肱以濫來奔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恭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汰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



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后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痛悼之故於三叛之人據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于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是之人而穿窬竊盜之事將不禁而自絶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

公羊之說最爲踳駁以爲权衡之后而通濫于天下故不繫黑肱于邾嗚呼孰謂孔子而权衡賢耶盖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絶于邾而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谷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乎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不可用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



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寛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太山之祊者誰也隱既以與人謀而易之又受太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太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于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后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



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盖娶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谷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后貶焉一則以外之非夫人而

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于后世以齊楚之强齊能存僖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稱謚而去其



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 春秋變周之文

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之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忽之出奔其為大國耶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無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



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 春秋何以善胥命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

約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越信協同約言爲會可謂近古之正者矣何以言之春秋時諸侯競於爭奪日尋干戈王命廢壞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會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太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



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抑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此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二終

經義

三傳義十篇 南省說書

供養三德爲善 左氏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書甚可閔也若夫季友堅牛之事君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爻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



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敗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正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

以左氏之論卜筮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小雅周之衰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于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後愈衰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存



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而文武之業未墜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剌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陳乎盛衰之際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

宗周也故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于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君子能補過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矣仲尼其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況夫



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絕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誘于學乎仲尼而請于魯君與之車使適周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后世不知其功之如此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過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穀梁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觕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盡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敺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敺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田而賜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魯猶三望

先儒[illegible]之義者可以已也焉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閔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有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



親見之于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谷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而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據僖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 魯作丘甲

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于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于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



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谷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者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谷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雩月何以爲正

雩者先生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王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雩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



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爲非讓之嗚呼爲民之父毋安視其急而曰王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

大夫無遂事　公羊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



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

定何以無正月

始終之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常例也

主於公之始年猶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時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



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邪比定公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無主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谷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然莊公之有正月則不言而知其妄者矣

## 初稅畝

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供此治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



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誘謗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之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宜公懼而復古故大有年恐以為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三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四

## 經義

### 書義十篇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茆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



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人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甚矣耳目之爲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爲皇極之用治亂之所出出狂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



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行焉則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爲知又烏能及遠哉探夜光於東海者不爲鯢桓而回網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十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略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旣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爲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

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疎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凡言有出于利雖中小人也況不中乎苟出於德雖失猶君子也況不失乎由此觀之聽不主於德者非聽也

##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王德也已矣曰羣飲汝勿佚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必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嘗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汚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嘗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何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稽天之道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



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稽天東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失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之治至于刑措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

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始終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



內以變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終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也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爲夾谷之會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齊優如殺犬豕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故曰聖人一於仁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尔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之所在也必得于所師焉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異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偽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傾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矣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紬繹紬繹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說命之所謂求也孫寶



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能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責之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聖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于亂故曰孺

小不相宅其大惇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予旦以多才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
必稽焉傅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
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
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
王之賢周公之聖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
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



嚴如是愚以是以知恭之大者莫堯之允恭孔子之
溫恭非獨共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
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
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
之所爲卓然有見于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爲
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日勞考數曰
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
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
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
日月之外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兼考人君之功也故
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
簡之宜也禹爲之平水土稷爲之植百穀契爲之敷
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皋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
歷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
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列
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



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
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
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
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
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托所因以爲號令賞罰者也
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風雨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
賞罰因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
時無與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
鬬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
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效亦可以

暴見矣

乃言厎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于民其才不見于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厎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見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眞見物之



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皐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爲處可否之間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于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皐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後得事之眞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皐陶之言可以厎績者也

堲讒說殄行

書曰朕堲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堲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眞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



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爲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四終

經義

論語義二篇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誠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晋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徒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行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尊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御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恥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敢奴僕之黯以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孟子義一篇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君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賞共養勞



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莊子解一篇

廣成子解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道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舍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于已欲長生而外託於養人民遂羣



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人民遂羣生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天下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取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與佞人猶殺之於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
磽埆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今始學道而問已不情彼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吾聞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
棄物獨居則先物役己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也
情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蹷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藭伢之藏實也昏昏默默者其人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殺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窈
冥昏默之狀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窈冥
昏默者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默
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于道者也學道
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
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眞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欲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懼外不閉二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熟不如稊稗者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疾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堅凝之者二者
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鍊變化堅氣而凝物也
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至其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欲

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

爲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王者其粗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蓋將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然猶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憮然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能盡死其人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皆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眞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雖異吾不知緡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日月也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五終

論

##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幸復用唯怨之



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深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也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公死於外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嘗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蓋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



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貰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而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者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一容也若奸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

天之所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所以不旋踵羅俛
人之罪也故臣復識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
可邪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
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
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
爲衣冠契爲司徒而行五教棄爲后稷而烝民粒食
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
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



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曰其
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
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
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
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
而已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
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
主于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
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
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

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
于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
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
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
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
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
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
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
詩書殺豪傑東築臨洮北廓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
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
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
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
蓋儒術之祖也

好德錫之福論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
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
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
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
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

非其自然而猶有以過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中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



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于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

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后可以合于皇極然則先生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于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于其始者非爲其始之



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勸于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

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會者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人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于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君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于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謀妁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于內而君



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爲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于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詔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于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

可以苟合故受之[illegible]賁盡矣

## 上好禮則民易使論

爲國無難而莫難于役人人不可役則尊者不得安于尊卑者不得安于卑則君子小人其體相抗而勞佚之事遂至乎無分故聖人常患天下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故爲禮以定其志而有尊卑貴賤之辨使君子勞心于上而安于樂逸享天下之奉而不爲泰小人盡力于下而安于勞苦應無窮之役而不爲恤然后君子不失其養而小人不失其所始安夫貴賤尊卑之理而謂其分之所當然此聖人



立禮■之大凡也雖然天下之至愚進退周旋未必皆中其節文強而使之入吾教法則必潛蓄等差而孰爲之服從必上之有所儀刑使之入而不自知其驅率之力可易而無難故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謂其祇遜之心生其中而非出于勉强者也夫上好則下必有甚焉豈有此不先率而彼必樂從者也古之王者未始區區求民之從我而惟患我之不能自好吾能盡心於禮讓則天下之人所自必於服從不待人人提諭而後知之也苟惟自蹈之不能而必責人之不出乎節制之外雖鞭笞捶擊而望其無論

乃知其不能爲也今有人不知父兄之恭而見侵於
嗣子不得已之不恭父兄而反得嗣子之不能盡孝
于我是亦致也苟知彼之不易從則莫若先投之能
自必於此則彼不待教而自至也故王者欲使民爲
禮無以異于是也

周禮法周官論

鄭康成注周禮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天道備矣前
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官編
官分職以濟之愚嘗推考藏精判別眞僞竊未以斯
言爲得也何者成王嗣位年甫幼冲三監兆亂天下



蕩搖周公念王業之艱難慮有危於基構攝行王事
負黼扆以朝諸侯制禮樂頒度量而服天下誕保文
武之受命七年而歸政成王召誥曰復子明辟立政
曰嗣天子王矣是周公之八年成王之元年也於是
召公爲左右淮夷及奄於是叛周公親征而滅之五
月乃還而作多方越明年而巡行侯甸歸于宗周董
正治官而周官之篇作矣卽周公之九年成王之二
年也而云冢宰掌邦治天官也司徒掌邦教地官也
宗伯掌邦禮春官也司馬掌邦政夏官也司寇掌邦
禁秋官也司空掌邦事冬官也六卿分職以倡九牧

乃周禮之六官也然則皆葉周公所制禮與禮經矣
又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由此明之周公制禮
非惟於始攝位之時蓋在武王撥亂之後成王未立
之時損益四代以爲已制亦已備矣故武成云列爵
爲五分土爲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
儻制作未備典法未行能如是耶豈成王始有作之
之意周公反奉而成之者哉然則成王乃上智之主
材器德業嘗歷周公之右豈得謂之中人耶且較之
前稽篇第明徵自召誥而下凡七篇皆作于周公反
政之後豈惟周官乎蓋周官既作而公旦已没又不



聞其始制禮也言之不衆何乃至是又云乃立三公
論道經邦卽周禮之任也則知周官之所以申命百
僚使遵守周公之舊章修方物職而已康成乃謂述
天授位周禮之法甚無謂也夫以通儒之才經傳治
熟聞見雜博猶有謬論以至取譏後學惜乎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六終

省試策五道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綿綿而不絶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壖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滿以守新坊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迹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于漢漢之法又



不足守失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廟廊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乃無一人而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説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東至于青徐南至於荊楊而西迄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濟九州稀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兖州作十三載而與其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於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



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説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侯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鄙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産有言古者大國

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役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法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天子之馬止于十二閑而詩有騋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



羡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有至于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閔䠱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全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養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illegible]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illegible]法令益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奸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冶之弊始于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不使民奔而效之也夫樂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禦之然猶相繼而赴于市者飢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衍生於窮之而無告家乎舟揖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



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無所逞志若少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修廢官舉逸民其招來之禮屬任之方

古者民窮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廢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沿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問以百



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争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庶幾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巖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忌諱故先王置之補闕拾遺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叮嚀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鍼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貪獸觀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厚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婪漸不可啟日富日驕久亦難治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煩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逾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遂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逾越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權析毫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也惟上之人實圖之

## 策問七首

### 取士不以格法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煩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

不移法頻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同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塗名易書之法選于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于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古樂制度



問聖人之治天下使風淳俗美者莫善於樂也去聖既遠咸英韶濩間無遺聲所可見者周之制而周官苦戰國附益傳籍出暴秦之煨燼其記載無幾又復駁異雖較雖傳稱神瞽考中聲以立鈞出度則律先於度周官由嘉量然後見聲則量先於律傳載先王作七聲而周官之法則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則聲止于四而闕其三律同其三而異其二至于其間雖有制度反復可見而先儒說釋又加謬舛歟秦二事而曰相過其音果和耶圜極兩統皆有所避其法果當耶法之二三樂不可正後世雖欲淳天下風美天下俗將何以哉

漢封功臣

問漢皇嘗言吾運籌得子房給饋餉得蕭相國而攻取以韓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則諸臣就功宜無與三傑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守關為第一是亦宜矣於功次宜在子房韓信而良位乃居六十四信復不為位次乃用曹參次何功出信下則高祖嘗言戰必勝攻必取在參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噲酈商灌嬰非次參為諸公上宜若未安也如張敖奚涓靳歙王吸薛歐蟲達龔非 顯功于世而先諸公何謂也



且書丹血盟山河並久宜其次功無輕重差繆乃可以安天下雄傑而無怨謀豈張奚輩大功在世而難於料耶不然何異也又高帝始封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及文景世諸侯號為強盛乃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終七國謀發議者常咎高皇封國過制使然耳周禮公五百里蓋不啻二四萬戶矣奚至卒長久安寧而漢易為關隙耶

復古

問春秋之法變古則譏之復古則大之明乎古之不

可易易則亂矣觀秦漢之制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率以是至于敗亂者有由然矣雖然由秦漢而下距至今去古愈遠率一旦思復則又懼牽制泥古之失否則春秋之所譏然則果復之爲可耶抑亦從時之變爲可也幸究微以要聖人之中

五路之士

問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魯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誘士之



法未得其道其各以所習之經闡之於師者著於篇

農政

問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悌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官不訊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而爲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禮刑

問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敬

問如皐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其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反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擬廷試一首

問皇帝詔曰嗚呼維天祐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大夫釋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于家而欲行之于國者大夫之



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已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賈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七 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八

邇英閣進讀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過以爲不知時變亦宜也然謹按楊子法言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人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



赦季布斬丁公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爲漢高帝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狥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

漢武帝唐太宗優劣

軾以爲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歿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减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案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爾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主之所欲聞也温顔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忿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以免出爲邊吏治効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核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于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以不知也

唐太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鄭魏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

[illegible][illegible]之而信鄭注之狂謀幾陷唐大祚其可歎已至於吳魏恭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將君之用心也

顏真卿守平原

軾以爲古者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内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



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内輕外之弊可以爲鑒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議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以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愼哉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忝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僖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



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不及于百姓而及于禽獸豈恐不能哉盖不爲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行見昆虫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illegible]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illegible]

故因諭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深切可以
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
又錄一本上進竊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推好生
之德臣不任大願

## 雜著

###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
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
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
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



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
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
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
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
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
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
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
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
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孰大於此故也

### 易說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
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
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
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者爲老七八者爲少
其說未之詳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
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以
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
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也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
數也極於六自上而下陰陽均也稚於子午而壯於
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



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
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李
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
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有八變之間有八卦焉
人莫之思也變之初也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
其二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
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
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
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
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

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亦一行之學也

若稽古說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真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耶

八佾說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給承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以節八音故止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減其二列若如預言至士止以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人晉以一人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予案說文佾從人從佾聲佾音許訖切佾從肉八聲其解云振也人無緣爲佾之聲疑古字從八從肉

蜡說

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衰老物黃冠草服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說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謂是也

尸說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



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聚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心齋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人不知此道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行耳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九

史評

四罪非大奸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多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皆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堯遜位於許由

司馬遷曰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頁食豈義見於世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為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獨何人乃欲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雖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污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商人賞罰



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而獨云爾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為厚於威而薄於恩也耶

堯桀之民

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管仲分謗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

擯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以借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子玉將兵

爲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



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管子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請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愼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僅誅咸有以也夫

荀子疎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疎謬大率皆此類也

穰苴可疑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曰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



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

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也弟子傳妄也

予嘗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惡耶近令兒子適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左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歲而吾先師與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孟嘗取士

孟嘗君所貴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于秦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田单火牛

田单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世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能文五彩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荆軻衛生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顔蠋巧貧

顔蠋與齊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朴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呼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顔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蠋之巧也



王翦取荆

張儀云善用兵者破敵滅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摇撼取之雖小痛亦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吾觀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則一拔得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殁坐此也夫

##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illegible]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 直不疑不情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吾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竊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黴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吾是以疏解之

## 漢俗諂媚

晉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illegible][illegible]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受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 趙堯真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昌爲可 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illegible]

爲高祖謀者其自謀亦不[illegible]矣昌謂之刀筆吏眞不誣哉

班固不識酈寄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鄭崇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諸呂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善也石蜡之子厚與州吁游蜡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鄭商之賢不及石蜡故寄得免於戮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爲義陋矣



霍光廢立之意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風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耶

申公爲嬰蚡起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奸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晩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繆巧耶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史彥輔論黄霸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黄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術陋矣潁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鶡爲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故記之

衛青奴才

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

爲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茲拜據厠見之正其宜也

漢武巫蠱

漢武諱惡巫蠱之如仇讐蓋父子君臣夫婦之間
敖敖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
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
其下此最可笑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



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
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
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
之德也

元成詔語

漢孝王罷被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
平王禹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制節

謹度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
孝經小異離附麗之離也今作不離疑爲俗儒所增
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

史評

邳彤漢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寇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人中途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紀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頗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魏明論漢文帝

人主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書以避禍悲夫一至于是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此非獨無損于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文帝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君人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仍妬他人之妾耳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

日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常幸其言之
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
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
本初之所以興亡者

諸葛亮八陣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
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
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
四蕝蕝正圜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就視皆卵
石漫漫不可辯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
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
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
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
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
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
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
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視之侍者服飾玩寶之物
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
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
叟復出猶將拊其背而折其詞豈足下小生所能移
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間中州
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
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
外之士哉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既執王陵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
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陵與逵共守笞殺之
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陵嘗謂充卿



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
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
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
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
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　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
殺子充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
妬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
美惡人人知之而受其子欲爲娶妬婦且使多子者

人人同也然至惑于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諺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諺龜為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后者耶

庾亮召蘇峻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悉斷阜陵之界守江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人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為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處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



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為召峻固失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于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率類此亞夫猶能逆馳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謂錯能容隱七國待事潰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獨召吳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一旦合從俱反

亦作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反備既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真妄庸人也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也

唐彬非貪

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



至建業二百里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采余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書歎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遂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衛瓘拊床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托醉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敘言之而止者三

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耶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于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識耶

王述謂子癡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即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于溫以王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



桓溫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猶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昶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詠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麥麥之事其言慷慨乃實抑戒

王郗父子

郗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子謙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于父子今嘉賓以父子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柔對柔非鮮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郗超小人之孝　石林見前小異

郗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



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謀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蜡比然郗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之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超小人之孝也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言之光武之度未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裴顏之語

晉文帝探策當亦如鍼也耶惠帝探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顏諂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爲善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絡牛係馬後豈及二王乎

孟嘉非無用

晉士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事然桓温謂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過如孟嘉也

王衍之死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特愧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伎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脱故着新意色不作厠中婢曰



此客必是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今執事厠中是殆無知耶

僧虔胡廣美惡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土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嘗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便埋

齊高帝齊物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

淵明非達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爲達苟爲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

劉沈認屐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一

## 史評

### 宋殺王彧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棊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此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爲正則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曰猶

在冀軫間則金水聚于非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奉
得天下甘石何意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陳隋好樂

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技自文襄以來好之河
清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
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
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
執樂器玩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
韻窮極于哀思使侍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
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
以亡國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艷曲詞極
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刱萬歲樂藏鉤樂投壺
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塼續命鬬雞
子鬬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
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
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
語明達云陳氏褊陋曹妙達猶封王況我天下大不
同乎宋武帝既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
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
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興亡之理豈不明
哉

唐高祖起義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三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
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門瞬之急建成
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
以父子之故獨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
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遁於裴寂亂宮人之事
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秦王本謀於是時借隋吏
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爲太宗諱飾殺兄
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爲
下流之歸也歟

褚遂良諂妄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
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
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
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上說
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
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爲之寶猶得白魚便
自比武王此諂妄之甚愚瞽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
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乃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

乃舜耳之祥誅也遂良非不知此捨舜雍而取陳寔非忠臣也

劉禹錫文過

劉禹錫旣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恭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捨淸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以此知小人之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



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書此

韓愈優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言老子之謂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絶滅禮學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失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柳子厚論伊尹

聖人之所能有絶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旣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放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歿之言乃眞



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妄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自辯其從二王之罪也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敗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歿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哌哌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絶

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伍叔文爲交猶亦不羞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白樂天不欲討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耶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裴武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論議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作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欲輕用如此



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爲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即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房琯之敗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斜之敗秩有力焉火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狹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踈矣

唐制樂律

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而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



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

節既極故荀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宗便簒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二

# 銘

##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室夜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庵亦無谷洞然神光照毫髮

## 夕庵銘

貝晝皆作霧散毛豚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維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 浮磬銘 楊次公家

清而直樸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于君子之室



## 裙靴銘 志

予在黃州時憂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靴銘云

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縰縰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

## 馬銘

歎曰前蜀人示予一卷文書大略若論馬者用吃

慨然予愛小其資之貴而忘其餘語戲作數句足
之
天驥雖老舉轡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
豐肉滅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躓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參寥泉銘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於東城留期年
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
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
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
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



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
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
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
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指馬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曉聞道夢幻是身
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獲
實弊汝神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
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
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
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桄榔庵銘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以居偃息於桄榔林下
因名桄榔庵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屓屭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斤鈇日月旋繞風雨掃除
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蛟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堂奧
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



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鬚髮不除
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
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都乎

硯銘

天石研銘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
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
扣之鏗然試以為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
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
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
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舊書笥忽復見之喜甚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王端頎硯銘

故人王頎有自然端硯硯成于片石上稍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王定國硯銘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爲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孔毅父鳳咮石硯銘

□余得此硯鳳凰山之下龍焙之西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黯黮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從與此石同谿而産何異於九鵬而一鶚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紫若滓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黃魯直

周炳文瓢硯銘

以汝爲硯毀背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刓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瀉懸河之辯吾以汝借而不郎不離就曰非道人之應器耶（謂姸文有入道之意）



定州學生硯謠隱語

碑石猶在峴山已摧麦女既去孟子不來

偈

送海印禪師偈（并引）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義爲得别太子少保趙公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而禪師復枉道過軾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老大臣功成而歸軾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乃知法界海慧

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留礙請以此偈附于三詩之末元豐元年九月十五日

直從江夏逢僧晏便到東坡別杞公當時半破蛾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

送僧應純偈

蘇壽朋巢谷僧應純與居士皆眉人也會于黃純將遊廬山作短偈送之

一般口眼萬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爲作此偈

柱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鋪睡



戲答金山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床

木峯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木山一峰供養乃說偈言

樗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灰

捨鏡偈

軾第三子過畜銅鏡圓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像乃捨爲佛鑑且說偈云

鏡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人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遠還度如是恒沙界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於以觀法

熙寧中作此偈以示用文闍黎後十六年再過南屏復錄以示雲玩上座元祐四年九月望日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



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地是諸魔種

養生偈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卽便入定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必用佛及老莊語眠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動數至數百此生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

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
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旦自住不出不入
或覺此息從毛孔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
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
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又養生偈

閑邪存誠煉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煉一精清明乃極
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
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
養之如東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
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元非誠
者閑其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
非幻不滅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二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三

## 贊

###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伴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
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敗河湟兵益振謀
既滅終不能取蔣常陷賊計困于京卒罷兵赴三將
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劒誅延賞爲葅醢不足償遺
像涕洒滂

### 司馬相如畫贊

夜夢昌平司馬相如揚子雲合脩而坐子雲曰
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予辭以非畀之餘久廢筆
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既成子雲戲予曰三賦
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
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其贊曰
長卿有意慕藺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矜昇星闕呈
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肘翠玉壺足踏東流木目送西飛鳥擁岱顧影
者其子子之侍妾喬然直蹶者非列仙之臞儒

### 文勛篆贊

世人笑公誤謂不除婦醉人啼豬老犬安齒則笑
意在誅前汲冢俗俗即與即山

石恪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
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鞅欣萬生紛綸何鄙何妍
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此圖三人皆大笑至於冠
屨衣服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
復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
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寫呈欽之兄想亦當捧腹



絕倒撫掌盧胡冠纓索絕也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庭枯柄北走窮猿投壑驚鵲入廟君者瘢民
畫者文與贊者蘇子觀者如從

李伯時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
真虛言爾

雍秀才畫捕魚圖贊

荇秀水暖黿魚出戲怒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魚樂
強贏相鬪去是哆口以究長須

三禽圖贊

危巢粒食于何不有巢林一枝何苦而鬪
剛喙清音發于高深決然驚起翠羽在林
俛而飲仰而嘯海運鵬搏吾亦無羨

救月圖贊　并王定國跋

癡蟆臠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蟇兔月明
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東坡過余清虛堂欲揮翰墨誤落紙如蛇蜒狀因
點成眼目畫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并題此贊偶爾
遊戲遂成奇筆王鞏題



文與可畫圖贊

友人文與可既歿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之
家嗟嘆之餘輒復贊之
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粲乎
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囿我懷斯人嗚呼其可復觀也

唐畫羅漢贊

東坡居士告悟清師昔紹遠上人寶持唐畫十六
大阿羅漢如護眼目遠上人云今此羅漢在黃梅
山常歡喜所于住為我致問常公欲求是畫當可
得否若彼常公愛而不捨則不可得捨而不愛則

不可取不愛不捨則取以來旬有八日清師復命
且以畫來居士升堂普告大衆燒香作禮爲遠上
人追福滅罪衆問居士是畫羅漢有何勝相供養
讃嘆得何功德當以何等報酬常公居士言是畫
處無勝相亦無功德彼與我者即以報之乃作贊
云
五更粥熟聞魚鼓起對孤燈與誰語溪邊洗鉢月中
歸還君羅漢君收取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



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
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食畫餅
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我故有死生
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無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
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如影我亦舉手
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顧衆生同遊露中對面不見
衣霑眼衆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衆者既滅照者亦空
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閒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番慈老人常作是觀
自一生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

許爲此贊

馬祖龐翁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有一龐一口
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是渠假口不知誰踏
誰殺無緣自吸自受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

十六羅漢贊 終同後集所刊

栢子庭際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爲大摩巳
傳雖足衣示現虚寂端坐挽眉



半肩磨衲爲誰綴穎彼以誠叩此緣問答佛意玄徹
有覺無爲肉眼執看捧函補龜
幻體有累法身無著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
援諸有情見聞悉入真妄一真
長江皎絜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寄絕日寓波中
意若擾龍眞機掣電微妙玄通
默坐無說是名妙法月藥芹獻花開子結貫錫一枝
中含眞機悟此機者處處果飛
攝衣跏趺覩此煙穗與我定香本無內外貝葉琅函
三乘指南胡人拱立云誰啟緘

問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答靡壁寂還空祈者誰戮
皆有佛性去兩嗔恚隨處清平
一般戶眼兩般見解將人我礙煮煉沙汰廓然圓明
照悟上乘示現慈悲援諸有情

辨才大師眞贊

余頃嘗聞妙法於辨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昔
所聞者贊之
郎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
唾霧之中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眞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
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
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拔出三界了正法不生
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
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
聊觀其一戲蓋將撫掌談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
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五祖山長老眞贊

問道白雲端踏着自家底萬心八捧禪一月千江水
路逢魔登伽石上漫澆水亦土化鐵其也有第一義

誰言川蕃眞具相三十二

思無邪丹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
鉛汞丹沙客主相守如巢養雛培以戊己耕以赤蛇
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
赤然丹霞夜浴於月皎然素蛇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手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採日月華贊

每日採日月華將不能遍得古人呪語以意撰數



句云
我性眞有是身本空四大合成與天地通如蓮芭蕉
萬竅玲瓏無道不入有光必容曈曈太陽凡火之雄
湛湛明月衆水之宗我爾法身何所不充不足則取
有餘則供取于無心唯道之公各忘其身與道俱融

元華子眞贊

方口而髯秀眉戢顴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見之
目擊道存我有陋室書芬粢穢酒掃庭戶窗牖廓然
室空無人願授我言

醴泉觀眞靖崇教太師王　傳贊

北方有神君出内罔與寘被髪撫劍馭雨靈閟之宫
南福其庭汪然天瑗涌其冷泆遂妙十守奇局修然
眞靖有典刑眉間三出香而清何必巒壁浮南溟

玉宮嵒隠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者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
天獨畜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
餘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
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顛



頌

油水頌 并侯溥跋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院見召
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軾晋頌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摶水去油住湛然光明
不如有火在火能定由水静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
定非真性見火則起

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于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
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示去真定之偈十二言於
其所謂禪版者紀曰壁者將以圯版有時以蠹不
卒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嘗去矣我將嘗其真筆而
摹其字於石垂之縣銘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
寧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題

荅孔君頌

嬖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
自住此苦忽然夢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
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
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念作如是觀

東坡羹頌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



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
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一瓷
盌下菜沸湯中入生米爲糁及少生姜以油盌覆
之不時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
如常法甑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
沸涌遇油輒下又爲盌所覆故終不得上不爾羹
上薄飯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
若無菜用瓜茄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米
半爲糁餘如煮羹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
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曰

耳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
味根上來麼厓上來

煑豬肉頌

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富人不
肯吃貧人不解煑每日早晨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
管

黃州李秉卧振頌

問李翁老何心居此愛疾餘年隨緣佛子

代黃檗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岳
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
檗云何答東坡老僧代云
有病宜須藥石攻寒時火痛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
處藥石還同四大空

十二時中頌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
自烟守廂上回忽然覺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歲油鐺裏怨把心肝煠這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
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惟這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

熱咄甚叫做這箇那箇

枯骨觀頌

李伯時爲柳仲遠畫枯骨觀蘇子瞻頌之
這箇在這裏那箇那裏去終待乞伊來大家做一處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屙東禪
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四

表狀劄子

徐州賀改元表

祇勤國本已獲順成之年奉若天休更新統始之序慶均夷夏歡洽神人中謝切以爲政急於安民改元所以表信非有年無以致家給人足非盛德無以貽時和歲豐鴻惟徽稱獨冠前代恭惟
皇帝陛下和布治法底修事功闢土而任三農順時而佐五穀天用眷佑秋常大登蝗逋八方之神民足四關之養乃順休命著爲始年臣等均被至恩共膺優祿祇奉詔誥更形頌言非特降康已類商王之福行觀嗣歲從興周室之隆



同天節進功德疏表

累聖儲休上天垂佑乃建純乾之月肇興出震之祥恭惟
皇帝陛下以堯舜生知之資承祖宗積治之慶大有上吉天人之助以明既醉太平聖賢之福咸備至於臣子之私願是爲草木之微情幸同海表之民共罄封人之祝

同天節進絹表

乃大人之德莫得而名爲壽之觴無物可稱前件絹土地所出賦租之餘敢輸向日之誠少備充庭之末

登州謝宣召赴闕表

仕路崎嶇孳言推沮雖死生不變乎已而川谷豈果其懷中謝臣草野微生雕蟲末學昔從
仁廟誤蒙拔擢之恩旋至
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俯身從衆早論趨時奈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危讒竟自己爲力常免於苟安悔欲追而何及以此遷延歲月荏苒塵埃望已絕於朝端志必期於老死此蓋
皇帝陛下躬成王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有爲稍復甲舊況秉節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從遠郡倚佃大邦豈意爽庚之復然試其駑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敢不云云



翰林院乞外郡劄子

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學術荒淺論議迂疎自忝禁林初無所補近者兩目昏暗左臂不仁艱於措紛深慮晨趨夜召有所曠廢欲望聖慈憫其衰病特除一郡尚冀涓埃之効少逃尸素之譏取進止

再乞郡表

臣近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令月七日又蒙再降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氷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曜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奮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情敢守不移之過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少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塡溝壑得於異日別効涓埃臣無任



杭州賀興龍節表

帝武造周已肇興王之迹日符作漢實開受命之祥彌月載臨普天同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乘乾剛粹稽古溫文信順尚賢已獲三靈之助神武不殺益修六聖之仁願承天休永作神主臣叨塵法從出守郡章身在江湖夢想鈞天之奏心同葵藿遠傾向日之誠

賀正旦表

東方發律氣迎萬物之和南面受圖禮謹三朝之始惟聖時憲自天降康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天縱舊邦新命既光啓於前人大德小心益昭事於上帝臣久塵從橐外領藩符敢傾葵藿之心仰獻松椿之壽

又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朔中賀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兼能名德備崩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一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旦福集清躬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賀冬表

消長有時德刑並用屢一陽之來復知萬物之向榮中賀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以用人而考治忽自正身而刑家邦何勞五物之占坐知歲美不待八音之奏始驗人和臣卒職海堧馳誠天闕熙歸萬年之慶遠同百辟之歡

賀正表

獻歲發春天有信於生物盛德在木君無爲而法天嘉與含生日陶王化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日月運行物被無私之照雷風鼓舞民知不殺之威有萬斯年惟一厥德臣久塵從槖出領藩符身寄江湖之間神馳衛仗之下

又

若考箕疇正月爲皇極之象玩占義易三陽爲交泰之期順履春朝誕膺天祿中賀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載籍恩浹含生進賢退愚聳夷率服下暇以貴施含自平臣出領郡符承宣天澤吏民鼓舞共瞻重慶之光海宇駿奔永託坤光之載



除定州乞改越州劄子

臣自去歲蒙恩召還即時奏乞越州蓋爲臣從仕以來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於爲政又以老病日加切於歸休爾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爲歸計越雖僻陋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臣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所以勉強拜命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推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不勝幸甚取進止七月十七日內降送中書省

乞乘船赴英州狀

臣近准告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至滑州而自聞命以來憂悸成疾兩目氣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長久而所負罪名至重上辜恩義下愧平生悸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臣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塗之費纍纍已空臣本作陸行盡夜奔馳速欲到任而疾病如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



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顧人買馬之費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船抱一浮木恃此爲命而木又將沉臣之衰危亦已極矣竊伏私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非明主至仁至慈尚念八年經筵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餘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全宥不殺之本意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船泝江倍道而行至南安軍出陸赴

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竊自揣此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于舟中畢餘生于治所雖以避嫌众於前表亦所甘心比之陸行毙于道中棄骸路隅長為羈鬼則有間矣恭惟明主好生之德不及昆虫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不置之死地所以輒為舟行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憂恐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謝英州表

罪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振恩行貫一州而大幸驚魂方定感涕徒零中謝伏念臣草芥賤儒嵌崎冷



族襲先人之敎業借一第以竊名雖幼歲勤務實學聖人之大道而終身窮薄常為天下之罪人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蔑每愛天地之難期福少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猶欲籲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簾幄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材獲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福賞罰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違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伐直論正邪豈臣愚敢有於私心蓋王言不可以匿指當時之天眷其愧但為守官今日之臣肆其言期於必戮剝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皆誅罪雖駭於衆聞恩終歸於內恕不獨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飛災引已太過此時寬責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域蒼顏素髮誰怜衰暮之年恩重丘山感深骨髓此蓋

皇帝陛下智惟天錫行自生知巍巍繼六聖之神休孜孜盡三宮之孝養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於誅戮故此日復煩於典刑頑戾若斯生存何面臣敢不益膺懲過吞舌知非章



再三而不改之愆屢萬一有善終之望殺身莫報敢懷窮困之憂守土非輕尚收遐荒之俗備先朝雨露之化徒懷結草之忠

謝量移廉州表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辭溫厚乃返驚魂拜望闕庭喜溢顏面否極泰至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中謝伏念臣頃以狂愚再罹遣責荷先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畀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煙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解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

國經正緊海隅以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衣無禦冬淒冷一身煩顋萬狀恍若隔晨已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雖云從俸寔有餘辜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聖由天縱舊勞于外爰知小人之依堪家多難監於先王成憲奉聖母之慈訓擇正人而與居凡有嘉謀出于睿斷憫臣以孤危寡援察臣以妒忌獲愆許以更新庶其改過雖天地有化育之德不能使臣之再生雖父母有鞠養之恩不能全臣於必死報期碎首言豈渝心濯去泥塗已有遭逢



之便廓開雲日復觀於變之時此生豈敢求榮處已但知緘口

謝量移永州表

海上囚拘分安死所天邊渙汗詔許生還駐世之魂自招合浦感恩之淚欲漲溟波中謝 伏念臣生而愚秆少也艱勤倀倀而行不知所屆衝衝而活何以爲生言則招尤動常速禍顧已於時齟齬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貸謂宜飭躬自省去惡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間放意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辜過既暴聞衆知不赦先
皇帝明罰勑法使萬里以恩懲令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畢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溥博是破冢航以一葦蛟鱷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爲異域之鬼視偕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高從極馳心於魏闕鄉關入望尚期歸骨於眉山殘生無與於殺身餘識終同於結草

乞致仕狀

臣軾先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蒙恩落職降授承議郎知英州道貶寧



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經涉四年又蒙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三年半該 陛下登極大赦量移廉州安置又經
皇子赦恩移野州團練使永州居住臣以老病久伏瘴毒頻赴道途未至永州復蒙聖恩復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州軍任便居住臣素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了饘粥所以崎嶇萬里奔歸常州以蠢餘年而臣人微罪重骨衆命薄難以受
陛下再生之賜於五月間至眞州瘴毒大作乘舡至潤州昏不知人者累月今已至常州百病橫生四肢

腫痛渴消嚥血全不能食者二十餘日矣自料必死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虫有生之意尚復留戀聖世以辭此寵祿或可苟延歲月欲望朝廷哀怜特許臣守本官致仕

代滕達道謝知湖州表

郡歷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尚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中謝）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或能安有道之賤貧況臣早蒙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志豈容曖昧畧不



辯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誼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冤此小人讒夫所以得志而欺天而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舉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忻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此蓋

皇帝陛下妙信神廣恩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濁而不受念此十年之厄收之九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別圖後効老當益壯未敢結草于幽塗死且不辭尚欲據鞍于前殿

代滕達道賀景靈宮奉安表

不冠出遊遠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浹枯朽切以祀無豐昵祭不欲疎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岳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既聯於龍衮靈芝曜秀九莖復出於齋房恭惟

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下莫



覩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歎

代普寧郡王賀冬表四首

皇帝

七日來復陽既進而歲功成八風不姦樂已調而君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嗣守洪基丕承先志法小忠以求功期既醉之太平淵默臨朝順陽道之消長淸淨爲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疆成功不宰臣猥以闒弱仰荷受怜敢先百辟之朝願上萬年之壽

太皇太后

効五物以覩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
爰兹百樂之生實助两宮之慶 中賀 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至誠待物博愛臨民保佑神孫已至
無爲之治守持大業踞居不世之功宜福禄之日來
與天地而同久臣早被恩勤之賜莫知補報之方跪
捧玉觴仰祈眉壽

皇太后

陽氣應時驗灰輕而衝■日表如度知歲美而人和
慶自宮闈澤流寰宇 中賀 伏惟
皇太后陛下性服慈儉體安禮儀同太姒之毋周事



塗山之興夏仰推聖子坐底于成功抑損外家共陶
于至化得天人之共助享福禄之無疆臣猥以孱虛
夙承教育敢効岡陵之祝永同葵藿之傾

皇太妃

玉律灰除驗陽微之協應土圭景至迎初日之舒長
福禄所鍾宮闈同慶 中賀 伏惟
皇太妃殿下夙彰懿德早事先朝仁孝外全曲盡兩
宮之養温文内備下形九御之風茂對休辰允綏眉
壽凡託庇庥之賜不勝頌詠之情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四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五

## 啓狀

### 密州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寄漢恩予告暫優三最之勤
商憂懷人方徯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爲喜可量伏惟
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
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擇金故里雖榮厩傳
之歸稚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 徐州謝隣郡陳彦升啓

受代滕西甫遠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



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
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
中朝予奪公於多士衰罷無術既嘗荷於兼容勉勵
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録遽膺褒詔之榮
鬬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
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濯沉
溺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循下策之施敢圖
天聰之卑乃辱璽書之賜兹蓋某官左右元聖師保

萬方以一夫不獲爲己羞故衆人皆樂以善告迭纔
過聽致此曲恩敢攷不祇服訓詞益修吏職深自策
其駑鈍庶有補於涓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諸秀才啓

鹿鳴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驥馹在門歎貸獻之莫盡
遽辱移書之重益慙爲具之疎即遂述言徒增銘佩

賀冬啓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倫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
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美祿叠履三陽之應永膺
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實向榮永惟覩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
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
人惟求舊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將
明氣倫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
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倚剸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稀
公義共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
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竚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

大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回監司啓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賢固未孚於
誠意即膺寵復賁佩辭光退屬紛紜迷蹤上記遠叨
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
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
幸會遽吏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擁
庶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數陳莫罄頻歆尚幾參對
未期伏冀精願別即迅召

賀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蓄養
之久偶茲樸樕之先雖甚內慙是爲天幸恭惟某官
清名薦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
直道久試萬生於馮翊猶須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
幾爲大澤尚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
以日爲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登聞風采馳神儀宇君奉辭音欣抃之深
數宜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郵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遥欣愉良極

黄州還回太平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兹入境之初遽承誨旨之辱披緘驚耿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冀黄之右牢圄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蓋亦風謡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欬之音瞻詠貫勞敷宣罔既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忝偷晚景忽蒙收録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内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此蓋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映時既貴勇以宜民亦儒雅而飭吏每假齒牙之論曲成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奚既

除起居舍人謝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微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寸效跡拔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禄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則責尤爲重顧猥辭之不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爲優敢辱見慶恭惟某官德爲

[illegible]志務逢人而[illegible]姻好之私貴以文詞之美擇讀致四第增愧懇[illegible]侯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illegible]切傾懷

賀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而擢擎開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藏幹化敷而以將帥爲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庫蓋稽祖有折衝之恃則泰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資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爲已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微雪自消兹爲收拾之儲豈特彝綸之任不遺衰朽



過辱緘封永敦爲好之懷深負難酬之雅

賀曾舍人啓

鼎膺帝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眷倫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此蓋某官異才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追樂父兄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諭者借其曉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標批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徒有得人之慶感抃之素敷述奚罔

回翁舍人啓

軾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所後而遺所先用捨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浮夸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與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眞人在位並與多士以出異才眷言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愜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流示深認撝謙顧憊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賀呂學士書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迹無世祿之嫌遠絕衡茅之棄矧此圖家養賢之地豈爲儒者竊位之私某官學古入官修身以道忠本爲己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偷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印詣瞻奉須切欣愉

杭州與吳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煩劇之寄仰憑多可改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胡秀州啓

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鄰封甚邇欣謳頌之藹然緘牘見貽愧勞謙之過矣伏惟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軾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數舍幸擊柝之相聞矜式百爲知伐柯之不遠其爲欣詠難盡名言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條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之政風聲所暨欣悚交懷伏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疲瘵無心內外當益壓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歡慰

回蘇州黃龍啚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
妄庸敢論昔時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常在左右之間近以樸茂尸江東南之要藩雖才
分闊絕於時望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為慶幸宜倍
等流伏以某官文秀士林材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真窺於萬項治行稱
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廷愚有託辱矜青之
周厚寬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稱

又

伏審政成京口召徙吳都恭惟羅境之鄰首被風聲



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
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屈試以
民事即膺殊用以協輿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賀葉運使啓

伏承抗節入境撥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
雲靡矧緣雅好尤激懽悰伏惟某官蚤以異材著聞
美績登高郎選綮列星之經纏華使周爰輿外臺之
風采自開新命定慰輿情顧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
之庇其為厚幸未易究陳

回葉運使啓

近審下車輒寓進記徒欲附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
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慨惕并深恭惟
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
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
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勝言

賀冬啓

候緹室之清宮聲告以日卜觀臺之黃祲史書有年
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俊異
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軾恪守官
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祝



回馬提刑啓

奉命按刑持節入境吏民相慶已頌二天之仁衰病
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
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
搢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歲之積潦嘗咨明哲宜亦
厚恩匪惟彫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免其為喜幸
未易名言

答高麗使副啓

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告
過承謙德先枉華緘感佩之深占言莫既

祗率邦常來修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緘縢過形謙抑其爲感怍難盡名言

謝高麗使副土物啓

揚舲造朝弭節就舍歸將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冡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館舍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儀牢之陋曲敦私好特分琛賮之餘感佩千懷愧怍無量

荅高麗使謝管設啓

裴回弭節少忘旅監之勤笑語飛觴深愧不腆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口舌難盡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假塗治境即諧披奉預切忻愉

回列郡守倅石

祗奉詔恩出臨邊寄愧短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宜寫莫周

回列郡知通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宮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君

新曆既頒舉情交泰過蒙流問祗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禄徒深頌咏莫罄敷懷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軾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粲然華衮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千之夢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回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西南尚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與凡在庇庥與增抃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中蔚乎西漢之文深厚



爾雅辰矣東京之吏惻怛無華雖已得正法眼於禪師然猶有大姻緣於當世行將入踐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主知隨所遇而作佛事軾竄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遑忽移書之見及欣幸之至筆舌難宣

定婚啓

里閈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軾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一藝於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又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未遠忘閥閱亦緣聲氣之同組埏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閣擢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軾第三子過幼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妁往款高閎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籍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



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祗聽俞音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爾門閥之雖微待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代賀歐陽樞密啓代太中公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扞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相臣才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述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上者繫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原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皆自以爲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自以爲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學士之歡詠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五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六

## 青詞

### 醮北嶽青詞

少年出仕本有志於救人晚節倦游了無心於交物惷冥多罪憂患再罹飄然流行靡所歸宿仰止高真之馭降於喬嶽之陽稽首投誠齋心悔過庶一念之清淨洗千劫之塵勞妙用無方先解纏身之網靈光所燭幸逢出世之師誓以此生永依至道

### 醮上帝青詞

報應如響天無妄降之災恐懼自修人有可延之壽



敢傾微悃仰瀆大鈞臣兩遇禍災皆由滿溢早竊人間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虛名濫取三科叨臨八座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殘褊性不容剛愎而好勝積爲咎厲遘此艱危臣今稽首投誠洗心歸命誓除驕慢永斷貪嗔庶幾不死於嶺南得退歸於林下少駐桑榆之暮景庶幾松柏之後凋

### 代子駿青詞

洪覆至神固不期於報謝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禳竊輸悃愊之私仰瀆高明之聽伏念某逍遙盛際蒙被餘恩賦形宇宙之中殆將四紀竊祿江淮之上幾及二年身雖由盡於勤勞事豈舉無於過誤慮愆尤之浸廣恐譴責之陰加每自元朝當聿修於醮事及茲歲暮輒謹按於科文祇建壇場肅陳香火伏願上真保祐列神扶持宦路亨通無誘傷之橫至私門安燕絕災釁之潛生福逮親闈慶延子舍

### 代陸和叔青詞

妙道淵微非凡塵之可測圓穹杳邈有誠信之能通輒伸悃愊之私上瀆高明之聽竊念臣叨司三局從事六官勤勞更歷於歲終修省不忘於夙夜昨於正旦嘗啓願心許大醮之祈禳乞靈庇之保護今逢誕



日恭按科文集道侶於壇場列粹容於香火仰回聖馭曲享清羞伏望上帝垂慈列神降祐延偏親之壽考茂合族之禧祥三考書成祈有更代之慶百神來相俾無灾沴之虞

## 齋詞

### 同天節功德疏

天貽明德用昭遹駿之聲卦應純乾實紀誕彌之日仗法緣之有感祈聖壽之無疆恭惟 皇帝陛下生知堯舜之資力致商周之業神功特起聖治日新人皆樂生物亦遂性惟時慶節共罄丹誠用同東土之

民之敬華封之祝伏願潛悲勝力坐擁休符福比岡
陵之崇壽齊箕翼之永

興龍節功德疏

明星出而前佛降黃河清而聖人生伏念至仁同符
大覺屢修法會上祝鴻休伏願　皇帝陛下先天不
違順帝之則清寧考象候南極之老人治効紀年配
西方之壽佛更釣餘祉普及函生

又

長發其祥已誕膺於眷命至仁者壽本無待於禱祈
爰假佛慈以申民頌伏願　皇帝陛下上德不德日

新又新既醉陳詩具太平之五福無逸作監躋邁哲
於四人普願函生咸均景福

散淨獄道場疏

民知業辱自銷五逼之疵攻格平和邃洩萬人之獄
今者國家閒暇囹圄空虛雖仰荷於帝仁亦陰資於
神聽是用集祇園衆啓大法筵滌除餘殃拔升宿滯
此則妙音普贊勝果大圓振九泉冤枉之魂作萬占
清涼之地爭生茂草氣召太和歲常獲於豐登民永
躋於仁壽

裴背難澳爲歐陽婦疏

大悲現身本無實相應眞隨感分化他方指安養之
歸途破阿鼻之疾苦當五代末有神月大師以詩何
爲佛事以丹青爲道場名高身隱寓西蜀以杜門道
教神交憂天台之飛錫故留眞跡以鎮淨方今有禮
部員外郎歐陽學士爲其亡女十四娘捨所服用重
別裝新禮部尚書蘇端明親製頌文更加題贊伏願
亡女歐陽氏善根不墜惡趣永離冤親兩忘福慧雙
證

惠州薦朝雲疏

千佛之後二聖爲尊號曰樓至如來又曰師子吼佛

以薄伽梵力爲執金剛身護化諸方大濟羣品爲閩
海之有罪久注河源之棲禪屢顯神通以警愚濁
今茲別院實在豐湖像設具嚴威靈如在軾以罪責
遷於炎荒有侍妾王朝雲一生辛勤萬里隨從遭時
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託棲禪之下故營
幽室以掩微軀方負兒瀆精藍之愆又虞驚觸神祇
之罪而既葬三日風雨之餘靈迹五蹤道路皆見是
知佛慈之廣大不擇衆生之細微敢薦丹誠恭修法
會伏願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
周法界湖山安吉墳墓永堅接引亡魂早生淨土不

論幽顯凡在見聞俱諮無上之菩提永脫三界之火
宅

葬枯骨疏

諸佛衆生皆具大圓覺天宮地獄同在一刹塵是故
惡念才萌便淪苦海善根暫起已證法身要在攝心
易同反掌竊見惠州太守左承議郞詹使君範與在
州官吏奉行朝典支破官錢葬埋無主暴骨數百體
旣掩覆其形骸復安存其魄識使歸泉壤別受後身
其自覩勝緣輒隨喜事以佛慈悲誓願力以我廣大
平等心尊釋迦之遺文修地藏之本願起焦面之教



法設梁武之科儀伏願諸佛子等乘此良因離諸苦
趣沐浴法水悟罪性之本空鼓舞梵音知道場之無
礙三飯已畢莫起邪心一飽之餘永無饑火以戒定
慧滅貪嗔癡勿眷戀於殘軀共逍遙於淨土伏乞三
寶俯賜證明

薦雞疏

罪莫大於殺命福無過於誦經某以業緣未忘肉味
加之老病困此蒿藜每藉血毛以資口腹懼罪修善
施財解冤爰念世無不殺之雞均爲一死法有往生
之路可濟三塗是用每月之中齋五戒道者莊悟空
兩日轉經若干卷救拔當月所殺雞若干隻伏望佛
慈下憫微命令所殺雞永離湯火得生人天

施餓鬼文

鬼趣多饑仁者當念濟之以錫若鉢爲斛受一二升
每晨炊熟取飯滿斛盂覆着淨處至夜重翻令熱透
并一盞淨水呪施能不食酒肉固大善不能當以淨
水漱口誦淨口業眞言七遍燒香呪云佛弟子某甲
夜夜具斛食淨水供養一切鬼神仍誦般若心經三
卷破地獄三偈共二十一遍又呪云願此飯此水上
承佛力下承某甲福力願力變少爲多變粗爲細變



垢爲淨願佛弟子等飲食此已永除饑渴諸障消滅
離苦卽樂究竟成佛以手掬飯三之一散置屋上餘
不妨以食貧者水卽散洒之要在發平等慈悲無求
心耳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

朝奉郞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謫
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普覺大鑒禪師而後行
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家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
塔下全家瞻禮設僧設浴以致感恩念咎之意爲種
貿集福之因具疏[illegible]

右伏以竄流嶺海前後七年死喪相屬七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今茲北還粗有生望伏願六祖普賢觀音空大悲禪師示大慈悲出普光明憐幼稚之何辜除其疾恙念衰年之無幾賜以安閑某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報佛恩無任激切依歸之至

虔州法幢下水陸道場薦孤魂滯魄疏

苦海瀰天佛爲彼岸業風鼓浪法是慈航諸佛子等久墮三塗備嘗萬苦不遇善友永無出期今者各於佛前同發此願願除無始以來貪嗔惡念願發今日以後清淨善心願行行坐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願世世生生遠離財遠離色遠離酒既獲清涼之果咸躋極樂之鄉普與有緣皆證無漏

爲蘇子容功德疏

伏以自昔先君以來常講宗盟之好俯仰之間四十餘年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衰病高蹈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敢緣薄物以薦一哀伏惟三寶證明

代張安道進功德疏



聖神示化奔哲屋以上賓凡厥何知抱烏號而永慕不有崇薦曷伸悃誠故依妙湛之源特設清淨之供庶憑法力仰導真游神宗皇帝伏願永出塵寰早成道果儲神無極逍遙梵釋之間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盛至於含識並暢天和

代毛正仲軍衙廳成慶土道場疏

揆日灼龜既鼎新而改造伐材度土遂雲集以經營丁丁而勇於運斤索索而勞於縮版雖不經於衆口慮有取於神祠幸鍬鋤之奠安獲躋寧之願原其所賜敢昧於神是用命海角之禪那賚大雄之妙蔭宜此五福之教慶乎百堵之成伏願天雨千花薰大和於一切佛麾萬衆積迺福於無邊百穀豐登群生帖泰上祝河沙之聖壽永瞻慧日之祥光式罄誠心庶祈歆鑒

散慶土道場文

百神有相致大厦之斯成一匊觀新聿盛儀而圖報因命祇園之侶廣宣唄唱之文音瀰海潮花紛天雨今則誠心已格妙果斯圓仰法力之有加保皇圖而永固物無疵癘民用平康仰惟在上之尊垂鑒由中之信

二十六卷終

## 疏

### 密州請皐長老疏

安化軍掾霍郎中陳郎中褚郎中宋駕部傅虞部晉太傅及莒縣百姓侯方等狀乞請沂州馬鞍山福壽禪院長老惠皐住持本縣石城院開堂說法者

右竊以山東耆宿言不足而道有餘膠西士民信雖深而悟者少當有達識爲開群迷長老皐上人德宇深醇慧目清淨一瓶一鉢本來自在隨緣萬水千山所至皆非住處願體衆心之切毋辭數舍之遥翻然



肯來慰此勤想謹疏

### 齊州請確長老疏

蓋聞爲一大事因緣優曇時見傳吾正法眼藏達麼西來直指心源不立文字悟道雖由於自得投機必賴於明師齊有靈嵓世稱王刹寔先聖啓封之國通至人建化之方圖志具存叢林爲盛久虛法席學者何依旁採輿言守臣有請特降府旨愼擇主僧詢于衆中無如師者宜念傳衣之囑仰荅佛恩勿忘利物之心上洽聖化不煩固避以稱寵休謹疏

### 修通濟廟疏

南國大川洞庭極險上游群祀通濟最靈實能闔機陰陽宰制生死盛吸江呑海之氣有分風擘流之權舟横中流如幕上之巢燕人依大庇若仰德之嬰兒自非無知孰敢不敬而此廟結構已久仆茸正煩大招開濟之徒靡興重葺之役期成功於不日共徼福於來今

### 修法雲寺浴室疏

浴爲淨因佛所深讃以一念頃破塵垢緣於三際中獲妙湛樂永惟悉達嘗感此以受生爰逮跋陀亦因之而悟法本院規摹素陋年祀寖多方澡雪乎精神



或震凌乎風雨升堂入室未稱眞游運水般柴殊癃勅用新以葺故今正是時施及受人亦俱功德

### 懺經疏

如來大藏起於四十二章過去妙心流出萬五千卷前言具在後句分明縱有古佛六通難轉老婆一半念我夙息見此本原悟萬善之同歸豈一法之敢捨遍探重譯畫發秘函全見摩尼珠悉諳貝多葉作此大事示諸有情稽首雙林之輪不負三聖之仍

### 杭州請圓照禪師疏

大道無爲入之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聽明

惟自在門真無礙法天降一雨徧決羣生佛無二門
并歸真諦恭惟本師長老脫離當見灑落孤風其爲
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踐其爲人也如金入範隨注
皆圓既不滯於一方豈肯違於衆欲而況淨慈古刹
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閔矜耆俗久蘄真馭
以來臨側隱慈心願順群誠之再請

蘇州請通長老疏

指衣冠以命儒盖儒之衰認禪律以爲佛皆佛之粗
本來清淨何者爲律一切解脫寧復有禪而世之或
者禪律相殊儒佛相笑不有正覺誰開衆迷成都通



法師族本縉紳實西州之望業通詩禮爲上國之光
爰自幼齡緯有遠韻辭君親於方壯弃軒冕於垂成
自儒爲佛而未始棄儒由律入禪而居常持律報恩
寺水陸禪院四衆之淵藪三吳之會通願振法音以
助道化所爲者大無事於謙

樂語

寄倅趙成伯室人生日致語（與先生子同日故作戲）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共祝千年之
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茵菊以稱觴殺雞已切於龐
公翦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塵樂部忝預年家不揆
微才上陳口號
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但使唐兒歌一
曲莫嫌小國間長沙

徐州重陽與黃樓致語（時大水已退）

百川返壑五稼登場新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
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覩茱萸之美
恭惟知郡學士民人所恃衆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羡
財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遺名
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聳萬目之觀瞻
實與徐民長爲佳話



一時柱石壯嚴闉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爲游從誇燕
子直將氣焰壓皮神山川尚遶當時國城郭猶飄廣
陌塵誰凭欄干貪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寒食宴提刑致語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
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
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
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
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册府莫逆之契義等
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地主方講兩君之好可無

七月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賓開輦路覺春雷千騎羣芳戲馬臺平道已逢山間
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先稟麾下懷仁首
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太皇太后誕日致語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誕彌歲月與元日爲三申
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效誠於茲旦不煩巧曆自契
真無道俗讙謳天人協意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姒
德配唐虞上推顧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實惡與儉
蹈光憲之成規却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履

萬壽惟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木
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謠於擊壤效
樂語之陳詩
媧皇得道自成仙金母長生不計年甲子會逢三朔
旦歲星行看百周天消兵漸覺榛無積種德方知福
有田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故民
以悅而入育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節三辰於保介
耕藉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既醉以酒恭惟■皇帝陛
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遠宗六聖之典謨則爾自王
之禮樂天方胙於舜孝人已歸於堯言故得彝倫叙
而水土平北流軌道壬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廷稍
寬中吳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延攬群賢而惡旨
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
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叨塵
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無才上進

口號

萬人歌舞樂芳辰長養恩深第四春令下風雷常有
信時來草木豈知仁瘡痍已正三階泰玉館初知九
泰純更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喜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
大合鈞天之奏克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班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齠齔之童亦遂嬉遊之樂
行歌道路聯袂闕庭仰奉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莫春服來獻太平謡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與成文綴兆忽覩六樂之和
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
其身故飲食蓋思臣心而遊豫爲諸侯度方進日之
無事矧嗣歲之有年大啓璧門肅陳燕豆恭惟 皇
帝陛下道隆而德備質文而性仁揔攬群才盖天授
之神策澄清庶政故民獻以賓符顧良辰樂事之難



幷宜群臣嘉賓之會集廣場千步方山立於衆工大
樂九成固海涵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
以髫髦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扆伏俟俞旨

勾雜劇

臚傳已久陛楯將更宜資戲笑之懽少進群優之技
緩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盖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
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燕私之樂下逮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翻音
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illegible]女童入隊

隊名

瑞日明歌扇仙颭動舞衣

問女童

工師奏技侍衞登觀頎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
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蚕
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盡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



後樂此伏惟 皇帝陛下温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
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秦
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豈惟
塵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
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未技少效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詼優之戲
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捲尚觀顧步之餘

十拜天壻相將好去

朝雲生日致語

人間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麻姑之未老
事協紫函之愛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
伏以某人文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端之早孤
潛炊相助知張鎬之没與遇酒輙歡采楊梅而朝飛
擘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
萬里乘桴已慕仲尼之航海五絲繡鳳將隨老子以
俱仙東坡居士樽俎千峰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
餅共傾九醞之仙醪隨風而來聞天香之引步此興



不淺娟江月之升樓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堦晝
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
聊同夜髮膚肯光自鑒人萬戶春風爲子壽坐看滄
海起揚塵

白鶴新居上梁

鷲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峰獨立千嵓之上
海山浮動而出没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斎宮號稱
福地翔爲茂草奄宅狐狸物有廢興時而隱顯東坡
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不起歸歟之心更作終焉
之計越山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隣造斤欘而
南崎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床頭方將開逸少之
墨池安稚川之丹竈去家千歲終同丁令之來歸有
宅一區聊記楊雄之住處今者既與百堵爰駕兩欐
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
兒童恼比隣之鵞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懽
兒郎偉抛梁東喬木參天梵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鍾
兒郎偉抛梁西娟娟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
夜深燈火亂長堤
兒郎偉抛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



舍南親種兩株柑
兒郎偉抛梁北北江江水提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
終朝弄水何曾足
兒郎偉抛梁上壁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
縹緲空山隘雲杖
兒郎偉抛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
萬丈丹梯誰羽化
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
之藥不散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同增
福壽

梁會殿上梁文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陬皆蒲伏惟我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人且爲東坡之道友爰因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八人造釋迦寶像一所瑤堦肪截碧甃鱗差庶幾鷲嶺之雄豈特鷲湖之冠共憑佛力仰祝堯年如日之昇與天無極舉城僚友闔郡士民皆與有作之慈共享無邊之福

兒郎偉拋梁東日出三竿照海紅作禮禪師爲祖席東坡請到雪髯翁

兒郎偉拋梁西此去西方路不迷一禮慈尊無量壽萬年天子與天齊

兒郎偉拋梁南南海薰風動碧潭過盡千帆并萬船歸來金鼓結珠龕

兒郎偉拋梁北玉輦巍巍天北極侯門鼓吹到山門爲作龍興千萬億

兒郎偉拋梁上瑞氣葱葱陰龍象勸師舉足不須踏踏着毗盧惡模樣

兒郎偉拋梁下禮足闍黎來請話玉葉花開到處香千燈光照何曾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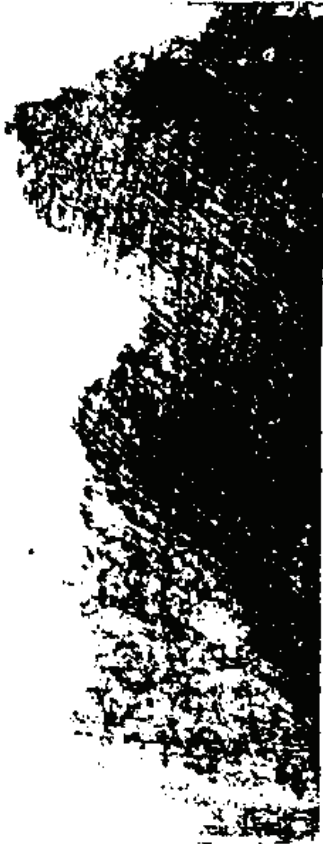
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階施主日增萬鎰果有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爲笑樂

判

判悻酒狀

道士某面欺主人旁及鄰坐側左元方之盞已自厚顏傾西王毋之杯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醆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七終

祝文

常山祈雨文

吏實不德無以導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亦閔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于神郎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illegible]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蝝生如初豈神能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illegible]州之民比歲饑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



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攘蟲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上饗

徐州祈靈慧塔文

武寧軍今爲黃河決溢流入淮泗圍浸州城踰月不退一州吏民同發至誠仰告眞寂大師化身靈塔願垂慈愍密賜護持驅除陰雲疏導積水若十日之內水退城全當具靈異事迹申奏朝廷乞加謚號使一方士庶永遠皈依

又

徐州本州近以河水爲患禱於眞寂大師之塔靈應響答十日之內果獲減退方議聞奏乞加謚號今者兵夫數千功役垂畢而淫雨不止人力莫施地中水潦無所决泄吏民告病敢辭再瀆伏望大師以法慈神力驅攘陰沴速[illegible]開霽以終大賜

又

徐州今爲冬溫無雪疾疫將興宿麥在田膏澤不繼民既告病吏何以安是用潔誠齋居稽首仰訴恭惟



眞寂大師道齊無上士運繼普光王遍智難名便門無量向者屢將微懇上瀆洪慈消暴水於滔天開積陰於反掌本州已具靈異事迹奏乞師號塔名伏望大師益運神功力回旱勢賜以一尺之雪仍爲五日之期使此方民愈加恭信共等無任虔誠激切之至

告賜靈慧謚號塔名文

徐州奉敕本州乾明寺眞寂大師宜特追賜號靈慧大師塔曰靈慧之塔者伏以至人無心而因緣有地妙法常住而隱顯以時非我凡庸所能量度恭惟靈慧大師佛慈所付願力至深現身淮南度越千里而

應化於此涅槃唐世號洸五代而易名於今既奉詔書一新諸號神人交慶道俗知歸非獨永庇彭城一方之民殆將追灌昔光千劫之化惟願益開悲智不倦祷求潛消水旱之萌以稱聖明之意

告謝靈慧塔文

至誠默通大庇一方之民徽雪應祈稍蘇百日之旱恭持薦禮少答鴻私惟願力之無邊庶陰雲之繼作先春而降盈尺爲期

祈雨霧豬泉文

噫噎我民何辜於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



百日不雨雪不歛麀塵麥不盖土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夘之雪膚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嘉殽旨酒既謝且祈願終其賜盈尺爲期

祭勾芒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兹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示以早晚惟神其祐之

明堂祭諸廟文

天子宗祀明堂澤及幽顯敷天之下徧于群神德庇方州位昭祀典是用肅將昭意以格神休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陳乃春疲羸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永惟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覩此衆生皆同赤子反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雖某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興慈力一拯



合生

觀音堂謝晴文

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慧光照臨陰沴消伏拯農工於溝壑免吏責於簡書其等共衘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躬馳梵宇少薦微誠

祈晴佛陁波利塔文

昭告于佛陁波利大士之塔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斂于饑寒草木昆虫悉罹其厄並走羣望祈而未報意雨霽有數非神得專惟我大士合法分無

爲不入學數額以大群脫力作不畏或事怒此羣
豁然開明晝二月晦雨雪不作大拯飢餓以發信根
此大布施實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幻芸文

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爲耕候維雨有神
貲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禱雨天竺觀音文

我大菩薩爲世導師救危難於三塗化清涼於五濁
比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故此驕陽害我天物具官
某上承府檄俯採民言共舉安輿肅登法座伏願江



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爲三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

禱龍水文

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竭虛之憂
雖累丹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合人存心爲國
俯念與民燃香禱以禱祈對龍湫而懇望伏願明靈
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存豫致田疇之茁濟

祈晴文

常平之政視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歛未登
已食其陳糴歲之廩當斂其新迫茲秋暘載穫載春
陰雨害之禱人罔功我發廩泉以實高廩春勑雨宜

□止其虐既壞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
丕顯大神雨暴在予匪民曷依其悉圖

謝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賴神之休猶得中熟濟莫匪報
式昭厥誠

祈晴文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
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此土民命係焉
無俾歉荒以作神羞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霆於稼則傷稼將有秋
民饑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
人不能神易雨而暘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文

農事告成旱魃爲沴蹇惟焦爍之害遂稍收刈之勤
自非降靈大庇群俗以下符澤之賜庶有豐盈之期
寔獲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再致
膟容輒傾蠲潔之誠仰荅靈威之祐

秋賽祝文

惟神聰明爲民依庇宜秋典禮欽奉靈祠況農事之

肇興類神禁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百里
有嚴將厚秋冬之報

又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而
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芻豢之儀與報有年
之慶

告五嶽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鎮者五岳之
神也天爲真君帝爲真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軾叨
受朝寄出守潘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告成以



謝靈貺

告宣聖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鈞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
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
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
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目而駭視聵者
可以使抉耳而奔驚柰何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軌空
言於典冊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
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
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帝

昇蜚光輝之成彩未離乎聚散以流形豈若王之道
德愈久而彌明燁燁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
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岳之英靈既然如龍
翔而鳳躍純乎如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
某奉王命撫臨邊城訟有滯稽境無交兵鳴玉載道
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于克誠

告顔子文

志不行于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
道以修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
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翰教孔子



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祭文

祭劉原父文

嗚呼古稱益友多聞諒直有一而已罔全其德惟公
兼之霈然有餘惟其至明以有衆無譬如鑑然物至
而受罔有不照斯以爲富先民之言久遠絕微纖以
百家其多如茨衆人劬勞有不能獲公徐收之其麤
則百諸之爲淵散之爲川抽之無窮循之無端有聽
其言茫然自失如江河注漂蕩汨滿有讀其書釋然
解顔紛紜雜亂言得其歸其博無際其辯無偶既博

新又以約守昔公在朝議論　倫艇然不回其氣以振談笑所排諷諭所及大夫士族飲衽以服自公之亡未幾于茲學失本原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茂世不謂自便曰固其理豈不自有人或歎嗜孰能誦言以告其非公自平昔灼見隱伏指摘譏誚俾不克立公歸于原誰與正之酌以告哀莫知我悲

祭韓獻肅公文

在昔仁祖清淨養民維時忠獻秉國之鈞盛大蕃衍啓其後人公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體心存社稷輔以詩禮陸博堂堂扶陽齊齊公將于外



鈇鉞雖戈虞共匪懈桑惠不可藉侯奕奕申伯番番大明既升克紹聖考介圭來朝黃髮元老帝曰汝留王公是保公勇於退連章告歸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謂當期頤天弗憖遺哲人其萎哀動兩宮士夫涕洟維此僚寀拜公京師從容暇日引陪燕私話言在耳已哭于帷在公已矣邦國之悲靈輔啓行宅兆有期寓焉於車立列參差衆觴一慟與公長辭

祭范夫人文

惟夫人婦德茂於閨門母儀刑於里閭篤生賢子緯有令名將期百年兼享五福而天不亮孝子之志神不亮善人之門變故之來仍日相繼尚有餘慶鍾於孫枝張泰與外甥句於官守聊馳薄奠遠致哀誠

祭迨婦歐陽氏文

昔先君與太師文忠公思我之重宜結婚姻以永世好故予以中子迨求婚於汝自汝之歸夫婦如賓娣姒諧睦事上接下動有家法謂當百年以我後事云何奄忽一旦至此使我白首乃反哭汝命也奈何嗚呼哀哉以吉月良日殯汝于京城之西惠濟之僧舍汝之魄識復反于家尚克朝夕受予奠饋凡汝服用皆施佛僧上享



祭古塚文

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塚適及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

茫乎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遂守內福慶被于子孫骨澤流於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却千駟而不顧祿萬鍾而不受岩居而水隱雲臥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呂望遊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潁之上乎

堣何爲而卑乎墦何爲而大乎地何爲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有以榮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節春秋悼霜露雲動於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誅茨鑿土結廬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宮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宮不復爲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欻吸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臾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



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邈相望於山河子爲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爲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魂而有知爲余娭阿

祭伯父提刑文 治平元年

嗚呼昔我先祖之後諸父諸姑森如鴈行三十年間死生契濶惟禰與伯父千里相望宦遊東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識者茲言可傷乃約退居卜鄰相與終老逍遙翱翔嗚呼伯父一旦捨去有志弗償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淫雨蕭蕭河水涌涌言別于橋屢顧以招孰知此行乃隔幽明嗚呼伯父生竟何爲勤苦食辛以律厥身知以爲民不知子孫今其亡矣室如懸罄布衣練裙冬月負薪誰爲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告不泯

祭老泉焚黄文 元豐元年

乃者熙寧七年十月上再有事于南郊告成之慶覃及幽顯我先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外郎軾轍當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王事有程不敢言私謹遣人賫告黄二軸集中外親擇日焚納西望隕涕之至

序引說

##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武將膂力絶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注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絶馳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人獻名馬時歲之暮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



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雉兎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 八境圖詩序

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卽其城上樓觀臺榭之所見者而作是詩也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雲烟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觀斯圖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慨然而歎也蘇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從而八乎所自觀之者異也且子不見夫日乎其旦如盤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此豈三日也哉苟知夫一之爲八也則凡寒暑朝夕雨暘晦明之異坐作行立哀樂喜怒之變接於吾目而感於吾心者有不可勝數者矣豈特八乎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則夫四海之外恢詭譎怪禹貢之所書鄒衍之所談相如之所賦雖至千萬未有不一者也後之君子必將有感於斯焉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云

## 送通教錢太師還杭詩序

熙寧十年始有詔以杭州龍山廢佛祠爲表忠觀碑



具載其事元豐二年六月通教自杭來見予於吳興問觀已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歲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異哉杭人重施而輕財好義而徇名是獨爲福田也將自託於不朽今歲稔矣子其行乎通教還杭作詩以送之

## 思子臺賦引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學其議論彥輔舉賢良方正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歿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

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及後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忘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後之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之髣髴也

##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効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卽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



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一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病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病疾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六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六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蒙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辭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嘗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耻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提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犖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余余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心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



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者尚安能存耶喪其所存尚

安能明在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直僞哉故君子學
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
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忻
喜愛惡而累其真與若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
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
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文驥字序

馬之於德力盡於蹄齧智盡於鷄卿詭譎以蹄齧之
力爲千里以詭譎之智爲道迷此之謂驥文與可學
士之孫進民秀才之子蘇子由侍郎之外孫小名驥

孫因名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字之曰元德元祐
三年外伯翁東坡居士書

東坡居士言驥孫才五歲入吾家見先府君畫像曰
我嘗見於大慈寺中和院試呼出相之肯法已奇神
氣沉穩此兒一日千里吾輩猶及見之他日學問知
驥之在德不在力尚不忝東坡之言元祐三年十月
癸酉門下後省書

何苓之名說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壯貌肥黑矮小
子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
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然且祝老何善待之壯
長非庸物也

思聰名說

法惠則師小童彭九年十一善琴應對明了如成人
自言未有法名而同師者聯思字遂與名思聰庶幾
它日因聲以得法仍書以付之

烏說

烏於人最黠伺人音色有異輒去不留雖捷矢巧彈
不能得其便也閩中民狃烏性以謂物無不可以性

取者則之野挈壺飯楮錢陽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
裂錢棄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立它冢烈
錢棄飯如初烏不疑其紿也益鳴爭乃至三四皆飛
從之稍狎迫于羅因舉獲其烏爲今夫世之人自謂
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
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爲智
猶不若烏之始疑於弾鄗非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
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而謂之沐猴天下哀其以
愚死二人者其爲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獨武
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觀時而動殆可及哉

二魚説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遊矣得二魚於海濱之人亦似之作二魚説非意乎續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違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之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腸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以觸物而不知罪己乃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海之魚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戯于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呴水以蔽物烏疑而視之知其魚也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爲識者之所窺哀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九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

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太醉於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府藏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疏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輙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首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

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千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暢然長思而一歎也

## 徐州獎諭勑記

勑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幷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適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廓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州埽八月二十



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止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沈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窓六先水未至以薪芻土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水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父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趾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潤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遂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一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十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門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之已而澶州靈平埽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



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幷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 黃州雪堂記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室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目之所觸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適也與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

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天機淺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而止也有得乎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諸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而製以至剛御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故不能縛不能散也物故不能釋子有慧矣用之於内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



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要子爲藩外之遊可乎蘇子曰余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子之如此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耳智存諸内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蹶蹙之不

則藩之於子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盡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之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之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烏交反）也此凸也（徒結反）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而厭於



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凸者乎蘇子曰余之此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與靡麗水雪之與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余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

者其理雖已絕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
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靜以臺觀堂則
堂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人也遊乎赤水
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遊以適
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遊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
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
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
矣是有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
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具有八荒之趣人而
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僾不寒而慄淒凜



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水之疾
彼其趑趄利害之塗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
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
將能為子之所為而子已不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
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皮弁
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
爾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闕一不可
將期與子遊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余且為子
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
之上兮有碩人之其頎考槃於此兮芒屩而葛衣挹
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
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今日之是而
五十九年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
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
鞭吾怠終也釋吾之縛而忘吾鞿是堂之作也吾非
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
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
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
展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我棄兮我其子歸客忻



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頷之曰有若人哉

##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
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
然而不亡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
無始無後無前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
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
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淪淪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
聞聞為真聞亦不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
不足以髣髴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

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觀妙堂記

不愛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嵠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



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歟蕭然是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觀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遺愛亭記 代巢元修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山蘇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飲之公既去郡子瞻餞之於此亭寺僧繼述請名子瞻子瞻名之曰遺愛時巢谷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谷記之谷樸愚不覊之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而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終

記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宋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先生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晃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盎盎常與京師僧法率倡頌往來僧云盎日光佛化也先生弃官從盎游以爲盡得我道盎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身得舍利數升軾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



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滕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賓月大師之師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趙郡蘇軾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黄州二月朔日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黄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寘筯手中一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書而其妻妒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余觀何氏之生見掠



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惟黄州郭氏神最異余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黄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

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余篆三十字云是天篆既
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濶無恙
炳問安所識君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
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余曰昔嘗識
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
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為子姑
神從汪若谷遊哉余亦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
知然未可以其所託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
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窮
食鬼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



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
天下若疑其所託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
見常多何必以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
藏其書以待知者

##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
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
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爛或作金文熙寧己酉歲
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卿致政退
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
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鮮公盡得十二
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
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
東坡居士蘇某記

##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以罷諫職堅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
未深究朕意繪蹤跡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
不為朕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登日即擢置言
職知供亦甚篤矣今日除命蓋為難與曾公亮併立
於輕重之間故當且少避之庶可請來予細諭朕此



意今早承命或示朕此手札亦不妨
熙寧元年三月故翰林學士楊公繪以知制誥知諫
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
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
學士滕公元　發使以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
藏於公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會公以毋憂去
官其後二十年公歿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文中等
以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　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
公皆蒙國士非常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

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誣故困於外十有
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卽起公然知之益未始
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不用終身者哉悲夫悲
夫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翰林學士朝奉郞知制
誥兼侍讀臣某謹記

法雲寺禮拜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它山之石平不
容垢横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
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
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需佛



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
也願一拜一起無故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
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旣不可盡二親
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宜白維佛實臨之
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内殿崇班焉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岸無丘
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
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其寢于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盲然喪其天
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
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
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弃甲
子而逃蘄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
末孫桀紂怒而外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嚮而望不見
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
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於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
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
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



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
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
是余將遊焉故爲之記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進於
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亭宇日就圮缺凡
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郞万俟子容南圭復完新之紹
聖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

入了爲壽永作神王欽將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
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碑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
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秦氏刑峻網
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汚節避世
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
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
恥胯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



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卷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
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德猶存將
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
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
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興山煙暮起宅臨舊楚
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
淮陰少年有目無覩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二

書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獻書　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
五日南至文武百寮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
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
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
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
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



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
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
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
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
出此陰陽二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
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
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
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去體而一陽初
生於體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可動
可以晝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

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開闔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君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至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感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 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干冒天威



代呂申公上書

臣聞人君以至誠爲道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仰爲非德何爲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嘗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拱者如此則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若盜賊之懼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戒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禍莫速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皆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甯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則曰人主天下之父也爲



人父而不用術於其子則不可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從善人欲厚使厚斂則曰吾以强兵革而除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棄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

而以己作威福於是逆衆而用己之耳目終不能
徧天下必以爲人愛惜其私行其私而浸潤膚
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而
其實左右之私恩也夫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
權與人主侔矣管仲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私懷之謂也管仲曰畏威
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
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刑
威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
而幽厲桓靈之功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辯也



又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
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武刑措
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
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
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勑續條動
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
病矣臣愚請當執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
塞聰耳目所及者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
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
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
疏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
以察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煩重窮日之力書紙尾
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必先之正辭其辭正則其
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
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息榷易之利皆心知
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
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
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



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
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
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
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費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
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糴則沿邊皆九年之
蓄西域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
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
民而邊鄙以安然以爲人臣之計則無功不可賞故
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
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

豈不過甚矣哉豈不過甚矣哉

上知府王龍圖書

軾聞自軒車之來皆未非片蜀之士大夫莫欣欣然相慶以爲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歡快踊躍轉相告語謳謌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錫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至此哉軾也安足以識雖然請得以借言之益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



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爲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若亭戶之小且公爲定州內以養民紓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西蜀實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此其所爲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勸恤之政權勝剖賞以來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闇見所執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役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

於阱穽之中方其困急時雖鄰之饋食必千金是故不免歡呼歌舞之至此此其所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畜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以因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死而不



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令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不幸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如是則上之諸公雖有愛民之意而誰與共之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異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叢之者未至耶今之饑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

領耳聳聽願州益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三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以爲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拳拳之心所以告諸左右書所爲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或有可觀耳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輊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絶而効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豊意方蹄而密肋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顔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相士者之過矣夫某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后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見踈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凡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過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僕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塗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以盼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其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



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來

答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材當深認達處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與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無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佛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

上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所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滿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施用鮮不為笑以此益不欲為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為今足下不察猥以所著者發之過矣舍弟差入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承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饑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上韓樞密書



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於門下似稍異於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此矣項聞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啟數百言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補於左右者昔侯霸為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輔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為狂以某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待人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獨於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往也此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人皆欲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必詳矣明公亦然其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忠孝莫大於能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番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兵出無功與有功而不賢



者皆不足道道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年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至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房玄齡苦力爭不從使無辜之人身膏原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后之禍殺戮殆盡武帝好古尊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

宗太宗旣已承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
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伊尹所忌以爲后
世之累則凡恐貽合病以合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將
矣其無狀以爲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
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公子孫實與其報某
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謗不勝區區之
忠故移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實
聞此言

與孫運句書

某啟脾能毋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黄婆司馬子微

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黄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
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病
不生近見江南老夫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
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
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猶唇而已脾胃惡濕
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胃若進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繁學曼叔比得脾疾皆以利水藥
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
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彦升云少時
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炙臍下
此亦因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
老人之術耳薑桂辣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
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上王刑部書

某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
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
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登麗代所嘗用武焉其間
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王
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於是人材之秀風物之
美有屈宋楄之賦詠存焉選節鉞而使者專有是

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榮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
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
此或者以謂登反南方用兵胡北鄰也宜擇人撫之
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
所不敢聽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
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
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
固執事之所務也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傑俏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

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舌論古今歡然
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
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窻戶蕭
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
不知卧於虛栩也行且嘗屏貽言意勤靜直讀之使
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
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見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
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
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也而
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也而徇物則蔽於



物今足下論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
得人與物之說邪至此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
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狷介寡合
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
何則方員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
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自
必於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
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
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
未免矧其下者哉雖然亦思而改之爾恐足下未審

聘僕以書

答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
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勝知爲
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遠津要所欲閑耳而
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若衆人之所
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辦此身與之
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
河水一至遂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
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日俟逐



去耳久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鐫發恐遂汨沒於流俗
矣子由在南都頻得問亦苦多事近詩一軸拜呈冗
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頗齋居內觀於生術似
有所得子由尤爲造入景山有異書秘訣儻可見教
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答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留語與
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游希少思念公不
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還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
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

念答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宜爾而釋老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詩一詳味灑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從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為廢之也當更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數謝復枉專使辱書累幅意念勤重且復所著通言二篇及新詩碑刻



廢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歆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窮約也通言略發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為究觀他日成書盡以見借尤幸也篆書心經字小而神完尤為奇妙君為親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為小字寫草字見惠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設寫數字不稱妙筆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二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三

書

答王定國書

某啟遞中領手書知已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解懸想知二千石風采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近頗有意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於閬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君書久已收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已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



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在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言感恩念咎之語蓋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嘗夢寐於庶幾也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爛因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怡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或為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有一奇士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岣嶁令竟化於廉州可不留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循州看子由亦

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此人不惟有道術其與人情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癢冷安能近人也近來江淮間踏是殊非人世所堪況於嶺外惟道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翛然清適討尋候佳勝君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着鞭多讀史書仍手抄爲妙造次造次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五卷今已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卒老且以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爲一笑耳。



又

某罪大責輕得此已幸但知識數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已所累尤異流落荒服親愛隔濶每念及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弃絕而能以道自遣無毫髮芥蒂然後知公爲可人而不肯他日猶得以衰顔白髮厠賓客之末也楊州有侍其太保官於瘴地十餘年北歸面色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定國自知更宜加功不廢每日飲少酒節飲食今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服數兩殊覺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曹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粹白黨錄都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斷乏不繼既是災難中用度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

與王荆公書

某啟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愛甚厚別來竊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



於鍾山之下既以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七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亦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數古今共之如觀者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想已釋去矣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答李方叔書

於頃前方叔先辱足下歷復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愧
悚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
數詩詞氣整暇有加于前得之極喜慰見書責以
不相薦引讀之甚媿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
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
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
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謂兵鑑則讀之終篇莫
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
則老病昏懶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欲足下積學



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
足下豈於才而蕪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順靜則
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
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廢此
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
言而考其實實至而名隨之名不可掩則自爲世用
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足未嘗一
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
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
名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
礪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必于某可乎東
漢處士私相謚美非古也殆以丘明爲素臣當獲罪
孔門孟生正羅蓋亦蹈襲流敝不足法而況近歲妄
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爲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
之深期之遠言不及此不知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
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
有終汨沒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
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
萬自重

答舒堯文書

某啟午聽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殆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
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羌而趙充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
齊秦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于
彼乞盟可也柰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
而給諸不敢當不敢當即秉來命少資嘔噱

答陳傳道書

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三書爲貺禮意兼重

捧讀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少慰馳想某以衰病
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
不敢更有所擇但有羸弱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
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
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衰病
何所取而傳道晁仲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講
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東下至宿
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所上不果佩荷
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衰老而思深
嶄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敢增詩背

卒然信筆一一煩收録秖以暴其短耳某方病市人
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敢更令人刊耶當俟
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
其言當令人録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脫誤其
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
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
以非而莫究獨作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
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多無暇聞
都下已開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
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

[illegible]遍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目嘗覩
[illegible]事故終之李六丈集引得閑嘗作向所示集古文
録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上呂相公書

某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鼻是平人邢夔意
其爲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深法恐今後欲殺
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即免擬公
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歸而念
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不
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爲定作可憫奏

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
之啓姦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某始者亦以
爲然故以書過録黃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
實醉不醒而殺則情可憫可以昔貸若託醉而殺自
是謀殺有勘司在邢夔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
皆在可憫之科而邢夔得杖編管秦課兒決殺輕重
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尚在尚
書省可追改也

與孫知損運使書

某頓首再拜知損運使閣下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

境其漸可慮廟堂已留意兵久交情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人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乃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不受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奬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鵝鵝為人猜忍好兵邊人盡知之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可盡也虜益浸德澤



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難見驚恐其下必有一貪功好利之人訹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為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徧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人及稍加優異使皆淬厲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所發所費不多亦並閑名目奬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粮就地頭賞其高强者爾

與劉宜翁書

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某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某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請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齠齔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强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屛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荊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翁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肯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



受道之質三謹令德翁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翁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艱於往返咨問幸與某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憒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某亦眼根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岣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循南山水奇

絶交與人剩癸先生不得嵐降可復談笑一遊則小子當奉杖履以從矣昨夜夢神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發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遂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

荅王庠書

其啟二卒遠來承手書累幅問勞款誨愛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其兼貝至重上不恐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驕說過當非親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奇瑋燦然如珠貝溢目非獨以鄉閭世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乃吾家王郎子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求千里於伏櫪也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汩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腳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分寓許下浙中散就[illegible]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通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冢犯瘴癘崎嶇遠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所無有荅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覬患痔今頗發作外亦無他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又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耶少年應科目時紀錄名數必華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



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强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又

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益增歎伏但恨老拙無以少荅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力自天㝡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天予尚困場屋王賢良屈爲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不至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動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意察之

荅陳季常書

某啟惠兵還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



釋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羡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庖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又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居家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念決須幅巾草履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須省緣莫作兒女態也在定

日作得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迨過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至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想安所以處此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及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它未及予由近見說頗狀如



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

荅曹司勳子方書

某啟奉別忽三歲奔走南北不暇奉書中間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日服食期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慚靦益放不即裁謝死罪專人至教賜累幅慰拊周盡且喜比來起居佳勝慰慰兼極某得罪幾一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日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無他術獨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

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絶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陳侯英魂少伸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安白身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烏藥丹砂敎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殺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勤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録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切祝



千萬千萬惠州風土善山水秀遂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樂雅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示也

答陸道士書

某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耳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痾所念君弃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嘗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許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其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他一見子由庶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處士多從傅同年遊近傳得漢東唐翁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降大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一二生爲本殆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后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



外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盃釂然徑醉作書奉答眞不勒字數矣桂酒酒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律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惟善愛

答黃魯直書

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侯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實爾者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如聞行橐無一錢途中頗有知義

者能相濟信否示諭雖未至此然亦何患渠矣水到渠城不須預慮但數日來苦痔疾百藥不効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麨數盃其戒又嚴於酒直但未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獨愈痔所得多矣子由時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宜甚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考奄忽爲之一慟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有姪孫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此奇志故爲作書然舊聞



其大夫人多病恐未易遠去試爲一言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既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易未量也呵呵小德蹔侍爲學已傳家法否似叔在此願長進也隔絶書問難寄惟倍祝保愛

答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年矣即欲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即日孝履支持預慰所望誌文實録讀之感咽自聞變故即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患不知爵里之詳今復覩此文旦夕即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啟手足日廼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者也師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哉某謫居已踰年諸况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萧作久居計正使終爲



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也瓶胃藥合見遺廼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帛藥䊮等一一捧領感怍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廼無少物報謝慚負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此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爲厚幸然竄逐中維欲親故疏絶爲孤寂可怜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

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直增其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泰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人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爲聚其前后文集與目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删定題傳世也斯人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爲學頗長進自吳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領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三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四

## 補亾

### 補侯公說項羽辭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開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讐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狠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喟然曰吾惟不肖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之計未獲

卽死之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向而不忘也願爲
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
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以歸可乎
漢王嫚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
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顚沛而歸僅以身
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怒
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
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
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其有以深鄙臣也且大
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今者是大



王示太公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
親者耶顧若豈足以辦此且項王陰忮不仁徒觸其
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
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
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
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强楚之庭叱其王而
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
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
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
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

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耳之所哉漢王曰善卽飭
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送侯公侯公至楚扣軍門謁項
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竊慶大王獲所
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
烹焉臣竊弔大王似不恤楚矣項王瞋目大怒叱侯
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
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恤者何也
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
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听之使
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



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
蓋未晩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
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東歸之士收豪傑之
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幷三秦定齊魏日引而
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
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也抑將區區徇
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
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撲將死
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策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
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

周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觀其用之何如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亡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权在我要之而不能致則权在人权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愼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幸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



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親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屬上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久將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譬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吾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后已故吾深恨之欲葅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所臣臣請言

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題者於天下者惟楚天下亡秦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賓服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撫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特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爲之八年知窮兵敗土疆日蹙反爲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爲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之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后勝負之勢决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



方布席徒手未及投也驟以已賚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智信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此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弱而東視大王無如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苛約法三章民大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其地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

背約還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
大義不立其后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冥所之
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
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
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以死於楚平信去而不用何以
爲智是以漢王於是人闕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
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用平
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
惟其委弃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
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當室也大王



者寠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之不趨寠人而趨高
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特有一太公爾天
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
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
遺漢且將索然而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
者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
可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
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且急闘誠一
旦歸之徒益其氣耳侯公曰不然臣聞怀敵者強怒
敵者亡大王於漢未能怀而制之乃欲怒而闘之臣

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
使護太公且致言於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野
旅漱暴褒休沐者二年于茲而君王方深憐過之是
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
恐久稽君王旦莫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
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日與君
王捐忿弃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皇天后
土實知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荅大義則曲
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以趨漢軍此秦所以覆晉
惠公也今大王不辱所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將



慟哭於軍曰楚之譽我者深矣使者再反而太公不
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
天之仇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
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
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
曰善吾聽公姑無某公第返語而主令罷兵吾今歸
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
早決者無后悔必爲者無弃功于陵楚之驍將也一
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
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敕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

天下皆賢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彊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赦還之臣切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情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追悔前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根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將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



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侯楚矣項王大悅听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卽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四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五

## 行狀

###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祖諱釿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猶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于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爲蠟皇



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疎達不羈讀書略知其大義卽弃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己衣食稍有餘輙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旣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

者病没而賊鬬愈急姑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
獨治裝執禮甚泰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
之曰朝廷終不弃獨賊行授矣慶曆中始有詔州郡
立學士讙言
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効職學中公笑曰此好事卿
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然苛
緣是大擾公作詩非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
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
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
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



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
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
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点刑獄季則軾之先
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爲閬州公往視
其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閻
人亦喜之晩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
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没得數十首女二長適杜垂裕
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則之
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
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

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子
孫者皆以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
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
爲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耶既而果自
憤發力學卒顯于世公之精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
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則其功名豈少哉不幸
汨没老死無聞於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
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傳非獨其避遠自
放終身亦其子孫不告人之過也故條録其始終行
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墓誌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嚴大父大理寺
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逵夫人年十七歸
于武功蘇才翁諱舜元叅知政事諱易道之孫贈工
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關皆有盛名蘇
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
有識素賢其子自爲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
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
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語家人曰微

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聞皆早世夫人以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婿也聞而賢之曰可以爲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湑澥更守壽春已而湑守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湑徙平陽道京師子汴爲尚書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湑侍夫人至胥城以疾不起湑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湑不已后湑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篤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輙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



以終其身湑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而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疎散之一月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爲送終具甚悉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后爲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高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湑朝奉大夫知潞州澥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洞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湑汶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逵原孫男十三人之頴無爲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艇之文之恂之悌之衎之揚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聞愈宋尚若赤尹曾孫女五人澥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來乞銘才翁於予爲從母子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厲儉不亂殺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少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知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於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嘗從比丘尼義沖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六

## 傳

###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郿黃環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摧環曰此言匪實宜早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皆吐斯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黃冠衆故求决明于子今子徽銜吾爲其非傳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粱獨活久矣于今肩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予之素杜若所請亦大激矣試問



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藜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于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疾藜也今子蛇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蕪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家甚願于白之曰吾自遠徵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徵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荀起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則吾秣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今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險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茹酒成於麴猶君子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誚之也若夫獨獨而回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古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實焉烏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



山楚王聞甘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賜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怫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蒂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

洪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
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日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
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晩也
每歲大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相梅
福皋蔦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
齒牙問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
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
於是群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
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
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蹕何
帶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妍醜入宮見妒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違瞀好
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
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飮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吾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敕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賷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
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飮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
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
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
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爲陛下採擢至此
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
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以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
之所爲猶若麄踈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
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敕
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
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吾屬且爲之下矣

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于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



未始不推嘉於上日引對至于再三后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疏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旣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于萬機神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

而大司農奏國計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貨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榷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于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贊曰



今葉氏散居天下非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以有取之矣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榷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于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 江瑶柱傳

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州

□□□之亂從宋闕越闕越素多士人聞婿州之來
甚□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婿州深自晦匿
嘗□然謂其生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向子乎
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
所終婿州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頹始來鄞江今
爲明州奉化人理柱世孫也性温平外懿而内寬稍
長去祿類頎長而白晳圓植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
友庵公異之且曰吾閲人多矣昔人憂貧賀之美有
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理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
孟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眉



洞東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皋先生善出處大略
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
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
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
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
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悼也至於中朝達
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
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漠不悅謝身武
林道感温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
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數美之

曰□吾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信韓子所謂而日可燔
□□言無味者非容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
上遇逐臭之夫則吝歸矣尚何與合氏子苦爭乎生
不能對大慙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
深藏海上而濫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
擯于合氏子而府公賤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
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
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
不神物固宜然人亦有之嗟乎理柱誠美士乎方其



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
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
識者亦爲藻品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愼也悲
夫

##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年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毋羅氏
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
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
乎上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鍒之坤以布之坌以熟
之口以内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能者

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說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疏散與物不合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淦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泰故司馬錯李斯于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閫田蔡甲肥鄉羊爽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奏文書日晏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卿等之謂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更尚食典膳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麤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



嫪毒事黜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它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心納之中美不熟計與進其說頗剛褊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輸說上曰為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即無患因進其弟子巳升元華于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疏中美不得為上食矣中美曰吾為上食日夕自謂不素餐矣而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詠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府或思我彼將不盡矣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坐郡邪者散居四方自號淯氏扈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



自棄于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齪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召使隨計吏入貢莫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召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

四人同心相得歡甚將人以爲文死四貢每有詔令與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身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吏皆無如文者命上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



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于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二百戶封文爲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嘗曰吾與兒輩處每虞有玷缺之害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位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爾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以侍書輒濡水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聶起之曰碑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于南山下子堅嗣



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頗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卜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于其業或因以致富焉贊曰

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攷其國邑在

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
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
以無學術哉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余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交語竟日
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荆州
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
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
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
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
公臨我以一笑爲信后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
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
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
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
治命矣后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

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
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
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
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
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
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后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
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山故事乃書以遺住持僧舊文煩冗爲刪改

蔡使君傳

使君諱道恭字懷儉南陽府軍人也父諱那宋益州



刺史使君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
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使君素著威略
專任以事齊和帝即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
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
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食裁半歲魏人攻之晝
夜不息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使君於塹
内作艨艟鬭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潛作伏道以決
塹水使君以土犹塞之相持百余日前后斬獲不可
勝計魏人大造梯冲攻圍日急使君用四石烏漆大
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魏人望弓

皆髹又於城内起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人將退會使君病篤乃呼允于僧繼從弟壼恩及將帥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繼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慧欲與之俱逝可以是殉我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使君没攻之愈急初朝廷遣郢州刺史司馬忠援之景忠不前八月糧盡城陷贈鎮西將軍且購其喪八年魏人歸其喪并襄陽傳國至孫固同早卒國除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六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七

## 題跋 雜文

### 書戰國策後

商君之法使民務力農勇於公戰怯于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尊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



讀戰國策書

### 書國史補贈朱康叔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毋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已不知所在舍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坵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

山居李肇國史補延偶觀書歎其事頗與朱康叔相
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書管幼安傳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荀文若猶爲之
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誅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
數也孔文擧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
操意況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
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尒者
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尒管幼安
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



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擧遠
矣元豐三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雪堂向壁
上睡久驚覺已三更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視之則
管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
字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
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
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
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
雞鴨之在庖廚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
無量怖苦尒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盧度
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
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
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
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
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
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記黃州故吳國



昨日讀隋書地里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十五里
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鄙野而圖經以
爲春申君故城亦似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
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記鐵墓厄臺

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
傍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壕水注嚙其
趾見其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
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教弩
臺以拒黃巾者斯說爲近之

書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獎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閭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煎餅淤朝廷厭之而能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書劉昌 昌事見杜牧宋州寧陵縣記

今日過寧陵聞縣令言前令晏雲立劉昌廟昌事跡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李繁記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皆以爲真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 李繁作家傳記其父泌見鬼怪合幷與仙遊子京亦信繁所記浮偽不可信姑摭其實者如上崔胤記其父慎無子遇浮屠生胤乃名緇郎



書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君志死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也番僧最此中國紫衣師號秤謂知青城潤無以使此等輒出騎投君子于其知權不責其尊也

書淳于髡傳後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可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知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妙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記孫卿韻語

孫卿子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乎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輔也亦恐由此得名當更細考之



記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書左傳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

外陽而內陰女子及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故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者衆矣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讀左氏春秋書此

## 書朱文季傳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



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稱爲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休得譴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責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 書趙充國傳後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羌奴情僞日何其明也又觀遣



雕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歸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譎疲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耳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故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于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illegible]當然柰何觀於外將之意曰詔如是不當遂詔之[illegible]

任我一入一出來有止時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徐命受祿位者得有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尒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論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不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賛不及此區區論功耳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斷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耳



記王彭論曹劉之澤

王彭嘗云塗巷小兒薄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顰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為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為作哀詞字大年

記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飲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一何倣快活和細節與否

題跋 雜文

跋李氏述先記

東坡居士曰賊以百倍之衆臨我我無甲兵城池雖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獨能勉殺棘於斬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持德有所不忍違惡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嘗有絕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徒倖以成功名者何可勝數而危亂之世豪傑之士湮沒而無傳者亦多矣悲夫元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書



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能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記歐陽論退之文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與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近似甲名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

書淵明述史章後

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義也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而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去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

后曾人見大練及以為此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書淵明自祭文後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劉伯倫以一鍤自隨死便埋我予以謂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至於淵明亦非忘琴者五音六律不害爲忘琴苟爲不然無琴可也豈獨絃乎以是知舊說之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敝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



真其自祭文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寓以死爲真寔夫生豈非真死獨非寓乎

書單道開傳後

葛稚州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及於東晉又皆隱于羅浮使稚州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内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岣嶁令遊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升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予始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

在獨書此傳遺沖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跋嵇叔夜養生論後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餘病故手寫數本其一贈羅浮鄧道士

偶書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又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記徐陵語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難記若劉曹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書郭文語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亂世欲歸無路尔又問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爲烏鳶所食

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
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
世不穿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以濟世乎曰此非野
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唐郡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
洞天師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螯深不可測蓋嘗
有敕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
此

書陶淡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
行被廢淡幼孤好道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



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
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
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
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

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
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
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
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閱
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
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
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
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
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
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

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汚故辭不
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
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
人豈置之齒牙哉



書鮑靜傳

鮑靜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氏子
九歲墜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靜學兼內外明
天文河洛書爲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
石食之靜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

陰真君名長生予嘗游中州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
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
煩煮煉正尒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畫像觀中
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
坐書

書阮籍詩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群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于褌中不得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讎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耳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



亦虱之出入往來于衣巾中間也安能笑褌中之蝨乎吾故書之以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書相如大人賦後

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書

書相如長門賦後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挑侵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于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于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書相如諭蜀文後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得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衒而喜耳蜀父老何寵之有

相如歸臨邛臨邛令王吉詐爲恭敬日往觀相如相如稱病使從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以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文云以取天子以

余觀之不獨能諷殆幾于勸也而讀之意死而不忘
猶作封禪書如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八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三十九

題跋 雜文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條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恩以厭悍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



於是詔大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倘不以爲誚庶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跋赤溪山主頌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可云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舌人終身

不悅為其不可曉以為達者語應皆如是問東就西
指空畫地如心疾如醉語聽者恥不知從而和之更
相欺謾昔張魯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語不得云
未差也若云尒者終身不差也故當時以長魯為神
其事類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真余得赤溪山
主頌十一篇於其子杲問其事于欒全先生張安道
爲知其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
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



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

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徽絃而
聽鳴琴卸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
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
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于后
以自儆云

書與可超然臺賦後

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
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
相干其逍遊大人之流乎熙寧九年四月六日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寳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
示曰公之于道可謂至矣予問寳國華嚴有八十卷
今獨以解其一何也寳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
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雜
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
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
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
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産所及已而事



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
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
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寳國曰唯唯

跋荆溪外集

玄學義學一也世有達者義學皆玄如其不達玄學
皆義近世學者以玄相高習其徑庭了其度數問答
紛然應諾無窮至于死生之際一大事因緣鮮有不
敗績者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世無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
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干

扶獎義學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無常羊也顏淵死弟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惟曾子信道篤學不仕從孔子最久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獨記于論語是吾以知孔子之於傳于一唯猶谷相應間不容髮一唯之外口耳皆喪而門人區區方欲問其所謂此乃繫風捕影之流不足以實告者悲夫

書子由黃樓賦後

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為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濫名無實毀之取其財為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為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略矣乃刻諸石



書珠子法後

李公擇見傳如此云得之于一武官緣感恩而傳必不妄公擇與軾亦嘗試之

書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渴睡落床難以凌雲耳

書溫公誌文異壙之語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為一室獨蜀人為一墳而異藏其間為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甃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軾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為壽室其後先君之葬歐陽公誌其墓而司馬君實追為先夫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君實性謙以為己之文不敢與歐陽公之文同藏也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為得禮也



跋張希甫墓誌後

余為徐州始識張希甫父子元年之冬季夫人病歿徐人多言其賢至死生之際無所留難而天驥出其手書數十紙記浮屠道家語筆迹雅健不類婦人而所書皆有條理是時希甫年七十辟穀道引飲水百餘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余知其無苦而不忍天驥之憂懼乃守而告之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

願以時飲酒食梁肉慰子孫之意希甫强為余食然無復在世意後二年余謫居黃州聞希甫沒既葬天驥以其墓誌示余知其夫婦皆超然世外矣

書四適贈張鶚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不知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服之有効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得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



自佚晚食自美安以當車與肉為哉車與肉猶存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書四戒

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窗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記導引家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云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書所獲鏡銘

元豐四年正月余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其字如菽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書夢中靴銘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忘之記其一聯云寒



女之絲鉄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嘆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後

士之得道者視生死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而況膏粱脫粟文綉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壽夭人主不能使之貴賤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簞瓢得顔子余于溫公亦云

跋子由棲賢堂記後

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轕。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題伯父謝啓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渙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寛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堂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乃自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為第三



明年登乙科此則其親書啟事謝希魯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褫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五年七月十三第六侄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跋柳閎楞嚴經後

衆生當以見得度佛菩薩則現是身身無實相然必現是意其所入者易也楞嚴者房融筆受其文雅麗于書生學佛者宜尚。甥柳閎孝弟夙成自童丱能為文不幸短命其兄閎為手寫此經閎既已識佛意則閎亦當冥受其賜矣

跋張益孺清淨經

佛言作止任滅是謂四病。我言作止任滅是謂四法。門無盡者居士若見法門應無是語。

題僧語錄後

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觀其臨禍福死生之際不容偽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真偽之候見于言語吾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粗知雅曲子由欲吾書其文為題其末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三十九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

題跋 雜文

書赤壁賦後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上有棲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遇會范子豐兄弟來求書字遂書以寄之李字公達云元豐六年八月五日



書子由君子泉銘後

孟君鄆人名震及進士第爲承議郎子由既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題

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

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游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故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斵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黃君道輔諱儒建安人博學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錄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留烏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詳哉昔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卒爲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於茶爲世外淡薄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獨此書傳於世故發其篇末云

記夢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曰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已進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青黃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一吏不妨不妨此事喚醒它

書呪語贈王君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書李志中文後

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見縣令李君志中同謁劉貞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夏至遊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行陽蘇軾書

跋鄧愼思石刻

軾在黄州見鄧愼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葬長沙飲食起居哀慕之間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軾書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彦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彦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奮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彦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跋魯直李氏傳

李如塡之妹既笄發病見前世冤對日夜苦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遂冤於李因蔬食不嫁黄魯直爲記僕題其後云

跋進士題目後

元祐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夫侍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欵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欵塞來享詩云翰林學士蘇軾記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能知也

跋邢敦夫南征記

邢敦夫自爲童子所與游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斬以文稱而已哉一日不見遂與草木俱腐故魯直無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故未

凡也不然斯亦足以難乎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云

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記朱炎禪頌

芝之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死後此心在何江云此身未死此心在何處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無後先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立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後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書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爲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實承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問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跋觀音經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世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



身愈明如此是否

記袁宏論佛

袁宏漢記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爲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煉精養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也雖若淺近而大略具是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爾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鹿之所

以矣未有絲毫加於寢食牀也

記佛語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兩物卽去道不遠矣心旣降伏卽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物常相表裏故佛云介也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禰神明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爲着身要事也

書夢祭句芒文

予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



可去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毁須臾之間誰爲慍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愠者其一云不害又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 邑本重出小異

跋劉咸臨墓記

曾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誌咸臨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眞茹荼嘗雪竹折玉裂也終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謂戒且定乎予觀范景仁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麪牲供宗廟得爲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佛者未必少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



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旣有得矣予亦竊聞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書六賦後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孰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

二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跋所書東皋子傳

紹聖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讀東皋子傳而循州送酒者適至獨嘗一盃徑醉遂書此紙以寄潭使君

跋子由老子解後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跋張廣州書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閑錢但忝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汚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案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案廉者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今四海財幾萬里今歲一來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府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書贈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不如鍾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書羅漢頌後



佛弟子蘇軾自海南還道過淸遠峽寳林寺敬頌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跋石鍾山記後

錢唐南東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嵒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礲然真若鍾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鍾山記復書其末

題劉壯輿文編後

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非與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二日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終





題跋 詩詞

書蘇李詩後

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余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盡意者惟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志不必己作也

書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鷄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候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記陽關第四聲

舊傳陽關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語三唱以應三叠之說則

[illegible]辰役節粲余在齊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
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
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
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
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
第一句疊則此句為第五聲矣今為第四聲則第一
不疊審矣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
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



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孟郊詩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
聞崔誠老彈曉角始覺此詩之妙

記永叔評孟郊詩

歐陽永叔嘗云孟東野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
就使堪織不得多少

書淵明飲酒詩後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裘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詩故
聊元豐五年三月二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
因題其後

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
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
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淵明詩

陶靖節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



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
也

又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
生則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題淵明詠二疏詩

此淵明詠二疏也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
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

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類此

重出小異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題鮑明遠詩

舟中讀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宛然雙宿是三字一云頭如刀尾如鈎中間橫廣四角六抽右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當是龜字也



書謝瞻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舅爲殤此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題蔡琰詩

劉子玄辯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予因悟陵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涵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疎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書文選後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閑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敥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敥故云閒遼則音庳徽鳴者今

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鳴鹿鵾鷄游絃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它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

題温庭筠湖陰曲後



元豊五年軾謫居黄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為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為致其書且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

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書李白十詠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是為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鬼之罪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昔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游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因題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刓方其壯盛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於放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絶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者耶

記太白詩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撥紫蕭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一人携一紙文書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記太白詩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明霞縹緲上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



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妙意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鐶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間襠揖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余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此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李太白作也

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准律不應從而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搥碎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眞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



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尤不足多怪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見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

北山砂石用意而焼臥於地故可喜也今皆作入宿
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盖滅沒於煙
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
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一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二

題跋 詩詞

書退之詩

韓退之游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謂此也

又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記退之抛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抛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抛青春亦必酒名也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



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詩疑䟽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有我自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記子美八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子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書子美自平詩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有取珠



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笑也

書子美雲安詩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書子美驄馬行

余在岐下見秦州一馬騣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騣

書子美黃四娘詩

子美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

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
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
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
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子美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
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



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
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
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
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記子美陋句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眾力亦不細
呀帆忽遇眠飛檣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疑恐泥
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
瑕讁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

記子美逸詩

闕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
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岩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
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予與劉斯立得之於管
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子美其
餘語韻不多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却
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與叔云天興人摑得此詩石
刻與此少異岩蜜松花古村醪竹葉春柴門了生事
園綺未稱臣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擧十六
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契稷
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書子美憶昔詩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
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
儀奪兵權入宿衛也

雜書子美詩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

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内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

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



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 書柳公權聯句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檻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若熱炎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惜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

##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譙別後雞谿山上望羡君時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酬之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更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靡不欽訝稱爲



妙句然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徐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品或以金銀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九江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協音律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

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後問郗嘗登山今當在何處郗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書李主詩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雲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辭豈非遭離世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書李主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書柳子厚詩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眞若劍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柳子云海上尖峯若劍鋩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

題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鶴鳴楚山靜又云隱憂倦永夜東坡曰



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

又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彩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書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王餉書云五離九折

山花枝之李笋乃謂花枝竹筍也花竹出巴渝間杜
子美有桃竹歌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
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
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
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搆小亭種竹開
窻東通兮省與李常侍隔窻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
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樂天香山寺詩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
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
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哉
蓋悲之也

書常建詩

常建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公最愛重以
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
芻豢反思螺蛤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二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三

## 題跋詩詞

書韓李詞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
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
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
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
間。安能隨汝巢神山也。

錄陶淵明詩

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此詩叔弼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
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心予以謂寧逆人也故
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不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

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五日李端叔王幾仁
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
哀哉哀哉非獨子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
生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書淵明詩飲酒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
則寶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書淵明詩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
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詩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
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
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
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
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為
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叉手而語
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
湛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
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異亦所羨爾

書薛能茶詩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
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
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書樂天詩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
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
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唐韜光禪



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
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真跡後四十七年軾
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
十七日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忠使黥
吏生戮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
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饞
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
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

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
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日月蝕詩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
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僻但說以寓
其意也戰國策曰日月輝于外其賊在內則但說亦
當矣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
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自今當不乏酒



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
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
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
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
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
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送御裌衣頓念茲歲屈指
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
爲惕然也

書柳子厚南澗詩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索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
寂寞竟何事遲回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紹聖三年三
月六日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
海上尖山若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云
當時不相討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悶
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書李嶠詩

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
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

所飛[illegible]粉詩也蓋當時未有太白子美故嬌韓得稱研斗其遺離世故不得不爾而中間鈴且循湯下嬌詩可不如撼鈴耶以此論工拙殆未可也

書賀遂亮詩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浮霜景墜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撰頗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世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爲錄之



書董京詩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荊其畧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威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顰蹙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爲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書杜子美詩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棹牛衣臥春臨洗趣呼

聞上急水旱作恥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勵儒

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船信到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遺悶己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

書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



學記時時載之

書韋蘇州詩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景文死不知今在誰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杜子美詩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

山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　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于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



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書鄭谷詩

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扁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

書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每人吃一箇莫嫌無滋味已上爲餡草當使誰食之爲易其後兩句云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

書柳子厚詩

柳柳州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中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元符巳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書柳子厚詩後

巳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至庚辰



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從退耳二十一日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四

題跋　詩詞

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因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真迹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



書贈法通師詩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鎖料得而今似我能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屣場屋今何爲反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熙寧七年二月日

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意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子駿世家南陰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日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然而子駿亦自治園圃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於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記子由詩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來留小詩三首葱禰門前路行



穿翠容中却來堂上看崑谷意無窮夭矯庭中栢枯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彷宛山頭井泉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子由和云岧嶢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遠長教眼力窮盤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興亡須一吊荒叟卧山腰孤絕山南寺僧居無限清不知行道處空聽暮鐘聲子由詩過吾遠甚熙寧十年八月四日子瞻

書諸公送晁繹先生詩後

晁繹先生既殁三十余年軾始從其子復游雖不識其人而得其爲人先生爲閬中主簿以詩餞行者凡

十餘人皆一時豪傑名勝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
十餘年而凋喪殆盡獨張君宗益在耳慨先生之盛
德想諸賢之光烈悼歲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屢變故
書其末使後生想見其風流云耳

題文潞公詩

送時郎中詩云一從辭壽省旌旄守坤維久淡于藩
任常分乃眷思六條遵漢寄千里奉堯咨按部奇蹤
擁行春茜旆隨擢蘭班已峻拔雅化方施吏服蒲鞭
恥童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累傾降雨如絲每見求民
瘼無聞拾路遺賁兒還梅闕察吏更褰帷好績循良



傳宜刊德政碑姦邪臨草靡權豬望風移渤海羅皆
治蔡丘戍及春佩牛登富庶貧虎變淳熙雲路從賢
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嚴助室暫駕阮咸麾遂郡冊停
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即移墀曲樹青雲
路離筵白紵詞疇咨榮別恨金酒析芳枝從此三巴
俗多吟蔽芾詩軾嘗得潞公之詩矣其雄才遠度
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
馳騁幾無遺者下逮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
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勳德所掩
蔽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蓋

其積之久也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自記吳興詩

僕爲吳興有遊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
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記所作詩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
我此何求吾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
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
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
似孫子荊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



礪其齒

題楊朴妻詩

眞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
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
妻一絶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
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
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
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
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

書曹希蘊詩

近世人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墻此語甚工

書章詧詩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晩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咍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荅曰手持東嶽送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詧果死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簪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評杜默詩

石介作三豪詩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字師雄者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虫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東京學究飲私酒食瘟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前便作杜默矣

書程遵度詩

佳城鬱鬱頹寒煙飢雉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



枕霜拱木落鳥横天浮雲西去不復返落日東流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程遵度自兒童已能屬文落落有聲一夕夢子美論平生所爲詩皆集中所無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之云耳

題子明詩後并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眉之蟇頤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

而所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為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當並題

題和王鞏六詩後 詩見前集第十二卷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慷慨大節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而衍妻悍妬甚僕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記參寥詩

昨夜夢參寥師手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云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

題陳吏部詩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過來前輩凋喪殆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絡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

記夢中裙帶詞

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縰縰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書 卷拔元三出各小異

書子由答孔平仲二偈後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只有



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子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可謂貓兒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學者但當觀志除愛自麤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除弟以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悚然更以問之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

謫惠不見今日開裘忽捉衛紫子如何如何元

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

記夢詩文

昨夜欲曉夢客有攜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
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
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織之
所以不修以賊其牛元豐七年三月十二日

記夢中句

昨日夢人告我云知眞饗佛壽識妄喫天廚余甚領
其意或曰眞即饗佛壽不妄喫天廚余曰眞即是佛
不妄即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余言



書清泉寺詞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將買田其
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安時
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
余戲之云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
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
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曰山
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莫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
不覺作一絶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
裏人人識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絶句云青
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
云自昔懷清賞神游杳藹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
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
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
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
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



爲勝絶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
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絶云橫看成
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

興廢不可必治城今靜祠松蔭閒道路竹色淨軒墀
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閟元規
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留詩七年七月十六
爲書之壁

書子由絶勝亭詩

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滿長天宜落
日江吹曠野作驚風煙披渺淡浮前浦漁艇縱橫逐
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仔細問南公蜀州新建
絶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跋翰林錢公詩後

軾齠齔入鄉校即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
八年正月二十日

書子由夢中詩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過草草爲具
夢中贈一絶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



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却無喫明年閏二月
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遲子

題別子由詩後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築吾豈
敢試向伊川買修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
冰玉相見茅簷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元豐七年
余自黄過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留別此其一也
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
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軾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四終

## 題跋詩詞

### 跋歐陽簡王太尉詩後

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游賓花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蕆仲達仲達常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



### 書黃魯直詩後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悠者所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 又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

### 記董傳善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

###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棊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參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余幼時嘗見余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 題魏處士詩

昔年過洛見李公東之言真宗東封還召處士楊朴上殿問卿赴召時嘗有朋友作詩送行否朴對曰無有惟臣妻一絕上使誦之朴不可強之乃曰且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

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因覽魏野處士詩偶復記之（右按重出小異）

題王晉卿詩後

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饑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書黃坭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稾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黃庭堅魯直張耒文潛晁補之無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録一本以遺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憩寂圖詩并魯直跋

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



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兩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卻取長松御仰聊與仰爾人嫌未足那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入僧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直書

題張安道詩後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余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書於南都將府續聞後事但言仰慈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録此詩留院中

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二絶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

軍欲作新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鄉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粮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大呼官軍漢人兀攃否或仰而荅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慙為兀攃也

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為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㾊偪偪不欲食作欲驟馬以排悶黃魯直



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饕蟲行翰林濕新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齕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予聯次韻云少年鞍馬勤遠行夜闘齕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横千重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斷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羡君懷中雙橘紅蔡天啟晁無咎舒堯文廖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録予又戲作絶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驟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拔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蘇軾書

書鬼仙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江上檣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遥指檣杆笑殺儂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蕾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爺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湘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慣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喧嘩還山弄明月下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啟會于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記白鶴觀詩

昔游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絶處有小詩不知何人題

此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
髭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記關右壁間詩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
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愛之
不知何人詩也

記西邸詩

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
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
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



書出局詩

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
今日局中早出阻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
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
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辭不
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
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
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
夜雨對床乃爲樂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軾書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
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
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
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
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
過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
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



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鶴
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
以並驅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
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
庶幾焉爾

續文宗詩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世未有續之者予亦有詩云臥聞疎響梧桐雨獨詠
微涼殿閣風

書辯才次韻參寥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食以嗟然又舊何人慰眼前兼與畫公心印合[illegible][illegible]心泰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illegible][illegible]閣山林本無意故應文字未離禪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語乃如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記鬼詩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蒼黃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為記之

記謝中舍詩

冠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國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臣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題張子野詩集後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波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書所和回先生詩

回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
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云世
俗何知貪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
不問黃公覓素書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
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句壁上■稱回山人東老
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其所往或
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
道其事時東老既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
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
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題張白雲詩後

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
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
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見
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
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居
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
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
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
哀哉

記里舍聯句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
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即云夏雨淒凉似
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
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題鳳山詩後

楊君詩殊有可觀之言長韻尤可喜然求免於寒苦
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於世也久矣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
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
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
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
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
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
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

矣尚有眞父在否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
此俊傑人乎悲夫
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
詩中雖不著歲月有歎京巳美春之語是則自洛還
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
觀於汝南東閣
書潁州禱雨詩
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潁上有張龍公神祠極
靈異乃齋戒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
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

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
雲天明雪塡渠夢回聞剝啄誰呼趙陳予景貺撫掌
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
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
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
日作五人者復會于郡齋既感歎龍公之威德復嘉
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貺
出迨詩曰吾兒歸臥骨肉會友攜壺勞行役僕笑
曰是男也好勇過我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五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六
一題跋 詩詞
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
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
之貴其眞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
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
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
淵明之眞也熙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

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
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
四日
題梅聖俞詩後
歸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醿
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
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
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
七月二十二日
跋再送蔣潁叔詩後

叔叔求有帥兆之命作扈從詩軾和之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顏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顏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讖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于多讀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



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瞋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擇也

書石芝詩後

中山教授馬君文登人也蓋嘗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詩同賦一篇目昏不能多書令小兒執筆獨題此數字

書蜀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饋以蒸猪頭食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尚有他他技也僧自言能為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膻根來比並膻根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二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書彭城觀月詩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



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贑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久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題南康八境詩後

南康歲歲壞城孔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為膠西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軾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軾曰詩文昔嘗刻石或以持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歿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

八十九日

書潤州道上詩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只有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僕時三十九歲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分歲錄付過

書綠筠亭詩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纛亂。日影萬夫長。谷鳥驚碁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窗凉。



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琯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題秧馬歌後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為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琯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

佛言秧式尺寸及剩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書久懶此問諸事可問梁君具詳也試更以示西湖智果妙總禪師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軾書

又

林博羅又云以榆棗為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輕矣又云俯傴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歷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又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頗若以古人為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又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藉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

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書陸道士詩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撅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谷董羹鍋裏撅窖盤遊飯椀中東坡大喜乃爲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癡嗤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



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書劉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歿於隰州哀哉哀哉曇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閉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三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此事

記虜使誦詩

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鬭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書過送曇秀詩後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弄足踏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眞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僕在廣陵

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曇秀復
來惠州見余余病以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模句時
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書之以滿行橐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錄詩寄范純父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
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
子邁與予別三年挈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
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我不我居居匪一朝龜不吾
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千霄昔我伊何誰其裔



苗下有澄潭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
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覯此邦如洙如
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
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
如剪髮垂髫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
下每謁范純夫諸子環繞投紙筆求作字每謂之曰
訴旱乎訴澇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
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
多難畏人此詩愼勿示人也

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杜衍　賈黯　宋敏求　司馬旭
王安石　蘇渙　王疇　邵亢
元絳　王純臣　呂夏卿　張瓌
何涉　謝仲弓　陳洙　胡恢
王舉正　趙槩　張掞　曾公亮
王珪　王洙　曾公定　胡宿
范鎮　李復圭　陳翁　吳幾復
范百之　晁仲衍　石揚休　李絢
宋敏修

右三十三人



丁度　郭勸　齊廓　馬仲甫
令狐挺　施昌言　呂居簡　孫沔
劉瑾　馮浩　黃灝　韓鐸
李師中　辛若渝　李壽朋　劉參
張師中　李先　楚泰　洪曾
周延儁　錢延年　解賓王　范從政
孟詢　閻顒　謝微　張孜
吳可幾　范寬之　張中庸　鮑光
閻從周

右三十三人

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士
號稱多士故光禄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
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
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黄
拆宗元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墓碑之陰考之於史
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
善士舉集焉余於王公亦云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
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



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
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
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
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記沿流館詩

簾卷窓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亂縱横幽人睡足誰呼
覺欹枕床前有月明紹聖間人得此詩於沿流館
不知何人詩也今録之以益篋笥之藏

書羅浮五色雀詩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
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誰
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
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
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雖然和
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
已而果然

書秦少游挽詞後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别於海康意色



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
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
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
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録其詩云

書聖俞贈歐陽閎詩後

客心如萌芽忽如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
我家無梧桐安能久留鳳凰栖在桂林烏哺不得共
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
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
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

不□□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滞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矣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略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歐者卿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無復歸日冥蒙奄靄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牛之狀粲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

書石曼卿詩筆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公如生希世之人死爲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真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伴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汚累之乃書以屬過子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書蘇養直詩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

山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

書秦少游詞後

少游昔在處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儂君汙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為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為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書帖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搆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



日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題逸少帖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題遺教經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僞難矣顧筆畫靜穩自可爲師法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敝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與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劫剝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庾亮獨超然如群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題蕭子雲帖

蕭子雲書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法洞微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又見齊史本傳今閣下法帖十卷中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僞妄無疑也又有王逸少帖者其辭曰爽鳩習而揚武伯趙鳴而戒晨時可以出宿餞行可以登高臨遠此乃張說送賈至文又可笑也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攜群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耳可喜

辨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紹校重出小異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illegible]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



又題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

又題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勑勑字從力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題山公啓事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恒帖

恒衛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抗暴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心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綰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即浩也

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耶

題晉武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居移氣養移體信非虛語矣

題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酷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跋衛夫人書

此書近妄庸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尔惡耶

跋桓元書子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京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鄧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公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



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措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韻氣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况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獨得其爲人而已凛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鈇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



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迹奇妙欲家藏之耳張怒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迹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鬭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跋褚薛書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放亦足爲貴

跋胡霈然書匣後

唐文皇好逸少書故其子孫及當時士人爭學二王
筆法至開元天寶間尤盛而胡霈然最爲工妙以宗
明賢有家藏也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迺時待詔
所不及兗州鎮書史平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七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書帖

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
章一卷爲妙絶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鼎君之宋呼
於垤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軾於書亦云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
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
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
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
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
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
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
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彈公第其公言二子一似向火
頭吹節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熟手不敢向火
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略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彫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詩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蔡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蔡山乃八閒絶勝之處臥馳想耳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小疵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矣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為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正未能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為當世第一多以為不然然僕終守此說也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鸜鵒嬌意謂鸜鵒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云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跋董儲書

董儲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為勝西臺也

又

密州董儲亦能書近歲未見其比然人猶以為不然

僕固非善書者而世稱之以是知是非之難辨也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眞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舊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



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題醉草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奇耳

題七月二十日帖

江右倶寶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迹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跋楊文公書後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跋杜祁公書

正獻公晩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絶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况其淸閑妙麗得晉人風氣如此耶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淸眸豐頰進趨曄如也

跋歐陽公帖

賀下不實上此天下之通患也歷官一任無旨謗中無

所愧於心豈有而去如大勢迸行雖未到家得清淨館舍一解衣澣濯已足樂矣況放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無一所恨者樂豈勝言哉予出入於文忠公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為欲進者之戒

##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



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

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侄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 跋陳氏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弃門當因書言云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之公幼子季默編公之牋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季默也

##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



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蓋訒云

## 書章郇公寫遺教經

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之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矣求之者衆而子由

亦尸余書爲可以心取故毋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
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脛僅乃得
之今子由既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
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
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舟中行下峽常持此
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二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
歸蜀眉陽蘇軾書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絶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
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
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
汩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
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
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
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
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
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
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
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蓄二公書過黃州出
以相示偶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
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
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
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
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字不如真字真
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徃
徃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
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
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書贈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聖
篆字余請贖歸聖劍毋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甚善
川僧清悟在旁知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斷牛騣既

入大學亦不可救乃留文甫許然絨錢罕甚文甫云
相與有成乃邪得兩二十六及第當以風味風字大
視與之請文甫收此為據十六及第當以十様天祝
為僕作利市也

書贈胡道士

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輒喜不自勝九
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余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
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
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余戲之
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一轉語作兩首詩乎龐



胡二君常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真跡
乃知為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
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於
前人者也

書贈徐文正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徐大正得之於公之子叡來
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醉為作此數紙
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
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今
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言也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
也不會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
般若心經為其親追福而求予為跋尾余問此經雖
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
得篆書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者乎然人
之欲為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雖



書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君此者耶獨恐
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其末普告觀者莫
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
見道上鬭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
至於此耳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
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
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

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拊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去也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承借示新文及累爲臨訪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証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副誠未之思專此不宣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黄叔靜自京師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以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乎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諭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黄遷于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八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帖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君江南李王外託勤儉而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世以李王爲健則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



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知何哉

跋范文正公帖

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蹟至於泣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元豐八年九月一日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旣以遺荊州李翹叟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借來謄本輒爲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益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題顏長道書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哽噎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

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

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經七卷如箭簳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念之盈握沙界以周讀未終篇目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趾也書此遺之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價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生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戲書赫蹏紙

此紙可以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字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臣子得此可以為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鑒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焦千之帖後

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冰者吾友伯強也秦氏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昌仲蓋嘗師之以伯強與秦氏往還書疏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為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效其抵

掌談笑使人感歎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
自當爲世所寶不待字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
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劉景文歐公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
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絶人之姿信天下之奇
蹟也

題蘇才翁草書



才翁草書真迹當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適唐
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樹麻稍素挑數箱村氣
可掬也

題所書東海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
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
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之以遺僧從
本使刻之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
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
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
可觀也矣

題張乖崖書後

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
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
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
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
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
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
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不壞
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跋舊與辨才書

軾平生與辨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
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
是日在頴州作書與之有必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
語而師寔以是日化去又兩年其徒惟楚携此軸來
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永叔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行或倒其迹遊歟奚之後從藏千載文忠公謂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將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殁之後二十餘年惜夏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付張惠蒙

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將南華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華禪師使人於惠蒙惠蒙曰去歲不得一禮祖師參辯公乃可恨欲與是人俱往請留十日而還予佳其意許之且令持此請教誨於辯公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

書付龔行信

辯禪師與予善常欲通書而南華靜人皆爭請行或問其故曰欲一見東坡翁求數字終身藏之予聞而笑曰此子輕千里求數字其賢于載山稀遠矣固知辯公強將下無復老婆態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二日付龔行信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余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所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與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跋所贈曇秀書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筆墨表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并曾直題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九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
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
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illegible]海得意時書肯字雖工拙在人要
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題

書天蓬呪

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鄧葆光云今日今月皆甲
午而午時當庚申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神呪
予嘉其意乃爲齋戒書之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
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
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年
正月四日

跋希白書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
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爲
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撑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朱
[illegible]文公自名其[illegible]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
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嵒回舟中書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州船上灘欹側撑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
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
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書沈遼智靜大師影堂銘

鄰舍有府蓮寺僧不求其書而獨求予非惟不敬東
家亦有不敬西家耶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絶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
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
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
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所書圓通偈

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
者北歸舟行豫章彭蠡之間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
氏忌日復以阻風滯留齋薦尤不嚴具敬寫楞嚴經
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説圓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懷
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九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

題跋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

書通叔篆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畢

忘甚若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纖手疾書初不省
及此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
逼叔其字也

題趙屼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
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令人思其面目嚴冷可
使靜險躁厚鄙薄令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
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為神花竹禽魚為妙宮室器用為巧山水



為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為難燕公之筆
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
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

跋文勲畫扇

舊聞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圓光
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
畧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題王霭畫如來出山相

頭髻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
萬相開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
正光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
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
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於此
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安臨皋亭借
觀

跋與可紆竹

紆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竹也其一未脫籜



為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嵒是以為此狀也吾亡友文
與可為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
以遺玉冊官祁永使刻之石以為好事者動心駭目
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
如此云

書黃筌畫雀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
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
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鬭牛也牛鬭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鬭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任雲猶曰風雲耳



跋艾宣畫

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既老筆迹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覺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書陳懐立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攻者後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



人人可謂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懐立傳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懐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變紛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

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為作三詩其略云遥遥趁後庵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

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為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

跋李伯時卜居圖

定國求余為寫杜子美寄贊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為搢紳奉養為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跋李伯時孝經圖

觀此圖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筆迹之妙不減顧陸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寄其髣髴非有道君子不能為殆非顧陸之所及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唐虛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為賦此篇迫過遠來省書令同作



跋南唐挑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幸

蜀信如稹言豈有此儺奇蹤跡與嬪御摘瓜山谷間
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亂崔圓在蜀備設甚備騎
驢當時虛語耳

書唐名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
無虛士

書許道寧畫

秦人有屈氏筆者許道寧之師善分布澗谷間見屈
曲之狀然有筆而無思致林木皆聳削而已道寧氣
格似過之學不及也



書黃魯直畫跋後

遠近景圖

此圖燕貴之來昆仍雲也窮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
窟然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蔵舟入浦溆中强人力牽
挽欲何之耶 雙井永思堂書
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挽
以投浦岸當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色可
也非畫師之罪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惠州思無邪
齋書

北齊校書圖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
輙貶剥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言庭堅曰書畫以韻
爲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韻耳收
書畫者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元祐九
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畫有六法賦彩拂淡其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國
手止用墨筆盖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爲賦
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消然作何郎傅粉面故不爲魯
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思無
邪齋書



右軍斫膾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膾圖予觀此摹上
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
側釐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蒞超
之輩耳 永思堂書
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
作書譏誚殆若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
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
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以與人真異
事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

李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之於逸少如鷗鳶之於鴻鵠尚不堪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輩人奴也見季倫金多以為賢於逸少令蔡直又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徐彥和寄此畫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亦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



絕倒子厚書

再跋

熈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與毋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子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文赴豐國時子厚令進武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卷第五十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 紙墨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輙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墨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歙精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



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硯上研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敗矣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一刀圭服能已鬲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即為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墨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李廷珪父

原缺第三葉

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孝孝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叔遺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小八丸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復得宜寶秘也

書龐安時見遺廷圭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藏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决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煙墨

凡煙皆黑何獨油煙爲墨則白盖松煙取遠油煙取近故爲煤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煙才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煙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閣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當着幾緉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常惜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
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
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懐民遺僕二枚
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
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著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九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



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
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
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
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也耶

書北虜墨

雲菴有墨銘云陽嵓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奉使
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
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
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
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
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
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
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
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



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温公論茶墨

司馬温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
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
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
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
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
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
之子瑱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

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貺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剛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總腦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



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僞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蹲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牋最宜爲墨非也惟此紙難爲墨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兊入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高麗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爲佳絶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



墨煤雜遠煙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煙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煙幾減半而墨乃彌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風

松多故煤富故有擀也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孫叔靜常和墨

孫叔靜用劉谷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腐以起三清殿學甚堅而黑近歲善墨惟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堅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楊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泉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嶺南紙付過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嶺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筆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模本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一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 筆墨

書石昌筆仙

石昌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鬻壓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二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内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書錢塘程奕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記南兎毫

余在北方食麞兎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



其益珍毎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于都下皆云此南兎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産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益製毫太熟使然也弼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公權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麄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二 十二

杜叔元君懿善書蓄字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
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
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
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
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所寶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
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
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
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

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

書黃魯直惠郎奇筆

僕應舉時常用郎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
今日忽于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
無恙此筆不當供答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着鹽曲蟮詰曲
紙上魯直云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真可謂名不虛
得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
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豨豈獨筆哉君
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
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
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了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
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嶺南筆

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粗

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
無筆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獰劣
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鐙者今日忽於孫叔
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
皆北歸喜事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定國帖附

定國吳研李文靜奉使江南得之輦後於其孫益作風字様收水處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虛居士真賛取以為潤筆子瞻今去國執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見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為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研墨紙筆為適也王鞏定國書此吳丑少微研也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書



書鳳咮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為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歙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於歙歙人云何不只使鳳咮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娟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娟也余曰既不知惡爭娟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硯贈段璵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常相害滑者輒退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為名言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



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巳歿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璵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巳酉得之於信州鉛山觀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蠶二字硯蓋歙石之美者巳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為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歟嘗以問鉛山人而荒蠶二字莫曉其

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岡故獲此者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浙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然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



懿歿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余哀此研之不幸以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奴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既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益不必蓄也

書許敬宗硯 兩本小異並出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研而不可君懿既歿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捧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諲處終當合之



書汪少微硯

予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

書唐林夫惠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心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雲庵紅絲硯

唐彦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骰盆盎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可

書鳳咮硯

僕好用鳳咮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爲黯黮灘石所亂耳

書瓦硯

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而已必求其用豈如銅與石哉而世常貴之豈所謂苟異者耶

許淄端硯

淄石號韞玉硯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嵒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耶。磁罌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騾用瓦硯也。



書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令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發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書月石硯屏

李獻父遺余天臺玉板紙殆過澄心堂頌所未見月石屏捫之月微凸乃僞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此至難得可寶

書曇秀龍尾硯

曇秀蓄龍尾石硯僕所謂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以拱璧而以鈇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頃在廣陵嘗見曇秀識此硯今復見之湖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書陸道士鏡硯



陸道士蓄一鏡一研皆可寶研員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今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其銘曰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以銘文考之則此鏡乃漢物也耶吾嘗以示蘇子容子容以博學名世曰此鏡以前皆作此叠禹鼎象物之遺法也白陽今無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陽白水爲邑白陽豈白水乎漢人而如通用皆子容云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 勉按重出小異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二終

題跋 琴棋雜器

雜書琴事贈陳季常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敗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弹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黒瘦耶

琴非雅聲

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弾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弾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弾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琴鶴之禍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

[illegible][illegible]之士亦自有理

天陰絃慢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或對曰絃也不慢

桑葉揩絃

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揩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為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醳釋同新忌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耳

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携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書寶琴弾之故所書皆琴事

雜書琴曲遺陳季常

子夜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

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

前漢歌

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

阿子歌

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衍其聲為此曲

團扇歌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

懊憹歌

懊憹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

長史變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作

凡此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者有因金石絲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調歌之類是也

柸柈舞

柸柈舞手接柸柈反覆之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柸

公莫舞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歌

白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謂緒爲紵即白紵也

瑤池燕

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既不甚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



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鬟眉峰斂暈嬌和恨

此曲奇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書士琴贈吳主簿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不携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嘗見其寳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



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爲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書林道人論琴棊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棊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

書仲殊琴夢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

三絃殊不容但前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論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汝州殊或見過即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可部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大州五里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蚹紋爲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蚹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爲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皆云



書李岩老棊

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飽食下棊岩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岩老常用四脚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書贈陳元輔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illegible]也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書黃州古編鍾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蓄一古編鍾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四鍾斷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書古銅鼎

舊說明皇羯鼓捲以油注中不漏或疑其誕吾嘗蓄古銅鼎蓋之煮湯而氣不出乃知舊說不妄

書金錞形製

周禮有金錞國語有錞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illegible]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書賈祐論真玉

出軍指揮使賈蓬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
眞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世以爲
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眞玉須定州磁芒所
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來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二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四

題跋 雜存

## 題雲安下院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 書游靈化洞

始予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恡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 書張天驥所居

州人張天驥隱居求志上不違親下不絕俗有足嘉者近卜居雲龍山下凴高遠覽想盡一州之勝當與君一醉他家愼勿匆匆去也

## 記公擇天柱分桃

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所得疑其爲眞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

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書遊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黄州臨皋亭書



書臨皋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書臨皋風月

臨皋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税及助役耳

書贈古氏

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除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跋秦太虛題名 幷太虛題名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記

覽太虛題名皆昔時遊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余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余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余倉卒去

都送不復見明年余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頂顱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弟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

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叢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題連公壁

俗語云強將下無弱兵真可信吾觀安國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事者此寺當日盛矣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令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人去追索也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為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

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



神見怪驚吾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山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而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

人者當役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
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
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
喜見蝎此語真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
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書遺蔡允元

僕閑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
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舡中相別允元眷眷



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
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
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蓬萊閣記所見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
數點者郡人云海船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書曾直浴室題名後 并曾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以來六祖師人物皆絕
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
有慨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
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間而湮伏不聞者數十
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興衰亦
有數如此等林泉甘寒汶師常不落第二陳季常林
下士也寓碁筆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歎來從故予過
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曾直題後五百歲浴室丘墟
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嘗有來
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書請郡

今年吾當請廣陵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
郡自南郡請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



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
遂否言之悵然也

書贈柳仲矩

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
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
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杭州題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
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
東坡書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瞻書

過杭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來杭之故居周覽遺跡陶元亮云嗟歲月之逝往悼五年之不留若人猶爾况吾儕乎軾書

書贈王元直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偉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王十六兄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傅大士唱金剛經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蝦羮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書贈張臨溪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將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宜常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五

題跋 雜行

書贈楊子微

故人楊濟甫之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不果可持是示濟甫此即詩也何必更作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賞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冲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歸命眞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眞君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隆眞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嵓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觀觀妙法像實聞此言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堰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游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泝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



至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江南賢於江北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艤舟泊
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
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
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
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
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綦蓁不可入水出洞中鏘
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
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
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幾
壯甚有聲晨粥已遂冊甜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



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
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
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岩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
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
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
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
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
月出擊楫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

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閣黎夜坐饑甚家
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
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題白水山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跡寺
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山
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
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



可食公能攜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抃
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蓋蘇軾也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
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
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
戚也嶺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
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

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至良久忽曰此間有甚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東坡居士蘇軾書

題棲禪院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苫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之丙子臘月二十一日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



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益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為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

之

## 書謗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嘆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



斗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帷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 書上元夜遊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月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



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 書城北放魚

儋耳漁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盆養魚舁至城北渝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尒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

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臯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書贈游浙僧

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見頴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携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題廉州清樂軒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五終

雜記人物

仁祖盛德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爲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眞宗信李沆

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



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讚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誓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臣軾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于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



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被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彭孫諂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



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玉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詬其弟出妓飲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后軾先君未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行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夜歸乃記之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谿洞中說論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



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尔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尔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鬷爲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因徒至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又以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殺吾聞而異之使

人圖其形信尚併若德則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留
君爲樞府之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職雖受教益
亦未必信也其後嚴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
反楊義上書論士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
嚴之孫爲黃門將故知之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
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一使契冊
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
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



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
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黃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
觀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
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黃寔言奉使
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鋌夷人皆拆壞使露
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賤者以爲
真尔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
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
牽制北虜豈不悞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過
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雕肝舡中遂記胡
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
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
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
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
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
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
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遊[illegible]利最甚者宰相程
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
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
官綱劉子[illegible][illegible]宰相公聽從也　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
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謝
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收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
兖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憤懣得疾死中路元祐三
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每欲出當言其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於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蔡延慶追服母喪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遂乞追服遂知雖權臣婢妓不獨成人之美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遂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遽爾遠耶予謫居于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為譔梁武懺引者也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益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害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從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即先相武襄公張則今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誥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



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于丁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某方論曰則權攝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韓鎮酷刑

韓鎮為秦州酷刑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玉汝鎮字也孫臨最滑稽尤善對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應聲曰可怕李金吾

天下以爲口實

劉公不與物同盡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浣歿日鬚眉皆發秀鬒然如
立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形化而氣血不衰故發
於外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必不
與萬物同盡有不可知者矣

韓秋壑事

韓魏公在中書秋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
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
異事也



温公過人

見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
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余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
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

文忠公相

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動天
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
共見脣不着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張安道比孔北海

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説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
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疏也吾謂
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
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
名爲疏哉

宰相不學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夾注輞子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黜既而復得爲民借兩軍人肩
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輞子聞者爲之



絶倒

劉貢父戲介甫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説已而悟其非也則
又出一言而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説嘗與劉貢父食
輟筯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
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
故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
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
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
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以利害民

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推饒州堆罷自監權得提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正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徐浦下場糶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代不乏人也

以樂害民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七

雜記人物

史經臣兄弟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沆子凝者其弟也沆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略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絕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爲治喪立其同宗子爲後今爲農夫無聞於人沆亦無子哀哉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晝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張永徽老健

蜀人張宗誘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堅健超逾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欵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陳輔之不娶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子有猶子乎曰有坡曰營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觧事忍饑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輙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輙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子由禪語

子由爲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死生可以相待禍福可以相共唯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子由幼達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眞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見因宜也

馬正卿守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李與權節士

李秀才字與權居太學八年未嘗謁一日告爲祭酒所知趙公材求士於祭酒祭酒薦之遂爲公材客可謂節士可喜可喜

馬夢得窮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黎子明父子

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譏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遂予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穎谷封人之意

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

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百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貸以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名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而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寡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之從革也

黎檬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



其德不知果木中眞有是也一日聯騎出闤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爲鬼録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嘘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朱照僧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守素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子赤壁二賦鏘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參寥法孫東坡門僧也

鍾守素

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未嘗見過失僕常默察其所爲似有意於慕高遠者參寥言秦太虛有意爲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得出家此亦善緣僕既隨喜然參寥不善干人故書此以付守素



妙總（以下皆脫惠誠）

妙總師參寥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維琳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圓照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才長老

秀才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硏作佛事所與游者皆一時文人

楚明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守欽

蘇州定惠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此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逍超絶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三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思義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聞復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變態放而不流其為人稱其詩

可久清順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闍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衣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于寺穎坐一夫肩上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惠誠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余意且爲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

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書贈榮師

僧監大師顯榮行脚供蔬待數日相從殊慰所懷

禪戲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不喫得是大奇不大奇一盌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僧自欺

僧謂酒般若湯謂魚水梭花謂雞鑽籬菜竟無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然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



名者與此何異哉俗士曰患食肉欲結十齋杜長老聞之欣然曰老僧願與一名

記焦山長老答問

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衆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叉手而立

寄參寥龍丘答問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技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卽令汝作龍丘子無對

記石塔長老答問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箇是塼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記南華長老答問

居士着納衣因見客着公服次謂南華曰裏面着納衣外面着公服大似厄良爲賤華曰外護也少不得居士曰言中有響華曰靈山囑付不得忘却



記卓契順答問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麽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緩步而去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七

# 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八

## 雜記

### 空冢小兒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弃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唯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



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靈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予言蓋嘉祐六年

### 太白山神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内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要會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二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 華陰老嫗

眉之彭山進士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碑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與宋相去數百步



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於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莫有見者

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爲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髽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池魚自達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甎甃四周皆有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漏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見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困局二十余年日有騰拔之意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某



年某月爲孝先所壞付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其僞特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

幸思順服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蘄黃間擧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王平甫夢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恍

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
項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
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
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箕以兆我是夕箕若有
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
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
樂天之室樂天自為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寔相
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
物理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為之
書以慰其思



夢吞舍利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
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
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須要好硃砂五
六錢又手擎一小卵塔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開
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為三分
僧先吞兄與弟繼吞各一兩揭細大不等皆明瑩而
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
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
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

甚明故附報為笑

夢彌勒殿

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為夢也湖上有
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
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太半相識辯才海月皆
在相見驚喜僕散衣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遊不及
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
以寄之

應夢羅漢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



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適一廟中有阿
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目為人所壞顧之
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
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中乃
記之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眉山蘇某題

又

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
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僕與慥入山
中道左有廟中神像之側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
甚偉而面目為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

琴中得乎乃截以歸使僧繼遵命工完新遂寘之癸
國院左龍右虎掖第五尊者也蓋按重出小異

仙姑問答

僕嘗問三姑是神邪仙邪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
其事爲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何名娟字麗卿
父爲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它日必貴於人遂送
妾與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毋遂
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
人置之囹圄遂强娶妾爲侍妾不歲余夫人側目遂
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過見此事奏



之上帝上帝勑送寘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
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三
姑云見有一所主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爲甚官
三姑云後人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又問
上天既爲三姑理直其事夫人後得甚罪三姑云罰
爲下等云姑因以敬謝云學士刀筆冠天下文章爛
褰宇身之品秩命之本常朝野共矜而不能留連皇
王愼念而未嘗引拔暫居小郡寔屈大賢如賤妾者
主之愛而共惜事之睽而無避罪於非辜之地生無
有影之門賴上天之寃情使微躯之獲保何期有辱

謝[illegible]陪笑門罪宜于誅事在不赦維持陰福以報
大人又問云其欲棄仕路作一黃州百姓可否三姑
戲贈一絕云朝廷方欲强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
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余欲置一庄
不知如何三姑云學士功名立身何忠置一庄不得
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處下脚耳贈一絕云蜀國
先生道路長不曾揷手細思量枯魚上有神仙去自
是凡心未滅亡又謝臘茶詩云陸羽茶經一品香嘗
初親受向明王如今復有蘇夫子分我花盆美味嘗
又謝張承議惠香云南山實木出名香百和修來入



供堂賤妾固知難負荷爲君祝頌達天皇又贈世人
云贈君一術耶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隱賄隱財終
是妄謾天謾地更關情花藏芳橤春風密龍卧深潭
霹靂驚莫向人前誇巧伎蒼天終是有神明又贈王
奉職云平生有幸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濟時蜀國乃
爲召分野思余自此有前期又爲琴歌云七絃品弄
仙人有留待世人輕揷手一聲欲斷萬里雲山林鬼
魅東西走況有離人不忍聽繞到商音淚漸傾鴈柱
何須誇鄭聲古風自是天地情伯牙歿後無人知君
侯手下分巧奇月明來伴青松陰霽齒笑彈風生承

山神不敢隱蹤跡笑向山陰惟傷擧一曲未終風入
松玉女驚飛來任側勸君休盡指下功引起相思千
萬滴（[illegible]）

王翊救鹿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嘗於水邊見一人
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
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箭翊發倍以數千
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
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
在木杪遍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弃其核



翊取而削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翊嚼而吞之甚甘
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黃鄂之風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擧初生便於水盆中
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嘗故人朱壽昌康叔守
鄂州遍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
道雖椎魯無它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
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
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
有貧甚不擧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
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陳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
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
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傍昏
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
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
在下者或爲烏鵲所啅姊曰此捕網者也又見一橋
曰陽明人皆用紙錢三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
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



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
閩下吏追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
諳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六官左班殿直曰以平
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嘗吏此一報身郎不同
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徐問眞從歐公游

道人徐問眞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
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
州問眞來從公游久之乃云聞公政化僕來汝南公
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嘗有足疾狀少異

莫能愈問眞教公吸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輙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狎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鉄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眞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眞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擲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膇病某以問眞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二十月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



道士鍛鐵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醜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費用匱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皆爲銀乃去後數十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騾此人腰插一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擧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不見

金剛經報

蔣件父聞之於孫猷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鑛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鑛者以礦壞不能出居此不記年平生誦金剛經嘗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心則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守一若饑則一與之糧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得所謂一者乎

師續夢經

宣德郞廣陵郡主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喪其母呂夫人之十四日號擗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



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翁欲訪此本而不可得苦瘵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卽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糟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翁舟行扶柩歸葬於蜀某方貶嶺外偶弔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同郡蘇某記

廣州女仙

予頃在都下有傳李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靑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於酒肆中

而得此詩者神仙之有無其不可以意度也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語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群鳥獸者託於箕帚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遊其必有以致之也歟

鬼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理皆非也意有其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廼反以爲鬼也



石普嗜殺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嬉未嘗知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爲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作普亦愈

陳太初尸解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今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之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將所得進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



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耿耿爲有一陳道人也

黃僕射得道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在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遂投筆徑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盗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遂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現市曹以度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此地稍近當此證阿羅漢果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取錄禁又一吏言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飯及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看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儀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悟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爲世戒



廣利王召

余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眞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眞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

大聖王皆禮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衆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嘆曰到處被相公所壊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八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九

雜記 修煉

## 朱元經爐藥

光州有朱元經道人者百許歲世多言其有道術予來黃州本欲一過之既而不果到黃未久遂聞其死故人曹九章適爲光守遂與相斂葬之亦無他異但有藥金數及藥數多郡中爭欲分買其藥曹不許悉封付有司余以書語曹他日或爲貪者所盜換不若以聞於朝廷入秘府爲嘉世不知曹能用否黃金可成本非虛語然須視金如土者乃能得之



##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

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至於麗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内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爲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



魂魄强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鬼爲鬼而降于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密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陽丹陰煉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煉令甘乃嚥入下丹田以三十甆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掌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黄或赤密取細研棗肉爲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數三五日內取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盡絶欲若不絶砂不結

陰丹陽煉

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許少只半升以來可以朱砂銀作鼎與匙如無朱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又復經火經火之余皆其糟粕與



燒鹽無異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沉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

符陵丹砂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產丹砂雖頗碎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煉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

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處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松氣鍊砂

祥符東封有扈駕軍士昇所東岳真君觀古松下見松根去地尺餘有補塞處偶以所執兵攻剌之塞者動有物如流火自塞下出逕走入地中軍士以語觀中人有老道士拊膺曰吾藏丹砂於是三十年矣方卜日取之因掘地數丈不復見道士悵恨成疾竟死其法用次砂精良者鑿大松腹以松氣鍊之自然成



丹吾老矣不暇爲此當以山澤銀爲鼎有蓋擣砂之良者二斤以松明枳節懸胎煮之置砂鼎煎水以補耗滿百日取砂玉搥研七日投熱蜜中通油甕瓶盛日以銀匕取少許醇酒攪湯飲之當有益也

龍虎鉛汞說 寄子由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耳腎强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顔亦然其所以爲堯顔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耳由此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侮之古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生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力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



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予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定心息微則徐閉之（達摩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持其自止對不饒頭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限一息一息之後已下丹田中也）爲之惟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溫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如水蒸然如雲蒸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于色耳引于聲口引于味鼻引于香火轍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焉往木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妃

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何日之外腳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到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下仍以空氣送至下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繆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刳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母



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繆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啖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牕之下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絕人事饑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食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便卧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採日有月採月餘時卧數息煉陰則行今所命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著文且一時閣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無益也深恐

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書以報庶幾它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然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發弟也卷舌以舐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之此禪家所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人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聞舌下筋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烘爐上一點雪宜自秘之

李若之布氣

晉方技傳有幸靈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



驅牛去乃理其殘亂也父母怒之靈曰物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靈故有道者也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夫人起猗曰老人得病十有餘年豈可倉卒令起耶靈曰但試扶起令兩人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須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溫也若之蓋嘗遇得道異人於華嶽下云

侍其公氣術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廣惡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盛腰足輕駛年八十九乃殁初不服藥維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坐兩掌相鄉熱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爲度歐陽文忠公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足之云吾數年來患足氣一痛殆不可忍近日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颭兩足如擂氣毬狀無數氣極即少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即爲之無定時益湧泉與腦通閉縮搖颭即氣上潮此乃般運捉法也文忠疾已則廢使其不廢當有益至言不煩不可忽也



養生訣上張安道

近年頗留意養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百數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爲之輙有奇驗今此法特究其妙乃知神仙長生非虛語耳其効初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訣如左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皆可）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掐第二指手紋或以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也）閉息（閉息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淨慮掃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不令氣出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更求五臟圖烟蘿子之類常掛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入息勻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近唯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遲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一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强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迴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

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目而以助其氣但清淨
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
陰險三貪慾公稚量清德無此三疾切謂可學故獻
其區區冀信力行它日相見復陳其妙者焉文書口
訣多枝詞隱語卒不見下手門路今直指精要可謂
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淺妄者
窺見以泄至道也

寄子由三法

食芡法

吳子野云芡實益溫平爾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



水硫黃何也人之食芡也必枚齧而細嚼之未有多
嘬而亟嚥者也舌頰唇齒終日囁嚅而芡無五味腴
而不膩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芡者能使人華液通
流轉相挹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澹
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黃岡山中見牧羊者必
驅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羊
猶爾況人乎

胎息法

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
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眇綿泄灕無卓然近效時
[illegible][illegible]欲自任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
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益不償於損決非
度世之術近日深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
門中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養氣
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牀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
仰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
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
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人也此
一段要訣弟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
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則初機之人安能持三百



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
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煙
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者則鴻毛可以不
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
訣卧而為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
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全不得呼但任
其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微吸如此出入
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微動則又加
意制勒之以不動為度雖云制勒然終不閉至數百
息出者少不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脈流通上下相

灌輸而生理備矣既悟此玄意甚以爲奇恐是夜來燒香神啟其心自悟自證適值痔疾及熱甚未能力行亦時時小試覺其理不謬更俟疾平天凉稍稍致力續見効當報弟不可謂出意杜撰而輕之也

藏丹砂法

抱朴子云古人藏丹砂井中而飲者猶獲上壽今但懸望大丹丹既不可望又欲學燒而藥物火候皆未必真縱使燒成又畏火毒而不敢服何不趣取且服生丹砂意謂煮過百日者力亦不慢草藥是覆盆子亦神仙所餌百日熬煉草石之氣亦相乳入每日五



更以井華水服三丸服竟以意送至下丹田心火溫養久之意謂必有絲毫留者積三百餘服恐必有刀圭留丹田致一之道初若恥昧久乃有不可量者凡老大無見解直欲以拙守而致神仙此大可笑亦可取也

吾雖下了見此理而資躁禍害之者衆事不使戾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得道之日必却度我故書此紙爲異日符信非虛語也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居士記

學龜息法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類皆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復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戌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養黃中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外安得此慶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九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

雜記 醫藥

## 單龐二醫

蜀有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死矣余來黃州鄰邑人龐安時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以鍼術妙絕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疾甚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



耶驤安時皆不以賄謝為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時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 龐安常善醫

蘄州龐安常善醫而聾與人語在紙始能答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而何也按三卅小異

## 求醫診脉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

可不謂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



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 醫者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柁牙為柁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

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六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目忌點洗說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錢子飛施藥

王斿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復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此方以傳皮膚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當常以施人

憲宗薑茶湯

憲宗賜馬總治泄痢腹痛方以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錢并草茶相等煎服元祐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藥不效而余傳此方得愈

裕陵偏頭疼方

裕陵傳王荊公偏頭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蘿蔔汁一蜆殼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兩鼻皆注亦可雖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荊公與僕言之已愈數人矣



枳枸湯

眉山有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倜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消渴服藥之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於人蜀有良醫張立德之子不記其名為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枸子為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泝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脈熱而腎且衰當由果實酒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

来近輒不實而枳枸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
酒不熟以其木爲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
爲藥以去酒果之毒也宋玉云枳枸來巢枳音俱里
切枸音矩以其實如鳥乳故能來巢今俗訛謂之雞
枸子亦謂之癩漢指頭盖取其似也嚼之如乳小兒
喜食之

服生薑法

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聡藥王年八
十餘顔如渥丹目光烱然問其所能盖診脉知吉凶
如智縁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薑能健脾
温腎活血益氣其法取生薑之無筋滓者然不用子
姜錯之并皮裂取汁貯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黄而清
者取其下白而濃者陰乾刮取如麪謂之薑乳以蒸
餅或飯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塩米湯呑數十粒或
取末置酒食茶飲中食之皆可聡云山僧孤貧無力
治此正爾和皮嚼爛以温水嚥之耳初固辣稍久則
否今但覺耳美而已

服葳靈仙法

服葳靈仙有二法其一浄洗陰乾擣羅爲末酒浸牛
膝末或蜜丸或爲散酒調牛膝之多少視臓腑之虚
實而增減之此眉山一親知患脚氣至重依此服半
年遂永除其一法取此藥麄細得中者寸截之七寸
■作一帖每歲作三百六十帖置床頭五更初面東
細嚼一帖候津液滿口嚥下此牢山一僧年百余歳
上下山如飛云得此藥方二法皆以得眞爲要眞者
有五驗一味極苦二色深黒三折之脆而不韌四折
之有微塵如胡黄連狀五斷處有白暈謂之鴝鵒眼
無此五驗則藁本根之細者耳又須忌茶以槐角皂
角牙之嫩者依造草茶法作或只取外臺秘要代茶
飲子方常合服乃可



服茯苓法

茯苓自是神仙上藥但其中有赤筋脉若不能去服
久不利人眼或使人眼小當削去皮斫爲方寸塊銀
石器中清水煮以酥軟解散爲度入細布袋中以冷
水揉擺如作葛粉狀澄取粉而筋脉留袋中弃去不
用用其粉以蜜和如濕香狀蒸過食之尤佳胡麻但
取純黒脂麻九蒸九暴入水爛研濾取白汁銀石器
中熬如作杏酪湯更入去皮核爛研棗肉與茯苓粉
一處搜和食之尤奇

服地黄法

服𢾰地黄一二寸截去薄紙裹兩頭以生豬膩塗其
膚用匣置小盤中卦迎風處十餘日自乾斗擻之出
細黄粉其用■二一如鵝管狀其粉沸湯点或謂之
金粉湯

艾人着灸法

端午日采出艾中以意求似人者條擷之以灸殊有
効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
人者於明暗間荷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
者在何疑焉

井華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
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
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
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華其効與石硫黄鍾
乳等非其人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分至日
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輙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
中金可養鍊爲丹此固嘗見之者此至淺近猶不能
爲況所謂玄者乎

醫牛法

僕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
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
[illegible]發豆斑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効勿謂
僕謫居[illegible]一何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牡丹也
寄此發千里一笑

治馬肺法

馬肺損鼻中出膿天廐醫所不識云肺壞率用凉冷
須食上飲之而肺損草所剌不敢食草若不食飲
凉藥是速其死也故不醫有老疾卒教予以蘆菔根
煮糯米爲稠粥入少許阿膠其中啖之馬乃敢食食
已用常肺藥入訶藜勒皮飲之凉藥爲訶子所遮於



肺上必愈用其言信然

治馬背駿法

僕有一相識能治馬背駿有富家翁買一馬直百余
千以有此病故以四十千得之已而置酒飲人求治
之酒未三行而駿已正衆坐大笑其方用煮豬湯一
味煖令熱一浴其駿隨手即正不復回良久乃以少
冷水洗之此物兼能令馬尾軟細及治尾焦禿類以
洗之不月餘效極神良秘之秘之

天麻煎

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蓋古方本以四時加減世但

脩養利耳春肝王多風故倍天麻夏伏陰故倍烏頭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陽故倍玄參當須去皮生用治之萬搗烏頭無復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真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齊美

代茶飲子

王燾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惟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鬲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茶了無干涉薛能詩云麁官與世真拋着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烏嘴茶詩云盤損添常戒姜宜着更誇通知唐人之於



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治痢腹痛法

治痢腹痛用生薑切如粟米大雜茶相對煎并滓食之實有奇劾又用豆蔻剜作甕子入通明乳香少許復以塞之不盡即用和麪少許裹豆蔻煨熟焦黃爲度三物皆爲末仍以茶末對烹之此前方益奇

服絹法

醫傳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盜稻子廪耳世言着衣喫飯今乃喫衣着飯耳

服松脂法 贈宋元章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清水爲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罩籬掠取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但削去皮搗羅拌勻每日早取三錢七着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指如常法揩齒畢更啜少熟水漱之仍嗽吐如法能堅牢齒駐顏烏髭也

書諸藥法 贈曇秀

右並於孫真人千金方錄出今與孫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遷易未必一二如其言然猶庶幾可尋其髣



髴俗子㩦擾豈復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豈復能見餉哉今因曇秀歸南爲錄此數紙恐山中有能哀東坡之流落又不忍獨不死者或能爲致之果爾便以此贈之耳

煉枲耳霜法

枲耳并根苗葉實皆濯去塵土懸陰淨掃洒地上燒爲灰湯淋取濃汁泥連二竈煉之俟灰汁耗即旋取旁釜中已滚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覺穊盛每服早晚臨睡酒調一錢七補暖去風駐顏不可備言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淨每淨面

及浠取少許滐豆用尤佳無所忌蘇昌圖之父從知諫宜州文學家居於邑服此十余年年八十七紅潤輕健葢專得此藥力也

服黃連法

丙子寒食日寶積長老嵩顏言惠州登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熙寧中趙庶明知州巡檢姓申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庶明爲閉衙門出甲付巡檢往討之歡執梃立監門白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檢無以奪爲斂兵而止是日微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余以南



安軍功遷雄略指揮使老于廣州須髮不白自言六十歲患瘡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頭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日午卧酒吞二十丸

辨漆葉青黏散方

按加祐補注本草女萎條注引陳藏器云女萎萎蕤二物同傳陶云同是一物但名異耳下痢方多用女萎而此都無止洩之説疑必非也按女萎蘇又於中品之中出之云主霍亂洩痢腸鳴正與陶注上品女萎相會如此卽二萎功用同矣更非二物蘇乃剩出一條蘇又云女萎與萎蕤不同其萎蕤一名玉竹爲葱似竹一名地節爲有節魏志樊阿傳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卽萎蕤極似偏精本功外主聰明調血氣令人強壯和漆爲散主五藏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變白潤肌膚暖腰腳惟有熱不可服晉嵇紹有胷中寒疾每酒後苦唾服之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昔華佗入山見仙人服之以告樊阿服之百歲

右予少時讀後漢書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



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余歲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魏志注引佗別傳云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陝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輙語阿阿大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而後漢注亦引佗別傳同此文但黏字書葅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吾詳此文恨惜不識之語乃章懷太子賢所云也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紹聖四年九月十三

日在山凡中借加祐補注本草乃知是女萎喜跳之
甚登即錄之但恨陶隱居與蘇恭二論未決恭唐人
公令本草云唐本者皆恭注也詳其所論多立異又
殊喜與陶公相反幾至於嗚者然細考之陶未必非
恭未必是予以謂隱居精識博物可信當更以問能
者若青粘便是萎甤豈不一大騐乎過當錄此以寄
子由同講求之

蒼朮錄

黄州山中蒼朮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爾此長生藥
也人以爲易得不復貴重至以熏蚊子此亦可爲太



息舒州白朮茎葉亦甚相似特華紫爾然至難得三
百一兩其効止於和胃去游風非神仙上藥也

海漆錄

吾謫居南海以五月出陸至滕州自滕至儋野花夾
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粘子
花也至儋則已結子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
核嚼之瑟瑟有聲亦頗苦澁童兒食之使人便難緊
皆白如白蒿狀野人夏秋捫下食葉輙已海南無柿
人取其皮剥浸揉捫之得膠以代柿蓋愈於柿也吾
久苦小便白膠近又大腑滑百藥不差取倒粘子嫩
葉酒蒸之焙燥爲末以酢糊丸日吞百余二腑皆平
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記之以貽
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煮爲膏以劑之
不復用糊矣

巖頭囘草錄

王屋山有異草制百毒能於鬼手奪命故山中人謂
此草甚頭囘麼葆光託吳遠遊寄來吾聞兵無刃蟲
無毒皆不可任若阿羅漢永斷三毒此藥遂無所施
耶

益智錄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
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蚕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
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治氣止水
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乎其得此名者豈以知
歲耶令日見儋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復記之以
俟後之好事注本草者

蒼耳錄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若蒼耳者它藥雖賤或地
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
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病

無[illegible][illegible]熟丸散無遂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癃
肌如玉長生藥主療風痹癱緩拳攣疵瘓弄不可勝言
尤治瘵金瘡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枲耳
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還客之幸
也乙卯二月望日書

蒼草錄

杜甫詩有除蒼草一篇今蜀中謂之毛蒼毛芒可畏
觸之如蜂蠆然治風疼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
皆失去葉背紫者入藥

四神丹說



熟地黃玄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仙傳有山圖者入
山採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
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
有專用此四物如此方者師孟遂名之曰四神丹洛
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藥性中和可常服大
暑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己卯十一月八
日東坡居士儋耳書

治暴下法

歐陽文忠公常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
此藥一文一貼甚効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
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
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為末
米飲下二錢上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
清濁分穀藏自止矣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一

## 雜記草木飲食

### 種松法

十月以後冬至以前松實結熟而未落折取并萼收之竹器中懸之風道未熟則不生過熟則隨風飛去至春初敲取其實以大鉄錐入荒茅地中數寸置數粒其中得春雨自生自採實至種皆以不犯手氣爲佳松性至堅悍然始生至脆弱多畏日與牛羊故須荒茅地以茅陰障日若白地當雜大麥數十粒種之賴麥陰乃活須護以棘日使人行視三五年乃成五年之後乃可洗其下枝使高七年之後乃可去其細密者使大大暑如此



### 四花相似說

茶縻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海棠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家衆議評花如此

### 菱芡桃杏說

今日見提舉陳昭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爲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之雙人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能殺人余嘗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虫至其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 菊說

夏小正以物爲節如王瓜苦菜之類驗之略不差而菊有黃花尤不失毫厘近時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它草接成不復與時節相應始八月盡十月菊不絕於市亦可怪也

### 接果說

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膠合其罅予少時頗能之嘗與子由戲用苦楝木接李既實不可餐口無復李味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非虛語也芋自是一種不甚堪食名接果

### 荔枝似江瑤柱說

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荔支龍眼說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蝤蛑也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

記汝南檜柏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絶孰謂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



記朱勃論菊

與朱勃遜之會議於頴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

記張元方論麥虫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虫食麥葉而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虫有虫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爲害之理元方因言方虫爲害有小甲虫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録之

記惠州土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肌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吳遠遊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熟啖之則松而膩乃能益氣充肌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遊煨芋兩枚見啖美甚乃爲出此帖

記嶺南竹

嶺南人當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鞋眞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耶



記竹雌雄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而上至生稍上一節二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記南海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須霜降乃發而嶺

菊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金穀說

吾嘗求田蘄水田在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是以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蚕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蚕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歲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金鹽說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爲匱者尚余十許陳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至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以兩計雖人主未嘗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廣壞至[illegible]金爲何往哉疑寳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吾聞鹽亦然峽中大寧鹽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泉頗增乃知尋常隨便液出不以遠近皆歸本處也

蜀鹽說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順鹽亦久矣惟卭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刃鑿山如盌大深者至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水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智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鉄冶用之其畧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記藷米

南海以藷米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米皆不熟民未至艱食者以客船方至而有米也然儋人無蓄藏明年去則飢矣吾旅泊尤可懼未知經營所從出故書坐右以時圖之

黍麥說

晉醉客云麥熟頭昂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

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嘉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況如南海無麥而用米作麴邪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船上麥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 馬眼糯說

黎子雲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鉄脚糯今歲適變爲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



如歐陽公言洛中牡丹時出新枝者輒續花譜遂有三百余品若隨人意所欲爲者可奇也夫

## 五君子說

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蚕既登蔟繰者如救火避寇日不暇給而蛹已胥羽矣故必以塩殺之蛹死而絲益韌繰既畢緒蛹亦老熟如蚳蟓甕中之液味兼塩蛹投以剝瓜蘆服以爲齊臘久而助醞醴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飯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此五君子者真可與相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

## 飲酒說

予雖飲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遂不免閉戶自醞麴既不佳手訣亦疏謬不甜而敗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 漱茶說



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闇中損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輙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縮不覺脫去不煩挑剔也而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 香說

温成皇后閤中香用松子膜荔枝皮苦楝花之類沆

擣羅篩皆不用或以此香遺余雖誠有思致然終不
如嬰香之酷烈貴人口厭芻豢則嗜笋蕨鼻厭龍麝
故奇此香皆非其正要香出真誥其香見流立香譜

節飲食說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
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
之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
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
二十七日書

飲酒說



嗜飲酒人一日無酒則病一旦斷酒酒病皆作謂酒
不可斷也則死於酒而已斷酒而病病有時已常飲
而不病一病則死矣吾平生常服熱藥飲酒雖不多
然未嘗一日不把盞自去年來不服熱藥今年飲酒
至少日日病雖不爲大害然不似飲酒服熱藥時無
病也今日眼痛靜思其理豈或然耶

煮魚法

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斫冷
水下入鹽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渾葱白數莖
不得攪半熟入生姜蘿蔔汁及酒各少許三物相等
調勻乃下臨熟入橘皮綫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
盡談也

薺羹法

薺有天然之珍雖不當於五味而有五味之美本草
云薺利肝明目凡人夜血則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臓過
三更不睡則旦而黃燥意思荒蕩以血不得歸故也
所以患瘡疥以血滯故也肝氣利於血血氣流於津
液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所患瘡疥宜食薺其法取
薺三斤許擇淨入淘了粳米一二合冷水三升生薑
不去皮搥碎兩指頭大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多



於羹上不得觸攪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可入鹽酢等
若知此味則水陸八珍皆可鄙厭天生此物爲幽人
山谷之祿也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

真一酒法寄建安徐得之

嶺南不禁酒近得一釀法乃是神授只用白麪糯米
清水三物謂之真一法酒釀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
絶似王詵駙馬家碧玉香也奇絶奇絶白麪乃上等
麪如常法起酵作蒸餅蒸熟後以竹篾穿掛風道中
兩月後可用每料不過五斗只二斗尤佳每米一斗
炊熟急水淘過控乾候令人搗細白麪末三兩拌勻

入甕中使有力者以手拍實按中為井子上廣下鋭如緯面尖底盌狀於三兩麪末中預留少許糝蓋醅面以夾幕覆之候漿水滿井中以刀劃破仍更炊新飯投之每斗投三升令入井子中以醅蓋合每斗入熟水兩盌更三五日熟可得好酒六升其余更取醅者四五升俗謂之二娘子猶可飲日數隨天氣冷暖自以意候之天大熱減麴半兩乾汞法傳人不妨此法不可傳也

食羊脊骨說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



囑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燋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眾狗不悅矣

食雞卵說

水族癡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寃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寃者李公擇嘗謂余鷄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乃可食非殺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鷄初如塗粉竹葉上翩然久乃能動百千為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路晝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胚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雞者猶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爾而謂水族鷄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蛤蟹自今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魚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而食生卽赦之聊記其事以為一笑



止水活魚說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用止水卽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維鮹鮰入江水輒死乃知鮹鮰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一終

雜記

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先夫人僦居於眉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一甕覆以烏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而已人以為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間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



必不發也吾媿而止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眾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記錢塘殺鵝

鵝能警盜錢塘人喜殺之日屠百鵝而鬻之市予自湖上夜歸過屠者門聞羣鵝皆號鳴振衢路若有訴者予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予心也鵝不獨警盜亦能却蛇其糞亦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記徐州殺狗

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勑書不禁殺狗問其說云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遂不禁然則禮云賓



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死猶當埋不忍食其肉況可得而殺乎

記張公規論去欲

太守楊君素通判張公規邀余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死海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眾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

理故爲録之

記故人病

元豊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後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嘿爲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耳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病非吾之所怖也余曰有行乞於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



之有千斛之粟而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有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記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僕友萬乘螻蟻三軍粃糠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爲神全而不學可發也哉吾時與聞其語故録之

樂苦說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耳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此四者猶有髣髴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



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記子由言修身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且置一卷曆晝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可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奇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書付邁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况汝實無而虛若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適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爲善臨紙以是告汝

畏威如疾

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爲私記

常德必吉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



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卽當得道雖富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乎以此占之多矣

祿有重輕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効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吾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瓮黄虀無處消破耳

德有厚薄

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見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劔或獲厥鎰士有効之者雪中見一枯骨質衣而葬之夕夢丈夫至云我凉州於陵同秀才秀才曾唱宮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舞旋色得與秀才舞箇曲破聊以報德

仙不可力求

王烈山中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磨錯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如退之性氣雖世間人亦不能容况叔夜悻直又甚於退之也

事不能兩立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記鄭君老佛語

數隨定觀還正此道以老君佛語兼修之常念此身如槁木堅定不動若復動搖一毫髮許卽墮大地獄如孫武令兩君法有死無犯鄭君所得輒與老夫不謀而同乃知前生俱是一會中人也

記張文潛語

眼惡點洗齒便漱琢治眼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此張■文潛之言也而僕嘗書之戊寅三月二十二日儋州開元寺書（此帖重出）

記合浦老人語

元符三年八月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歲不飲酒食肉雙目爛然盖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齋槃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如是東坡居士記



二措大言志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也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以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三老人論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輙下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浮游朝菌何以異哉

桃符艾人語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草芥而輙據吾上艾人俯謂桃符曰爾已半截入土安敢更與吾較高下乎門神傍笑而解之曰爾輩方且傍人門户何暇爭閑氣耶

螺蚌相語



中渚有螺蚌相遇島間蚌謂螺曰汝之形如鸞之秀如雲之孤縱使卑朴亦足仰德螺曰然云何珠璣之寶天不授我反授汝耶蚌曰天授於内不授於外啟予口見予心汝雖外美其如内何摩頂放踵委曲而已螺乃大慙掩面而入水

記道人戲語

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術矣戲語得千金然未嘗敢欺少年也

口目相語

子瞻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子瞻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爲口彼與子爲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决請眼曰它日我瘖汝視物吾不禁也

作僞心勞

貧家無闕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首君觀吾儕有頗刻難筆硯者乎至於困躓猶似筆也小兒子不解人事問每夜何所蓋輒荅云蓋藁薦嫌其太陋擣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髮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耶



着飯喫衣

無糊絹以桑灰水麥爛更以清水麥爬灰氣細研如粉酒麥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荅云所以着飯不過爲窮所以喫衣不過爲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諭曰夜寒藁薦豈非着飯也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二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三

小簡

謝呂龍圖 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當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引之於其始韓公存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惟末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有循何由論報此者止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荅教言辭欵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授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蔀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煖然之春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臨紙遊謝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久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覩止鄙惟得疎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寛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旁問拜覽之際益增厚顔且夕請覆次盛暑伏惟爲朝自愛上副注傾之心下慰眞人之望

與楊濟甫

爲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吉自離家至荊南數次奉書訂並聞達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腊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



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約會見千萬珍重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教覆如宜新詩龍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諭謹在意

與楊濟甫 鳳翔

奉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問想自尊君襄事後來漸獲安靜管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比與賤累如常今因范元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者手教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善甚善某比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尖禍仍重如此何以爲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



處而樂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與順時珍重

又

近聞員秘丞言聞於誠之欲令誠之替某若得請固所喜幸也然某書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資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爲太淹緩安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接奉何喜如之陳丈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遞中辱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佳

厥[illegible]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爲
交代但素見科遠耳承又須歸覲奔波良不易也秋
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即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
易久此僻左獲奉清游甚幸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項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
息欲奉謁次聞府官盡出接張省遣項至且出城恐
訝不來走此聞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
日至府謁見預增欣忭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爲本府
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
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非
本有防護二十人爲華州截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
差較也告早爲擘畫某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恃
眷契喋喋喧瀆幸爲秘念

與楊濟甫

久疾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
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
告便於途中患一書得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
子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答楊濟甫 除喪還朝

某近領腨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
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
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
種菜亦小有嘉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
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途中屢得數書知尊體佳勝實眷各安示及發遣引
目契勘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
府推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余正官到即仍舊管
官誥院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
及

與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舍
弟亦安不煩念及久容都下桂玉所迫橐裝並竭今
冬積雪四五尺餓居斧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
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寶月大師

久不奉書蓋冗惰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華處領來書知法體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諭隆紫衣師號近爲子得王詵附馬奏諭爲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覺經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討會諭師文字纔得便入遞次其更一兩月方得勑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不盡此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秘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它甚珍惜不妄與人畫

與大覺禪師璉公（杭倅）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它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



[illegible]非界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聞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意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其他之人可全責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壹謹幹小師賚龍使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間安上處及遞中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遣春夏間殊少事近日併覺冗坌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衰病無狀簿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爲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余日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比粗遣但親友疎濶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

家兄書云毋去輒留食食倍于我輩此大段也殢得
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無緣言面惟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濶經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
往見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訝也咏奉啓布謝萬一

又

久別忽得贈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盱病遂
阻言笑愧悚不可言稍凉起居佳勝某下痢雖止尚



羸薾也謹奉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爲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
二斤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兒瀆

又

辱訪臨感怍獨以匆遽爲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
熱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
佳爲使者即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與康公操都官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
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
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
隙輙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蒙
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



嘆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偪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
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
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托
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可上
也

荅楊君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叟各無恙
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絆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悵

[illegible][illegible]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勞任與時鄙齪於當捨去相從林下也酷暑中更望順養道氣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比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公牒相見私願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曠望坟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與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壽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既椎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今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李無悔

又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爲親厚既去又承追餞[illegible]

[illegible]惟賢[illegible]衆所鄙棄自非風誼之篤何以至此既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具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間且就鄉里承示論進取之意甚佳盛時美今何遽如此且勉之必取爲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絕妙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詩稍暇作寄去幞帽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三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四

小簡

荅水陸通長老 湖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辱人來辱書且審法履清勝其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竟對復求蘇杭湖山之游無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惟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寬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委



子兩卷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止此耳單君既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詣附寄州遞寄數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踈奉問書辱手教愧悚艮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几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適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

合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也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意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作到未及奉書

荅陳覆常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并洗濯衆鄙別來仰行日深通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卽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爲時調



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洒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屬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亘須紛然疲薾日俟汰逐企佩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荅程彝仲

其啓奉別積年因循不修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

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屨履之
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便無終否不
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
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
當在來歲冬秋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
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
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坟墓也心貌衰老不復佳日惟
飲斗酒復難與親舊相從耳星稀則棐比來更增益



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
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
正謂此矣知張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
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山
里但言此心已馳于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
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藏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饑人衆剽劫無虛日兆督捕姦兇五七十
人近始肅然郡訟劇亂稍并治剛存者之亦粗可樂
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則悵然終日邇稍能飲酒終日
可飲十五銀盞花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
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冊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嘆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豈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
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諭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
臨紙悵然惟爲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
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宿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
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恃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
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
右異日歸田却當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某
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中旬行
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樂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甚善其窮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聞祖筆力頗長親
戚所謂老而能學唯子與表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
園欲尋常著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



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于玉山堂適
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
而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寵惠編集向已盡讀數冊遒詩遒文筆
力奇健深增歎服僕嘗觀貫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汩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淡泊寂寥非以靳人知而鼓
名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復奉廣

耳

與人

遠去門下已八年愚魯龍殆人事廢絕書疏缺然忽
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
疏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怜恕之否即日履茲寒
凝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
乞江浙一郡若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又

故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
教感服眷厚不即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馳



仰

又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慰感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滋海恬然繼以趣權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忻慰
可量

與人

前日使車道蘇郡下雖展接頗表殊慰暌儀之懷惟
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遽茲遣問吏役綷擾未遑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膳披縑數四感

仰交侯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余動止佳勝未獲會
集臨紙愴慨

與眉守黎希聲 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伏俯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鈐
齋豈勝懷仰伏冀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承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承
朝廷俯狥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
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



人之眾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
去坟墓貪祿忘家念之輒而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
擇尔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尚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
遠風問可勝悵然坟墓毎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
葬祖坟爲諸房眾多其旣不敢果此恐眾意難允也
乞知之

答李才元

執甚資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竊惟省
高年邪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爲見教以是捏之呵呵妄道舍弟嘗具道盛
意乍遠萬乞保重即復動用以慰上望

與司馬溫公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教賜付以超然雄篇喜忭
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
作無已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
陋州爲不朽之華事然所以奬予則過矣久不見公
丈忽領獨樂園記誦詠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



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闃然盜賊衰少聊可
藏拙但朋游闊遠又舍弟不久赴任益岑寂矣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
者叉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
日起居何如末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美叔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
拙鈍放懶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而自訟
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法

不加法勘劾糾彈日俟沃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
逆侯見未間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貨帽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
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將力行
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
賦之外徵歛雜出而搵禁緊密急於兵火民既無告
吏亦僅且免罪益荷聞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
不合今茲躬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
諸君亦自知之



與瀟廷瑞

河中承洛出數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
華嘗得無核者二食之後竟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
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耳

與滕達道

示諭宜甫晏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
冷焌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
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叅扣竟不果
此意眾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其
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

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
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顧公以食爲巨蔽況
任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餘則
與異論者相去無几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
罪不罪

又

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曆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
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愛國而所言差繆必有
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
踈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曉曉不已



則愛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之意但以老
病衰晩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
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諷待深春信筆直奏千
萬恕之

與晁君成

若寒審尊候佳勝新文極爲清妙久不見之甚慰若
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
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凝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黃魯直

晁君寄駿紙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才耶然有小詩

督直一以已意微感之。足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余濫爲奇怪。盖出於不得已耳。恐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訓其譎也。恐傷其過往之氣。嘗爲朋友講和之語乃宜。不知公爲然否。

與范子豐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忭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六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愼重別膺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閩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僉難望更無乃求倫之過乎然亦須不可苟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辛甚未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撤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凉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發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目余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㳫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甚善丈人高等侍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三千枚少錢若那出便納上婚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未問似舛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家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叔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牓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晉叔

元民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縶無緣於東華門外奉送京師一別二十余年豈惟吾儕衰老可嘆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感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厭源麼了當后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至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遥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乘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



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易泉之游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報約也要墨納兩努皆佳品也余惟為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節少暇奉啓不盡意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五

小簡

與文與可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即然鄖廟闆誰為郎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嘗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為樂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瓶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適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濁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蓋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幷新文石刻詩疾讀喜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業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坟墓在焉計君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止一年諸況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矣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祈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毅有古人之事亦健君實廚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令君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且久歸南劇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何正臣教授

忝命假守出於異恩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蒙起居佳勝登州粗遠不果告別益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佳勝鄉校雍肅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規矩之氣象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塗秀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難乃見今之大匠傍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

去歲城東奉陪從容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愁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書傳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依詠其蒙此柤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百事無不有

[illegible]名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illegible]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檝櫂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恕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柯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倮省錢豈暇復重責命乎所費必多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合圍門屢承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通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望顧

又

伯仲凡閑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李[illegible]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 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書教喜慰良深仍審起居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嘗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



故人知其懶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與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闊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乘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嘆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怳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毎以悵然兮弟朴訥質從非長者輕勢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有餘不外

荅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質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通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令人靡靡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敎良多不敢擅爲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佳勝聞軒從及境郎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疏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illegible]

□從者同志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寺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淸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紈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耕叟時亦佳

又

屢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爲譴也經宿



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硯不一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旣別思仰無窮人事衮衮未遑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教

近脊膀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氣喧和奉訊即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爲况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郵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勝中鄉人所識惟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風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麟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辰履茲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惠區區

與朱康叔 黃州

武昌轉到手教繼辱專使隨禰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幸甚

又

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侍常矣子由尚未到不出使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

又

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爲慰舍弟已陪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牘殊用人還且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景祈人



近爲少閑暇俟死轉求得當積數之呵呵酒極醇釅必是故人特遣下飈也

又

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麪酒果一一奉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丁中前示諭姻親事

可留示年月日冗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青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又

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凄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惟祈善保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



當立上聞也寫字僕少閑積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又

門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示門之所向及側近故事故迹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懽未嘗一日不談笑也舊好誦陶淵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爲書抛塼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郭光祿爲病勘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得

不稍微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勤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秀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貲研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



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是潘正名買僕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毋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某恃舊干瀆不敢逃罪

又

張質夫求琵琶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一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不審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日

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樂推官

蒙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緩以臥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佳否知明日啓行輒叙而別尚冀保練慰此區區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五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六

## 小簡 黃州

###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貧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詞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勢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與萬萬自重

### 與司馬溫公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耳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 答范蜀公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絶朋舊子舍皆在入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毁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爲卜鄰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



買一小莊子矣俟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買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淡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别紙示諭櫱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因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所

往所在願公燕坐静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或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貌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黄面瞿曇亦須歛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獨收録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肯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



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會卒爲别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作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絶故人不遺兩辱手敎

只山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聴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廪既絶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淡之中卻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晩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坐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教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



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稽不即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矣中實無他也更望寛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懐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怍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懐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間客至參解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

久別渴詠遞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投郵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頹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譬如當初不及第即諸事易了何足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壽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録皆已領一一感佩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
乃尔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
爾雅釋一物而餟名也見劉頌且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遂北行嘗與之借往
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賫家傳去别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作感作東坡非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併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
證成仙果甚喜幸也其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



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
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折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日深矣臨皋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
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但不惜不須更爲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稍豚結戀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
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録去幸秘
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目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眞上策也然
其所處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
居於别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后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
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居漸畢工
甚慰相望數日得君宇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媳婦云一絶乞秀英君大爲愜㥲眞所

前碎時是醒時語也家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覺語猶且收■庶幾萬一莫更要寫眷記否呵呵柳簿云某奉許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因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眷記欲與寫云文武寀寮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許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二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臼更留作樣几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惟萬萬自愛

又

蒙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薑言遂欲開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圖覓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侄甚佳士兼甚仰威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爰帽奉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寶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卻了得莫遂答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曹豈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

濟南境上爲别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夙昔所能業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畫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爰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琢感慶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愚此懺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籥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而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怍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為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論也近有李名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甚長可用大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為回信慙悚之至兒子輩悉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為涕下也黄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

秋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矣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如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也若識此當詳以示乃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栖賢堂記讀之慘慄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又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



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者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答潮守刁景純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切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足想見之嘯咏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賢府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併家寄惠詠愧交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汙溪山景絶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答李方叔

久不奉書悶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者十餘日門外天水相接今



雖已晴下涂上蒸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人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

又

秋賦時不審已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姪婿王適子立近過此往彭城取解或場屋相見其人可與講論詞學德性皆過人也其弟名遹字子敏亦不相遠承問及兒子佩令幹事未及奉書王文甫已與簡令驗前所留奉納矣暑中既不飮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爾也下如此辨好也近獲一鏡銅色漆黑光明照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丹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聞爲考之

答蘇子平先輩

遠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安佳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先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日會合慰此惆悵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表見家厚惠足下因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也一二依數領訖感作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憂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祕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六終

重刊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七

小簡 黃州

與蔡景繁

自聞車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憫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順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鬱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齋居百想灰滅登覽游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非覆面既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

又

違潤數日僂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家此如昨度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萬乞為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后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乎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游東海縣一帆可到聞亦奇瑰囊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月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磬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太白自言名章俊語絡

緤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誠篇中爲不肖光寵甚日當奉呈也坐歷以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爾行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窮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常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兵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度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溽熱起居何似向須畫扇比已絶筆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儕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粗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貴畋新令李頎到未幾其聲調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倚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絶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黐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



不卹況謗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況何如劉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

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嘱留此書令諸
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
許留石研若有餘者可輒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歎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
欸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
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
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
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毋思楹泉之遊死在目前
闔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異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
慰此窮獨

與江惇李秀才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
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illegible]

[illegible]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亦溫
[illegible]旨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
[illegible]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
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
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示
甚善揚子之學大約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
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
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正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



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遠
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肯固嘗愛仰然老
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冉
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進名此事便不繼然
所示亦當在心有間焉因當以此告也

又

叠辱臨顧感怍無量辱示神告得聞前人偉績固後
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嘆文字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其實不厭半年可必也曾過江游寒溪西山否見友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怍無窮往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稍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慚負多矣幸甚

答朱康叔



酷暑不可過百事惟宜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恭想尊體佳勝別來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瓌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一二佳士會同飲盛貺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已遷居江上臨皐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城下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

又

蒙惠寄惠酒醋麪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劭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食傷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肯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稱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



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幸甚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少不佳乎未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澁尤宜慎嗇

又

天覺出藍之作本以爲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光篋笥然舊常不掞輒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與可舡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尔也到此湏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諭蒙許忠生教酒四瓶正濟所乏極爲珎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佳然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每蒙公惠念遠致珎物勞人重費豈不自所安耶所問麥𪎭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惠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公信意簡率乃其常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菉豆爲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也如果佳錄示幸幸闕辭極珎極珎

荅湖守滕達道

屢枉專使感怍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懷某近絶清徒見教如元素紬罷近猶有所悟遂絶此事仍不復念萬一知此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絶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境若不打撲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尔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某閑廢不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豈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



所共歡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尔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黄當江路過往不絶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荊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

從馬舖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荅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篤譏篤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之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絶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也恐未當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憂無礙推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晩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敢縷縷

又

覽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釜中杼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七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八

小簡

與錢世雄黄州

久不奉書益無便亦懶怠之罪未審試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曽託旅宣德附書及道教經疑尾必達也吳江官況如何倅有佳士否濟虹閘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後盡江上久居亦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望

答任德翁

自黼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姝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提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聞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小大更不覼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晩來起居佳勝甚欲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日辱俯降業已不出無繇造謝信箱尊寵萬福爲
外茶芽少許漫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賢昨呼
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
無窮柰何柰何中前人遝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
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悲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
作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强食

與楊元素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伏惟

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
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暑道所以然者未聞
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倦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
手誨承小疾盡去禮貌體力加徤此大慶也更望倍
加保嗇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匆匆辭去至今
不足示諭田事方委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

[illegible]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并此之
前二千石皆[illegible]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
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影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
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
乞與留下某家公見念今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
生復起當卻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
舊守到發冗甚不一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
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

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
作書爲謝適冗甚非久數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
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望敢乞致下懇

又

適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
大霈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
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
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

緣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明公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濁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子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後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嘗參拜其人甚奇時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喻定褒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幷和紅字韻詩必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洗把攬放虹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常遣云京師見任郎中錤之子欲買荊南頭湖莊子去歲五六十千買有田四五百秤歟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遲遲遲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君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浼亂草聽負荊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册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覩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大槪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繇半面蒙此三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爵靦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編多寫洞庭君山境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棄舟縱游其間風雨雲月陰晴早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喻燕子樓記其與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几免矣雖託云向前所

於事者豈論前後即與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
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修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去昨日始與君瑞成行
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已不及斷此當俟駕耶
老兄別後想從其五七日來苦聲嗽殊甚飲食語言
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
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
生兩獸無恙四栢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適自北還得
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卷已除服哀
念怨怨如何可言久不得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
明微累想兌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搨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滄側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耳念此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
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
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粗杜門絕
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
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荊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游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此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之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
應擧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覽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菜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
一笑爲壽州太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之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灌
血腈作薑豉菜羹宛有大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壠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親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
通躬■親褾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
取



與王元直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
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不欲得罪方朝廷綜覈名
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
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
門吃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
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
愛

答佛印禪師

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栖賢近處又領手字眷
與益勤感怍無量數日大熱淵想小閣方適清和法
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
筆而龍君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寬假
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俗
駕今僕蒙犯塵垢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點
汚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
豈非宿緣也哉

又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
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有野人於墓
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也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
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
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
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疾息黥補劓恃有
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
恩許歸田里當畢此意也

答賀月大師

近遞中兩奉書必逵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與會悵望可量屢要縣嶽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逮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殷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寄往安州干懸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嶽經碑一行及換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住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冗餘惟



萬萬保練道冗中清師行奉望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它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徒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覼縷

又

[illegible]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illegible]恐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并[illegible]何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illegible]東寺禪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通孫晦之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箱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割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輿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瞶何時復得按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



[illegible]暑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厮洞也要覘覦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屢險涉難可以清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慶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閤不罪况濱勝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其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恨慢之過遂辱信使愧交懷承被命宣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使者交章竹聞進擢以爲交游故人寵光

與蹇序辰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嘆耶子由在部下幸甚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特眷必不深責乎常可勤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笑

又

前日巳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



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渴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暖起居何如開除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眞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矣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間之末亦切以爲寵但羈縻之餘不可役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且夕欲遂一見惟與顧候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洲私情甚不足人常敝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況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八終

小簡

答濠州陳章朝請 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耳別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甚非厚窮胥勳敦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數謝而春夏以來卧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病昇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健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纔復通問不過相勞慰而已孰能如公遠寄



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自適時枉書問戲作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夙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怜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遂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遁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徒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逮來意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



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被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怍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徐得之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欵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悵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非久不遠

想途中不復淹留凡事稟議大阮爲佳仍恕遣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悰惘然辱教自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播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閉戶擁衾耳想來日亦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悉可知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來日離此水甚惺惱不知趂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爲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送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于闐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與之似太早計然[illegible]便自見其成立但催逼吾儕日益衰倒爾恐得之小別又復前去家中缺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窂過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游不見故人深爲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歸計也此日已遠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算聯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人隱居約得之不爲靜組所縻僅得



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

濶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嚮昔時枉遠書感作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帷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

必王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速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飰叫饑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與程懷立

昨日辱訪感怍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衆借示于明傳神筆勢精妙彷彿難辨恐更別大本望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專此致叙不一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



起居佳勝爲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萬萬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感服眷厚不即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傾仰餘寒惟冀以時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

疥病不往見而仁人教使使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發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乎 謹已拜貺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決旬蔬食耶一笑

又

辱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携被往也

與人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起居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數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王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飰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與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駢槩于此不得一望其履綦慨嘆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敵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貲



幷爲看過因家兄稚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一

代夫人與禪應眞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從夫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宜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肯辭褒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神人欽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擇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爲飲酒數盃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夫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示及黃君佳篇



及山中圖刻欲今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多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纏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簡承起居清勝苛墨吾儕共寶併蒙飽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 謫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
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匆匆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如何前蒙恩遣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躬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泝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嘆計公聞之亦戚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磁
器更煩差人得否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状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
謝事古今所共賢二䟽師傅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
人初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瑰章
橘果木成陰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
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
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坟墓心目斷絕方作舟
行何時得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美

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與楊元素

陜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
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咏之樂數日來人皆云
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還
權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
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紆繞道回然
又因賫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
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冢然非也冢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
昔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
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
觀

與湖道士

昨日起離中塗逆風吹往北岸几葬魚腹知之二詩
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
謹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豈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佳勝汝

形彩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今兄不敢別狀乞道照

與佛印禪師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倍至感怍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謦欬但深馳仰

又

夜想高風忽復披奉忻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怍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併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爲衆望公來長盧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更留數日携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愛愛之深也太虛已去知之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九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

小簡

與湖守滕達道 湖州

一別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至於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得報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走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莫寄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頗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聞張郎已受得發何春中赴上安道公與之俱來某

若得旨當與之聯舟而南窮困之中一段奇事古今罕有也不知得遂此意否恭大虛言公有意拆却道遷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耳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樂其窈窕深寄也如何不罪造次

又

晚生家不鄙與遊又令出一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孝



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晛陵相去益近將得上問也爲時自重

又

承差人送劉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即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冀保馬戶帑洛堆垛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承郡事頗煩耆整想亦期月之勞耳微疾雖無甚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謂吾黨之望而快眾小之志也情切言重必恕其拙

又

別紙示論且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惟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乞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有監酒楊侍



禁永康者與之外姻亦甚謹幹望畧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又

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特亦未是實討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攜歸矣餘耘老能道

又

匹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模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絶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賫納令專愛護也

又

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答賈耘老

久不奉書尚蒙記録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慰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趣也新詩不蒙録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老少加百耳餘如故未縁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戸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賸公且告爲甲未送相子來楊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出船蜿然使人神聳好箇没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



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試又失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念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暑到彼葬却老妳二姨子由乾妳也住二十來日却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illegible]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

□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
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
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
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
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覼縷
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且知法體

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惟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寒
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
歲豈人緣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蹔至南京郎
還南也知之

又

□前經過□□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
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
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寄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
□□□覼

又

久復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道煩難錫不克款語但有
慚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
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
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荅王定國


厚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
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
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
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
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之術惟絕欲練氣一事本自衰殘當然初不爲
痛而作也其餘坦然無故雖猪魚蒜韭薤則吃生老
病死時至則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舉
烟瘴裏五年而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乎老人知道

則不如耳頑恩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矣。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絶少過臨賓客知其衰嬾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喝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或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嗤於拙



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與吳秀才

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望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予冒大熱間關葬榛曲賜臨顧一見洒然遂若平生之懽與刑所鍾既深嘆仰而大編璀璨徒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不已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一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殊書正快如九尚之珍徒宜寶一商宛轉而不忍下咽也不審舟從定在几日。可非晩過金陵

當得款承

答靈[illegible]就道老

前日璧問一見新得。使句泥土上識君。今日復掌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師。何不自家留使。既已倒持。輙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杪句開發良多本欲扳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與李廷評

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



暇治行匆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濶豈勝愧負

答楊元素 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貺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啟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會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遂在瓜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滕達道

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聞覲縁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它無足云云

貴眷令子各計安勝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箋二

諭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要累更卧尚紛紛也指道人名世昌蘇竹人多藝然可閑致驗亦足以遣悶也留此凡一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前蒙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愧悚之極登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望舍弟召命蓋虚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丞言王汝石援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示諭

又

許爲置朱紅累子不知已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與韓康公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託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辱專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却封納不訝

與滕達道

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或留意幸

竹之甚耳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晉示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妙物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荒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鰒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瓶聊爲土物不罪兇觸令子忠渴冗中不及拜啟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甚懽今日赴其盛會鬧恐要知



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一

## 小簡

### 荅王慶源 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憂想歸路若接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踔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接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惠書冗中未及荅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諭



### 荅潘彥明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嘆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昆言令兄亦嘗惠書冗甚未及荅且伸意殺甫與宗公順各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侍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凡與照管共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答曾子宣

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照如一日也孤忠寡與日覩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湣輸之寄遼淵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一 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為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召還豈獨契愛之末遂落寞甚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寔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起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子安兄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丑有懷仰即日殷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坡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茔松甚煩照管如更合安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觀當分明點數根楂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東阿井水 青州貢墨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無者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而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常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作人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作得一處以為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許及一二

與楊元素

泰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
上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顯
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
以道眼觀之何曾較疏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
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嘆也更冀順時為國自
重冗迫不詳及

又

忝命過分皆出素獎祿祿無補日夏愧耳舍弟遠慮
赤目未能上狀又適得鄉信堂兄承議綖名不發亡悲
痛中不能盡區區恕之恕之都下有幹示及



又

陳僉主簿聞公已為之感戴之懷如親受賜也幸為
終始成之此人實無宅賜可保信也不罪

與陳季常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
日勞而無補頰髮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
對此為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
不離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
中難得須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
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訪

偷出未見也傚居在蒲池寺去此稍遠數日頗[illegible]
事左校已出陳州君實代之蹇老知和州校之處發
餘不能盡報去劉莘老中丞旦夕校也黃安中龍直
知越州靜菴不管閑事最妙最妙

與潘彥明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其老病還朝不為久
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酒亂故人旬
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文丈傾逝聞之



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其衰病
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末由往慰
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媼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
各計安寶兒想見頎然矣郭與宗舊疾必全平愈酒
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
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
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
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

[illegible]儻覺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老
[illegible]終嘗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者孝復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
止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
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
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佳勝叔文脫徙
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其罪戾流落今復强顏周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
歸陪杖履復議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往
挽脚相送先緣遣酒壺歸璫草榜於義倓矣記得否
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欽詠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
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
早奮揚屋慰親意也知宅醞奇甚日與蔡子華楊君
素衆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
信手豈復能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澁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
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乎
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
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悵然若寒爲衆自重

與黃洞秀才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寡常因事點
筆隨即爲人取去今郤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
去蓬仙因降爲致區區之意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
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
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
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右安
溪亦佳不然寫故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承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
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速
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

違闊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窃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其家庇相遠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辱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屏郎膺柄用與議所屬小子得以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與知縣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温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救我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箋已拜賜新茗之味遂能分惠感作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勸春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尔否

又

近者首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在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恩企高議未緣款奉臨書悵惘示諭書辭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少暇耳壽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卽裁答可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叠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當鈍多不及事惟涵與督勵切祝切祝晉鄰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

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
雨冷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
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當倍加保愛也

又

違闊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衡泌薄冷起居清勝即獲
晤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安勝寶月書信并念
二侄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
愛

荅李方叔 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手容雋壯甚可貴也有文如
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
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
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荅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甚見諭某何敢當徐
思之當不尒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
深矣體中微不佳奉荅草草

與王慶源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
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
屨爲江路藉草之游甚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
殊大報塞愈難退歸何日西望悵悵殆不勝懷想叔
文與夫人及諸姪歲時相過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
然熱波之餘必及鴒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
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者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
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
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携壺藉草之遊樂如
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閙翁要此釘
畫功力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柰一

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黄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著鞭區區之禱也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冀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



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顔旁觀之誚柰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逆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黙坐反照閉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又

久濶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緊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皆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

七十一卷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二

## 小簡

與韓昭文 稚圭

違遠旌棨忽已數月交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賢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爲國自重因任秘校行謹奉啓參候

與范蜀公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凛然足以下激頹靡



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昧冒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謦語又幸也始者竊意丈夫絶意軒冕然猶當浹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爰慰公孤風亮師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乃復歸心勉强暫起以慰二聖之望惓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大夫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



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又

近者子豐携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何下二子甚訢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夫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楊元素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復蒞

[illegible]亦公侯何似某豪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它日世事一役奉委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詣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大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孟不敢堅臥嫌君復伸前請尔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福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 成都帥

自附啓河朔尔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政者擾之公既深

得民情而民亦柔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談笑無事
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
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
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祿祿無
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
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耳冗中不盡區
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宣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肯與受賜多
矣幸甚幸甚小侄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
就也曾拜聞肩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
知曾請見否

荅呂元鈞

適辱教值局中不卽荅悚息悚息執事尊體佳安暑
暨衝冒何不少待妹冢必亮此意非面莫盡者不欲
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
諭餘示朝中可旣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
也此間謠言紛紛比來亦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
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
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大官未厭公論耳季
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
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荅史彥明主簿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



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僕僕請郡未得何時展奉
少道蘊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府可示諭也程懿叔
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
春能鶴菜羹有味寒暑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侄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
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附入詳考可謂史書爲益不小也

與楊君素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毋以爲愧此日
動止何似子侄十九兄弟遠來得問具體康健異常
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屐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
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
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
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



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腳銅缶一
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
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
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龍祿過分憂責至重頹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
屢乞郡未得但候想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
得之甚幸切望措意覓益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
下有幹示及十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
書又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太虛安常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眞得古聖賢救人之意
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
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
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
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
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又

某端居靜念忽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
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故太玄罔直蒙酋
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酋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
也人之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
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所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
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則古未之言也豈亦
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
鹹非水而何僕以謂不得此理而內丹不成此又未
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

火煖之以屛固之屛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
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
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
群書又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

荅程懿叔

人來辱書審知起居佳勝春愛各萬福郡政淸暇稍
有樂事處以無心强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
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擧人不離門勞費百端
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
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淼渥



荅李方叔

承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諭固識孝心
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
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
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
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
公度某無它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示諭擧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
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既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

難刻數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八又立行不復覼
縷

又

某以虛名過蒙士大夫不察責望過涯朽鈍不能副
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
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
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婿淸虛
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氷玉相對得無火瘡否扶



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駡書尺往還正是攪人可憎
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
劇口大駡之固應尒然而不可以徒駡也知公瘡甚
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伸意

荅范蒙得

違別忽二年瞻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甚可量
覯罷當獲造門併道區區

又

昨日方叔處領手誨今又辱書備增感慰乍冷台候
勝常未卽詣見但有馳仰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起居佳勝楊君秦家人服其藥多效亦嘗見其操當然近見王定國言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頗云云不知果尓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絶末與種者皆被允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當試勉強繼作

又

辱簡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尚稽詣見



悚息悚息子光復借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匆匆

又

辱教字承起居佳勝郊外道遠不當更煩曲臨可且寢罷有事以書垂諭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亦自不出只在舟中也惠貺鳳團感意眷之厚

又

不肖所向寡偶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既別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佳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詩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勝洗玉池銘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修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佩人子之心也不肯之辭宿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盡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猶還璝庶幾此義

與辨禪師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祿祿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歸老復聞法音尚冀以時爲衆自重

又

某向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

試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諸以買得度牒一道以奉
此千今附趙君賫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
音前略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
弟某捨絹一百疋恭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
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
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人形所費盡以
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
匠便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



頻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洛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
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
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
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
以稱鈇遆未卽相見千萬爲法自愛大雲後手柬不
復成字

與張元明

數日起居佳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
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
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佳勝適在院中得王郞簡帖如此今封呈
切告報忙一往他必不敢苛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
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
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近日閱書雖復數過終不記憶可見爲學要
涌及時所謂少而好學如日出之光老而好
學如燈燭之明也己丑仲春遂初子識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三

小簡

答劉元忠 杭州

専人辱書承見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
誅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
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輙出一
詩爲謝取笑取笑末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何如可言柰何柰何盛德之
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寛中自愛



而巳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飭寄去也所
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它人求也既
不識其人不欲便稱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
名號也必竟此言黄素却寫一絶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抵極今侄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
之懷未易具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粗
遣衰病懐歸 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蕃
鎭乞小郡自小郡乞宫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
營此近巳乞越雖未可知而今營不巳會當得之致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康歸鄉日猶
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樁冠珎簪聊表遠意祇
簪巳七八十年物閲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答胡深夫

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辱書
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冀以時保練

又

乍到埜茸想勞神用浙江數郡例被淫雨颶風之患



而秀之官吏獨以爲無災以故紛紛至此想公下車
倍加綏撫不恤優價廣糴以爲嗣歳之備憲司移文
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戸專闘所不樂故妄造言
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

又

某久與周知録兄弟游其文行才氣實有過人不幸
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寄迹治下切惟仁明
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余託柳令諮白

又

彦霖之政光前絶後君復爲僚可喜可喜舡暫借知

又

某以寒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削書必不罪也

與引伴高麗練承儀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饑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也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令來醉酒罷却可迎中使老業未盡有此悤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令上馬爲幸

與潘彦明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制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脊安放懷乃得之娛也彦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悵悵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長者可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薪蒭於墳前一酹而燒之勿觸動住持眷恋之深不必罪干浼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



在假數日今雖强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郎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殊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選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特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悵悵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諷咏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
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因所望于左右也某數日病
在告今日纔扶來旦欲出視事然力尚少俟和得來
詩未能盡意化尭不難得但去人已孔亟後信當致
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怍不已比日起居何
如養痾便郡得宗親彥華行役追遊裁謝草略想
宗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
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
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
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
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釆爲
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
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其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
去公若見此老具爲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
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
凋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
盛事比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行若頗有所警發恨
不得一見老師更與撫摩也藏經山中寒苦千萬爲
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
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
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
一節切望自細錄到郎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
者賫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
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
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
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座寂長
夏安穩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詣謝領手教具審法履勝常爲

惣語錄蒙借關發蒙鄙爲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絶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燠爲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揀擇深所未喩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塗比日起居何如即見不復覼縷

又

衆皆漕臺致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逭亦云緣契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 召還翰林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讀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肝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跂尤劇



又

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衮衮忽得來書讀之如逢高𥨚翥之邁而聞謦欬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寘詞林進倍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倫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展茲餘熱起居佳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極忙爲公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末由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淵莊無它獨惟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泥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著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



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官寥悰思歸未由豈勝悵悵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捫撫無復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延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入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携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爲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宜義叔丈傾逝遞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末由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答王正夫朝奉



遞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悵歎尚冀寬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爲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竊慰兼集厚貺兹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愧灼

又

話別草草悵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濶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欵意別來思仰增劇亞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作衰病懷歸又復



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嘯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旣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寛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怍不已

又

示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遞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旣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旣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循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乃不用周圍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著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



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爲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爲衆自重

又

張君子郡尉間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令託林承議赴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罪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奉别忽半年思仰無𣄃比日履玆餘寒法體何如側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欸留然單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别後法履清勝山門久廢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

阻濶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口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頻置台樹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與信寓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蹤迹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涉自愛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三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四

## 小簡

### 答王定國 謫賓州

辱書感慰謗焰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作而已邇來示諭悲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皆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持之勿令中塞逼語自然獲濟如圖



手棋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嚴也

又

張公昨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嘗有所删潤雖不肯豈敢如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穎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已遽棄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衙月風雪起居何如端者者知

悵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邪乃知退之排斥不爲
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之來　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
息悚息三日得痛今日幸藏錄舊時詩一篇奉呈聞
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
謂守臣當有賀求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書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闕中抽頭得
此閑郡然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



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
次去師必能爲此一郡道欲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
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

兩得手書且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
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
託爲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得得
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

紫衣腳色已付錢令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近
智果也四公子亭宅章非客但近日人言尤可
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
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過巳赴河間來
續附去火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群小忌其超拔
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
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汝上而勅未下老病不甚爵任方欲力
未知得免否令于日夕相見甚矣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跼蹐無地中間屢
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
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
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少迂而老病務省事且
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悵悵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勞午高麗復至公私勞斂殆

龍州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疣群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保庇德宇獲遂辭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飯挽遂發去逾遠左右囬望悵然尚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



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爾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欲括田而招兵近聞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願公來者乎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卽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于景壽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爲某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火湯初甚驚恔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悲剋長進猶病後毋撫之如已出也除夜紛紛奉啟不謹

與范純夫

別後不一奉書慢懶之罪未有以解然朋將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冬初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輿子功同侍邇英此最縉紳之所榮羨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兩側聆大用以快輿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寫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曾直日會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耳別無說然曾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疑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淡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以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以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作熱起居如何作遠千萬自愛

答趙德麟

人來辱書伏承履茲畏暑起居佳勝爲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頼見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



果得德麟爲代眞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當今爲干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竊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歡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待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

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邂逅莫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勝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〻

又

久別想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逾蒙手書存錄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超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毎得見偹然忘懷爲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自重

與范子功 運判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切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感珍感果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茈離邪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問邀伯揚來日會啟聖公能枉顧甚幸子由明日與酧後便往啟聖公可到彼早今

某昨到押賜處候往

又

靈巖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荈感感獨
飲一杯遂酔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
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敵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
又蒙教以不遠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余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
牋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曾之傳益妄也信卷元不
發却付來人益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于
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
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
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日雖獲屢見迫于冬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
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
見未可期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
不可言手教爲貺愁感無量青奉諸況何如常日不
獨以禁令不得膽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
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祗候不可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
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



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
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
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
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辯秘之秘之

答趙德麟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迫隨分冗迫未得卽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臨案起居佳勝否甘釀



佳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抽疾尚未退猶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徑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過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了出固當馳赴也稍欠且喜漸安卧病書此不謹

與人

更役往還得見風采爲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顧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卽叙謝愆負可知今子賚卽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尚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爲答想知照未甚訝也塵恐惶悚愧蒙惠長松以扶老病試服不可言大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爲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困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啟行無緣面別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父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㫖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柰何柰何又以受命出師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

十九郎兄弟遠至持來手誨具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係望骨肉久別乍聚問信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門守道爲鄉閭推愛弟久客倦遊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乞以時自重

又

遠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畢領重承誨諭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書乞爲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着欄界便不古花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子細爲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稍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顯聞之孝賢於毀瘠遠矣比聞五郎六郎作失毋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遇此固不易處其亦爲一年兩喪困于醫藥湯飲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比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爲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爲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



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辦集上官必不汝遺劉清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欵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爲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爲至懇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七十四終

小簡

與子由赴定州

某蒙追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奏辟吏卽胥千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復詰之殆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卽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卽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問請與孫子發言畧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



爲猾胥妄生枝節或更發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塡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蕭然有塵外意未知不日穎脫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摠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其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畧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與范淳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偏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尉亮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宇已令粗葺什物能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諭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慚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彊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
无以爲報親書松醪一賦爲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
季隱書云公有一瓶藥方極神奇其長孫有此病多
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通中示及

與范壽得 南塘

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冀君子斯川足爲吾道之慶比
日起居何如某且夕南還后會无期不能无悵惘也
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无緣借
觀爲耿耿耳乍暄惟順候自重



與孫子發

人過辱教具審別后起居佳勝眷眷各康寧至慰至
慰某到邢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爲不知公因此行
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爲朋友光
寵餘惟萬萬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
然必有聞于時而傳于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
臨行不盡區區

與關元明師

辱惠并惠崇扇硯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爲
[illegible]光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余回納准
詞不訥

又

厚書具審法服作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
感愧深矣借示路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
納上元本未曾集闕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
幸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來阻風已累日
今日風亦苦不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
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答徐仲車

三辱手教極其憂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嘗書
諸紳殺食不忘名方良藥亦已拜賜幸甚幸甚來日
舟人借請或少留但不敢往謁耳

又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叠然有得載之而南
矣

與張元明

前日承追從府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益增感

惟比日且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
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仍以藥物枉所之衰疾有賴矣感
刻感刻不知何時還獄中自此音問遂隔馬勝惘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卹孤旅
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求見也

荅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



焉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无后命爾

與孫子發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候何如某索居粗遣旦夕
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也凡
百委命而已幸不深慮道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都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眞定見
楊來朝議此人有實學慶德河朔似此老亦一二數
矣其子廸簡亦善吏某已擧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
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覽使尤

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荅聞倉卒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
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
俱竄家爲流離汚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
而已任德翁同行月余具見老兄處憂患次弟可具
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后會
無期臨書惘惘余熱萬萬以時珍重



荅錢濟明 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
居何如某到貶所閉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
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
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
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于舊高義
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无期臨紙
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荅謝愧悚之至遠蒙差

人回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无以荅其意
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監
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枝疑可以奉
親故不敢以微鮮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
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其幹事且不廢學家今子惠
書回荅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
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切勿
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文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
交集著述想日益當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
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
中乃近注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
妙用然不可盡談微見其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此
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
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
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
用既定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夜甚寒

絳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
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
絶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
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頻
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
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會合邈然臨
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膺使君仁厚君子也稱薦他郡嘗仍不輟携具來相
見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
否十四郎從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審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與寄遠妙詞
亦清明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如過有
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别有所寄則善不肯決不敢
當幸察之察之

答參寥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

尉忘味也某到此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
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個小村院子
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余瘴癘病
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
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
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
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捴門下龍象老夫
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幾不小尚留情



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遊戲
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
數篇終不甚楷也秖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
雪浪齋詩句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
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
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
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于得
預乘桴之遊耳所謂無所取材者其言不可聽切切
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爾自揣餘生必須相見
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丞
遠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
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
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
他老兒不動候則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
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
與轉達仍已有書令兒子輩催俗信物令送去俞處
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
腳錢數目體例甚熟



荅南華辯禪師

罪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遽觀一視延館加厚洗
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
勝感慰兼集其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痾凡百粗遣
不煩留念

又

專人遠來復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
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窮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
惠及豐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梟銘模刻甚精某此凡
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

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梆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illegible]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緣綠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不勃而堅似可乘勿笑勿笑舍弟及聰師等書信領足此有人去已發書矣張思蒙去歲爲令看舡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許諠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庄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爭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砍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无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

荅王商彦

忝姻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

及之專人遠來辱書教以累幅稱述過當慰勞加等垂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其仕不知止路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比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徒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越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悵惘未審授任何地來歲科詔好聞峻擢以慰顒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與王敏仲

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



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又

某又有少懇見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處報一州與之否今有一家書欲告差人賫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下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恃公舊眷必能與哀楝恐悚恐

又

尚八和詞甚俳不工公更加粉飾竟至是哉舟中病

老坡倦不謹恕之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五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六

## 小簡

### 與程天倅 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寄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者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 又

衆所鄙遠决无獨應之理近發書多不荅未欲頻瀆之人爲公狀幸恕簡略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



也幸矜恕

###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怍无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荅謝稍緩不罪不罪

###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佳勝爲餞琴守遂不得詣違尚丐珍練

###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頭王臯皆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私

家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辭熟手戰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頌語精妙過辱開示感作無已龍眼毗實愈佳特蒙分惠感作之至錢數封呈頗聒增愧

又

白鶴峯新屋成當從天倅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礁稍大不傷



根者爲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作深矣比日履玆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萬萬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

其餘謹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見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服感慰兼極比日履玆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



美風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絶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邀擇

手教感愧兼至此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聽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臨欵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貺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勞落切惟尊懷亦悵然也但喜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耳到虔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无恙不煩念及未參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紛悠而已有一信箋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它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到此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辱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忝之忝之兒子過令幹少事未甚拜伏惟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為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碎字輒用程字蓋舉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卽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畧嘗不多哄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眞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辱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

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
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
空被來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
寫在揚州日二十首答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
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繹此至言
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總疏書信已領尚未
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慮
及佳趣感作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蕈一枚頗大



譾納去作笑有肉蓯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
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凝
不當遺也故略爲記之不罪

又

少頃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
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兄令起寢堂
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犀山間長一里有
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年可得稍加葺築
作一放生池襄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
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

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
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爲啟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
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
漲冒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東多松脂閩南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
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千斤因便寄示船上硫
黃如不難得亦告爲置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鹹



爐燬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中樣者三物
皆此中無有也不罪

又

其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
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愧感之極某於
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
藥耳成否當續布聞項得七哥書通中已附謝也六
郎十郎各計安末及別書所要書字舉行固不惜徐
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梔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緘蘇州錢倅差一般家
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
人甚愧其意因今附此書或略賜照管幸甚卒子與
借請少許甚幸甚幸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
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
咏不已老嫂奄臘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
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疾無聊杜門謝客兀
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話妙理達
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
兒憂詩屢欲和韻數又已罷老手五厥殆難措辭也
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遞
人皮簡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爲親自寬也
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死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與鄉之歎不審兄諸
況何如子今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
間更乞爲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承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
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早望詠史等
詩高絕每篇逈是一論屈滯它作絕何也前後惠詩
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
至當焚硯弃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
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



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
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
萬爲時自重

與廣東提學蕭大夫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
即欲上問杜門省事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
未緣瞻奉伏冀爲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
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

輒已遇人悽惻不已想仁愛所以恤不深訝也

荅毛澤民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既示雙不記居東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示諭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悃悵秋暑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又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許間



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辭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

又

寄示奇著極精而豐南來殆未得也亦時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之而藏爾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古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遣示

遇自有定數然非足下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欽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亦作報草草

荅王敏仲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適自浙中般挈由衢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矣欣慰之極未由面盡臨紙悵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



在諺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留意養生事絶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足妙訣緊要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泝流法令頗久遂微乃效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之難道在爾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耳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遣遷新居已浹日小廳踈

雖則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
自重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
廣惠間愛敬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
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㵎山
有滴水嵓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
若於嵓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之漆
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



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
大竹萬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數
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
七十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
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
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
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
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
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
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道士直望仙
可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
多請語與此言公濟物之事世以詳以告可否更在熟
籌慎勿令人知出自不肖也

又

示諭津遣孤嫠救藥疾病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
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
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
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此等爲仕
官快意目前美事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
人議論可听想蒙頤盼也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
即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帳俯就想
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
望增慨

又

聞遂作管引蒲㵎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
荳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
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
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僣

必不訝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七

小簡

與范純夫　惠州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金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青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



涼藥室暗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柰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婦甚長來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兄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具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酬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不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掌畫得數十人

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箋寵貺裁謝荷簡愧負深矣黃師是海舉正作於秋蒸著塵汗不能盡意恕之



答傅維巖秘校

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古證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屈淹才美然事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即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

又

衰病裁謝卑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撿辭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和二士面稟亦有賤物在二士處此不覼縷增城荔子一籃附去人馳上

與增城令林天和

昨日辱訪別尤荷厚眷老病龍鍾不果詣違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佳勝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公者願益進此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耰耨也此外惟萬萬自愛

又

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候佳勝甚慰所望加損秧馬曲盡其用非撫字究心何以得此已具白太守矣乍熱萬萬以時珍嗇



又

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謳頌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念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

又

辱教承微恙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鞅勩攝衛爲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爲佳也

又

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候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飫幸甚幸甚

又

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小蓮花欲出鎮憂得詩云庶致此愧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指揮勾押送來爲幸

又

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闕馳問愧企深矣承惠龍眼茅蕉皆郡中所乏感怍之至

又

高君一卧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勝計爲之柰何柰何某亦旬日之間喪



女使况味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憮然也

又

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長子未得的耗小兒數日前暫往河源獨幹某室極爲牢宂承惠茅蕉數品有未嘗試者幸得偏嘗感愧不已

又

數日稍淸冷伏惟起居佳勝搆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異保衛

又

近人還奉書必達即候漸凉起居佳勝否豈煩顧旨竹交深未由面訴

又

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八公宇已就想[illegible]有佳思未由披奉萬萬以時珍嗇

又

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絶恨不同賞[illegible]亦對影獨酌而已

又

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且夕中秋想樓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七十七

仰也

又

前日人還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向

又

近奉書知入山未回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游計不爲勞也

又

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早膳庶少款曲爾人不獲躬詣不罪

又

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欵奉愧荷可勝辱書承起居清勝聞遷邑以來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暮萬萬加愛

又

近辱手書冗中不果郎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先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愛

又

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晴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



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郎面謝爲愧

又

專人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少雨輆懷也未由詣見萬萬以時加橎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二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及領書又患[illegible]厥益用愧刻

又

開相度移邑果爾否聞人重封不罪

又

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何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燕賀未宜萬萬自愛

又

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麪鰻魚已拜賜矣感怍之至

與循守周文之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并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言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



方有空寓嶺表之嘆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陳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嗇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君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縣猶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發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

與封守朱朝請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想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爲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揣漸立訓傳尚未畢功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前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蒙幸復公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噱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掌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縋之有龍湫潭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暑其秋冬之交勾萌盎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給有足樂者君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宜乎文之治術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温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啖之無炮製今人通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蜜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翟東玉



馬火也將火而養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古人以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贈採地黃者詩云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覺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不可常致近見人言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于縣圃中多種此藥意欲作書于求而未敢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此藥二八月採者良如許以時見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不罪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

惟威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
也但威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
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
折之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
鴝鵒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
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
氣虛實加減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
不復有效若常服此即每歲收橡皂莢芽之極嫩者
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之君疾
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
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于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
矣願君益廣問學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迎時侄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
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靖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
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楊濟父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
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
自布仰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
即過瓊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間惟
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
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歿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黍之柳伯通因會
爲致區區歐陽秀才寔談道甚妙可與閑游康邑文



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
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
胥急足示問乃知有汞州之命歎慨而已行止孰非
天者復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悤遽亦
少勞神矣

又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
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

諸子以即葬於海外嶷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必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與雷守張朝請

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義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日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囬望愈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于人烟食物蕭然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嘗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劇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早得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

又

久不上狀想察其衰疾多未非簡慢也新軍使來奉教字具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卅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重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一笑海錯蹈販珍絕雖島外人不暇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至厚感怍不已

又

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進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啟狀止用手書乞加恕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一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此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八

小簡

答程全父推官 六首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信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研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悒鬱正賴此爾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耽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數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唯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麪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有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友矣此道比來幾絕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郵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殊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作感作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裁謝適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不。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爲希奇也。間或有麤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



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夏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于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蜑塢獠村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

醞爲冠，此又逮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爲好耳。

鄭嘉會

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



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伍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居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願其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众罪柯仲嘗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過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病，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倅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眾妙堂記一本，尚未上木，不欲作

適有此憂患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近一字
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答俾維嵓秘校
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
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俊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
覬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
又
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有可以往還者乎此間百
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有能藥[illegible]可治
病者爲置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

不嫌麤賤爲相度置數品不罪不罪
與僧隆賢
某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兄捐衆示化切惟
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
更歲觸物感慟柰何柰何某謫居遼邈無由往奠追
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
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衆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
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撰[illegible]

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
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父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
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
念及惟聞墳塋安靖非濟父夙義之篤何以得此感
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
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illegible]領[illegible]感作之至人

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物爲愧不罪不
罪
與元老姪孫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
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
但以目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
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須鬢雪白加瘦但健及
喫飯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
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侄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
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
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
久矣旅況勞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
物艱難又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
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
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
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侄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
觀看住京凡百倍加戢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
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侄孫切速爲



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愛

又

侄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
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迺佳勿令得一第後
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
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
亦長進曾見它文字否侄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
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儒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
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答江唐佐秀才

特辱遠訪意況甚厚衰朽廢放何以得此悚愧不已
經夕起居佳勝長牋詞美兼善窮陋增光卧病不能
裁答聊奉手啟

又

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佳勝寄茗佳惠
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悚息

又

今日齋色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



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當相與啜菜
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廵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
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嘉惠感愧感愧來早飯必如
諸

又

別來數辱問訊感怍至意毒暑具審起居佳勝堂上
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
業區區之禱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二車略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聊幸爲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爲幸

又

兒子治裝凡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馳納

與范元長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



天之喪予一至于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柰何柰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余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喻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迭不及當化百憂所集然亦强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未及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即紉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爲學內保
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郎並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想聞近事而來諸人恐有
北歸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
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柰何柰何老
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淸德絶識高文博學非
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
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況其
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

否耶此意卓然惟昆仲深自愛得歸亦無亟遠俟秋
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
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所行必預有書相
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
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蜑舟多不
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
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
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
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遣來至渡海
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
令有一書與吳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合矣
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謝民師

衰病灰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爾蒙不鄙棄
贈以瑰璋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
愧負千萬謹奉手啟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得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何勝

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蒙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
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區區

與楊子微

某與尊公淸甫半生闊別彼此鬢髮皓白而相見無
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閤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死
生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
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穎
昌矣回馭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珍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諭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七十八終



#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七十九

## 小簡

### 與范元長 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爲長故爾此老謬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里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節哀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尔當自黃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即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遁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專

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旨
心憂懸書不能盡恭囑之意惟深察此心哀哉少游
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頓昆仲之力不平很狽某日
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illegible]尤幸某到梧
當以待惠州人至同浙賀江也逆進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尋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
追及又將相從浙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
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
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



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爲異代之寶也徒存僕輩何用
言之痛憤何及某卽渡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
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其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嗣
殄瘁之童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譔相見日
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
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間人有
可託轉爲言者専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
恨但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千
萬寬中保衛爲請

與孫叔靜

昨日辱臨頓領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藥
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增重悚怍捧手
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詣謝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殊觀頃所未見非
獨下視沙糖矣想當一咲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果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
佳勝尊體尚未甚清快坐阻談對爲悵惘也惠示妙
劑及方獲之喜甚從此痰疾有瘳矣

又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
日當出詣見燒羊豪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令子遠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珍惠萊膳增感
作矣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去德彌月思仰榮懷比日殷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忸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闕借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萬萬爲國自重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喜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師不敢解紅故復少留因來辛慧與惠州三道人語爾無緣躬詣臨紙悵惘

又



眉山有巢谷者初名穀字元修曾學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年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至新興病亡官爲槀殯録其遺物于官旣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過永州而南更當資之但未到聞其旅殯無人照管或至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循巡按至新興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爲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謹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沒也公若不往新興則告一言于進叔尤幸亦嘗曾懇此恐忘亦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illegible]賜專使教箋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illegible]之[illegible]已有訓詞似不妄也得兄潮外之行餘生[illegible]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勑遂度嶺過贛歸[illegible]業或歸[illegible]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爲國萬萬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利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逼不克展慶此心南鶩矣今子頻遠餞不及別狀惟待[illegible]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

違闊茲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在郡已至即欲走謁謹先奉手啟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瘡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負陽一見大慰宿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見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勝感慰兼集某某常庇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

左右伏兾爲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眞者少獨唱誰和悵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脇一咏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啟上謝侍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度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又

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想台候勝常某滯留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迺發瞻望悵惘南磁雖遠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兾若時爲國保練

又

某已得兩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當錢充去又以疫氣多死亡者自到此亡者四人矣皆藥飲食皆斂殯埋皆躬自治辦不失所以此求還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此人皆以指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冗馳問不盡區區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必公見之



矣途中爲告文安國篆得閣額甚妙今封付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小心人賫付祖堂不罪

與鄭靖老

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迺云公已離邕去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

不訪尋歸納如來有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
之必不敢隱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
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
中子邁亦至會矣却從廣州沂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
至永老業可棄何棄何來會間以時自重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事中間亦爲小人所搭撫令
史以下固不知進之謙辯也而鄉貳等亦爾耶進退
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
白然體力猶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



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
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
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
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
于溪山間想是真切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
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
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後者幷字數紙納去某所
苦已平無憂間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未甚

的得娀裂未足全信非久唐昌濤必有書來言且久語
別次仁人之餽因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僧人爭致贈
遺受之則若發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
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蒙來耗
幸甚

答陳公密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
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請索一一
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
達家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少留半日即遣舟下



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窮達屑栖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既王事
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
惠書詞旨增重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
已脫瘴之憂行有見蝎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
情新春保練以荅驛召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毗丹
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
仲比辱書示未暇修答慷恨息曾三班謙幹非常
遠送餽感二絕句發一大笑

答陳承務
候蓋一別慰喜殊深春遠信佰懷想不已亟辱手教
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文丈倚重人牖孤旅獲
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採足下獨恍之少年敏銳所存如
此實增歎　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答黃敷言
疊承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
衰病畏寒不果往別悚怍深矣衝涉雨雪萬萬保練



謹令兒子候違
又
火事千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為到廣州日
遂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
答南華明老
衰病復過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尊使
手書何慰如之即日竊此薄寒法候佳勝旦夕離英
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衆
自愛
又

濟不具淵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
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會手書具問別後法體安穩為
慰久留嶺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
祈若時為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
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
墨否如成寄一九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李端叔
辱書多矣無不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



過實以罪垢深重不欲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累知
交然竟不能絕念懸懸不可言比日承已赴潁昌伏
計起居佳勝令眷各康健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
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及諸人照管不甚
失所叔靜挈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無它祝
惟保愛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答錢濟明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太彤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
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並所賚來手書今又領
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

書雲升川增可羨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
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
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
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
州真州皆可如聞常之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守
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
爲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
別遣人咨禀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履往還樂此餘年



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往想日益不止塗中
見秦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
無恙甚皆起而公獨爲獅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
天縱幽都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寛中自厚

又

某又忽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慨不已賢淑令人久同
憂患中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八而九結
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胃次令子
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穢擁幕本欲作慰疏適
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其若

住常即得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儀眞程德
孺相見公若稅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七十九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八十

小簡

答蘇伯固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歸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願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勞費百端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惟退為上策予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



又

某凡百如昨但搦示昔易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梲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偉往太和聽命二兒子皆從裝登舟未暇上狀春聯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為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往計龍舒為多太篇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修二老行當見之荊道所論亦到虔州日往諸刹游覽始見中原氣象者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燃干佗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茹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聽奉願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灘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二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此去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纖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恃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掾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它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天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藥有効乃能已疾焉不踰而多拙於行惟深念之難勿[illegible]

父也。非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
明照。恃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局棘獨求某録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寫
廣成子解。於册中執。俄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當
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亦起居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愨
之英。烈存歿乎中。衰病不出。無繇上謁。少選解去。惟
萬萬自重。



與人

逮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寄此來起居佳勝尉感兼集
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
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
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
今爲樂耶時一爲世故所靡求此閒適豈可復得耶
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
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録此奉呈想亦爲之

惘然也

與宋漢傑

某初仕即佐先
不聞見仲息甚
慨然三十余年
僅能生還人世
見今復何在未
即行矣餘留面

又

前日裁謝草略



起居佳勝寵貺
無以當此嘉貺

與胡郎仁

某慰疏言不啻
痛裂荼毒難堪
惟順便從禮以
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
便未果奉疏人

遣至慰至慰其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
今已決計沂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
留令適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
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
亦得九郎書皆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
到闔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
闕一一早到來餘萬萬自愛

與外甥柳閎



展如外甥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
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
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令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
傷厄會耶相見當一痛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

嶺海濶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此日復此
秋涼起居佳穩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啓通問侍公雅度濶略細
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答虞人 上上虞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未償過重增感灼茗布領株皆珍
物已拜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吳德如相訪
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

近常再使至辱遠致時服覆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
達比日起居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
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
取行李某當泊船瓜州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
至常閏相約同遊金山否思欲之余老兄弟復一相



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諭及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
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沂汴至陳留出陸也令有
一狀干漕司一座船乞早爲差人下令且在常州岸
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爲幸
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
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

尺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
因信至懇

答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與李端叔

近託孫叔静附書遞得達否比來尊體何如眷聚
各計安勝某家恩復舊秩領真祠世間華仕豈復有
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遂知朋友爲我
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即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毘
陵也子由聞已歸許兼觸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

送與餘爲萬萬自重

又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
相見亦未可知既往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
不足道所喜者在南海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
有益于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于道路哀哉痛
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鬢髮已皓然
頗極丹且遲僕亦正如此各宜閟嗇庶幾相見也兒
姪輩在治下煩與教督之一書幸送與大郎中書不
成字千萬不罪

又

某契濶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並
出于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決歸許如所教而長
子邁遂捨去深以爲悵見報除聲遂似亦不惡近日
除目府有如人所料者則此後端叔必已信眉矣但
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以時自重

又

某本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
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
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留

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劇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
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静寄書及小詩達
否叔静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亦牢落正賴魚軒賢
德委曲相順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
佳味乎叔静姻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恭想不罪

答陳傳道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信勞來勤甚夙昔之好
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
幸得竟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
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饒常作正字伯

仲介特之操處陋巷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
公議少仲也傳道豈又莞庫者未出而談惟冀厚愛
自重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遠欲發此公叔未暇同者亦有少
述作何日見昆仲稍出之宦觀之命已過泰矣此外
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議此懷屢常未及拜書因
家信道區區

與李方叔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

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
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
于今必有覺于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厚
甫少游又安所獲罪于天遂斷弃其命言之何益付
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便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諭長安君偶得臂痛不能舉某於錢昌武朝議
家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
水巷見乞兒患兩足拳捺履手行渥常以飲食錢物
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巷居則乞
兒不見矣一日見之相國寺前行走如飛驚問之則
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即能行矣服之立效其後
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
人秘之其方原只是王氏博濟方中且人不知耳博
濟訣以虎脛爲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

又

朝雲者死于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
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栖禪寺僧作亭覆
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答錢濟明


來人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
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
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
此去不任滞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
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乃幸也所懷未易
盡言併俟面陳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
傳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
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爾

以復爲兒子治道其化於壽州將甚奇特恕必謝其詩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不可壞者乃當釋厄而愈勝尔稍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阜矣順臨發乃取而帶之蓋亦知其必尽于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掛劍徐君之義也欽詩乃極佳蒋本未獲有法嗣不當爲藏之其語錄中契悟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咲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胸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



其爲多謝上元令侄行見之矣王范二君免省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言且爲致此意

荅廖明略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蓋之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㩁氣復戚戚于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㒺安在其餘變幻去來何嘗蚕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耳老行欲屏歸田里猶或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能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illegible]切欲作啓事上荅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謳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蘇尺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㢋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不已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八十終

小簡

答孔毅夫 北歸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恙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勝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慨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肯雖皤然亦無苦恙劉羲之乃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柰何柰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寔增感慨兼喜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涉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罔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其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是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下惜之柰何柰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官觀指揮計使公流還穎昌其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已安復矣

答王幼安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侄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惟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頴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復造謁未間冀若時保嗇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愛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類願為掩諱之也許晉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汚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鄰里房舍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近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甚常。明日解舟。念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家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感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貴累遣矣。古帖納



上。餘萬萬自愛

又

兩日連見。怱怱竟何言。喧和起居何如。夷仲送王徐州詩有見及語。方是時人以相識爲諱。欲一見而道此爲笑。竟不見。可太息也。適所自是宗人械稚州幕

不一一

與黃師是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惠教。且致家信。非眷戀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復茲畏暑。起居清勝。以御之際。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矧歲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已後。出涕能令目闇。此最可惜。用鄙言甚勿出一滴也。見子之變。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委之。已決意旦夕渡江居毗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此。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早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終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

與子由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

近日安勝兒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處
未遣値如此可歎可笑兒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
昌行有日矣過値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
故皆在坐剛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
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衆北行漸
近决不静耳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
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
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
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
子作事但只于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



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
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塋地弟請一面果决八郎婦
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
萬莫狥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
遺恨無窮哀哉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
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
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直
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甚感甚數日熱
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大人晩年
且更愼護勿令小有疾訓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管照
慰安之使令五郎敎挈也八郎婦親極好但吾作難
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
不能見又恐來省丹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
真欲辦房緡令營葬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管
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

某慰疏言承艱咎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
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



絶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逾遠追
慟何及伏異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書上慰不次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
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怍不可云喻老弟不復嗚昔
但偶未死尔水道間關寸進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
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旣之人寫大狀不罪

又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敢造門早來又
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已至節想能

孝思難堪柰何柰何來晚當往謁慰

又

節辰家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綴不可言也

又

兩日冗迫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昨日感會時作包子庖人告白知朝請絕早遣至不罪不罪

又

家人輩游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至彼閑行否、昨日恭辭贍戀殊甚旦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



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回教及掌以巖研法觴嘉蔬珠果等為餉已捧領訖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貺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臨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思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

昨辱寵臨久不問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曾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閑居致厚餽拜賜慚感只今上謁賜一肉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一笑青皮林一片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荅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



寫適以手簡為謝悚息

荅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義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病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

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于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
誦之老僕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
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
如我輩聵聵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
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雖弃世當爲天下惜也
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皇



草聖及謝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
小愈也河水汙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
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
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
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
且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
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
或再過儵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
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既未敢
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粥食皆未佳
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
書也

與錢濟明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遂止
憊甚細察病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
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
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
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
視知所餉無一留者獨拜柔作之餉切望止此而

已。

又

家有黃釜甚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嘗作邵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閔雨意可來爇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爲者神藥希代之寶叩首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遹面論也妙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頽否不倦日烈見屈爲望



與陳輔之

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某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徑山長老惟林

某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剌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得告晩歸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八十一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八十二

詞

水調歌頭

熙寧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又

余去歲中秋在東武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相從于彭城留百餘日過中秋而去亦作此曲以別余余以其語過悲乃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為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為慰云

安石在東海從仕嶺驚秋中年親友難別絲竹緩離愁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遺恨寄滄洲　歲云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此與曹植落日塞戶路同調也陳後思我清今盧女歌之）

又

黃州快哉亭張君夢得謫居時作予贈為之命此名且賦詞

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構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一千頃都鏡淨磨（一作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又

章質夫家有善琵琶者求余歌詞取退之詩稍加隱括以遺之

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冤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　衆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



水龍吟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子子

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論七篇樞一篇年百餘
將終謂弟子曰吾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嘗有眞靈
降焉今爲東海青童君所召乃蟬退而去其後李
太白作大鵬賦云嘗見子微于江陵謂余有仙風
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元豐七年冬余過臨淮
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顏清徹如二三十許人
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善吹鐵笛遼然有穿雲烈
石之聲乃作水龍吟一首寄子微太白之事倚其
聲而歌之

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



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向玉霄
東望蓬萊晻靄有雲駕驂鳳馭 行盡九州四海笑
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風彩無言心許八表
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騎鯨路穩約
相將去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
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欲言文
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
真蓬萊方丈瀛洲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
秋毫得失欲軒輕困頓之亦踈矣哉山谷老人題

又

小溝東接長江柳堤葦岸連雲際。煙村瀟灑人閒一
鬨漁樵早市。永晝端居寸陰虛度了成何事。但絲蓴
玉藕珠秔錦鯉相留戀又經歲。 因念浮丘舊侶慣
瑤池羽觴沉醉。青鸞歌舞銖衣搖曳壺中天地。飄墮
人間步虛聲斷。露寒風細。抱素琴獨向銀蟾影裏。此
懷難寄。

又 詠雁

露寒煙冷蒹葭老天外征鴻寥唳。銀河秋晚長門燈
悄一聲初至應念瀟湘岸遷人靜水多菰米。望極平



田浦排徊欲下依前被風驚起。 須信衡陽萬里有
誰家錦書遙寄。萬里雲外斜行橫陣纔疏又綴仙掌
月明石頭城下影搖寒水。念征衣未擣佳人拂杵有
盈盈淚。

又

鼓笛慢

閭丘大守孝終公顯嘗守黃州栖霞樓爲郡中勝
絕元豐五年予謫居于黃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
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作舟中人言公顯方會
客也覺而異之乃作此曲蓋越調鼓笛慢公顯時

已致仕在蘇州

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黃樓閒把咲語使君高會
佳人半醉危柱哀絃艷歌餘響遶雲縈水念故人老
大風流未減獨迴首煙波裏　推枕惘然不見但空
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雲夢南
州武昌南岸昔遊應記料多情夢裏端來見我也參
差是 公顯後房名懿懿

又

次韻章質夫楊花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
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
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
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
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
離人淚 舊說楊花落水爲浮萍驗之信然



又

贈趙晦之吹笛侍兒

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翦鳳膺微
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自中郎
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　聞道嶺南太守後
堂深鎖綠珠嬌小綺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
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
霜天曉

滿江紅

密州上巳作州城南有坡土色如丹其下有堤壅
郟淇水入城

東武南城新堤上郟淇初溢 一作新堤固漣溝 初溢一作微雨過遶 高阜
臥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試向作更溪邊覓
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　官裏事何時畢風雨
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君不見蘭亭修禊
事當時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



又

雪中送王定國

天豈無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來底事尚飄
輕雪君過時來紆組綬我應老去尋泉石恐異時杯
酒忽相思雲山隔　浮世事俱難必人縱健老應白
何辭更一醉此歡難覓不用向佳人訴離恨淚光先
已凝雙睫但莫遣新燕却來時音書絕

又

董義夫以瀘南軍事奪官爲民晚娶少妻能同甘

苦能使義夫忘其淪落故爲作此曲乃知雲安軍柳韶之女

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淥巫峽夢至今猶有亂山屛簇何似伯鸞攜德耀箪瓢未足清歡足漸紛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　幽夢裡傳心曲腸斷處憑它續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便相將左手抱琴書雲間宿

又

寄鄂州朱使君

江漢西來高樓下蒲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君是南山遺愛守我爲劍外思歸客對此間風物豈無情殷勤說　江表傳君休讀狂處士真堪惜空洲對鸚鵡葦花蕭瑟不獨笑書生爭底事曹公黃祖俱飄忽願君還賦謫仙詩追黃鶴

又

清潁東流愁目斷孤帆明滅宦遊處青山白浪萬重千疊辜負當年林下意對牀夜雨聽蕭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添華髮　一樽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恍如夢許多年月衣上舊痕餘苦淚眉間新喜占黃色便與君池上覓殘春花如雪



江城子　一作江神子

陳述古去餘杭爲去思者作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杯收淚唱陽關漫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　畫樓新構近孤山曲闌干爲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欲棹小舟尋舊事無處問水連天

又

密州雪中送客

相從不覺又初寒對尊前惜流年風緊離亭冰結淚珠圓雪意留君君自住從此去少清歡　轉頭山上轉頭看路漫漫玉花翻銀海光寬何處是超然知道故人相念否携翠袖倚闌干一作朱欄

又

徐州行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彫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

夢初室王氏　乙卯正月十二日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孤墳無處話凄凉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又

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彼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

又

別徐州

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爲問春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望彭城清泗與誰通寄我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

又

陳直方妾嵇錢塘人求予作此詞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余嘗作詩記其事云

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隔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illegible]綉簾斑　多情好事與君還閔新鰥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着雲鬟陌上花開春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又

湖上與張先同賦

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朶芙蕖開過尚



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烟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又

雪中懷朱康叔

黄昏還是雨纖纖曉開簾欲平簷江闊天低無處認青帘孤坐東吟誰伴我揩病目撚衰髯　使君留客醉厭厭水晶鹽爲誰甜手把梅花東望憶陶潛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

又

小紅匀臉襯檀脣晚粧新墻傷春手撚花枝誰伴醉
眉黛連理帶頭雙　留待與箇中人　淡烟籠月
繡簾陰畫堂深夜沉沉誰道　繫得人心一自
綠窗偷見後便憔悴到如今

稍遍

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其上人皆哂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檃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習歌之相將遊于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為之節不亦樂哉其詞曰



為米折腰因酒棄官身口相交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余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　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其詞蓋世所謂般涉之稍遍也般涉龜茲語也華言為五聲蓋羽聲也於五音之次為第五今世作般涉誤矣稍遍三疊每疊加促字當為稍讀去聲世作肖或作哨皆非是

又

睡起畫堂銀蒜押簾珠幙雲垂地初雨歇洗出碧羅天正溶溶養花天氣一霎暖風迴芳草榮光浮動卷皺銀塘水方杏靨勻酥花鬚吐繡園林排比紅翠見乳鶯稍蝶過繁枝忽一線鑪香逐遊絲晝永人閑獨



立斜陽晚來情味　便乘興攜將佳麗深入芳菲裏畫撥胡琴語輕攏慢撚聰利看緊約羅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驚鴻起顰月臨眉醉霞橫臉歌聲悠颺雲際任滿頭紅雨落花飛漸鳷鵲樓西玉蟾低尚徘徊未盡歡意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間世這些百歲光陰幾日三萬六千而已醉鄉路穩不妨行但人生要適情耳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八十二終

詞

滿庭芳

香靉雕盤，寒生冰筯，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紅粧。膩玉圓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笙一作）歌罷，虛簷轉月，餘韻尚悠揚。　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愁腸。報道金釵墜也，指尖露、春筍纖長。親曾見，全勝宋玉，想像賦高唐。

又（一作山谷詞）

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輕羅細，瓊蕊



暖生烟。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冰瓷玉瑩，金縷鷓鴣斑。　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波怒濤翻。扶起樽前，醉玉頹山。飲罷風生兩腋，神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早，文君未寢，相對粉粧殘。

又（山谷云此詞非先生作）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儘教我、些子疎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較短爭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天（一作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又

代陳子辯別鄭希道

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君與長江。凜然蒼檜，霜幹苦難雙。聞道司州古縣，雲溪上、竹塢（一作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寧肯過吾邦。　摐摐，疏雨過，風林舞破，烟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夢裏、相對殘釭。歌聲斷，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又

黃州移汝州作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



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遠（此一作）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垂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去黃州，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蓋中呂滿庭芳也。

又

余謫居黃州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以別。黃人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西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　無何何處是銀濆盡處天女停梭問何事人間久戲風波顧謂同來稚子應爛汝腰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縷挂漁簑

又

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洛水淺乘久留郡中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因作此詞

三十三年漂流江海萬里煙浪雲帆故人驚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疎狂異趣君何事奔走塵凡流年盡窮途坐守船尾凍相啣　巉巉淮浦外層樓翠壁古寺空巖步攜手林間笑挽纖纖莫上孤峰盡處縈望眼雲水相涵一作浸家何在因君問我歸夢繞松杉



沁園春

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團團一作溥溥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世事徐觀一作且鬥尊前

又

情若連環恨如流水甚時是休也不須驚怪沈郎易瘦也不須驚怪潘鬢先愁總是難禁許多魔難奈好事教人不自由空追想念前歡杳杳後會悠悠〇凝眸悔上層樓謾惹起新愁壓舊愁向綠牋寫遍相思字了重重封卷密寄書郵料到伊行時時開看一看一回和淚收須知道這般病染兩處心頭

又

小閣深沉寸心慷感暗憶舊時念毋兄貧窘姻親勸誘一身權作七歲爲期及到門闌小君猜忌如覆輕水愁過遠多魔難是房中話罵堂上難苦　堪悲命運乖衰甚長箇孩兒朝夜啼歎此生緣分一作業兩倉淡薄無時無淚如醉如癡暗裏相逢低聲說與此箇恩情休設爲須知道煞難爲夏竦不易張祁



臨江仙

風水洞作

四大從來都遍滿此間風水何疑故應爲我發新詩幽花香澗谷寒溜舞漪漪　借與玉川生兩腋天仙

未必相思還悲流水送人歸層巔餘落日草露已沾衣

又

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

多病休文都瘦損不堪金帶垂腰望湖樓上暗香飄和風春弄袖明月夜聞簫　酒醒夢回清漏永隱牀無限更潮佳人不見董妖嬈徘徊花月下幾度可憐宵

又

送李公恕



自古相從休務日何妨低唱微吟天垂雲重作春陰坐中人半醉簾外雪將深　聞道分司狂御史紫雲無路追尋凄風寒雨走是一作驟駿聞囚長損氣見鶴忽驚心

又

昨夜渡江何處宿望中疑是秦淮月明誰起笛中哀多情謝女相逐過江來　雲雨未成還又散思量好事難諧憑急槳兩相催想伊歸去應似我情懷

又

夜到揚州席上作

雨何人憶李白綺堂遥指江東珠簾十里捲香風花開又花謝離恨幾千重　輕舸渡江連夜到一時驚笑衰容語音猶自帶吳儂夜闌對酒處依舊夢魂中

又

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遊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陣風轉柳花毬　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管肯為使君留

又



送王緘

忘卻成都來十載因君未免思量憑將清淚洒江陽故人知好在孤客自悲涼　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殷勤且更盡離觴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

又

送錢穆父

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遍征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古井一作有節是秋筠　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雲樽前不用翠眉顰人生如逆旅我亦

是行人

又

冬夜夜寒冰合井畫堂明月侵幃青釭明滅照悲啼青釭挑欲盡粉淚裛還垂　未盡一尊先掩淚歌聲半帶清悲情聲兩盡莫相違欲知腸斷處梁上暗塵飛

又

在黃州作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髣髴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又

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其後十年築室黃岡號曰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

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　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

蝶戀花

京口得鄉書

雨過春容清更麗只有離人幽恨終難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瓊梳擁青螺髻　一紙鄉書來萬里問我何年真箇成歸計白首送春拚一醉東風吹破千行淚

又

雲水縈廻溪上路疊疊青山環遶溪東住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　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爲官去尊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取得一作閑中趣



又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遶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裡佳人牆外道墻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却被無情惱

又

代人贈別

一顆櫻桃樊素口不要黃金只要人長久學畫鴉兒猶未就眉峰已作傷春皺撲蝶西園隨伴走花落花開漸解相思瘦破鏡重來人一作圓應在否章臺已折青

青椰

又

冬夜文安國席上

簾外東風交雨霰簾裡佳人笑語如鶯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燈花酒色搖金盞　摻鼓漁陽撾未遍舞褪瓊釵汗濕香羅軟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詩未就冰生硯

又

漣水軍贈趙晦之

自古漣漪佳絕地遶郭荷花欲把吳興比倦客塵埃



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　左海門前魚酒市夜半潮來月下孤舟起傾盖相逢拚一醉雙鳧飛去人千里

又

記得畫屏初會遇好夢驚回望斷高唐路燕子雙飛來又去紗窗幾度春光暮　那日繡簾相見處低眼佯行笑整香雲縷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

又

昨夜秋風來萬里月上屏帷冷透人衣袂有客抱衾

愁不寐那堪玉漏長如歲　羈舍留連

魂銷一枕相思淚衣帶漸寬無別意新

悴

又

密州上元

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

香噴麝更無一點塵隨馬一作此般味應無價

老也擊鼓吹簫却入農桑社火冷燈稀

雪意雲垂野

又



別李公擇

簌簌無風花自墮寂寞園林柳老櫻桃

還照座青山一點橫雲破　路盡河回

漁村月暗孤燈火憑仗飛魂招楚些我

我

又

簾幕風輕雙語燕午醉醒來柳絮飛繚

猶未見餘花落盡青苔院　百尺朱樓

濃雲抵死遮人面消息未知歸早晚斜

遠

又

梨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玉管聲淒切枕簟乍凉
銅漏絶誰教社燕輕 別 草際蛩吟珠露結宿酒
醒來不記歸時節多少衷腸猶未説珠簾一夜朦朧
月

又

玉枕冰寒消暑氣碧簟紗厨向午朦朧睡鶯舌惺忪
如會意無端畫扇驚飛起 雨後初凉生水際人面
桃花的的遥相似眼看紅芳猶抱蕊叢中已結新蓮
子



又

雨霰疏疏經潑火巷陌鞦韆猶未清明過杏子稍頭
香蕾破淡紅褪白燕脂涴 苦被多情相折挫病緒
厭厭渾似年時箇迤邐廻廊還獨坐月籠雲暗重門
鎖

又

蝶懶鶯慵春過半花落狂風小院殘紅滿午醉未醒
紅日晚黄昏簾幙無人捲 雲鬢鬅鬆眉黛淺總是
愁媒欲訴誰消遣未信此情難繫絆楊花猶有東風
管

又

送潘邠老

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又是何郎婿記取釵頭
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 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
年前我是風流帥為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
字

洞仙歌

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
言常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
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



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
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
點明月窺人未寢欹枕釵横鬢亂 起來携素手庭
戸無聲時見流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
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
中偸換

又

詠柳

江南臘盡早梅花開後分付新春與垂柳細腰肢自

有人格風流仍更是骨體清英雅秀。永豐坊那畔盡日無人誰見金縷弄晴日。斷腸是飛絮時綠葉成陰無箇事。一成消痩。又莫是東風逐君來便吹散眉間一點春皺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八十三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八十四

詞

漁家傲

送江寬知台州

送客歸來燈火盡西樓淡月涼生暈明日潮來無定準風未穩舟橫渡口重陽近 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風為解佳人慍莫學時流輕久困頻寄問錢塘江上須忠信

又

皎皎牽牛河漢女盈盈臨水無由語望斷碧雲空日



暮無尋處夢回芳草生春渚 鳥散餘花紛似雨汀洲蘋老香風度明月多情來入戶但攬取清光長送人歸去 古詩句

又

金陵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勝之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南都

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駕飛車凌綵霧紅鸞驂一作參乘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

又

臨水　回晚棹歸來轉覺情懷動梅笛烟中聞幾
美秋陰重西山雪淡雲將暮　美酒一盃誰與共尊
前舞雪狂歌送腰跨金魚旌旆擁將何用祇堪粧點
浮生夢

行香子

丹陽尋述古

攜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銷魂故人不見舊
曲重聞向望湖樓孤山寺湧金門　尋常行處題詩
千首繡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



月江邊柳隴頭雲

又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
點烟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畫曲曲
如屏笑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
長雲山亂曉山青

又

綺席才終懽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
拆親封有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　鬭贏一水功敵
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却紗籠放笙歌
散庭館靜畧從容

又

病起小集

昨涼一作夜霜風先入梧桐渾無處回避衰容問公何
事不語書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作一回慵　秋來
庭下光景如箭似無言有意傷儂都將萬事付與千
鍾任酒花白眼花亂燭花紅

又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
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
誰親且逍遙一作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閑人對



一張琴一壺酒一浮雲

又

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問儒生何辱何榮金張七葉紈
綺貂纓無汗馬事不獻賦不明經　成都卜肆寂寞
君平鄭子真巖谷躬耕寒灰炙手人重人輕除竺乾
學得無念得忘名

虞美人

陳述古守杭公爽得替前數日宴僚有美堂侵夜
月色如練前望浙江後頫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

陳公慨然請公賦之即席而就（依元刻引）

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須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　沙河塘裡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又

琵琶

定場賀老今安在幾度新聲改新聲坐使舊聲闌俗耳只知煩手不須彈　斷絃試問誰人曉七歲文姬小試教彈作忽雷聲應有開元遺老泪縱橫



又

送浙憲馬中玉

歸心正似三春草試着萊衣小橋懷幾日向翁開懷祖已嗔文度不歸來　禪心已斷人間愛只有平交在笑論瓜葛一杯同看取靈光新賦有家風

又

持盃遙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持盃更復勸花枝願花長似此芳菲莫離披　持盃月下花前醉休問榮枯事此歡能有幾人知過花對酒不閒眉待何時

木蘭花　亦名[illegible]也

碧山影裡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夜聲爭唱浪婆詞　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欲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

又

元宵似是歡遊好何況公庭民訟少萬家遊賞上春臺十里神仙迷海島　平原不似高陽傲促席雍容陪語笑坐中有客最多情不惜玉山拚醉倒

又

經旬　東君信一夕薰風來解慍紅綃衣薄麥秋寒綠綺韻低梅雨潤　瓜頭綠染山光嫩弄色金桃新傳粉日高慵捲水晶簾猶帶春醪紅玉困



又

高平四面開雄壘三月風光初覺媚園中桃李使君家城下亭臺遊客醉　歌翻楊柳金尊沸飲散凭闌無限意雲深不見玉關遙草細山重殘照裏

又

城頭落月尚啼烏朱檻綠航催蕩湖歌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颺雙鳧　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鵲尾爐老病逢春祇思睡且求僧榻寄須臾

又　此[illegible]闋合詞

西湖南北烟波闊風裡笙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

乘酒入香腮紅一抹　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
花十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又

和歐陽公前詞

霜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穎咽佳人猶唱醉翁
詞四十三年如電抹　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
還二八與予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又

次韻馬中玉

使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真旦暮故將別語戲佳

人要見梨花枝上雨　落花偶逐東風聚老本無言
爲解訴明朝歸路下橫塘不見鶯啼花落處

定風波

送楊元素

千古風流阮步兵平生遊宦愛東平千里遠來還不
住歸去空留風韻照人清　紅粉尊前添懊惱道怎
生留得許多情記取明年花絮亂須看泛西湖是斷
腸聲

又

感舊

莫怪鴛鴦繡帶長腰輕不勝舞衣裳薄倖只貪遊冶
去何處垂楊繫馬恣輕狂　花謝絮飛春又盡堪恨
斷絃塵管伴啼鶯不信歸來但自看怕見爲郎憔悴
却羞郎

又

十月九日孟亨之置酒秋香亭雙拒霜獨向君猷而
開坐客喜笑以爲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篇

兩兩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爲使君回若道使君無此
意爲何雙花不向別人開　但看低昂煙雨裡不已
勸君休訴十分盃更問尊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

爲誰來

又

元豐五年七月六日與王文甫飲酒大醉集古人
詩作墨竹詞

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細綠筠香秀色亂侵書帙
晚簾捲清陰微過酒樽涼　人畫竹身肥擁腫何用
先生落筆勝蕭郎既得小軒岑寂夜廊下月移疎影
上東牆

又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

已而遂晴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
馬誰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
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洒處歸去也無風雨
也無晴

又

詠杜甫畫像蘭畹集云王聖與作未知孰是
痛飲形骸騎蹇驢葛巾不整倩人扶笑指挑源泥樣
醉三眠詩魔長是泣窮途　画手也知仙骨瘦嵬山
玉水點銀鬚天地不能容此老笑傲一竿風月釣江



湖

又

重陽括杜牧之詩
與客攜壺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飛塵世難逢開口
笑年少菊花須插滿頭歸　酩酊但酬佳節了雲杪
登臨不用怨斜暉古往今來誰不老多少牛山何必
更沾衣

又

元祐元年王定國席上贈侍兒寓娘
常羨人間琢玉郎故將天與點酥娘一作天應

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
歸來年愈少微笑笑中猶帶嶺梅香試問嶺梅應不
好却道此身安處是家鄉

永遇樂

十一月五日海州景疎樓寄孫巨源
長憶別時景疎樓上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連不住
月隨人千里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冷落共誰共醉捲
珠簾淒然顧影共伊到明無寐　今朝有客來從淮
上能道使君深意憑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淚
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華侵被此時看回廊曉



月也應暗記

又

徐州登燕子樓作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
寂寞無人見沉沉三鼓飄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
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
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處空鎖樓中燕
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
為予浩嘆

殢人嬌

王都尉席上贈侍人

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於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　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

又

贈朝雲

白髮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脣筯點更髻鬟生菜這些箇千生萬生只在　好事心腸著人情態閑窗下斂雲凝黛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爲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

又　山谷云非先生作

觧了凝綰溪煞闊火眉尖上放開愁鎖高來不可低來不可莫是人間剩我一箇　富貴誘人功名賺我且舞箇採蓮曲破紅裙展細酥醅盞大須占取名花艷中醉卧

醉落魄

離京口作

輕雲微月二更酒醒船初發孤城回望蒼烟合公子佳人不記歸時節　巾偏扇墜藤床滑覺來幽夢無



人說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

又

席上呈元素

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　樽前一笑休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

又

述懷

醉醒醒醉憑君會取皆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到愁腸更有傷春意　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閑憔悴

又

蘇州閶門留別

蒼顏華髮故山歸計何時決舊交新貴音書絕惟有佳人猶作殷勤別　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吹頰淚珠不用羅巾裛彈在羅衣圖得見時說

雨中花

初至密州以早蝗齋素者累月方春牡丹盛開不獲一賞至九月忽開千葉一朵雨中爲置酒作

今歲花時深院盡日東風蕩颺茶烟但有綠苔芳艸

柳絮榆錢鬪道城西長鄉古寺甲第名園有國艷帶
酒天香染袂爲我留連　清明過了殘紅無處對此
淚灑樽前秋香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追短
景清商不假餘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態都付與明年

又

蓬院重簾何處惹得多情愁對風光睡起酒闌花謝
蝶亂蜂忙今夜何人吹笙北嶺待月西廂空悵望處
一株紅杏斜倚低牆　羞顏易變傍人先覺到處被
着猜防誰信道斐兒恩愛無限淒涼好事若無間阻
幽歡却是尋常一般滋味就中香美除是偷嘗



又

嫩臉羞娥因甚化作行雲却返巫陽但有寒灯孤枕
皓月空牀長記當初乍諧雲雨便學鸞凰又豈料正
好三春桃李一夜風霜　冊青画無言無味看了謾
結愁腸襟袖上猶存殘黛漸減餘香　自醉中忘了
柰何酒後思量窶應負你枕前珠淚萬點千行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八十四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八十五

詞

浣溪沙 [illegible]九日一作菊節

縹緲危樓紫翠間良辰樂事古難全感時悵舊獨悽
然　籬月蕩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來歲
與誰看

又 重九前韵

白雪清詞出坐間愛君才器兩俱全異鄉風景各依
然　可恨相逢能幾日不知重會是何年茱萸子細
更重看



又 春情

桃李溪邊駐畫輪。鷓鴣聲裡倒清樽。夕陽雖好近黃
昏　香在衣裳粧在臂水連芳草月連雲幾人歸去
不銷魂

又 荷花

四面垂楊十里一作頃荷問云何處最花多畫樓南畔
夕陽和　天氣乍令人寂寂光陰須得酒消磨且來
花裡聽笙歌

又 贈閭丘朝議時過徐州

一別姑蘇已四年秋風南浦送歸船畫簾重見水中

原缺第二葉

香霧噀人驚半破清泉流齒怯初嘗吳姬三日
手猶香
又 憶舊
長記鳴琴子賤堂朱顏綠髮映垂楊如今秋鬢數莖
霜 聚散交游如夢寐升沉往事莫思量 仲卿
終不忘 一作過稱鄉
又 春情
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
衣 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惟有
落花知



又 九月九日二首
珠檜絲杉冷欲霜山城歌舞助淒涼且餐山色飲湖
光 共挽朱幡留半日強揉青蘂作重陽不知明日
爲誰黃
又 和前韻
霜鬢真堪插拒霜哀絃危柱作淒涼暫時流轉爲風
光 未遣清樽空北海莫因長笛賦山陽金釵玉腕
瀉鵝黃
又 彭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
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溪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
盱 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家說與
採桑姑
又
旋抹紅粧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排踏破蒨羅
裙 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
臥黃昏
又
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
娘 垂白杖藜扶 一作擡 醉眼捋青擣麨軟饑腸問
言豆葉幾時黃



又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繰車牛衣古柳賣黃
瓜 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茶敲門試問
野人家
又
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
身 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
此中人
又
東坡守湖州上元日會法惠有人獻剪綵花者甚

同此[illegible]其有初春之興因作二闋寄袁公甫
[illegible]猶不自驚更將剪綵發春榮羞頭未醉已先
赤　莫唱黃鷄并白髮且呼張丈喚殷兄有人歸去
飲卿卿
又　前韻
料峭東風翠幕驚云何不飲對公榮水精盤瑩玉鱗
赬　花影莫孤三夜月朱顏未稱五年兄翰林子墨
主人卿
又　徐州藏春閣園中
慙愧今年二麥豐千畦翠浪舞晴空化工餘力染夭



紅　歸去山公應倒載闌街拍手笑兒童甚時頭作
名作繡薰籠
又　新秋
風捲珠簾自上鉤蕭蕭亂葉報新秋獨携纖手上高
樓　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香生霧縠
見纖柔
又
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大守徐君猷携酒見過坐
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酒醒雪大作又作二首
覆塊青青麥未蘇江南雲葉暗隨車臨臯烟景世間

無　月腳半收檐斷線雪林初下瓦跳珠歸時冰顆
亂黏鬚
又
醉夢昏昏曉未蘇門前轣轆使君車扶頭一醆怎生
無　廢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凍珍珠清香細細
嚼梅鬚
又
雪裡餐氈例餐一作姓蘇使君載酒爲回車天寒酒色
轉頭無　薦士已聞飛鶚表報恩應不用蛇珠醉中
還許攬桓鬚



又　再和前韻
半夜銀山上積蘇朝來九陌帶隨車濤江烟渚一時
無　空腹有詩衣有結濕薪如桂米如珠凍吟誰伴
撚髭鬚
又
萬頃風濤不記蘇[illegible]雪晴江上麥千車
但令人飽我愁無　翠袖倚風縈柳絮絳唇得酒爛
櫻珠樽前呵手鑷霜鬚
又　[illegible]遊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

唱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
唱黃雞

又　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遊南山

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烟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
天　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
是清懽

又

紹聖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與旌卿令侯晉叔歸
善薄譚汲遊大雪寺野飲松下仍設松黃湯作此
闋余家近釀酒名之萬家春蓋嶺南萬戶酒也



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藉草亦天
真　玉粉輕紅千葉蘂雪花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
野梅新

西江月　黃州重陽

點點樓臺細雨重重江水平湖當年戲馬會東徐今
日淒涼南浦　莫恨黃花未吐且教紅粉相扶酒闌
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間千古

又

聞道雙啣鳳帶不妨單著鮫綃夜香知與阿誰燒悵
望水沉烟裊　雲鬢風前綠卷玉顏醉裡紅[illegible]教
空度可憐宵月與佳人共僚

又

頃在黃州山行夜飲野人家中夜起行醉卧小橋
畔覺衆山橫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遂題一闋於
柱上名西江月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
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
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又　送茶谷簾與王勝之

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古珍泉雪芽雙井散神仙苗



裔來從北苑　湯發雲腴釅白盞浮花乳輕圓人間
誰敢更爭妍鬭取紅窗粉面

又　姑熟再見勝之次前韻

別夢已隨流水淚巾猶裛香泉相如依舊是臞仙人
在瑤臺閬苑　花霧縈風縹緲歌珠滴水清圓蛾眉
新作十分妍走馬歸來便面

又　元豐七年遊揚州

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
上龍蛇飛動　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
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人

莫嘆平原落落且應去儔逶遲與君各記少年時須信人生如寄　白髮千莖相送深盃百罰休辭拍浮何用酒爲池我已爲君德醉

杭州真覺院賞瑞香三首

又

公子眼花亂發老夫鼻觀先通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　后土祠中玉蘂蓬萊殿後鞓紅此花清艷更纖穠把酒何人心動

坐客見和復次韻

又

小院朱欄幾曲重城畫鼓三通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香雲入夢　翠袖爭浮大白皂羅半插斜紅燈花零落酒花穠妙語一時飛動

用前韻戲曹子方

又

怪此花枝怨泣託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記吳風繼取相如雲夢　點筆袖沾醉墨謗花面有慙紅知君却是爲情穠怕見此花撩動

坐客云瑞香爲紫丁香遂以此曲辯證之

又

惠州詠梅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清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惠州梅花上珍禽曰倒掛子綠毛紅喙而小）　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又

中秋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卜算子

感舊

蜀客到江南長憶吳山好吳蜀風流自古同歸去應須早　還與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子細看應是容顏老

又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征鴻影　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胸中非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魯直題

點絳唇

杭州

閑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朶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別乘忽來有唱君須和人知麼從添箇風月平分破

又

紅杏飄香柳含烟翠拖輕縷水邊朱户盡捲黃昏雨
燭影搖風一枕傷春緒歸不去鳳樓何處芳草迷
歸路

又　徐州重陽和韻呈

我輩情鍾古來誰似龍山宴而今楚甸戲馬餘飛觀
顧謂佳人不覺秋強半箏聲遠鬢雲吹亂愁入參
差雁

又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宴江村海甸總作空花觀
尚想橫汾蘭菊紛相半樓船遠白雲飛亂空有年
年雁

又　再和送錢公永

莫唱陽關風流公子方終宴秦山禹甸縹緲真奇觀
北望平原落日山銜半孤帆遠我歌君亂一送西
飛雁

好事近　湖上

湖上雨晴時秋水半篙初沒朱檻俯窺寒鑒照衰顏
華髮　醉中吹墮白綸巾溪風漾流月獨棹小舟歸
去任煙波漂兀

又

煙外倚危樓初見遠燈明滅却跨玉虹歸去看洞天
星月　當時張范風流在況一樽浮雪莫問世間何
事與劍頭微吷

又　送君猷

紅粉莫悲啼俯仰半年離別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
淒切　明年春水漾桃花柳岸隘舟楫從此滿城歌
吹看黃州闐咽

鵲橋仙　七夕

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鳳簫聲斷月明
中舉手謝時人欲去　客槎曾犯銀河浪尚帶天
風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

又　七夕和蘇堅韻

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沱一作沲漢漾與君各賦
一篇詩留織女鴛鴦機上　還將舊曲重賡新韻須
信吾儕天放人間何處不兒嬉看乞巧朱樓彩舫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八十六

中書門下奏據審刑院狀申御史臺根勘到祠
部員外郎直史館蘇某爲作詩賦并諸般文字
謗訕朝政案款狀

祠部員外郎蘇某年四十四歲本貫眉州眉山縣高
祖祐曾祖杲並故不仕祖序累贈職方員外郎父洵
累贈都官員外郎某嘉祐二年及進士第初任河南
府城固主簿未赴任間應中制科受大理評事鳳翔
府簽判罷恩轉大理寺丞磨勘轉殿中丞差判登聞
鼓院試館職除直史館丁父憂服闋差判官誥院祠

部權開封府推官磨勘轉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就移
知密州磨勘轉祠部員外郎就差知河中府未到任
改差知徐州未滿移湖州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到任歷任舉主陝西運使陸詵舉堂閣清要任使提
點兩浙刑獄使晁端彦舉擢任使兩浙提刑潘良翰
京東安撫使向經並舉召還侍從權京東二路運使
王居卿運判李察並舉不次清要安撫使陳薦蘇澥
舉陞陟侍從提點刑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提刑
孔宗翰奏乞召置禁近運判章粢奏乞召還侍從安
撫董廉乞召還顯用提刑李孝孫奏乞召還侍從東
京路提刑孫頎奏乞召還近侍運使鮮于侁奏乞召
還近侍某任鳳翔府日爲中元節不過知府廳罰銅
八斤公罪任杭州通判日不覺較上文敏盜官錢不
圓公案罰銅九斤公罪外别無[illegible]追犯款招某登科後
來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
與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衆人傳看以某
所言爲當某爲與下項官員相識其人等與某意思
相同即是爲與朝廷新法時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
甚進用之人其所以譏諷文字如右
一與王詵干涉事自熙寧三年某在京差遣以王詵

作駙馬後某去王詵宅與王詵眞草寫所作賦并
蓮花經等本人累送茶果酒食與某當年内王詵
又送弓一張箭三十枝包指一箇與某熙寧四年
成都府僧惟簡託某在京求師號某遂將本家收
得畫一軸送與王詵稱是川僧畫覓師號其王詵
允許當年有秘丞柳詢家貧干某某爲無錢將古
犀一株與王詵稱是柳秘丞之物欲賣錢三十貫
王詵遂送錢三十貫與柳某於王詵處得師號一
道當年有相國寺僧思大師告某於王詵處與小
師覓紫衣一道仍將到先生畫佛入涅槃一軸徐

熙畫海棠花木芍藥梅菊雀竹各一軸趙昌畫折
枝花一軸董羽水障一床屏朱繇武宗元鬼神二
軸其曾與王詵說後將佛入涅槃及花與雀竹等
與王詵其朱繇武宗元等自收留於王詵處換得
紫衣一道與思大師當時某將古畫三十六軸各
有唐賢題名託王詵裝背其物料工直及黃碧絹
皂川綾並是王詵出備當年某通判杭州欲赴任
伏王詵送到紙筆茶藥硯墨沙魚皮紫茸氈翠藤
簟等某十一月到任熙寧五年內王詵送到官酒
十瓶菓子兩籃與某當年并熙寧六年內遊孤山
作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
諷　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箠之多也又云追胥
伍保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以譏諷　朝廷鹽
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并戲弟轍詩云
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意言弟轍比
東方朔為郎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俳優也又
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　朝
廷新興律學某意非之以謂律法不足以致君為
堯舜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
譏新差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發擿官吏惟學官

無責也又云平生所慙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
是時多流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言鞭箠貧民也
某平生所慙今不耻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又云
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
希旦作監司某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比
之為陽虎也又吟山村詩云烟雨濛濛雞犬聲有
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
耕此詩譏朝廷鹽法太察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
自腰鎌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
三月食無鹽此詩亦譏諷鹽法太暴也又云杖藜
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此譏青苗助役不便也又差開
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云歸
去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此詩譏
諷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其與上件年分內
寫上件詩與王詵熙寧六年春某為嫁外甥問王
詵借錢三百貫文當年秋又借一百貫文冬又借
一百貫文自後未曾歸還熙寧八年內王詵曾送
官酒六瓶及菓藥等有書簡往復當年并熙寧九
年內某作薄薄酒詩及水調歌頭一首并杞菊賦

一首并引不合云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始至
之日齋廚索然不堪其憂以譏諷朝廷新法減削
公使錢太甚廚傳蕭索然無備也某作超然
臺記云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不空
意言連年旱蝗獄訟如此以譏諷新法減刻公使
錢太甚又於上件年分內作次扶寫上件詩賦寄
與王詵熙寧九年某為一婢名秋蘭欲剃髮出家
并有相知杭州僧行求祠部一道某為王詵乞許
自後來未曾示及至熙寧十年二月到京王詵送
茶藥至三月初三日送簡帖約出城外四照
亭相見某次日與王詵會合令雲鬟六七人對
酒下食數內有倩奴同某要曲子某便作洞仙歌
喜長春各一首與之次日王詵送到韓幹馬十二
疋共六軸求某為跋尾某作歌云王良挾策飛上
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此譏執政大臣無能如王良
之能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當月某為會傳
神僧於王銑寫真僧得紫衣一道四月起任徐州
王銑差人送羔兒酒四瓶乳糖獅子四枚龍腦面
花象梳紗帶錦段之類某覓祠部兩道與相知僧
十月內王詵書來云王詵已諾未示及今年八月
二十八日供與王詵所借者錢物并所寄杞菊賦
超然臺記題韓幹馬詩與王詵因係隱諱不說曾
作開運鹽河詩其年九月二十三日方實招對其
賦假遊孫山處子亭詩山村詩係元進朝旨降到
詩冊子內詩其有杞菊賦及超然臺記題韓幹馬
詩開運鹽河詩即不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一與李清臣干涉事熙寧九年某寫超然臺記一本
令送與李清臣其譏諷之意已在王詵項內聲說
熙寧十年某知徐州七月內李清臣因祈雨有應
上詩其未某却作詩和李清臣云不合言天縱神龍
嬾亦已焦九土直須人力方沾霈雨以諷執
政大臣不公之意送與李清臣熙寧十年九月內
李清臣差知國史某作詩送李清臣云付君此去
全書漢載我當時舊過秦某於仁宗朝曾進論往
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論秦之過失作過秦論
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
載某所進論某在臺于八月二十八日准問目據
某供到與人往還詩有所未盡某供出所與李清
臣即不係降到冊子內
一與章傳干涉事熙寧六年正月作詩云馬融既依

梁班固亦仕竇效擊豈不欲頑賛謝鍋鑊此詩引
梁與竇憲並是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遂猜顯位驕
暴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並依託
之其詆毀大臣執政如與竇憲其不能効班馬二人
苟容依附也其上件詩係印行冊子内進朝旨降
到者
一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某作詩送劉述云君王有
意誅驕虜椎碎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
馬歸來各開府某爲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
器及置三十七將官某將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
以譏諷朝廷及置將官張皇不復又云南山斫木作
車軸東海取鼉蹦戰鼓汗流奔駭豈敢後恐乏軍
需汚齊斧保甲連村團未編方田訟謀紛如雨爾
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詔書側怛信深
厚吏能淺薄空勞苦此譏諷法令屢變事目繁多
吏不能辦又云況復連年苦饑饉剝嚙草木啖黄
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虫生翅羽要來取酒
强歌醉塵滿虛齋但空甁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
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頭索然可笑言近來饑
荒飛蝗蔽天以譏朝廷行法事多闕失又言酒食

無備公厨索然以譏諷朝廷裁削公使錢太甚公
事既冗旱蝗又甚貳政巨潘尚如此窘迫又云自
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執政近日
提舉所至苛碎生事可怪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
也其在臺於八月二十日准問目即某具行來作
過是何文字某說曾寄劉述吏部上件古詩因係
即不曾係朝旨降到冊子内
一任杭州通判熙寧五年内某遂旋所作山村詩有
譏諷朝廷已在王詵項内聲說并留題徑山詩已
在蘇轍項内聲說又[illegible]述[illegible]月[illegible]并絶句
已任[illegible]事乃内聲說[illegible]樓[illegible]加[illegible]學六年
八月周邠作詩與某某和贈蘇舜舉詩云哺糟方
熟寢酒面喚不醒奈何効蝙蝠屢欲爭晨暝某意
以譏王庭老如訓狐不分別是非也元豐元年六
月十三日某知湖州周邠作詩寄某某答云政拙
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
盜入窮山豈易搜事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
求由此詩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
途并所至常遇水旱盜賊數起皆新法之所致以
譏諷當今所失而執政三四大臣不能扶正其顛

什也其在臺於九月十四日准問目有無未盡事
其供出因依上件詩即不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一熙寧六年八月觀潮爲主上好興利而不知害多
利少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冥利忘生不自怜東
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此事知必不可
得者以譏朝廷與水利之必不可成也八月二十
四日到臺虛稱意言明主好殺又二十四日虛稱
鹽法之爲害等情由逐次隱諱不說實情又元豐
元年二月黃庭堅寄書來某答書今人知于而莫
能用[illegible]今進用之人又知[illegible]所風雨
秋荑[illegible]隊前[illegible]方式[illegible]譏世之
小人勝君子如稂莠之奪嘉禾又云紛紛不加恤
悄悄徒自傷此譏今日進用之人多小人也元豐
二年二月三十日某作文同學士祭文寄之爲黃
庭堅不存故舊之義某在臺于九月二十三日准
問目據某供說其間有隱諱未盡者比蒙北京留
守司根檢得與黃庭堅譏諷詩并文同祭文於十
月十三日再奉取問方盡供答
一元豐元年六月王汾寄到曾祖神道碑求某題碑
陰其不合云使其不幸立于衆邪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意謂今時進用之人
爲衆邪又今時新行之法係天下安危故云衆邪
之間安危之際也又不合云紛紛鄙夫亦拜公之
像也其在臺于九月三日准問目有所未盡供答
因依不係降到冊子內
一熙寧三年三月劉攽通判泰州作詩送云君不見
阮嗣宗片舌如鎖耳如聾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
容人直言不如耳不聞而口不言也熙寧四年十
月內其又作詩寄攽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
如今[illegible]筆研[illegible]能[illegible]斂未必
中作[illegible]進意者[illegible]雄辯輕
子貢兩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語相對
恍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
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鬧此言新法不
便日益不堪也熙寧六年某和劉攽詩有眼看時
事幾番新之句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亦多也當
年十二月內劉攽作詩寄某某和詩不合引賀若
敦以錐刺其子舌以譏時不能容狂直之言其於
八月二十日准問目仰具述作過文字某供說已
在前項

一熙寧五年十二月作詩與孫覺云若對青山談世
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此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得說
說亦不盡也又次年寄詩云徙倚秋原上淒涼晚
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牒知秦過看山
識禹功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荇背風翻白蓮
腮雨退紅追遊慰遲暮更賦何效兒北望苕溪轉
遥今震澤通烹魚得尺素好寄紫髯翁又云作堤
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皆以時勢與昔不
同而水利不便也某在臺於九月內供狀時不合
云七年今無譏諷[illegible]勘問其詩係冊子內

一熙寧[illegible]三月作詩送錢藻知婺州云老手便劇
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
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
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
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高義空崢嶸
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
驚此言青苗助役既行不免用鞭箠催促醉中道
此醒後須驚恐得罪以譏諷朝廷立法不便之故
元豐二年三月內某曾將相識僧行腳色并寫書
與弟懒令送與錢藻弟駙馬求祠部紫衣一
道既不識景臻其祠部等亦不曾得其詩係冊子
內

一熙寧四年五月某有詩寄張方平云憮然長者側
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之至元豐元年九月內
張方平寄詩來某和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
清談亦足多感時意殊深此詩言晉元帝時人物
衰謝不意復見衛玠之清談風流如今時人物衰
謝不意復見方平文章才氣以譏諷今時風俗浮
薄人物衰謝也又云荒村蝸蚓亂廢沼蛙蟈淫遂
以[illegible]耳歸文且憶館以荒村廢沼比朝廷新法
[illegible]多人廢風俗浮薄學者誕妄以蛙
蟈之紛亂故遂掩耳不須論文也又云頗公正王
度祈招繼愔愔意欲方平作詩譏諷朝廷闕失某
於九月三日准問目有所未盡即不係冊子內

一熙寧八年六月內李常寧寄詩與某某答詩云何
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甑有埃涤蟻濡唇無百
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
拾弃骸爲郡鮮歡君勿笑何如塵土走章臺此詩
譏諷減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
管生衣甑釜生埃及言蝗蟲災傷盜賊四起旱涝

餞僿以見政事闕失皆新法不便之故即不係冊
子內
一元豐元年七月衆僚請作福勝院記其詞不可具
述大旨譏諷朝廷新法以來減削公使裁損當直
公人不許修造屋宇某准問目供說即不係冊子
內
一熙寧四年十月內贈劉摯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
屈子隣又云士方生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
謬芻狗難重陳此諷生有所不遇有若屈原也又
諷朝廷執政大臣大謬不可耳[illegible]此詩係冊
子內
一元豐元年九月十八日[illegible]寄劉摯及次
韻黃魯直詩有譏諷在黃庭堅項內聲說黃庭堅
字魯直元豐元年四月中和僧詩云疲民尚在魚
尾頹數畝未除吾穎泚此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
青苗助役如密網之取魚魚安得不困哉皆譏諷
新法不便以致大小之災此詩不係冊子內
一熙寧七年五月內錢公輔之子請某作父哀辭不
合譏諷當時朝廷責降公輔又譏諷今世之人邪
正混淆不分九月初三日准問目係降到冊子內
一熙寧八年郡守而下請某作大悲閣記其辭不可

具述譏諷朝廷更改科場法度不便九月初三日
准問目供說因依
一熙寧三年中與顏復作文集序譏諷朝廷更改科
場法度此不係降到冊子內
一熙寧六年和陳襄冬日牡丹四絕句云一朶妖紅
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
閑花得少休又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解遣秋光放
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關
花時節雨連風獨向霜餘爛熳紅漏泄春光私一
物此心未信出天工又云不分[illegible]入小園故將
[illegible]使君欲見[illegible]詠[illegible]韓郎爲染根
此詩皆譏諷執政之人以化工比之也
一熙寧十年五月六日作詩寄與司馬光云先生獨
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
笑先生年來效瘖啞此言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
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譏新法
處處不便九月三日供說不合歷稱無有譏諷耳
勘方招不係冊子內
一熙寧三年內送曾鞏詩不合云醉翁門下士雜遝
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音從南方來與

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賢哉新適楚
樂生老思燕那因江檜美遂厭天庖羶但苦世論
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以譏近
來多用刻薄之人議論鄙隘如蜩蟬之鳴不足聽也
又熙寧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曾杏曾肇書言
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聊生此譏新法叢碎如
毛之冗及鹽法太密處處刑罰下不堪命其到臺
隱諱蒙會到曾管狀被本人申送到上件簡帖九
月十七日方招其詩在元降到冊子內
一 [illegible]月二十九日赴湖[illegible]上表云臣荷
[illegible]擢置三館蒙陛下[illegible]以兩州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
事或能牧養小民其自謂在館職多年未嘗不次
進用故言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
聽付以兩州又見近日朝廷進用之人多與議論
不同故言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譏方今
進用之人盡是徇時迎合之輩又云察其老不生
事或能牧養小民以譏方今進用之人多是生事
擾民上件表係元准朝旨坐到事節
一熙寧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遊風水洞留題

詩不合言世上小兒誇疾走意在譏諷世人多務
急進不顧大體當年八月望遊風水洞又云世事
漸艱吾欲去意謂行新法之後世事日益艱難小
人爭進各務讒毀其處時勢不可以合又不可以
容故欲去官卜隱居之地今年十一月二日本臺
准杭州十月十四日公文抄到上件詩二首於十
一月二日准問目便招
一熙寧六年其和劉恕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
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
[illegible]用奕[illegible]則須醒[illegible]進用之
[illegible]捷徑以為[illegible]為道[illegible]烏未可
辯雌雄以譏當今進用雜亂無分別也其詩係冊
子內
一熙寧五年二月送蔡冠卿知饒州詩云吾觀蔡子
與人遊掀髯笑語無不可平時倜儻不驚俗臨事
迂濶乃過我橫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愛
邇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儕君獨守廷
尉法晚歲欲理鄱陽柁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
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坎軻知
君決獄有陰功它日老人酬魏顆此詩譏當今朝

廷進用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穽以陷之有順
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珠布於道路又譏進
退人不協公議故有天驥羸牛之比也
一熙寧五年中張次山書來請某作本家興賢堂記
某謂學醫者當知醫書以窮疾之本原無如今之
庸醫誤下藥石以害人之性命此諷朝廷進用之
人多不曉練事喜怒不常其害人甚於醫藥之所
爲八月二十四日准問目供說不係冊子內
一熙寧元年杭州錄事參軍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
[illegible]承受勘[illegible]刑[illegible]睦舉[illegible]
[illegible]勘上件[illegible]員官因此[illegible]某緣此事
作詩送之云秋風颼颼鳴枯蓼船閣荒涼夜悄悄
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
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
可秋毫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絞殺
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
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以種眾麥忍饑待食
明年麩此意以朝廷爲有司所蒙蔽也在子方等
本無罪爲陳睦張若濟等蒙蔽以致衝替係冊子
內

一元豐元年八月九日作詩與王鞏兼次韻黃魯直
有所譏諷在黃庭堅項內供說及十月中王鞏書
來請作本宅三槐堂記某諷今時進用之人多少
年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某又撰王鞏之祖素真
贊譏諷當今進用之人只可平居高功利謀殿最
而已又譏諷當今進用之人多出於貧賤各用鄙
陋空多憂務不爲賢也八月二十日供出因係不
係降到冊子內
一熙寧六年答錢顗茶詩云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
[illegible]腳中似卻[illegible]人面口[illegible]言心自省
[illegible]不瑕試諾[illegible]差可[illegible]所產雖
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
膩和且正雪花雨腳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
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
名高者妖邪次頑懭體輕雖復強浮沉性滯偏工
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
玉䒜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
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
炯炯粃糠團鳳及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
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幸此詩有味君勿傳空

使時人怨生瘼上件詩皆以譏世之小人作得權
用不知上下之分妖邪狠劣體輕浮而性滯沉
一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守西京某作詩送行云
小人真閑事閑退豈公雖此譏諷當時所用之人
以小才而當大任閑於事理以進爲榮以退爲辱
其詩不係降到冊子內
一熙寧八年五月知密州日作雩泉記云堂堂有位
有號不聞此譏諷官吏不檢放災傷致令悲嘆之
聲盈於上下當位之人何不聽也
[illegible]聖朝若用
[illegible]在冊子內
一熙寧五年十二月因遊山作詩并諸般文字譏諷
之意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勾攝至
八月十八日赴御史臺出頭當日准問目方知某
奉聖旨根勘當月二十日某供狀虛稱別無譏諷
嘲咏等至二十七日又虛稱不曾與人有文字往
還委有忘記誤供通仰非諱避所有罪從甘伏朝
典
據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劄子伏見某人[illegible]言凡不
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僻

弄朝廷妄自尊大某人所爲文字譏訕[illegible]其機杖
進呈奉聖旨送中書及權監察御史舒亶劄子[illegible]
入訕毀譏切黠陛下發錢以助本業則曰贏得兒童
語音好陛下明法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
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
田陛下禁鹽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
鹽其某人印行詩一冊謹具進呈奉聖旨送中書權
御史中丞李定劄子某人非不知禮之訕上有誅而
肆其憤心公爲詆訾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聞奉准
[illegible]有訕[illegible]行條貫不
一到臺累次虛妄不實供通准律別制下問報上不
實徒一年未奏減一等
一詩賦等文字譏諷朝政闕失等到臺被問便因依
招通准勑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寮徒
二年又准刑統犯罪案問欲舉減罪二等今比附
徒一年
一作詩賦寄王詵等致有鏤板印行諷毀朝政又謗
訕中外臣寮准勑犯罪以官當徒九品以上官當
徒一年准勑館閣貼職許爲一官或以[illegible]或以職

臨時取旨
某人見任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并歷任太常博士公
過兩官勒停犯在熙寧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八年十月十四日赦十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所犯事在元豐三年十月十
五日德音前准赦書官員犯入入己贓不赦餘罪赦
除之其某人合該上項赦恩并德音原免釋放今聖
旨牒奉勅某人依斷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
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八十六終

## 東坡外集八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焦竑序稱世傳東坡集多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木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與黃秦倡和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鞏謂為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大率紀次無倫真贋相雜最後得外集讀之多前所未載而卷帙有序如題跋一部游行詩文字畫等各以類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最為精核其本傳自秘閣云云考和陶擬古九首雖見於欒城遺言其實軾轍各自有詩所謂客從遠林薄依墻種楊柳者轍詩也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者軾詩也竑所糾摘未為盡確又轍所作軾墓誌載所作凡六集晁陳二家所錄多應詔集十卷宋史藝文志所載凡十一集皆無此八十六卷之本且外集之名以別內集軾之詩文既已全載於此別無所謂內集則外

集之名殊無根據㳄稱得之秘閣不知明代之書

盡於楊士奇張萱所錄二家之目不載㳄又何從

而得之此直㳄以意删併託之舊本耳

# 蘇文忠公膠西集四卷

〔宋〕蘇軾撰　〔明〕閻士選等評釋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守膠西集四卷》提要

## 宋蘇文忠公膠西集序

文忠公以文名當時雖兒童婦女莫不欲識其面其文章之傳蓋振幽頹而東三韓西達羌戎南逷鷄林馬人之界至公之學術政事莫有知者雖時宰富鄭公與司馬公亦以公材宜在翰林至端揆之任弗之許也以故公請郡之特多而立朝之日少厥至州郡受公福澤至深且厚莫之能名豈惟當世即今之語公者亦以公高曠超逸比之為白樂天擬之為李太白非詩人即禪伯至龍湖中了公事之語謂公固馳神山水翰墨間而糠粃世務者豈知公凡事一職非苟然為

也公念念在廷時救民凡民間之米鹽細務疾痛痾癢必洞燭幽隱公常有詩曰遇民如兒吏如奴又曰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公眯惟忘公且忘其守所謂斷斷無他技保子孫黎民者庶幾近之公守密州在熙寧間時新法方行徵求正急逋




所親畫條議莫不悉中竅會詞雖切直而意實微婉諷停緩急要在便民之便與不便而劑量為昔明道謂新法之行正賢者當盡力時公之心即明道之心也碩不得盡力於朝而盡力於一州公之心亦若是追再知登州甫五日以內召行猶汲汲請罷登萊鹽稅與慎重海防以體國恤民抑何至哉余深有感於今之學者並咕嗶為文詞博得一第不足以當公之偏裨已軒然謂當高議雲臺之上不屑屈首簿書或拾竺氏緒餘頓稱解悟鄙矣髦民事胡不引公一反監之也余裒公剌密州時所作詩文若干首




凡關民隱附錄於篇之末即禪那詩話亦間采入俾觀者可喜可愕玩之忘疲忽而醒曰我林識何如以解嘲何如公而公勤勤懇懇於民務若此也則謂是裒集為近世守令之藥石可矣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萊州府事
廣陵後學閻士選序

# 宋蘇文忠公膠西集目錄

文

前集



後集



詩前卷五言

詞



目錄終

## 年譜摘畧

五羊王宗稷編次年譜云熙寧八年乙卯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任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雩泉九年丙辰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懽飲



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又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志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八月二十一

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　朝廷降詔奬諭作河復詩韓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范蜀公往西京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乂之為元豐八年乙丑先生年五十自常州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為十年矣過海州僕高麗館壯麗作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休嫌五日匆匆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又題楞迦跋多寳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



# 蘇文忠公膠西文集前卷

明萊郡守廣陵閻士選　評釋
萊郡丞西寧談　許
萊郡判南平黃應台
青郡司理晉陵王徽昌
萊郡司理忕徐盈科　同評

文忠公常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輙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明皇遣吳道子畫蜀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今觀公刺密州車轍所經自膠西東萊以及東牟之境山川風物民情吏弊海波島嶼情景逸無不備載於篇釋之中讀之千載如見即子美之詩道子之畫何以加焉按密州境在隋高皇帝三年罷高密郡縣屬膠州五年改膠州為密州唐因之宋開寳五年陞州為安化軍後改為密州號第二州公詩云湧道山東第二州者是也州治在諸城縣公集所云常山雩泉故城皆在諸城而今之膠州高密安丘即墨皆其地也公超然臺記謂伐高密安丘之林為之

至作蓋公堂記謂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属之
勞山皆其驗云公每過東萊必眺望三山飄飄動物
外之想有東萊雪後望三山及憶東萊三山詩



## 密州到任謝恩表

臣軾言昨奉敕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
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
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之篆
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譚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
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
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民社庶
有助於涓埃以為公朝不廢私顧攜孥上國預憂桂玉



之不支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
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跡外有此
適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
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
不仰佩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
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公先以監官告院判尚書祠部與判公議不合命攝
開封府推官乞外任判餘杭久之以子由在濟南求

為東州守遂得密州公表内所謂請郡東方實欲學
民之相近者此也公判餘杭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
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
賴以少安

公赴湖州表云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
或能牧養小民所謂不生事而牧養與此表中所云
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其言皆有深味

古人二事有不可解者官求出為某安守令稍遷則
竟予之士子入場皆解鄙膓士子自定名次此二



事皆後世所絕無者亦不知當年何以受官否
士之家不肯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康國
太夫人敕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
民封節婦之閭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而況
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
氏四德純備五福薦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
宮闈褰鶴坐上有伯仁伯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瑯
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
眉壽可



公是時為制史其制詞不當出公之手然宋之制度
有不可考者公是時其職銜為太常博士直史館權
知密州軍州事與今大異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赴任訖帶山負海號為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竊恭領治之辰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蠢論止於汙俗交游謂之陳人出佐郡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僅脫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衆能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排波並采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illegible][illegible]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譬若鑄磨朽鈍鞭策疲駑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啓內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其詞似上荊公者以故詞極恭而且巽

論山東形勢係天下安危所謂至言

條上災傷疏

熙寧七年月日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



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覇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

蓋使山東之民安逸富強足備緩急

數害而盡賑濟以勸借之富非公濟察民情何以寬之無乃如此雖謂公議可少剛中人止

貴在編壁之語

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令派糴饑饉議者不過欲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購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巨而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



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敎法以峻刑誅一應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以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亡而緩死之與忍饑竊有遲速相權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校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損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灾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亦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即今日敗請折與錢免下戶之說

一臣所領洺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行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



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以上人戶取便納見錢及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権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擿欲禁権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

今日鹽票斷自三百斤即公之遺意

相度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
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
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
是致小民愈難與販朝廷本為此兩浙根本之地
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
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
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
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二
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



不為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一
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
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
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敕兩路應販鹽小客
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
籠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
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為人影帶
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
降敕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牓鄉村人

從坐即令日將盜失主也若不係失主而即為減等則賊何所畏忌欲乞請勿為減等

錢未少於所失監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
孰重者為此也
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竊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
舊處挾恨報讎為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
人戶亦畏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
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
何可改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救饑不
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
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傷變主之人或多



聚徒衆或處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
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畫書為道店恐動官私如
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饑
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
認者並不為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
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
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
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
法者為此也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

急盜竊不已必至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
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
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
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
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行放鹽
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饉臣愚且賤雖不敢望
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先帝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
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
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敕旨



昔人謂公疏竦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
公今觀此疏誠然
宋建都於汴山東為河之北京之東公此疏謂係中
原根本之地當加意撫綏使其富強足備緩急疏分
三款其一在極荒而募富與勸借之救小民窮迫為
盜之情纖纖言之歸在使民之上等者改折下等者
蠲租其二在鹽稅請以三百斤為準使小販得以為
生其三在治盜請勿輕為減等其要在放行鹽禁開

衣食之門而又信賞必罰以治盜皆所以拯荒也。
公此疏原爲拯荒而發按公在杭歲值大旱公請於
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
救飢者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
甚衆觀公在密所上之疏飢扨纍到如小民哭泣自
訴之狀其當日在密施爲千載可想富以在青州活
飢民自以爲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宋時士大夫皆
可爲法



上文侍中論捕盜賞格併新法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好強刦
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奸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
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
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灾傷之歲皆降一
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
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
所害幸而勝則凡爲盜者舉讐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
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顧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籍



強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
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灾傷之歲尤宜急於盜
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
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
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
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爲度必不間也
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
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嘗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
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敕並行近者

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比棄官文書者皆科違
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老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毀
棄官吏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
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
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
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
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
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
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况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



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
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
可開耳軾愚惷無狀孤危之跡自以岌岌夙蒙明公奬
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察
之無重其罪戾也

公以書因其時以災傷而減捕盜之賞所減無幾是
縱盜不捕則所害多矣故爲此書上之文侍中非惠
爲東武而發也

時手實之法方行司農寺下令諸路不時施行者以
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
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
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

密州再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軾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



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鮮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

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之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



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茍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鹽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

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廨
廣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費可勝計
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
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
之雖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
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
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有司以為
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
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



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
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
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
然逦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
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
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
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
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
公之言幸而聽雖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
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歟
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
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公詩云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
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
慚愧山中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
鹽二詩皆譏當時鹽法之太察云

公惓惓於撫膠西之鹽政如此據今日行鹽猶四三
百斤而止即公之意往有言利者欲儘鹽行引豪行



之不通而止蓋公有經世之聰明究知難其地故一
言而即為千百世不可易之法恭值　熙朝世守良
規然朝廷寬之而吏不奉行之是吏之過也吏奉行
之而下為奇役等阻之不能覺察利歸積役害在小
民亦吏之過也體公之遺意行今日之良法玩此書
當有惕然者

上韓丞相論灾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任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灾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瘗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為灾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灾將以誰欺乎



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灾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之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

而盡小民之情

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獨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以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



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以略得其實軾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今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

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者當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殺牛甚於殺子老弱婦女



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千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責而後可苟不能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栗

此公到密州任甫二十日所上書也其言[illegible]遒逸



為災亟請蠲恤次言方田手實之患而為之處置後民自相均派不必官為之均派且開告訐之門也若言寬鹽稅公此一書即可為膠西世世利矣按今日條編之法即免役之法審戶之法即手實之法在當為弊政在今為良法者當時荊公免役意在多取以富國而今日條編意在便民當日手實要在告訐而今日審之於官要在公平也使當時州縣以公此書之意行之亦何嘗不善昔人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以此

司馬公當國盡改新法議改免役爲差役公言於朝曰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雲使之多以破産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司馬公不聽方差官置局公亦在選中公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司馬公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以此一事觀之可見公念念在爲民不因與荊公不合而



遂逆合司馬公也惟求其法之便民而已今日罷里甲而行條編即公之意

夏日常山禱雨文

洪維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帛以荅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荅



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於朝者旣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於帝者宜無所不爲尚饗

謝雨文

我我茲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載禱應不旋踵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海醴曷稱其德陶匠並作新其楹桷豈以爲報民苟不怍歲云徂矣麰麥未殖嗣歲之憂旣謝且謁惠然雨我以永休烈尚饗

## 秋日赴常山禱雨文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麋黑黍不滿囷麓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饑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獲罪忽在僕洗心祗載敢詞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 奉旨禱雨文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載禱矣雖曾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荅而饑羸之民將轉於溝壑其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辭尚饗

## 告常山封爵文

熙寧九年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於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為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於江海西北被於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於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惠我農夫而救其災殄不為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勞無功而饗之則為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於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顧侯益修其實以克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饜吏民之望民其舉祀有進而無衰矣尚饗



## 常山禱雨文

吏實不德無以道迎順氣消復災殄惟神之求神亦閔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荅乃者有謁于神即迎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斥我吏民孰不歸德於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蝝生如初豈神能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於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之民比歲饑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

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無登而秋穀將
槁若時賜霈澤驅穰蟲灾以完我西戍之賁歲秋九月
嘗與吏民復走廟下
禱雨文凡六首其初禱曰凡吏之可請於朝者既不
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謂於帝者宜無所不為也以對
神之詞則當時公請于朝為民盡力者可知也公嘗
作詩曰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蝗蝻河吞巨
野那能塞盜入窮山豈易搜又云况復連年苦饑饉
剥嚙草木啖黄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
羽憂來取酒聊自勸醉[illegible]空[illegible]色勞
於民事如此



書劉庭式事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子由
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言其娶盲女與之諧老盲女
死於密庭式哀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
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
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
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
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若不貴必
且得道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
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
粒不食已數年矣余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
書以寄家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
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元豐六七年間公究心玄理常云昔嵇自然欲過海
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
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
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
論七篇靈樞一篇年百餘將終謂弟子曰吾居玉霄

峰東望蓬萊嘗有真靈降焉今為東海青童君所居
乃蟬蛻而去其後李太白作大鵬賦云嘗見子微於
江陵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元豐七
年冬予過臨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顏清澈如
二三十許人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善吹鐵笛遼然
有穿雲裂石之聲乃作水龍吟一首寄子微太白之
事倚其聲而歌之曰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
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為坐忘遺
照八篇奇語向玉霄東望蓬萊晻靄有雲駕驂風馭



○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
風采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騎
鯨路穩約同歸去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
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初任丹稜而余適還眉於
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
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
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
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腑臟有所
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疎以為怨咎
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踈



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
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
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
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
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
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
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
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言

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宋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知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東坡亦有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今觀趙成伯表裏洞然而視官事如家事如此監州固不可一日無公判錢塘其守為文同字與可今守密州其倅為趙成伯皆托公以不朽矣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內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

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敝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



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愚何足以見之

張次山請公作墨寶堂記公謂學醫者當知醫書以療疾之本原無如庸醫誤下藥石以害人之性命與此同意然是記亦要善看所云清淨者不擾也公刺客時講兩浦蝗議手實議榷鹽凡所上書皆縷縷千言如秦越人之視腸胃如此

公以醫作譬喻常有妙語昔范蜀公不信佛公詰其所以不信之故范公曰鎮平生非目所見者不信也公曰辟如醫切公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常見脉而信之如此公為解頤

清淨無為非如居簡行簡大廢綱紀之說也乃陛無寧閒而主刑名以殺害民命者多矣公欲以清淨而民自定一語為針砭即魯於事不煩而民不擾也非絕無所事如晉人揮麈尾而尚清譚者比者人又議公曰公之學亦未臻醇粹之境所以不至為病者以有荊公在倘無荊公而使公主端揆治道亦未合時宜讀是乃過求之論自古文章之士固不若求欲奏功名於朝廷然謂公於世無補於治體辨理不識一丁者得以借口也己

戊戌夏五月[illegible]并識

文亦易靜閒雅之至

公至密州初表云果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觀

##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也彼

東坡守膠西集　卷前文

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不亦大可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

此文可見密州之安公矣

指點東齊山川如畫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世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東坡守膠西集　卷前文

臺雖公所作而超然實子由名之子由常有賦其序曰子瞻守餘杭以轍在濟南求為東州守蒞至早甚公皇〻救敉日不暇給期年少安為此臺以告轍曰將何以名之轍以老〻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請名之曰超然因為之賦

公謂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當為書之刻石堂上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讀公超然臺記則東武風景恍然在目每誦一過若登公臺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飲食無時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雨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輒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餘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常大德出雲為



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甃石為井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輒於是愧之乃作吁嗟之詩六章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事神而勉吏云

詩曰

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
吁嗟雩泉惟山之滋惟水作聰我民所噫
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
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於中何以靦神
神司其時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
酌山之泉言采其蘋躬以薦神神其吐之

雩泉出常山西北麓故無名至公始名之

公以民有吁嗟求於吏而吏不應也當爲悚然

## 刻秦篆記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邪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亾矣特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俱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孫拭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廢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之石置之超然臺上



夫秦雖無道而所立有絶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之君子得以覽觀

##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并引

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絶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嘯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讀公之詩與贊不待見陸探微所畫天人而知其妙也又常聞李衛公留陸探微所畫獅子板在甘露寺公亦嘗而觀之探微既遇李公又遇穎公之知者於後何其幸歟

##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鹿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肅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吼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今觀此畫馬贊亦然



##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

醜函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
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
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
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
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
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
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
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
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
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
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
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
此刻文

公喜史記與漢書唐書、嘗記李氏山房曰、余見老儒
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手自
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又與友人書曰、抄得漢書一
部、若再得唐書、是貧兒暴富也、公表忠觀碑、皆從三



書西來、臣荊公謂公此作、點綴史記諸侯王年表
一篇之中有大起伏大波瀾每段之中又各有起伏波
瀾至敘事之簡潔詳明而法之古雅猶儼然似史
遷手筆

後杞菊賦 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
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予嘗疑之以為士不
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
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
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
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



屬之趣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
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
井丹推去而不嚫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
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
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
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余方以
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冬食根庶
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杞菊賦公盖寓意寫其憂民之意耳其詩曰憂來取

酒強歌酔塵滿屋齋但空皺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
聲伎踏筵舞又自注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且近日
饑荒蝗飛蔽天是公時在憂旱猶詩云我今不閲皇
恤我後者是也言外見當時民貧意

## 山堂銘并序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游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裒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為堂[illegible]城為山有喬蒼〻俯仰百年

公性喜石以流出亂石即為五山成列又謂其係神所畀也公至揚州獲二石公自敘曰其一綠色岡迤邐有穴達於顛其一玉白可鑑漬以盆水置几案間觀公數言而二石之妙已點綴在目前矣則當日山堂之石可知也



# 宋蘇文忠公膠西文集後卷

## 登州到任謝表

臣軾言伏奉　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竊臣不敏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illegible]五鼎之珍鼕鼓發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為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進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收拾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粗皆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歿身難報碎首為期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按公知登州乃哲宗初立宣仁臨朝之時將欲用公而起知登州者觀公表文謂日進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其更新之意可知然又云先帝全臣于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永棄之地皆得臣子告君之體

登州到任謝太皇太后表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蠢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瀕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詔令人皆涕流頗忍垂死之年以待維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 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堯舜之仁動邦儉家永為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懽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按公此表皆言當時苦新法之久而望治之急者云勤邦儉家永為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懽心則當日救時急務已基于此矣宋史記是年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即此表意也



又登州謝宣召赴闕表

仕路崎嶇群言推阻雖死生不變乎已況用舍豈累其懷臣草野微生雕蟲末學昔從仁廟誤蒙擢拔之恩旋至神京亦荷優嘉之禮祗合俯身從衆卑論趨時奈何名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遺發實自己為力當勉於苟安悔欲追於何及以此遷延歲月荏苒塵埃望已絕於朝端志必期於老死此蓋伏遇陛下躬成王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道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祗斷至公凡所有為稍復用舊況秉節推忠之士將欲觀燃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從遠郡俯屆六邦豈意寒灰之復然試其駑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

## 謝中書舍人表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玷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代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本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為故常　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閒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邇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實無左右之助棄瑕錄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須悉之芘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 辭免中書舍人表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躐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按公此疏乃自登州召還晉秩而上者其表內云非次之擢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其意不在如官而在行道也他日謝執政啓云任隆寸下恩重叙輕直道而行非所以要恩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公之微意可知

## 祭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鈞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聾者可以使馴目以駭視聵者可以使抉耳以舞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



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寧脾脾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軾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滞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於克誠

## 乞罷登萊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殊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生大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



只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盡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専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按公此狀係入登州時所上者又因登州而請罷萊州之稅蓋公剌密州時屢過萊州登覽望海上三山飄然有遺世欲仙之意其留滯之暇又遍詢民之疾苦雖去之十年而民隱常懷在念故不覺其形於章疏也



##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駝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兖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登海水軍弩手兩



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吏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戍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國初創置本為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他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

勢分弱以啓戎心而且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
戰武藝惰廢有悞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
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宋時與遼爲敵登州與遼相望即屯宿重兵猶恐其
疎况以四指揮之兵而又將指揮抽屯他處則有兵
無將宋人於邊備疎矣公到郡五日即已召還乃惓
惓以利害疏於朝其體國之誠如此豈以傳舍視其
官者乎他日童貫命趙良嗣於此渡海交結女直於
爲滅遼之計使公而在其惻心又當何如



登州謝兩府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跡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閒顧静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薄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公知登州其時執政將欲用公矣公此啓固安於登
而處之怡然者是時執政爲呂公司馬公皆一時名彥
亟欲引公共事

## 謝擢中書舍人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恭法從省躬無有被寵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留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莪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聱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顛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首預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虎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祿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辯卿大夫之憂專夜以思進退惟有恐懼戢越不知所裁



##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牽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波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彩斑爛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二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燦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朝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記



東坡性喜石所藏有仇池石自謂希代之寶有王晉卿者欲借觀奪之公先以詩其末云歡留喜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更速用趙璧故事也又遇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欲以百金易之與仇池石為偶名之曰壺中九華其詩曰我家峨蜀家高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其嗜好如此至石之大而玲瓏者無不加數別令諸城學有藕子遺石

宋蘇文忠公膠西詩集前卷

五言

安期生 并序

安期生秦時琅邪人嘗賣藥東海邊安期生世知其
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
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亾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嘆嗟乎仙者非斯人
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

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挹扛鼎雄事既
兩大謬飄然籋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
澤臞忍饑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為僕僮茂陵秋風
客望祖猶蟻蜂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按安期生不知何許人常賣藥東海上人呼千歲翁
秦始皇嘗見之與語不契出於阜鄉亭留赤玉舃為
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後求之於蓬萊山下
輒風波而還蒯通何人安得與之善此即如李少君
之欺漢武謂嘗遇安期生食我以棗大如瓜者也公
遂謂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誤矣使安期交蒯通
而干項王又何為安期也哉公故以明仙道之不遠爾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
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
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
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按公此詩乃過萊州而作者近爲蓬萊閣集收入改
其題曰觀海改其詩首句云西北卷蓬萊夫蓬萊可
卷乎因查公全集正之常登海廟高臺海環若碧玨

也登萊兩郡而三山遙望在雲光與天色之間此詩
情景固在目前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驅
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矻飛騰
漸云少筋力亦以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
畎澮漸若決灘渤往來供十吏腕脫不容歇平生輕妄
庸熟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
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觀公此詩其捕蝗之勤爲民之切何懇至也且憂時
閔事而曰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則當日民病不
愜公意者甚多他日又有詩云士方生田里自比渭
與莘出試乃大繆芻狗難重陳又曰疲民尚作魚尾
赤數罟未除吾顙泚似皆爲青苗助役擾民而發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堆珍
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困落日薄艷戰輕雷昨日雷雨
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殷勤此粲者賀獻翠花三朶攀折爲



誰哉玉腕揎紅袖金樽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
迴

田賀二生必可與言者公極好士凡有片善必獎進
之當時在密與喬禹功趙明叔善而田員外賀秀才
惜逸其名又與安丘董諸郎中交極愛重之常云董
諸郎中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
以爲勝李西臺也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嘆今
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惟有
病相尋空齋爲老伴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倦僕觸
屏風饑鼠嗅空案數朝閑閣臥霜鬢秋蓬亂傳聞使者
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若安慰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
高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覷衰愞此生何所似暗
晝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粗成資一枝
有餘暖願君留信宿庶奉一咲粲

用贈段屯田韻和頻教授

我咲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嘆無



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咲劉伯倫醉髮蓬茆散一裹
昔不納獨以插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歘云二
子賢自結兩重案笑人還自笑出口譚治亂一生溷塵
垢晚以道自盥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緩及聞頻夫子
講道出新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陋邪貧且病數
米鉢稱炭甑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甲子詩會饋
酒屢煖往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粲

二人再和亦再荅之

寒鷄知將晨饑鶴知夜半亦如老病者過節常感嘆之

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摶沙放手還復散羈孤
每自咲孫莫誰肯伴元達孺神君暗字元達孺吏爵高論森
月旦紀明本賢將椴懈之家汨沒事堆案忻然肯相顧夜
闇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着帽不怪
安石綫雖無窮窕人清唱美珠貫垂有從橫舌說劍起
慵懦二豪沉下位暗火埋泯炭豈似草玄人默〻老儒
館行看富貴逼炙手借餘煖應念昔思歸登樓賦王粲
公於難和韻必敬更叠和之常訪惠勤詩云天欲雪
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



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詠後又天寒路遠愁僕夫
整駕催歸日未晡出山回望雲水合但見野鶴盤浮
屠蘇游淡泊惟有餘到家恍如夢遺邊作詩火急追
〻適清景一失後難摹其詩惟孥邊二韻難和公三
叠之一曰追胥連保罪及孥知非不去慚衛邊二曰
君思飽煖及爾孥莫惜錦繡償營邊三曰四方游宦
散其孥遂起羲皇傲几邊與用此韻同意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送客客已去尋花花未開未能城裏去且復水邊來父

老借問我使君安在哉今年好雨雪會見麥千堆
春來六十日笑口幾回開會作堂〻去何妨得〻來勸
遊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峩眉小廬山翠作堆
郡東廬山絶類峩眉而小

参寥嘗與客評詩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
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
巷談一經此老神仙手段點礫爲金自有妙處参寥
曰老坡牙頰間有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坐客唯〻

七月五日二首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蕭條北窓下長日誰與度今
年苦炎熱草木困薰煮况我蚕衰人幽居氣如縷秋來
有佳興秫稚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床注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秋來未云幾風月已清亮雲
間聳孤翠林表浮遠漲新棗漸堪剝晚瓜猶可餉羇鳳
送落日萬竅含悽悵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用俗語東坡詩避謗詩尋
醫畏病酒入務其畏病與入務皆俗語也又云南人
以飲酒爲軟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東坡云三盃軟

饒後一枕黑甜餘亦係用俗語
東郡隣海風聲自秋至夏稍歇而秋到則響聲先至
矣

登常山絶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琊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
將呼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紅裙
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回自從有
此山白石對蒼苔何常有此樂將去復裴徊人生如朝
露白髮日夜催棄置當何言萬刼終飛灰



常山之嶺三峯並起而東南最高者為高峯巓上有
廣麗亭望海樓公此詩當日登眺留連意寫之殆盡

贈上天竺辯才師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
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凉洗盡煩惱毒坐令
一都會男文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
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
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
以有子不能行而辯才為摩頂能行亦奇矣公常訪
辯才龍井送至嶺上過溪辯才笑曰杜子云與子成
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名過溪又名二老公常紀
之詩曰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
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生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
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
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為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
常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
別離憂觀此詩併摩頂受戒事則辯才之高可知也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宅花竹秀而野花
香襲杖屨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野
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
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
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
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
來效喑啞
以此詩望司馬公入相以臣時寛何殷勤及司馬公
盡變免役等法公又力言其不可可見公之不黨使

當時諸公皆以公之心為心凡新法可更者更之不可更者因之賢愚各得其所何致黨論復起激而為紹聖之禍也

蘇州姚氏三瑞堂

君不見董邵南隱居行義孝且慈未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縁添三事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姚氏山以華齋



莫笑銀盃小　荅喬太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乃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秔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請君莫笑銀盃小爾來歲旱東海窄會當拂衣歸故丘作書儥粟監河侯萬斛船中着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

此公憂旱而作也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七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喜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



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烟清流與碧巘安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寅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荅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着物物未知羈愁似氷雪見子先流澌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

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然薰四支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螢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擇撫掌咲脫顛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遊嬉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詩螽斯盡不倒囊罄賣劍買綵眉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勳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



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留別雩泉

舉酒屬雩泉白髮日夜新何時泉中天復照泉上人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還將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此公改知徐州時留別雩泉至十年後知登州又和其韻

除夜大雪留別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蔥曨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鬉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歛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飢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咏次韻答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胡為尚流落用舍真有數當時苟悅可慎勿笑杖杜斲窗誰赴救袖手良優裕山城辱吾繼缺短煩遮護昔年繆陳詩雜人聊瓦注于今虧絕



唱外重中已懼何當附家集擊壤追咸濩

此公去密州後而宋國博為集其詩又有詩寄公乃次其韻答之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傴僂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公知登州復過密州乃和其昔年詩

遊珠璣巖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

侯殺廉角陰火發光彩纍纍彈丸間瑣細成珠琲閻浮一漚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乘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聯絡不可解倘有蟠桃生旦暮猶可待

此公知登州時所作

遺直坊 并序

富鄭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揭其閭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軾為賦一首

使君不淚出羔鴈親扣門先生但清坐蘿水已多言當



時邦人化市無晨飲豚歲月曾幾何客主皆九原魯經有餘嘆楚些無歸魂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

五言絶句

盧山五詠

盧敖洞 圖經云敖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

上界足官府飛昇亦何益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空山誰與娛莫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

聖燈巖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秘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稚

三泉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絜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障日峰 其狀類蛾眉但小耳即今障日也

長安自不遠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眉

盧敖秦博士避難此山山陽有洞為盧敖居俗名休糧洞其巔有巨石可坐可凭相傳謂敖常飲客於上為飲酒臺臺之右掖有聖燈岩為敖得道之處宋劉庭式之隱於此公好玄理此五詠非有點綴情景蓋寓其敖之一遇焉公贈喬仝詩曰路逢逃秦博士盧方瞳照眼清而癯出喬仝向公言敖之可遇也

## 七言後卷

### 鏁灊行贈喬太傅

城東坡壠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城中病守無所爲走馬來尋鏁灊水鏁灊水淺不容舟恰似當年韓與侯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聊復寫我憂荒村野店亦何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山頭落日側金盆倒着接䍠搔白首忽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老去同君兩憔悴犯夜醉歸人不避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灞陵尉



按鏁灊在諸城十里風火山東南蘇公常獵于此

###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

勸農使者古丈夫不惜春衫踐泥塗王事靡盬君甚劬奉常客卿亂兩鬚東武縣令天馬駒泮宮先生非俗儒相與野飲四子俱樂哉此樂城中無溪邊策杖自携壺腰笏不煩何易于膠西病守老且迂空齋愁坐分黑朱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

公得于字韻而曰青笏不煩何易于所謂易則易于則于也

### 次韻章傳道喜雨 禱常山而作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那肯吐前時渡水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可畏)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驂尾困牛馬啖嚙衣服穿房戶坐視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來濟饑還小補([illegible])常山山神信英烈麾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窗騷騷鬧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麻將積潤掃遺蝻收拾豐歲還明王縣前已窖八千斛(今歲得蝗子八千餘斛)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婦過初眠(蠶一眠則蝗不復生)未用賀客來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蹵踏鮑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更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



公捕蝗禱雨而友人皆爲詩以美之公皆次韻答之友朋之間儆戒相成諄諄以民事爲急如此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為楚相。不羨紫駝分御食，自遣赤脚沽村釀。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醜婦惡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冬暖號寒卧無帳。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殼酥流盎。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亦以一壺遺之，仍用前韻

東鄰主人遊不歸，悲歌夜夜聞舂相。門前人鬧馬嘶急，一家喜氣如春釀。王事何曾怨獨賢，室人豈忍交謫謗。大兒踉蹡越門限，小兒咿啞語繡帳。定教舞袖纖伊涼，更想夜庖鳴甕盎。題詩送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一餉。

碧香酒乃公以意而作者常為酒經賦諸集中載錄之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秫雜以卉藥而為餅今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麵之精者也米五斗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麵皆澤以少水足以解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麵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麵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之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卅日而成也



趙郎中見和，復戲答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八十字。奈何効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盃。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黃埃。我衰臨政多繆錯，羨君精采如秋鶚。頹哀老子今日飲，為君坐嘯主畫諾。

趙既見和，復次韻答之

長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丞相。豈知後世有阿瞞，北海樽前捉私釀。先生未出禁酒國，詩語孤高常近謗。幾回無酒欲沽君，却畏有司書簿帳。酸寒可笑分一斗，日飲如何足衰盎。更將險語壓衰翁，只恐自是臺無餉。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小魚名腥盤筵。廚中蒸粟埋飯甕山東人埋肉于飯下而食之謂之飯甕，大杓更取

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
舊眼看謬好尚知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綫爭
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嘗兩
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
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
不擇更論甘苦爭媸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
相鐫

公有詩云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
新芽蔌茶乳是以之喜茶如此其烹茶詩云活水仍



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情大瓢貯月歸春瓮小杓
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枯
腸未易禁三椀坐數山城長短更

送喬仝寄賀君 并序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
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
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
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
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游具得其事又有喬仝
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
無復見賀者而仝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來京
師十日許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
曰吾師常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君喜君者作
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鬚紅顏白髮驚妻孥
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逸秦博士盧
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
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灘去（公詩注灘却密二水名却字當是）



（洑字之誤姑存之見汰洑澗下）之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
函來八十曾垂胡上山如飛嗔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
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

公遊廬山舊與廬生遇又舊與賀水部遇皆慕仙也
然公有得於仙者常作修丹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
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
守如巢養鶵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
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以日赫然丹霞夜浴於
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
川四十萬疋如雲烟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
鶬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
鮮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經燥照日光流
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
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
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知此圖近日
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



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東坡嘗寶仇池石友人王晉卿欲奪之東坡謂若能
以韓幹二散馬易之可許也錢穆父欲並取二物蔣
頴叔欲焚畫碎石東坡乃為詩曰春冰無真堅霜葉
先故綠鷃疑鵬萬里蛙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
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瓶何用蹙盆山不可隱畫馬
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玉真受寶碎
未忘王久知公子賢出語耆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
求馬卜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
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藥勝五欲三戕耆鄉里萬馬
君部曲聽雷行歸休破賊看神速觀公題牧馬圖曲
畫牧馬之狀乃又併馬與石而空之皆化工手段

韓幹馬十四疋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鬉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
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
後有八疋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
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疋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
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



此詩此畫誰當看

公既作此詩又云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
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
不詩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欲爭馳公之賞
鑒韓幹為何如也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錢塘花最盛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
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
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今夜雙鬢催城西古寺

浸萬葉有借閑門手自裁千枝萬朶巧剪裁就中一叢
何所似馬腦盤成金縷杯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
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虜推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
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輪東海取鼉漫戰鼓
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斧保甲連村團未遍
方田訟諜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
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



衆生衰笙竽誰比數忽聞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
況復連年苦饑饉剝嚙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
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莫虛齋臥空甑
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家中信
只有當歸無別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
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
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
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祖逝將棄官往卒業
俗緣未盡那得睹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

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此去密州而作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
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雪綠窓朱戶相明滅堂中美人
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
亂瓊絲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馬上愁斂眉君不見淮
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見襄陽孟浩然
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何當閉戶飲美酒無人毀譽河



東守

公權知徐州取道青州途遇雪而作此詩與交代周
孔翰遥想東武園亭雪景當如此也其言外之意見
公不忘東武而欲孔安靜以撫之故用李布事而曰
無人毀譽河東守

知登州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此知登州再過密州而作

皆飲雩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間山中兒童拍手笑
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漁蓑閒
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時襁褓皆七尺

而我安得留朱顏問君太守為誰歟蘇髯完國髯未斑
翔自言熙河鏹也田有功作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嘲寒慳趣
然置酒尋舊蹟尚有詩賦鑱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
耀金碧開烟鬟卻沂自古北流水跳波下下瀨鳴玦環顧
公譚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灣
是時公復知登州取道密州而父老迎之也公是詩
描寫當時山州生色父老懽呼迎勞之狀若旅人歸
見其家無一不可喜者公視郡如家千載可想

海市 并敘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
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
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
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
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
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
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洛陽太守南遷歸
喜見石廩堆祝融自然正直動山鬼不知造化哀龍鍾
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以豐斜陽萬里孤鳥沒
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余登蓬萊閣常聞談海市者云市多在四五月間其
初市諸島乘氣而起積微以漸是山盡為布濩若有
神龍吐納於其間高為亭臺橫為城郭各山本形猶
在是其常也倏變則諸島聯絡變態忽出或如孤聳
奮高岡或如衆木施重壓林渚怳惚雲樹依稀而山
之本形非舊矣總之浮沉升降翕聚大小無非隨氣
變化與山島無干其談似為近之



張安道樂全堂

列子御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步兵飲酒中散琴
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士全於天維摩丈室空翛然
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絃我公天與英雄表
龍章鳳姿照魚鳥但令端委坐朝堂北狄西戎談笑了
如今老去苦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試問樂全全底事
無全何處更求虧
張安道致守成都薦明允補公與子由往見之安道
為作書辦裝送謁歐陽公

七言律

雪夜書北臺壁二首

黄昏猶作雨纖〻夜静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
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
試埽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
光揺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
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馬耳山在諸城縣西二峯秀削如馬耳形凍合玉樓



二句後見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
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已分酒盃欺淺懦敢將詩律鬭深嚴漁蓑句好應須畫
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履尚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
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
九陌淒風戰齒牙銀盃逐馬帶隨車世知不作堅牢玉
無奈能開頃刻花得酒強㩦愁底事閉門高卧定誰家
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

和梅戸曹會獵鐵溝

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官也杆城竿上鯨鯢猶未擒
[illegible][illegible]草中狐兔不須驚東州趙叟飲無敵南國梅仙詩
有聲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〻是日惟梅趙不射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
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名
曰如臯公誤用之頁再考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
總等雉子班詩皆往如臯為地名又觀宋書明帝射
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



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祭常山回因獵黃茅岡

青蓋前頭點皁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
趁兎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
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玉盤盂二首并序

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
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朶皆重跗累萼繁麗豐
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

盤姿格絕異獨出於七千朶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
氏園中周宰相莒公之別業也而其名俚甚乃為易
之

雜花狼藉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纓絡
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絕品難尋舊畫圖
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持白酒勸嘉客
直待瓊舟覆玉彝負國相君初擇地看羊蜀國首吟詩
吾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



公是詩意淺而味深其末云吾家豈與花相厚更問
殘芳有幾枝寓意微矣他日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
應無斷者氷消那復有氷知主人苦、令儂認認主
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
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與此同意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是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
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饑寒之狀)夜
長鰥守向誰親(貢父近鰥)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雷鳴撼
四隣
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甑有埃綠蟻濡唇無百斛
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
為郡鮮懽君莫嘆猶勝塵土走章臺

劉貢父李公擇皆當時同為郡者公送李公擇詩有
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劉貢甫首維揚歐陽公嘉詩
贈之二公人品可知

寄黎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



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
(君以春秋授知於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
趁流年

黎眉州乃歐公所舉士也時在眉州而公欲歸去與
之共將詩酒趁流年則眉州之為眉州可知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烟翠
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盬京東
(華起河中遙達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鴈蕩也)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溫台

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霍入龍東海獨來觀出日
石橋先去蹈長虹遥知別後添華髮時向尊前説病翁
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携手醉郫筒
按九仙山在諸城俗傳蘇氏兄弟九人于玆山誤喰
異人哇食皆昇仙去今上有昇仙橋又云山有九峯
故得名公常謂此山不減雁蕩中奇秀也
送表忠觀錢道歸杭
先王舊德在民心者今稱忠上意深陪淚行看會祠下

桂名爭欲刻碑陰淒凉破屋塵凝坐憔悴雲僧雪滿簪
未信諸豪容郭解却從他縣施千金
錢道士乃錢武肅王後裔必來乞碑文者公既作表
忠觀碑又為詩以送之其詩稱杭人不忘錢之意與
碑文同意
憶東萊三山
憶觀滄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玉闕飛樓凌霧起
仙幢寶蓋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但覺簷陰轉古槐
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

公昽望三山飄飄欲仙常贈其侍俊云丹成逐我三
山去是公之注意於三山深矣
望東萊海上書懷
鬱鬱蒼梧海上山蓬萊萬丈有無間舊聞草木皆仙藥
欲棄妻孥守市闤雅志未成空自嘆故人相對若為顏
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雙鳥去莫攀
公志欲從仙今書其懷也常作遊芙蓉城詩與此同
意其遊芙蓉城詩曰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
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

長眉青瞳如浮雲滛珠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
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奥英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
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
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
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
扃夢中同躡鳳皇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
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
韻流鈴蹇蹇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
水不反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

羅綺分軀腥此生流浪隨滄濱偶然相值兩浮萍顧
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螟蝗徒渠一念三千齡
下作人間尹與邢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人事無涯生有涯逝將歸釣漢江槎乘桴我欲從安石
適世誰能識子嗟日上紅波浮翠巘潮來白浪捲青沙
清譚美景雙奇絕不覺歸鞍帶月華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



傾盡縈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思已滔滔
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

和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遊泰山

偶作郊原十日遊未應回首厭籠囚但教塵土驅馳足
終把雲山爛熳酬聞道逢春思濯錦便須到處覓菟裘
恨君不上東封頂夜看金輪出九幽

送春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
蜜熟黃蜂亦欲飛芍藥櫻桃俱掃地病過此二物鬢絲禪榻
兩忘機凭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書來云近看此書餘嘗見也

首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開最遲絳裙深樹出幽菲吾廬想見無限好
客子倦遊胡不歸坐上一樽雖得滿古來四事巧相違
令人却憶湖邊寺垂柳陰陰晝掩扉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家聲赫奕蓋并汾也解微吟錦繡文壁水頑魚湖起浪



引杯看劍坐生光風流別後人人憶才器歸來種種長
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沉湘

寄呂穆仲丞

孤山寺下水浸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亡譚笑是
中郎不見典刑存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餞別後嘗令作之以為笑君先去踏
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村回首西湖真一夢灰心霜鬢
更休論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

身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
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〻到玉堂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黄金賤
松下龜蛇緑骨輕君謨好餌伏火雲水未渾纓可濯案齊苦
見眼應明兩危春酒真堪羡獨人間分外榮
寄題刀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陶甄外
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戸暗櫻桃爛熟滴堦紅
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徳公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尸真細事
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黄茆瘴羽扇斜揮白葛巾
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鶴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
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别後西湖付與誰
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送喬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清山横絶壁
雲間細路躡飛蛇雞號黒暗通蠻貨蜂鬧黄連採蜜花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
雪夜獨宿柏仙菴
晚雨纖〻變玉霙小菴高卧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窗片
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壓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爲耕
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
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
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得免鄰人吹笛不堪聞
死生契闊君休問灑涙西南向白雲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
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
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過密州復遊盧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轅駒野性猶同縱壑魚出入蠛蠓千仞表

較量勛力十年初雖無窮恣驅前馬還有鴟夷挂後車
莫笑吟詩瘦生活費令阿買為君書

此公守登州道出密州復遊廬山而作也故其詩曰
出入巖密千仞表較量勛力十年初是時公去密已
十年矣分明詩中有畫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笑
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催曉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
別滕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趙明叔名杲卿喬禹功名叙皆密州人任教職與公
游後公去密十年復知登州過密與二公遇故曰吾
儕相對復三人公過密與密之父老子弟懽然道故
依依不忍別常有詩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咲那知
是酒紅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
憑花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
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

此公知徐州留別釋迦院牡丹而作也公在杭時有
牡丹記其畧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
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
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於坐者
五十有三人云又誦唐處士張祜詩云濃艷初開小
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却是錢塘守不踏紅塵
看牡丹自比於白樂天

遊珠璣巖

海隅荒怪有誰珎流落珊瑚泣李倫法供坐令微物重



色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薏苡來交趾未信蠙蛛出泗濱
賴子衆為江夏枕不勞揮扇自寧親

登州孫氏松堂

萬松誰種已撥撥半嶺蒼雲映此邦露重珠纓蒙翠蓋
風來石齒碎寒江浮空兩竹橫南閣倒景扶桑射北窗
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逢逢

次韻答邦直子由　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疏慵肯見原閒作閉門僧舍冷
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盃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

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瞋我却須吞 秋直屢以此見戒

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
樂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閑作清詩斷送秋

蕭酒使君殊不俗尊前容我攪須不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新徑
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復字應漫
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
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楊子一區宅懶則元龍百尺樓



聞道鵁鶄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潮中觀月 見膠州志

璃波千頃照神州此夕人間別是秋地與樓臺相上下
天隨星斗共沉浮一塵不向山中住萬象都從物外求
醉吸清華遊碧落更於何處覓瀛洲

七言絕句

答陳述古 二首

漫道山東第二州 指密州而言 棗林桑泊負春遊城西亦有
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夾雙鬟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
舞衫歌扇總生塵 陳有小妓嘗自稱之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竹石道傍秋翠被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
山公又作習池遊



和孔密州五絕

見邸家園留題

大旆傳聞載酒過小詩未忍著壚磨陽關三疊君須秘
除却膠西不解歌 來詩有渭城之句

春步西園見寄

藏藏閑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難繼
慈愛聰明惠利人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二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

和流盃石上草書小詩

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醉裏自書醒自笑如今二絶更逢君

後堂白牡丹

城西千葉豈不好笑舞春風醉臉丹何似後堂冰玉潔遊蜂非意不相干 孔有聲妓而客無見者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絶云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使渾邪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



公是詩謂不勞中國以事外夷也公在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至是耶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送喬仝寄賀君五絶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海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

曾向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悵望雲霞縹緲人

垂老區區豈為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正是商山四老人

傳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賀水部晉人仙去者喬仝為其弟子公因喬以寄詩願為供水燒丹之人其意勤矣公常過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訣但向起時作還丹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常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和張子野見寄三首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為隱吏

一庵閒地且相留過嘗遊
狂吟跌宕無風雅醉墨淋浪不整齊應為詩人一回顧
山僧未忍埽黃泥見題壁
北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
不須更畫樂天真竹閣見憶

詩集後卷七言終



詞

薄薄酒二首并序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於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為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爾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匣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



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飽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公常作滿庭芳俱與此同意其詞曰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

身未老儘教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
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
校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幕高張江南好
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懽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
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



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
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公在徐州與王子立賞月有詩云山城酒薄不堪飲
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盃
空與此詞皆爲絶唱

過濟南龍山鎮說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寳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
曰公於道至矣予問寳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
何也寳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
予曰予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
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
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
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以
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者王氏之猪未
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者一念清淨墻壁瓦
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
乎寳國曰唯唯

東坡守膠西集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閻士選編士選字立吾綏德州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山東按察使是編乃士選爲萊州府知府時採蘇軾在膠西詩文刻爲一帙以倘有挂漏及官按察使時補完之其王宗稷年譜亦僅摘錄熙寧八年乙卯軾到密州及十年丁巳自密移知河中府復改知徐州一段盖借軾以重膠西也